

激流之二

春



春

激流之二

巴金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初版發行

實價國幣一元  
(外埠酌加寄費)

“春”

\*

印 刷 者 開 明 書 店

著 者 巴 金

發 行 者 章 錫 琛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印 刷 者 開 明 書 店

總發行所

上海

州 路 七 〇 二 五 七 四 八 號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廣州  
南平  
北至

愛東路  
平路  
斜街  
杭州青年路  
漢口交通路  
長沙南陽街

開明書店分店

## 「激流」總序

幾年前我流了眼淚讀託爾斯太底小說復活，曾在那扉頁上寫了「生活本身就是一個悲劇」這樣的一句話。

事實並不是這樣。生活並不是一個悲劇。牠只是一個Job。我們生活來做什麼？或者說我們為什麼要有這生命？羅曼·羅蘭底回答是「爲的是來征服牠。」我以爲他說得不錯。

我有了這生命以來，在這世界裏雖然僅僅經歷了二十幾個寒暑，但這短短的時期也並不是白度過的，這其間我也曾看見了不少的東西，知道了不少的事情。我底周圍是無邊的黑暗，但我並不孤獨，並不絕望。我無論在什麼地方總看見那一股生活之激流在動盪，在創造牠自己底徑路，以通過黑暗的亂山碎石中間。

這激流永遠動盪着，並不曾有一個時候停止過，而且也不能夠停止的；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阻止牠。在牠底途中，牠會發射出種種的水花，這裏面有愛，有恨，有歡樂，也有受苦。這一切造成了一股激流，具着排山之勢，向那唯一的海流去。這唯一的海是什麼，而且什麼時候牠纔可以流到這海裏，就沒有

人能够確定地知道了。

我和所有其餘的人一樣，生活在這世界上，是爲着來征服生活。我也曾參加在這個「*ici*」裏面。我有我底愛，有我底恨，有我底歡樂，也有我底受苦。但我並沒有失去我底信仰，對於生活的信仰。我底生活並未終結，我不知道在前面還有什麼東西等着我，然而我對於將來卻也有了一點含糊的概念。因爲過去並不是一個沈默的啞子，牠會告訴我們一些事情。

在這裏我所欲展示給讀者的乃是描寫過去十多年間的一幅圖畫，自然這裏只有生活底一小部分，但已經可以看見那一股由愛與恨，歡樂與受苦所組織成的生活之激流是如何地在動盪了。我不是一個說教者，所以我不能夠明確地指出一條路來，但讀者自己可以在裏面去尋牠。

有人說過，路本沒有，因爲走的人多了，便成了一條路。又有人說路是有的，正因爲有了路纔有許多人走。誰是誰非，我不想判斷。我還年青，我還要生活，我還要征服生活。我知道生活之激流是不會停止的，且看牠把我載到什麼地方去！

## 序

我居然在「孤島」上強爲歡笑地度過了這些苦悶的日子。想不到我還有勇氣壓抑一切陰鬱的思想續寫我底這部小說。我好幾次煩躁地擲了筆，想馬上到別處去。我好幾次坐在書桌前面，頭腦裏卻是空無一物，我坐了一點鐘還寫不出一個字。但是我還不會完全失去控制自己的力量。我說我要寫完我底小說。我終於把牠寫完了。

「我底血已經冷了嗎？」我有時這樣詢問自己，這樣責備自己，因爲我爲了這部小說耽誤了一些事情。

然而我還有眼淚，還有憤怒，還有希望，還有信仰。我還能夠看，我還能夠聽，我還能夠說話，我還能夠和這裏的三百萬人同樣地感受一切。

我在陰鬱沈悶的空氣中做過不少的惡夢。這小說裏也有着那些惡夢底影子。我說過我在寫歷史時代的確前進了。但年青兒女底掙扎還是存在的。我爲那些男女青年寫下這部小說。

我寫完「春」最後一次放下我底自來水筆，稍微感到疲倦地掉頭四顧，春風從窗外進來，輕輕

拂拭着我底臉頰。倦意即刻消失了。我知道春天已經來臨了。我又記起淑英底話：春天是我們的。

這本小說出版的時候我大概已經不在上海了。我一定是懷着離愁而去的。因為在這地方還有着成千成萬的男女青年。他們並不認識我，恐怕還不知道我底名字，但是我關心他們。我常常想念過那無數純潔的年青的心靈，以後我也不能把他們忘記。我不配做他們底朋友，我卻願意將這本書作爲一個小小的禮物獻給他們。這是一個臨別的紀念品。我沒有權利請求他們將全書仔細翻閱。我只希望他們看到「尾聲」裏面的一句話：「春天是我們的。」

不錯，春天的確是他們的！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作 者



第  
一  
部

「二小姐，我們太太請你去打牌，」倩兒走進房裏笑嬉嬉地說道。

高淑英正坐在窗前一把烏木靠背椅上，手裏拿了一本書聚精會神地讀着，聽見這樣的話，喫驚地擡起頭來，茫然看了倩兒一眼，微微一笑，似乎沒有聽懂倩兒底意思。

「二小姐，我們太太請你就過去打牌！王家舅太太來了，」倩兒看見淑英專心看書的樣子，忍不住撲嗤笑了一聲，便提高聲音重複說，一面走到淑英底面前，站在書桌旁邊，等候她底回答。

淑英捏着書，把她底兩道細眉微微一皺，便推口說：「怎麼喊我去打爲什麼不去請三太太打？」三太太張氏是淑英底母親。

「我去請過了，三太太喊你去給她打，」倩兒答道。

淑英聽了這話，現出爲難的樣子，她放下書，站起來，伸一個懶腰，剛預備走了，但馬上又坐下去，厭倦似地低聲說：「我不想去，你就說我今天人有點不舒服。」她說畢又坐回到剛才坐的那椅子上面去。

「我們太太請你一定去，」倩兒知道她底心思，卻故意和她開玩笑，不肯走，反而追逼似地說了

上面的話，一面帶笑看她。

淑英也微笑了，便帶了一點央求的口氣連忙說：「你去罷。大少爺就要回來了，你去請他。我實在不想打牌。」

倩兒會意地笑了笑，順從地答應一聲，就往外面走，還沒有走出門，又轉過身子來看淑英，還說道：「二小姐，你這樣子用功，將來一定考個女狀元。」

「蠢丫頭，」淑英帶笑罵了一句。看着倩兒底背影走出了房門，她寬鬆地噓了一口氣。她沒有思索地茫然過了片刻，然後猛省地拿起書，想接着先前中斷的地方讀下去，但是她覺得思想不能夠集中，在書上了。印在那三十二開本書上的字跡，在她底眼前變得模糊起來，而且不時地往隔行跳動。那值得人憧憬的充滿着陽光與歡笑的歐洲生活漸漸地黯淡了。代替那個在她底腦裏浮現的，是她底過去的日子，和她現在的環境。她是一個記憶力很強的人。她能夠記起許多的事情，尤其是近一年來的。的確近一年來在這個公館裏發生了許多大的變化，每一個都在她底心上刻劃了一條不可磨滅的痕跡，給她打開了一個新的眼界，使她知道一些從前完全不會想到的事情，這些變化中最大的就是祖父底死，嫂嫂底死，和一個哥哥底出走，尤其是後一件事給了她一個大的刺激。她從另一個哥哥那裏知道那個哥哥出走底原因。她以前從不曾想到一個年青人會把家庭當作可怕的地方逃出

去。但現在彷彿那個哥哥從家裏帶走了什麼東西似的，這家裏的一切都和從前不同了。她自己也似乎有些改變。一年前別人還批評她說她心直口快，多說愛笑，如今她卻能够拿一本書靜靜地獨自在房裏坐幾個鐘頭，而且有時候她還一個人在花園裏帶着沈思的樣子閒步，或者就在圓拱橋上倚着欄杆看下面的湖水。在這種時候她底心情是很難形容出來的。好像有一個渴望在搔動她底心，同時又好像有什麼東西從她底心裏飛走了，跟着過去的日子遠遠地飛走了，她底心上便有了一個缺口，從那裏時時發生隱微的痛苦，有時甚至是無緣無故的。固然這心底微痛有時是突然襲來的，但是過一下她也就明白那原因了，她馬上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但過後她又膽怯地把牠拋開，雖然那事情和她有極大的關係，而且使她很耽心，她卻不敢去多想牠；同時自己又知道縱使多想也不會有結果。這是關於她底婚事的。她只知道一點，另外又猜到一點。她底祖父在日把她許了給陳家二少爺。而且已經交換過了庚帖。這親事是祖父起意，而由她底父親克明親手辦理的。本來擇好了下定的日期，但因了祖父底突然的病故就耽擱下來。最近又傳着年底下定的話。關於陳家底事情她知道得很少，她只聽說陳家底名譽很壞。她底哥哥覺民又常常對她暗示陳家二少爺是一個沒有出息的人。覺民時時說話引起她對陳家的反感，她對那親事根本就不滿意，而且她不願意在這樣的年紀就嫁出去做人家的媳婦，然而她始終覺得自己沒有挽救的辦法；她自己對那件事情又不能過問。她沒有那勇氣，

她又不好意思。她只是無可奈何地捱着日子。這情形便是使她變得沈靜的主要原因。憂鬱趁勢在她底心裏生長起來，雖然在十七歲的年紀她就已經感到前途底黯淡了。

這一切都是她底父母所不知道的，在這些時候給她以莫大的安慰的除了和隔房的兄弟姊妹聚談外，就只有一些西洋小說底譯本和幾份新出的雜誌，都是從她底大哥覺新那裏借來的。雜誌上面的文章她還不能夠完全瞭解，但引動她底心喚起她底熱情的處所卻也很多；至於西洋小說，那裏有一種魔力，常常把她底全付精神都吸引了去。在那些書裏面她看見另外一種新奇的生活，那裏也有像她這樣年紀的女子，但她們底行爲是多麼勇敢，多麼自然，而且最使人羨慕的是她們能夠支配自己底命運，她們能夠自由地生活，自由地愛，和她完全兩樣。所以她非常愛讀那些小說，常常捧着一卷書讀到深夜，把整個的自己都溶化在那書中。在這件事情上沒有人來干涉她，不過偶爾有人用了「書獃子」、「女狀元」一類的字眼嘲笑她。這不一定是惡意的。她雖然不高興那類字眼，但也不覺得受到了什麼傷害。然而近來情形有些不同了。一些新的事情開始來纏繞她，常常使她花費一些時間去應付，譬如陪家裏的長輩打牌就是一件。她對那事情並不感到什麼興趣，但是嬸娘們差了人來請她去，她底母親也叫她去，她怎麼能夠拒絕呢？她平日被強迫着似地去做的事情並不只這一件，還有別的。她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裏面生活着的，而且以後的生活又是多麼令人懸心。她想了一會，依舊

沒法解決這問題。她覺得眼前只是一片陰暗的顏色，沒有一點希望。心裏有些煩躁了。她就放下書，沒精打彩地走出房去。

天氣很好。天是蔚藍色，一片浩大的天空中只有淡淡的幾片白雲，陽光留戀地掛在牆簷上。天井裏左右立着兩株高大的桂樹，中間有一個長方形的花壇，上面三株牡丹正在含苞待放。在右邊那一顆珠蘭樹下有兩個孩子俯在金魚缸上面弄金魚，那是她底同胞兄弟覺英，是十五歲的人了，卻不愛讀書，一天就忙着和隔房弟弟覺羣、覺世一起養鴿子，弄金魚，捉蟋蟀。另一個孩子就是四房裏的覺羣，今年也有十歲了。她看見他們，不覺把眉尖微微一蹙，也不說什麼話，覺羣無意間擡起頭，一眼看見了她，就連忙往石階上面跑，上了石階便站在那裏望着她笑。覺英立刻驚訝地站直了身子，他掉過頭來，看見是他底姊姊，便安靜地笑着叫一聲「二姐。」他手裏還拿着一個撈魚蟲的小網。

「四弟，你少胡鬧一點，爹回來看見又要罵你的！」她帶着淡漠的笑容溫和地警告覺英道。

「不會的，」覺英很有把握地回答了一句，依舊轉過頭俯着身子去弄金魚。

她看不上眼，微微搖一下頭，就從旁邊一道小門走出去。這時覺羣底同胞兄弟覺世帶跳帶跑地從外面進來，幾乎撞在她底身上。她驚恐地把身子一側，覺世帶笑地喚了一聲「二姐，」不等她說什麼，就跑下天井裏去了。淑英厭煩地皺了皺眉頭，也就默默地走過去。那邊也有一個小天井，中間搭了

一個紫藤花架，隔着天井便是廚房，兩個女傭正從那裏出來。她沿着牆壁走到她底隔房的妹妹淑華底窗下。聽見有人在房裏說話，聲音不高，她又不曾注意地去聽，但她彷彿覺得這是她底琴表姊底聲音。她剛剛遲疑地停了一下脚步，就聽見淑華在房裏喚道：

「二姐，你快來。琴姐剛剛來了。」

淑英驚喜地把頭一仰，正看見琴底修眉大眼的鵝蛋臉貼在紙窗中間一塊玻璃上，琴在對她微笑。她不覺快活地喚了一聲「琴姐」，接着抱怨似地說了一句：「你好幾天不到我們這兒來了。」

「三表妹剛才向我抱怨過了。你又來說！」琴笑着回答道。「你不曉得，我天天都在想你們呢。媽這兩天身體不大好。我又忙着預備學堂裏的功課。現在好容易偷空趕到你們這兒來，你們還忍心抱怨我？」

淑英底臉上現了感激的表情，她正要答話，淑華卻把臉貼在另一面玻璃上打岔地說：「快進來罷，你們兩個隔着窗子講話有什麼意思？」

「你不進來也好，我們還是到花園裏去走走。」琴接口道，「你就在花園門口等我們。」

「好。」淑英應了一聲，微微點一下頭，然後急急往外面走了。她走到通右邊的一條過道底門口，停了一會，便看見琴和淑華兩人轉進過道往這面走來，她迎上前去招呼了琴，說了兩三句話，然後和

她們一道折回來，轉了彎走進了花園。

她們進了月洞門，轉過那匹大的假山，穿過一個山洞，到了梅林，這裏種的全是蠟梅，花朵早已落盡，樹上只留着明綠色的葉子。她們沿着一條小路走出梅林，到了湖濱。她們走上那曲折的石橋。這時太陽快落下去了。天空變成一片明亮的淡青色，在那上面還塗抹了幾片紅霞。在天底一角顯露着上弦月底無光輝的面龐。這些都映在緞子似的湖水裏，在橋和亭子底倒影上添加了光彩的裝飾。

她們在欄杆前面站住了，默默地看着兩邊的景色，讓自己底心在這幽靜的空氣裏翱翔，在這短時間裏外面世界的一切煩擾似乎都去遠了。她們底心在這一刻是自由的。

「琴姐，你今晚上不回去罷？」淑英忽然掉頭去問琴。

「我想還是回去的好，」琴沈吟一下回答道。

「明天是星期，你又不上課，何必回去，」淑華接口說。

「你好幾天不來了，來了只坐一會就要回去，你好狠心，」淑英責備似地對琴說。

琴溫和地笑了，把左手搭在淑英底肩頭柔聲說道：「你又在抱怨我了。看你說得怪可憐的。好，我就依你底話不回去……看你們還有什麼話好說？」

「依她底話？」淑華在旁邊不服氣地插嘴道。然後她又高興地拉了淑英底膀子笑着說：「二姐，



你不要相信她底話。她落得賣一個假人情，其實她是爲了二哥底緣故……」

「呸，」琴不等淑華說完就紅着臉啐了一口，接着帶笑地罵道：「你真是狗嘴裏長不出象牙！這和二表哥又有什麼關係？我要撕你底嘴，看你以後還嚙不嚙舌頭！」說着就動手去擰淑華底嘴。淑華馬上把身子一閃。琴幾乎撲了一個空，還要跑去抓淑華底辮子，卻被淑英拉住了。淑英一把抱住琴，笑得沒有氣力，差不多把全個身子都要壓到琴底身上去。

「饒了她這回罷，你看你差一點兒就碰在欄杆上面了。」

琴忍住笑，還要掙脫身子去追淑華，但聽了淑英底話，卻撲嗤地笑起來，連忙從懷裏摸出一方手帕去揩嘴。

淑華在旁邊彎腰拍掌地笑着，笑够了時便走到琴底面前，故意做出哀求的聲音乞憐道：「好姐姐，親姐姐，饒了妹子這回罷。下回再也不敢多嘴了。」她一面說話，一面捏着自己底辮子偷眼看琴，臉上的表情是叫人一見就發笑的。

琴把手帕放回在衣袋裏，舉起手輕輕在淑華底頭上敲了兩下，然後挽住她底膀子說：「哪個和你一般見識……話倒說得比糖還甜。哪個還忍心責罰你……」

「琴姐，琴姐……」有人從梅林那邊走過來，發出了這樣的叫聲，打斷了琴底話，使她們三個都

喫驚地止住笑往那邊看。原來她們底四妹淑貞正移動着她那雙穿了青緞子繡花鞋的小脚喫力地走來。在她旁邊是淑華房裏的婢女綺霞，手裏提了一個籃子，裏面盛着茶壺茶杯和瓜子花生一類的東西。她們看見那個十四歲的女孩走路的樣子，心裏有些難受，都帶了憐惜的眼光看她。琴還走去迎淑貞。淑貞走到琴底身邊就挽着琴底膀子假着琴不肯離開。她們一起走進了湖中間的亭子。幾個人都動手把窗戶全打開，原先很陰暗的屋子就突然亮起來，一片明亮的湖水在窗下閃耀着，可是天色已經逼近黃昏了。綺霞把籃子裏的東西一件一件地拿出來放在那大理石桌面上。是一碟松子，一碟瓜子，一碟花生米，一碟米花糖。她又斟了四杯茶，然後擡起頭對淑華說：

「三小姐，茶倒好了。」

「好，你回去罷，省得太喊你時找不着，」淑華不在意地吩咐道。

「嗯，」綺霞應了一聲，留戀似地在亭子裏站了片刻，才往外面走去。她已經走出去了，淑華忽然想起一件事就把她喚回來，對她說：

「綺霞，等一會二少爺回來的時候你要他到花園裏頭來。你告訴他琴小姐來了，我們不在這兒就在水閣那邊。」

「曉得，」綺霞很敏捷地答應了一句，就轉身走了。

琴望着綺霞底短小玲瓏的身子在彎曲的石橋上移動，順口讚了一句：「這丫頭倒還聰明。」

「她也認得幾個字。媽倒還歡喜她。」淑華接着說。

「不過她不及鳴鳳。」淑英無意間淡淡地說出了這話，後來她想嚥住牠時卻來不及了。鳴鳳也是淑華房中的婢女，因為不願意被送給馮家老太爺去做姨太太，一年前就在這湖裏自殺了的。她和這幾個小姐性情很投合，琴和淑英尤其喜歡她。

「鳴鳳，你爲什麼還提她……」琴忽然變了臉色，瞅了淑英一眼，說了一句話就接不下去，她把兩道秀眉微微蹙着，埋頭下去看水，水面上映出來她底面龐，但已經有些模糊了。

「媽爲了鳴鳳底事情常常難過。她很失悔。她常常對我們說待用人要寬厚一點。綺霞又只是在這兒寄飯的，所以她底運氣倒比鳴鳳好，她在這兒倒沒喫什麼苦。可憐鳴鳳，她在這兒過的大半是苦日子，我也沒有好好待過她……」淑華用了傷感的調子說，後來她覺得心裏有點難受，眼圈一紅，就住了口，獨自離開窗戶，走到桌子旁邊，抓了一把瓜子，捏在手裏，慢慢地放在嘴邊嗑着。

「鳴鳳雖是丫頭，她倒比我們強。看不出她倒是個烈性的女子。」淑英心裏有了別的感觸，她低嘆息一聲，然後像發洩什麼似地帶着讚嘆的調子說了上面的話，她那心上的缺口又開始發出隱微的痛楚了。她彷彿看見「過去」帶了眩目的光彩在她底眼前掠過，於是她底面前就只剩了一片

陰暗。

「二妹，」琴聽見她底嘆聲，就擡起頭掉過臉看她，把手伸去挽她底頸項，柔聲喚她。她含糊地應了一聲「嗯。」琴繼續關切地問道：「你好好地爲何嘆氣有什麼心事？」

「沒有什麼，」淑英不覺一怔，靜了半晌，才擺擺頭低聲應道。「我不過想到將來。我覺得就像鳴鳳那樣死了也好，」她越想越是傷感，忍不住迸出了兩三滴眼淚。

琴因淑英底這番話想到許多事情，也有些感觸。她躊躇一下，不知道說什麼話才好。淑貞畏懼似地假着琴，把她底細眼睛輪流去看琴和淑英，好像怕誰來把這兩個姊姊給她搶走似的。她不大瞭解她們底心理，但卻被這傷感的霧圍氣把她嚇怔了。

亭子裏很寂靜，只有淑華嗑瓜子的聲音。

琴心裏的波濤漸漸平靜了下去。她勉強打起笑容扳過淑英底身子哂笑似地對淑英說：「你爲何說這種喪氣話？你今年還只十七歲！」

淑華趁這時候插嘴進來說：「先前大家還是有說有笑的，怎麼這一陣子就全都陰沈起來了？四妹，你不要學她們。你過來喫東西，你給琴姐姐抓把松子過去。」

淑貞把頭一扭，嘟着嘴說：「你抓過來罷。又沒有幾步路。」

「你好嬾！」淑華笑道，她就抓了一把松子站起來，她底悲戚已經消散盡了。

「我自己來，二妹，我們過去。」琴連忙說道。她就挽着淑英底膀子走到桌子旁邊。淑貞也跟着走了過來。

琴第一個坐下去，順便拿了幾塊米花糖放在淑貞底面前，淑貞不覺對她一笑，就和淑英、淑華一起坐了，四個人正好坐了四方。

琴喫了幾粒松子，喝了兩口茶，就伸訴般地說道：「我不來，你們抱怨我，說我忘記了你們。我來了，大家聚在一起，我滿心想會痛痛快快地玩一回。誰知你們都板起面孔不理我，各自長吁短嘆的。等一會我走了，你們又會怪我了。做人真不容易，我以後索性不來了。」

「真的？」淑貞驚慌地望着琴，連忙問道。

「四丫頭真是癡孩子。琴姐在騙我們，你想她撇得開二哥嗎？」淑華搶着回答道。

琴紅着臉啐了淑華一口，正要說話，卻被淑貞阻止了。淑貞忽然帶了驚懼的面容側耳傾聽着外面的聲音，一邊說：「聽，什麼聲音？」

那是尖銳的吹哨聲，像是從梅林裏送出來的，而且漸漸地逼近了。

「二哥來了，」淑英靜靜地說。

「對的，是他。」淑華做一個鬼臉，自語般他說：「幸好我們沒有罵他。真是說起曹操，曹操就到。」她剛剛把話說完，就看見她底二哥覺民和大哥覺新從梅林裏出來，走上了石橋。覺民手裏捏着一管笛，覺新拿了一支洞簫。

「大哥，」淑貞馬上站起來，快活地叫了一聲。琴也起身往外面走去，立在亭子門口等他們。他們走過來和她招呼過了。

覺新看見淑英，便詫異地說：「怎麼，你在這兒聽說你不舒服，好了嗎？」衆人聽了這意外的話，都驚訝地望着淑英。

「那是在我扯謊，」淑英嗤笑道。「你曉得我不高興打麻將。我要不扯謊，一定會被她們生拉活扯地拖去打牌，那纔沒有意思。倩兒來請過你嗎？」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你倒聰明，」覺新底憔悴的面容也因了一笑而開展了。「我剛剛回來，給四嬸送東西去，她們已經打起來了。大媽在那兒打，所以我脫逃了。她們不會再來找我……趁着琴妹在這兒，今晚上又有月亮，我們難得這樣聚會。我們好好地玩一下。今晚上就算我來作東。」

「不，那麼還是劈蘭罷，這樣更有趣味些，」淑華眉飛色舞地搶着說。

「好，我贊成劈蘭，」琴難得看見覺新有這樣興致，心裏也高興，就接口說道。「頂多的出一塊錢。」

四妹人小，不算她。」

「好極了，我第一個贊成！」覺民在旁邊拍掌叫起來。

「也好，我有筆有紙，」覺新看見大家都這樣主張，也就沒有異議，便從懷裏摸出一管自來水筆和一本記事冊，在那記事冊上面撕下一頁，一面把眼光在衆人底臉上一掃，問道：「哪個來畫？」

「我來，」淑華一口答應下來，就伸過手接了紙筆，一面嚷着：「你們都掉轉身子，不許偷看。」一面埋頭在紙上畫了一會，畫好了，用手蒙住半截，叫衆人來揀。結果是覺新揀定了「白吃。」

「不行，大哥又佔了便宜。我們重來過！」淑華不肯承認，笑着嚷了起來。

「沒有這種事情，這回又不是我在舞弊，」覺新與高彩烈地反駁道。

「三妹，就饒了他這回罷，時間不早了，也應該早些去預備才是，」淑英調解道。

「二姐，你總愛做好人。」淑華抱怨似地說。她又想出了新的主意：「那麼就讓大哥出去叫人辦，錢由他一個人先來墊出。」

「好，這倒沒有什麼不可以。我就去墊出錢，難道還怕你們賴賬不肯還！」覺新爽快地答應下來。「我去叫何嫂做菜，等一會在水閣裏吃。」說罷，他不等別人發表意見，就與致勃勃地帶走帶跑地出了亭子。

「自從嫂嫂死了以後，大哥從沒有像今天這樣高興過，」淑英指着覺新底背影，低聲對琴說。「所以我們應該陪他痛快地玩一回，」覺民助興似地在旁接了一句。

「而且像這樣的聚會，以後恐怕也難再有了，」淑英說，聲音依舊低，卻帶了一點淒涼的意味。琴詫異地看了她一眼，用責怪的口氣與柔和的聲音對她說：「你今天爲何總說掃興的話？我們都在一個城裏，要時時聚會也不難。」

淑英也覺得不該說那樣的話，就低下頭不作聲了。她讓琴和覺民說話，卻拿了覺新先前帶來的洞簫，閒步到窗前，倚着欄杆對着那開始張了夜幕的水面吹起了悲秋的調子。水面上平靜得連一點波紋也看不見，橋亭底影子已經模糊了。簫聲像被嚙住的哀泣輕輕地掠過水面，緩緩地跟着水轉了彎流到遠處去了。夜色愈過愈濃，亭子裏顯得陰暗起來。水上淡淡地現了一點月光。

「三姐，點燈罷，」淑貞畏懼地央求着淑華，淑華正在和琴講話，就順手推覺民底膀子說：「二哥，你去點罷。」覺民不推辭，便去到右角裏的一張條桌前面，搬過兩盞羊角燈，取下罩子，又從抽屜裏取出火柴，擦燃了，去點燈架上的蠟燭，把兩盞燈都點燃了。他一隻手拿一盞，把牠們放在大理石方桌上。頓時燭光就在屋裏搖晃起來。他忽然注意到淑英還獨自倚着欄杆吹簫，就拿起那管笛子，去到她背後，輕輕拍一下她底肩頭，說道：「二妹，你不是不愛吹簫嗎？」



淑英一面吹簫，一面掉過頭揚起眼睛看他。他把笛子向她遞過去，一邊說：「簫聲太淒涼，你還是吹笛子罷。」

淑英放了一隻手，把簫一橫，卻不去接笛子，只略略搖搖頭，低聲說：「我現在倒喜歡吹簫。」

「你變得多了，」覺民借着羊角燈底燭光把淑英底一對清明的鳳眼看了半晌，感動地說了這句話。

淑英淡淡地一笑，埋下眼睛，若無其事地答道：「我自己倒不覺得。」

「這是很容易看出來的，這大半年來你的確變多了，」覺民充滿了友愛關切地說。

淑英遲疑了一下，纔低聲說道：「也許是的，不過這不要緊。」

覺民還沒有開口，琴就在他背後接口說道：「你不能說不要緊。」琴馬上走到淑英身邊，抓起她底一隻手來緊緊地握着，用同情的眼光看着她，然後鼓舞地說：「二妹，你是聰明人，你不要焦心你底前途，你和大哥是不同的。」淑華和淑貞兩個感動地望着她們，說不出一句話，只是親密地偎在淑英底身邊。

「大哥這一年來瘦得多了，」淑英不回答琴底話，卻傷感地低聲自語說。

「那是自然的事情。但是你和他不，」覺民聲音堅定地勸慰道。

淑英感激地看了覺民一眼，又掉過臉看琴，她微微點頭，輕聲地接連說：「我曉得，我曉得。」過後就開顏一笑，提高聲音說：「不要談這些事情了。二哥，你把笛子給琴姐吹。我吹簫，你和三妹、四妹來唱歌。」

「好，那麼就唱蘇武牧羊，淑華搶着說了。

琴從覺民底手裏接過了笛子，就橫在嘴邊吹起來，淑英也和着吹起了簫。簫底如泣如訴的低鳴，被悠揚的笛聲蓋住了，笛聲飄揚地在空中飛舞，屋裏四處都飛到了，然後以輕快的步子，急急越過欄杆，飛過水面，逃得遠遠的。歌聲更響亮地升起來。淑華姊妹底清脆的聲音和覺民底高亢的聲音合在一起，在空中飄動，追逐着笛聲，一點也不放鬆，於是牠們也跟着笛聲跑到遠方去了。

夜是很柔和的。月亮被暗灰色的雲遮掩了，周圍突然黑暗起來。橋亭底影子帶了燭光在水面上微微搖動。花草底幽香緩慢地從斜坡那面飄過來，一縷縷的沁入了人底肺腑。

蘇武牧羊唱完了，大家停了片刻，又唱起一首望月來，接着又唱了一首樂郊，這一首還未唱完時，就看見覺新拍着掌從橋頭走過來，綺霞提了一盞風雨燈走在前面。

「你們倒舒服，」覺新走到這亭子門口，就大聲叫起來，然後大步走了進去，站在衆人旁邊。綺霞把風雨燈放在一個凳子上面，便走到條桌前拿起先前帶來的籃子，再去把大理石桌上的茶壺和杯

盤都收檢了，一一放在籃子裏面。

大家吹唱得起興了，淑華和淑貞還想唱。覺新卻連接催衆人走，一面逕自動手去關閉窗戶。覺民也去吹滅了羊角燈裏的蠟燭，把燈放回在條桌上。衆人便動身走了。

淑英手裏捏着洞簫。琴拿了笛子。綺霞提着籃子，淑華順手在籃裏抓了一把瓜子慢慢嗑着。覺民提着風雨燈在前面走。覺新走在最後。他們出了彎曲的石橋，就沿着梅林旁邊的一條小路走。起初是在湖濱，後來便轉過一匹假山，進了一帶欄杆，然後走過一道架在小溪上的樹幹做的小橋，經過另一匹假山旁邊的芍藥花園，就轉入一片臨湖的矮樹林，是桃樹和柳樹間隔地種着。中間也有一段是桑樹。桃花剛剛開放，白紅兩色掩映在綠樹叢中，雖在夜晚也顯得很分明。

這時月亮已經從雲圍中鑽出來了。樹林中有一條小路，這裏是桑樹，種得較稀疏一點，淡淡的月光就從那縫隙透下來，被枝葉遮去了一部分，只剩下一些大的白斑點。樹上有鳥巢，時時有棲鳥在那上面撲翅，或者發出一聲叫喚。風雨燈給他們照亮一段路，慢慢地向前移動着。他們是挨次走的。在後面的人就看不清楚燈光。照亮的路。有時，覺民走得太快了，淑貞就捏緊了琴底手膽怯地叫起來。覺新便安慰她兩句。覺民纔把脚步放慢一點。快走出樹林時，他們就看見有燈光從水閣裏射出來在湖上搖晃了。

「你們看我辦事多麼快！」覺新誇耀地說。

「這算是丑表功，」淑華說着撲嗤笑了起來。

「榮是何嫂做的？」琴帶笑問道。

「那自然，包你好，」覺新短短地回答。這時他們已走到了水閣前面。月光在那淡灰色的瓦上抹了一層銀色，像繪圖似的，把一叢觀音竹尖底影子投在那上面。

水閣門大開着，從裏面灑出來明亮的燈光。門前幾株玉蘭花正盛開，滿樹都是那耀眼的白花，在月光裏展示了牠們底富麗的姿態。一縷縷的濃郁的甜香直向衆人底臉上撲過來。

「好幾天不來，玉蘭花就開得這麼好，」琴望着周圍的景色不覺沈醉似地讚道。

「這真是『不到園林，怎知春色如許』了，」淑英無意地接了一句。她本來想取笑琴，但過後又覺得失言，就紅着臉不做聲了。幸好衆人並不留意她底話。

這時在裏面預備酒菜的黃媽、何嫂兩人聽見了外面說話的聲音，連忙走出來迎接他們，覺民就把風雨燈遞給黃媽。

衆人趁着一時高興就一擁而進，到了裏面看時，一切都安排好了。中間那盞煤油大掛燈明亮地燃着，正在那下面放了一張小圓桌，安了六個座位，衆人搶先坐了。

桌上擺了六盤四碗的菜：冷盤是香腸腊肝，金鉤拌萵筍之類；熱菜是爛兔肉，炒辣子醬，萵筍炒肉絲幾樣，都是他們愛喫的，大家就動起箸來。黃媽燙了兩小壺酒，拿來放在覺民面前，笑容滿面地叮囑道：「大家不要多喫酒，喫醉了沒有人擡回去。」她特別關切地看了覺民一眼。

覺民笑道：「我曉得。你管我比太太還嚴。你快去伺候太太喫飯罷。你放心，我不會多喫酒。」

「太太今天在四太太房裏喫飯。我就在這兒伺候你們，何大娘就要出去照應海少爺的。」黃媽笑迷迷地說。她忽然瞥見何嫂端了兩大碗熱烘烘的爛豆腐走過來，便去接過了一碗放在桌上，然後走開去把飯鍋子放到煤油爐子上面。

「何嫂，這兒沒有事情了，你回去罷。你打風雨燈去，等一會喊個底下人送來好了。」覺新一面用筷子去挾豆腐，連頭也不掉地吩咐何嫂說。

「是，大少爺。我不要打風雨燈，我有油紙捻子。」何嫂應道，就忽忽走了。

衆人有說有笑地喫着。黃媽和綺霞兩人在旁邊伺候他們，綺霞走來走去地給衆人斟酒。酒喝得並不多。覺新喝了兩杯忽然有了興致，就提議行酒令。於是明七拍，暗七拍，飛花，摧花，急口令等等接連地行着，大家嘻嘻哈哈地鬧了兩個鐘頭，除開淑貞外每個人都喫得臉紅紅的，卻還沒有盡興。但另一個女傭張嫂突然打了一個紙燈籠從外面走進來，一進屋就嚷道：

「大少爺，太太喊你就去，有話說。」

覺新不大情願地答應一聲，推開椅子站起來。

張嫂看見淑貞正在和琴講話，就大驚小怪地打岔道：「四小姐，你們的喜兒正在找你。五老爺回來，就和五太太吵架，吵得很凶，五太太要你去。」

淑貞談得正高興，聽見這話，馬上變了臉色，把嘴一扁，賭氣般地答道：「我不去。」張嫂睜大眼睛，驚愕地望着她。

「四妹，五嬸喊你去，你還是去的好，我們一起走罷。」覺新先前微有一點醉意，但這時卻清醒多了，他便勸淑貞回房去。

淑貞困窘地紅了臉，欲語又止地過了片刻。她剛站起來又坐了下去，終於忍不住伸訴般地说道：「媽喊我去，不會有什麼好事情。每回爹和媽吵過架，媽受了委曲，就拿我來出氣。我好好的，沒一點過錯，也要無緣無故地挨一頓罵。」淑貞露了一臉的可憐相，求助似地望着這幾個哥哥和姊姊，眼圈紅着，嘴在搖動，差不多要哭了出來。

「那麼就不回去罷。你在這兒耍得好好的，何苦去受那場冤氣。」覺民仗義似地第一個說起來。「好，四妹，你就聽二表哥底話索性不回去，等五舅母氣平了時再說。她要是知道了怪你時，我就

去給你講情，」琴坐在淑英和淑貞底中間，愛憐地側過頭去看淑貞，溫柔地鼓舞道。過後她又對覺新說：「大表哥，你一個人去罷。我把四妹留在這兒。」她看見張嫂還站在那裏不走，就吩咐道：「張嫂，你出去千萬不要對人說四小姐在這兒。」

張嫂連忙答應了幾聲「是」，就惶恐地站在一邊望着覺新底帶了點酒意的臉，覺新還留戀地立在桌子前把兩隻手壓在圓桌上，但忽然發覺張嫂還在旁邊等他，就下了決心說：「我走了。」黃媽給他絞了一張臉帕來，讓他揩了臉。於是他跟着張嫂走了出去，張嫂打燈籠在前面給他照路。

衆人默默地望着覺新底背影，直到燈籠底一團紅光消失在松樹叢中時，淑華纔帶了點嚴肅的表情說：「媽喊大哥去，一定有什麼要緊事情。」

「不見得，說不定就講五爸五嬸吵架的事，」覺民淡淡地說了一句。

這時黃媽給衆人都打了臉帕，綺霞端上新泡的春茶，在每人面前放了一杯。淑華看見桌上碗碟裏還剩了一點菜，就對黃媽說：「黃媽，你們把菜熱一熱喫飯罷。」她端起杯子喝一口茶，便捧了杯子站起來，走到坑牀前面把茶杯放在坑兒上。她覺得臉還在發燒，人有些困乏，就在坑牀上躺下去。

覺民也離了座位，走到琴底背後，輕輕撫着她底鬆鬆的辮子，幫着她低聲勸慰淑貞，淑貞埋着頭默默地玩弄着一雙象牙筷，黃媽和綺霞兩人添了飯坐下來拌着殘湯剩肴，低了頭，忽忽喫着。

淑英突然感到了房裏冷靜，她默默閒踱了兩三步，就從炕几上取了洞簫，一個人走到屋角，推開臨湖的窗戶看月下的湖景，過了半晌把簫放在嘴邊正要吹，又覺得頭被風一吹有點發昏，便拿下簫來，打算放回炕几上去。

「怎麼這樣清風雅靜？我以為你們一定嘻嘻哈哈的鬧得不得開交了。」這聲音使屋裏的衆人都驚訝地往門口看。出乎他們意料之外地大太太周氏（覺新，覺民，淑華三人底繼母）拖着兩隻久總後放的小腳顫巍巍地走了進來，淑英房裏的丫頭翠環提了一個燈籠跟在後面。衆人看見周氏全都站起來帶笑地招呼她。

「你們劈蘭，爲什麼不請我？卻偷偷躲在這兒喫？」周氏笑容滿面地問道。

「我們沒有什麼好菜，就是請大舅母，大舅母也未見得肯賞臉。所以我們不敢請。」翠華笑着答道。

「媽，你不是在四嬸房裏喫過飯嗎？」淑華說。

「我說着玩的。」周氏笑道。她忽然注意覺新不在這裏便詫異地問：「怎麼你大哥不在這兒？」

「張嫂來喊他，說媽喊他去說話，媽在路上沒有碰見他。」淑華同樣詫異地說。

周氏怔了一下，然後猛省道：「呵，那一定是錯過了。我本來要先到這兒來，翠環這丫頭一口咬定你們在湖心亭，所以我先到了那兒，再從那兒到這兒來。這樣就把大哥錯過了。你們看冤枉不冤枉？」



她底話語像珠子一般地從口裏接連地滾出來，好像不會有停止的時候似的，但是牠們卻突然停止了。她喘了幾口氣，看見衆人還站着，便說：「你們坐呀！」又見黃媽和綺霞站在桌子面前低下頭望着飯碗，就對她們說：「你們坐下喫罷。」她們應了一聲，卻不坐下去，就拿起飯碗，依舊立着埋了頭，忽忽地幾口把飯喫完了。綺霞先放下碗，走開去倒茶。周氏扶着翠環底肩頭，走到炕牀前，在那上面翹起二郎腿坐了。她剛剛坐下，看見翠環還站在她旁邊，便和藹地對她說道：「難爲你，你回去罷，說不定你們太太要使喚你了，綺霞在這兒可以伺候我的……你出去告訴大少爺叫他再到這兒來。我等他。」這樣就遣走了那個苗條身材的婢女。

「媽，你剛剛差張嫂來喊大哥去，怎麼你自己又親自跑了來有什麼要緊事情？」淑華望着她底繼母，就心地問道。

周氏喝了兩口茶，休息一下便笑道：「張嫂剛剛走了。我忽然想起到花園裏頭來看看你們玩得怎樣，恰好碰見了翠環，我就喊她陪我來。我有一個好消息：剛剛接到你大舅底信，他們就要動身了，我來催你大哥早點把房子租好。」

「蕙表姐，芸表姐她們都來嗎？那我們又熱鬧起來了，」淑華快樂地高聲說，差不多要拍掌叫了起來。

「那自然，她們去了將近四年，一定出落得更好看了。蕙姑娘早許了給東門的鄭家，這次上省來就是預備給她辦喜事。」周氏接口說。

「我記得蕙表姐只比琴姐大幾個月，芸表姐和二姐同年。」淑華說。

「是呀！不是你婆婆底喪事，琴姑娘早就應該出閣了。不知道哪家少爺有這福氣？」周氏把她底胖臉上那一對細眼睛擠在一起，望着琴微笑，她打定主意把琴取來做媳婦，這事情已經提說過了，而且得到了琴底母親底口頭的允諾。不過覺民目前還戴着祖父底孝，琴又在四個月前死了祖母，（那個長住在尼姑庵裏修道的老太婆，）一時還不能辦理訂婚的手續。但這婚事是不會中途發生變故的，所以周氏稍微放縱一點和琴開玩笑。衆人馬上笑了起來。

琴和覺民不覺偷偷地對望了一眼，兩個人都紅了臉，掉開頭看別處。琴撒嬌般地笑着不依周氏，一面說：「大舅母不該拿我開玩笑，我又沒有得罪大舅母。」

周氏也笑起來，她連忙分辯道：「啊，琴姑娘，你真多心，我哪兒是拿你開玩笑？說實話，我真不願意你出閣。我們家裏幾位姑娘和你要好得勝過親姊妹似的。你要是嫁了，她們一定要痛哭幾場。」

琴聽了這番話覺得語塞，就紅了臉不作聲。

「那麼媽你就早點拿定主意把琴姐索性接到我家來，不好嗎？」淑華看見母親有興致，就趁勢

把她盤算了許多日子想說的話說了出來。

「呸，」琴忍不住紅着臉啐了淑華一口，但眼角眉尖卻露了喜色。覺民有些激動，睜着一雙眼睛帶了祈求的眼光望着從他底繼母那一張小嘴滾出來的像珠子一般的話語。

周氏把這一切都看在眼裏，她心滿意足地微笑了。她便得意地說：「是呀，我已經和姑媽說定了。只是不曉得琴小姐願意不願意。」

琴紅着臉低下頭去，她正在爲難之際，忽然看見淑貞房裏的女傭喜兒跑得氣咻咻地從外面進來。她見了周氏在房裏就站住恭敬地招呼一聲，然後向淑貞說道：

「四小姐，太太喊你立刻就去。」

淑貞看見喜兒進來就變了臉色，又聽見她底話，心裏更不快活，臉上現了無可奈何的神氣，撇着嘴說道：「我不去。」

「太太一定要你去。我到處都找不到你，回太太，太太動了氣，拍桌子打掌在罵人，連我也挨了一頓好罵。四小姐，你還是去罷。」喜兒紅着臉喘着氣，半央求半着急地說。

「我不去，我不去，」淑貞掙扎似地搖擺着頭接連說，於是賭氣般地閉了嘴不作聲。

「四小姐……」喜兒又催促地喚了一聲，淑貞卻不理睬。喜兒還要說話，但被周氏打岔了：

「喜兒，你就回去對你太太說我留四小姐在這兒耍。」

「你看四小姐這樣害怕回去，你何苦再逼她，你就扯個謊，讓她在這兒多耍一會兒罷。」琴也幫着說話。淑英和淑華也都露出要喜兒獨自回去的神氣。

喜兒看見這情形更加着急起來，有點張皇失措的樣子，她就放肆地說道：「太太，琴小姐，我們太太的脾氣你們都是知道的。她生氣的時候毫不講道理。四小姐還是早點回去好。回去晚了，不但四小姐沒有好處，連我也要多挨一頓臭罵。」

琴聽見喜兒底話，又看見淑貞又急又怕，像是要哭出聲來又極力忍住的樣子，便走去站在淑貞底背後，撫按她底肩膀，又緊緊捏了她底手，淑貞畏縮地假着琴，不作聲，時時仰起臉去看琴和周氏，好像她們是她底唯一的救星。

喜兒底話說完了，周氏略略紅了臉有些不好意思，便沈吟着，不再開口。琴有點氣惱，但仔細一想，覺得喜兒說的也是實話，不便就把她駁回，正在心裏盤算想個什麼巧妙的方法使淑貞渡過這難關，淑英、淑華也是憤憤不平，卻也無法可想。只有覺民動了氣說：「四妹，你就不回去，看五嬸把你怎樣！」他還想說下去，卻被周氏警告似地瞅了一眼，便把未說的話嚥住了。

淑貞一分鐘一分鐘地拖延了一些時候，拚命抓住那一個微弱的希望，後來聽完了喜兒底話，不

禁把過去的事情想了一想，知道再耽擱也沒有用處，又把衆人看了一下，於是絕望地站起來，嗚咽地說了一句「我去！」便不顧衆人逕自往門邊一衝，跑出去了。

喜兒茫然站着，不知道應該怎樣做。

「四妹」淑英第一個喚道，琴、覺民、淑華三個人立刻齊聲叫起來。淑貞並不回頭，也不答應，就往假山草坪那方向跑，只看見她底影子在月光照着的地上搖晃。

「喜兒，你還不快點跟去！」周氏用責備的口氣催促喜兒，這句話提醒了喜兒，她答應一聲，就轉身大步往外面走了。

「四姑娘人倒還可愛，」周氏忽然嘆息似地自言自語般說了這一句。

「只是性情太懦弱一點，將來長大了也會吃虧的，」覺民嚴肅地接口說。

周氏沈默着，不表示意見，別人也不作聲。只有淑英心裏猛然跳動了一下，她覺得覺民底話似乎是故意說來警告她的，她愈想愈覺得這種想法不錯。

這晚琴就睡在淑英底房裏。街中三更鐘響的時候，覺民和淑華都散去了。接着起了一陣尖銳的汽笛聲，電燈光漸漸地暗淡下去，翠環已經預備了清油燈，淑英便擦燃火柴，剛把燈草點燃，電燈就完全滅了。隔壁房裏的掛鐘突然響起來，那沈重的金屬底聲音在靜寂的夜裏敲了十一下。但不久這聲音也靜下去了。

房裏剩了琴和淑英兩人。琴坐在書桌前的籐椅上隨意地翻看一本書。淑英慢步走到右邊的連二櫃前面，把燬在「五更雞」上面的茶壺端下來，斟了一杯，一面掉頭問道：

「琴姐，要不要喫茶？」

琴回過頭看淑英，微微點頭答道：「給我一杯也好。」她馬上站起來放下書走去接那茶杯。淑英本來要給她端過去，現在看見她走來，便站着不動，等她來了，說聲：「你當心燙！」就把杯子遞給她，然後掉頭去給自己也倒了一杯。

「你每天什麼時候睡覺？」琴喝了一口茶，把茶杯捧在手裏，忽然問道，她就走回到籐椅前面坐下了。

「總是十二點鐘光景，有時候要到一兩點鐘，」淑英順口答道，便端起茶杯走回到書桌底右端，在窗前那把烏木靠背椅上面坐了。

琴有點驚訝，就帶了憐惜的眼光去看她，但她背了燈光坐着，琴看不清楚她底臉，不過琴覺得有一對憂鬱的眼睛在眼前晃動。琴底心被同情打動了，她便關心地說：「爲什麼睡得這樣晏？看書也不必這樣熱心，你太用功了。」

淑英低聲嘆了一口氣，過了一會纔答道：「我哪兒說得上用功？我不比你，我看書也不過是混時間罷了。其實晚上不看書早睡，也睡不着。躺在牀上總要想許多事情，越想越叫人苦惱。他們都說我變了……我想我底性情的確太懦弱。然而我又有什麼辦法呢？」她底聲音漸漸帶了悲戚的調子在房裏絕望地抖起來。四周很靜，沒有響動來攪擾牠，月光從窗外窺進來，但在清油燈光下淡了，只留了一點影子在窗臺上。

「二表妹，」琴忍不住愛憐地喚了一聲，她接着說下去：「你不該這樣想，一個十七歲的姑娘就悲觀，你不害羞嗎？你從前的確不是這樣的。你不該整天胡思亂想，無端地自尋煩惱，無怪乎他們要說你變了……」

「然而不只是我變了，許多人許多事情都變了，」淑英悲聲地打岔說。「我也明白你底意思。我

「也不想悲觀，然而環境不允許你，你又待怎樣？譬如陳家底——」她剛說到這裏就住了口。她覺得心裏一陣難受，便站起來，走到琴底身邊輕輕按住琴底肩頭，換過話題說：「我心裏悶得很。琴姐，你陪我出去走走。」

「這夜深，還往哪兒去？」琴掉過頭看她一眼，就觸到她底煩悶的眼光。琴底心也被攪亂了，便把右手伸去捏淑英底那隻手，半央求半安慰地說：「二表妹，你應該寬心一點。不要再到外面去了。夜晚外面又冷，還是好好地睡罷，我們在牀上多談一會也是好的。」

「不，我心裏煩得很，」淑英蹙眉地說，她底臉紅紅的，兩隻鳳眼裏射出來深的苦惱。「也許我今天不該喫酒，到現在我還覺得臉上發燒，不曉得要怎樣纔好。我一時不能夠靜下心來。琴姐，你就陪我去走走罷。」她說着就央求地去拉琴底膀子。

「好，我就陪你出去走走。」琴順從地站了起來。她注意到淑英只穿了一件袷，覺得有些單薄，便說：「你應該多穿一件衣服，外面恐怕很涼。」

「不要緊，我裏面穿得有緊身，」淑英答道，但她也從衣櫃裏取了一件袷背心套在袷上面，又拿了一件玄青緞子的背心給琴，要她也穿上。然後兩個人輕手輕腳地掩上房門，走到外面來。

夜很靜。月亮已經偏西了。天空中嵌着無數片魚鱗似的白雲。天井靜靜地躺着，被月光照亮了一



半。她們穿過天井，站在桂堂前。桂堂兩邊房屋都是寂然無聲。對面一排房屋也隱在黑暗裏，只有在周氏底後房內一團微弱的燈光從黃色窗帷裏透出來。同時那裏面還響着唧唧噥噥的話聲。

「大舅母還沒睡覺，」琴低聲說道。

「她大概在和大哥、三妹他們談閒話，」淑英輕聲回答。他們輕輕地走出了小門，走過淑華底窗下，忽然聽見後面起了腳步聲，她們便站住回過頭去看。翠環正走着快步子追上來，看見她們回頭，便低聲喚道：「二小姐，你們這夜深還走哪兒去？」

淑英看見翠環，略爲一怔，但忽然有了主意，就問道：「翠環，太太睡了嗎？」

「太太，老爺都睡了。我到二小姐房裏，看見你們不在那兒，纔跑出來找你們，」翠環低聲答道，她帶了關切和好奇心望着淑英，不知道她們這夜深還要做什麼有趣的事情。

「你來得正好。你跟我們到花園裏頭去走走，」淑英忽然高興地說道。

「還要去？難道你今天還沒有耍够？」琴驚訝地接着說了這兩句，瞅了淑英一眼，但她也就不說話來阻止了。

翠環聽說要到花園裏面去玩，心裏很高興，馬上悄悄地帶笑說：「那麼，我去打個燈籠來。」她預備轉身跑回去。

「你不要去，怕驚動了老爺、太太反而不好，」淑英連忙阻止道。「我們就這樣走。橫豎有月亮，我們也看得見路，」她說着就挽起琴底膀子走了。翠環高興地跟在後面。

「二表妹，怎麼你這一會兒又忽然高興起來了？我看你近來太使性，我應該勸勸你，」琴覺得她有點瞭解淑英底心情，她更爲淑英擔心，她不覺勸慰地說了這些話。

「琴姐，你不曉得。我一會笑一會哭，我覺得都是假的。我每天每夜都像在做夢一般，我常常忘記了我自己。我今天不敢想明天，」淑英傷感地在琴底耳邊說，就把身子緊緊偎着琴，好像想從琴那裏得到一點溫暖似的。

琴底心因同情而顫動了，她愛憐地借着牆壁上一盞油燈底光亮去看淑英底動人憐愛的瓜子臉，那臉還是很年青的，但上面卻罩了一片愁雲。眉尖蹙着，鳳眼裏含着一汪淚水。這愁容似乎使淑英底臉龐顯得更美麗了。這種悽哀的美，琴在淑英底臉上是第一次見到，這使她起了深的感動，她忽然想起了一個死去的人。這眼睛與眉毛和那個人底明明是一樣。「梅，」她幾乎要叫出了這個名字。於是死去的好友錢梅芬底影子在她底眼前一晃。她底心也有些酸痛了。同時淑英底話又隱約地在她底耳邊響起來。爲什麼淑英今天說話也像那個人？這念頭使她在悲痛之外又感到驚懼。但是她還能夠抑制自己。她憐惜地，聲音帶了點顫動地對淑英說：

「二表妹，怎麼我纔說兩三句話就使你又傷感起來？你不應該這樣想法。你的確變得多了。你爲什麼不相信你自己？難道我們就不能夠給你幫一點忙，不能夠給你分一點憂？你有話儘管說出來，讓我們大家商量，不要永遠藏在你一個人底心頭，只苦了你自己。」

琴底話語，尤其是琴說話的調子很使淑英感動。這是她不會料到的，然而現在卻意外地來了。琴說得那麼自然，那麼有理。琴似乎瞭解她底深心，所以琴底話也能觸到她底深心。先前的一刻她底心上還彷彿有着一塊石頭，如今卻忽然輕鬆多了。眼淚一下子就淌了出來，她覺得眼前突然明亮了，她好像在黑暗中抓住了一個希望，在無助的絕望中找到了一個支持。她漸漸靜下心來，面容也開展了。她感激地望着琴微微一笑，低聲說：「琴姐，我依你底話，以後不再使性子了。」

翠環看見她們站在花園門口講那些話，她也有些感動，她只顧聽着，不敢去插嘴，後來又見淑英微笑了，便放下心，催促道：「二小姐，快走罷。你們要講話還是到裏面去講好些，免得被人碰見……」她底話還沒有說完，就聽見過道那邊有男人底腳步聲。她們主僕三人同時喫了一驚，連忙跨過門檻，進了花園底外門，靜悄悄地沿着覺新底窗下的石階走了幾步，聽見腳步聲進了覺新底房裏。她們無意地掉頭去看，一個黑影子飄進了那懸着白紗窗帘的房間。

「大少爺，」翠環低聲說。

「不要響，」淑英連忙輕輕地叮囑道。

她們三個，俯着身子，屏息着呼吸，輕手輕腳地走到花園底內門口，翠環輕輕地拉開了門，讓兩位小姐進了花園，然後小心地把門掩上。這時她們還聽見覺新在房裏咳嗽的聲音。

她們走入月洞門，便轉過假山往右邊走去，進了一帶曲折的迴廊。沒有一點燈光，但夜晚是明亮的。月光在欄杆外假山上，面塗抹了幾處。天井裏種了一片杜鵑花，跟着一陣微風在陰暗中搖動。四圍靜寂得連草飄動的聲音也彷彿聽得見。一切景物都默默地躺在半明半暗裏，半清晰，半模糊，不像在白晝裏那樣地具體了。一種細微的但又是醉人的夜底芳香迷漫在全個空氣裏。春夜是柔和的。她們走一步就像在踏入一個夢境，而且是愈進愈深了。她們忘記了自己似地，只顧默默地走着，只顧默默地領略。大家都不說話，好像害怕一發出聲音，就會把夢嚇走一般。

她們走進了竹林，聽見淙淙的水聲，很清脆，彷彿就流在她們底心上，洗滌着她們底心，把那許多塵垢都洗淨了。竹林中有一條羊腸小路，月光從上面直射下來。天空現在是一碧無際，那些魚鱗似的雲片不知消散到何處去了。她們踏着石子，走到竹林盡處，一個小溪橫在前面，溪上架了一道木橋，通到對岸去。溪水從旁邊假山縫裏流下來，很清澈，溪牀上雜亂地鋪着一些落葉和石子。

「琴姐，」淑英忽然欣喜地挽着琴底膀子，喚道：「你看這水多麼清涼。」

「嗯，」琴應道，一面驚疑地看淑英。

「我想洗洗頭髮，」淑英低聲說道。

「算了罷，二表妹，時候不早了，」琴溫和地阻止道。

「我悶得很，洗洗也好。好在這兒又沒有別人看見，」淑英像一個嬌養的孩子固執地說。她把頭搖擺了兩三下，就伸手到背後去把辮子拿過前面，開始去解那上面的洋頭繩。

「二小姐，我來替你解罷，」翠環看見這情形連忙說道。她就伸手去抓了淑英底辮子過來，一縷一縷的解着，一面解，一面還說：「可惜梳子篦子都沒有帶來，」很快地便解完了。淑英底一頭黑鴉鴉的濃髮在冷月底清輝下面完全披開來，是那麼柔軟，那麼細緻，那麼光亮，配上淑英底細長身材越發顯得好看，連翠環也禁不住接連稱讚道：「二小姐底頭髮真好。」

琴帶了讚美和憐愛的眼光看淑英。這個少女底美麗的豐姿彷彿第一次纔完全展現在她底眼前，把她底愛美的心也打動了。她癡癡地望着淑英，也說了兩三句含糊的讚揚的話，但過後她又爲淑英所處的環境而感到惋惜了。

淑英就跪下，把頭俯下去，讓頭髮全倒垂在水上，一面用水去搓洗牠們。

「琴小姐，你也是一頭好頭髮，你也洗一洗罷，讓我來給你把辮子打開，」翠環說着就要去解琴

底辮子，琴看見翠環好意地央求着，又見淑英在那裏洗頭，覺得這沒有什麼不可以，就說：「好，等一會兒我也來替你解，」便讓翠環替她把辮子解了。她還要替翠環解時，翠環卻抵死不肯。

淑英略略洗了一回就站起來，用手去抹頭髮，一面自語道：「好涼快。」翠環看見便摸出手帕來替她把水揩了。

「二小姐，你底頭髮真好，」翠環一面揩，一面羨豔地讚道。

「這討厭的東西，我倒想把牠翦掉，」淑英不加思索地答道。

「翦掉牠？」翠環驚訝地叫起來。

「蠢丫頭，這有什麼大驚小怪的？」琴剛把頭髮上的水抹去了，聽見淑英和翠環兩人底話，猛然把頭往後一揚，頭髮帶着剩餘的水點馬上披到她背後去，同時水花往四處濺。她本來跪着，說了這句話，這時就斜着身子坐在地，一面把頭髮分成一縷一縷的，用手巾裹着去抹，一面抹一面還說下去：「學堂裏頭已經有人翦過了，我親眼看見的。」

「我不相信。那才難看咧！」翠環一面理淑英底頭髮，一面回答琴底話。

「你不相信，要是我有一天把頭髮也翦掉了，那多麼痛快！」琴底心忽然被理想載起走了，她差不多忘了自己得意地說。她把頭俯着去看水，水裏也有一個清亮的天，上面再壓着她底臉龐，流動的

溪水把天激蕩了，把她底臉龐也激蕩了。

「琴小姐，你想把頭髮翦掉？你跟我開玩笑罷。」翠環越發驚詫地說。「你那一頭好髮翦掉真可惜。快不要說這種話，我們全公館的人聽見了都會笑你。」

翠環天真地說着，她完全不明白琴底心理，她不知道她底話對於琴好像是迎頭的一瓢冷水。琴底夢被她打破了一半。琴微微皺一下眉頭，也不說什麼話，就站起來，走到翠環身邊，有意無意地抓起翠環底辮子看了看，嘆息般地说了一句：「你有理……」話似乎沒有說完，她卻不再說下去了。

「琴姐，」淑英偏着頭聲音戰抖地低低喚道，她投了一瞥憂鬱的眼光在琴底臉上，琴剛剛去看她，兩個人底眼光遇在一起了。琴心裏一陣難受，就掉開頭。淑英底輕聲的話語卻繼續送進她底耳裏，淑英半羨慕半安慰似地说：「你比我究竟幸福多了。」但在這聲音裏卻盪漾着一種絕望的苦悶。

這句話很清晰地進了琴底心裏，沒有一點含糊。牠把她突然提醒了。她知道淑英說的是真話。他們兩人底處境是不同的。於是她記起這些時候來她所見到所聽到的一切。她對淑英抱了更大的同情和憐愛。這一來她也忘了自己底不快意的事情。她又擡起頭去看淑英，溫柔地低聲問道：「二表妹，你是不是耽心着陳家底事情？」

這時翠環已經揩完了淑英底頭髮，淑英就過來在琴底旁邊斜着身子坐下了。她低着頭弄頭髮，

一面煩惱地半吞半吐地說：「我也不大清楚……大概是無可挽回的了。」

「爲什麼三舅和三舅母就這樣糊塗偏給你挑選了這個人戶？」琴氣憤地說。

淑英嘆了一口氣，過後纔答道：「其實無論挑哪一家都是一樣的。橫豎我對自己底事情完全不能够作主，」聲音有點悽楚，和嗚咽相近。

「我們老爺真沒有眼睛，好好的的一個女兒偏偏要送到那樣的人家去！」翠環感到不平地插嘴說。她也在旁邊坐下來，接着又率直地央求琴道：「琴小姐，你是客人，我們老爺太太待你很客氣，你就去替我們二小姐勸太太，看有沒有法子好想。」

淑英微微搖着頭，說了一句：「你真是癡想，」她不覺爲翠環底如此簡單的想法而失笑了。她過後又憂鬱地說：「太太是不會懂得我的，她也不大關心我。而且她也軟弱得很。她事事都聽老爺底話，老爺說怎樣就是怎樣。她從來不敢頂撞一句……」

淑英底話還沒有說完，翠環就理直氣壯地打岔道：「但是二小姐，老爺太太究竟是你底爹娘，他們都是讀書明理的人，不能够把女兒隨便嫁出去就算完事！」

「然而你要曉得人家陳家有錢呢，」琴譏刺般地說。

「有錢，哼！老爺少爺一起欺負一個丫頭，生了兒子，還好意思讓少爺收房，這種丟臉的事情哪個



不曉得」翠環一時氣憤，就這樣罵道。

「翠環！淑英覺得翠環底話說得粗野了，就嚴厲地喚道，又擡起眼睛責備地瞅了她一眼。翠環自己也明白說錯了話，便紅着臉不作聲了。然而她底話卻像一根針紮在淑英底心上，淑英底心又隱微地痛起來。前途底黑暗更沈重地壓着她。

「二表妹，事情就不見得完全絕望，我們還可以想個辦法，」琴不能忍受這沈寂，就開口去安慰淑英，她底話是順口說的，並沒有經過仔細的思索，這時候她並不會打定什麼主意。

淑英聽了這話，眼睛一亮，但過後臉色又陰沈下去了。她絕望地，無助地說：「我還有什麼辦法可想？我們都很懦弱，我們底命運本來就是這樣，你看四妹，她比我還更苦。她現在就過着這種日子，她將來更不曉得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她愈說愈傷感，聲音也愈悲痛，後來快要抽泣了，她就想止住話頭，但止不住，她略停一下忽然爆發似地悲聲說：「二哥今晚上市批評四妹性情懦弱，我覺得他是在警告我。我又想起了梅表姐……她一生就是完全被人播弄完了的。」她說到這裏再也忍不住就把頭俯下去，壓在她自己底膝上低聲啜泣起來，兩個肩頭在飄散的長髮下面微微地聳動。翠環看見這樣，便移上前去拍她底肩膀輕聲喚她。

琴看見這情形，猛然想起了一年錢梅芬咯着血病到垂危的時候也會對她說過和這類似的

話語。而且梅也曾悲嘆地訴說過自己底母親不了解，不關心，弟弟又不懂事的話。淑英底情形也正是這樣，淑英只比梅多了一個頑固的父親。現在淑英是被逼迫着一步一步地接近梅底命運了。這似乎是十分確定的。看着一個比自己更年青的生命被摧殘，並不是容易的事。梅底悲痛的結局還深印在她底腦裏，過去的回憶又時時找機會來抓住她底心。這時她忽然在淑英底身上看見梅底面影了。深的同情緊緊抓住了她底心，她底心不覺微微戰抖起來。淑英底啜泣一下一下地送進她底耳裏，這聲音在靜夜裏聽起來，更微弱，更淒涼，裏面充滿了絕望的哀愁。她覺得一種異樣的感情在她底心深處被攪動了。這感情把她和淑英繫得更緊一點。她於是忘了一切地去抱了淑英，把身子俯在淑英底肩上，把嘴放在淑英底耳邊。她差不多要吻着淑英底髮鬢和臉頰，她一面扳淑英底頭，一面愛憐地低聲說：「二表妹，你不要傷心。哭也沒有用，多哭也不過白白地毀了你底身子。我和二表哥一定給你幫忙，我們不能夠看着你底幸福白白地給人家斷送掉。」

「二小姐，琴小姐說的纔是正理，你不要哭了。好好地收了眼淚。我們還是回到房裏去罷。」翠環順着琴底口氣接口勸道。

這些同情的和鼓舞的話語在淑英底心上生出了影響，她略略止了悲，擡起身子，就把頭靠在琴底胸膛上，一面用手帕去揩拭臉上的淚痕，一面冷冷地說：「你們底意思我也懂得。不過想別的办法

現在恐怕也來不及了。我們家裏的規矩你是知道的。我覺得除了湖水，就沒有第二個挽救的辦法。不過我又不願意學鳴鳳底榜樣。我還留戀人間，我又捨不得離開你們。我的確是個懦弱的人。」她說話時把眼光掉去看了溪水幾次。

「你千萬不要起這種愚蠢念頭！」琴憐惜地責備道，她把淑英抱得更緊了。「他們要嫁你也不會這樣快。這中間難保就沒有變化。你們底家規雖說很嚴，那不過是騙人的，況且你們家裏還出了一個三表弟，他難道就不是你們高家子弟？他爲什麼又能夠從家裏逃了出去？還有二表哥，他又怎麼能夠擺脫馮家底親事，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你還可以學學他們！」熱情鼓舞着她，許多有力的論據自然地湧上她底心頭，她很暢快地說了出來。先前苦惱着她的那些不愉快的思想一下子都煙消雲散了。她底兩隻大眼睛突然發亮起來，使她底面容顯得更美麗了。

淑英把這些話都聽進了耳裏，她也覺得這論據是真實的，有力的，她沒有話可以反駁，於是她底心變得輕鬆了。她底臉也亮了一下。她便掉頭感激地去看琴。她底鳳眼裏還有些淚水，但兩道彎彎的細眉卻已經開展了。琴對着她微微一笑，她也微笑了。但過後她又膽怯似地說：「不過我怕我沒有他們那樣的勇氣。」

「不要緊，勇氣是慢慢兒長成的。現在時代不同了，」琴安慰地在淑英底耳邊說，就伸手輕輕去

撫摩淑英底頭髮，從這柔軟的，緞子一般黑色波浪裏彷彿透露出來一股一股的幽香，更引動了她底憐愛，她不覺輕輕吻了吻那頭髮，過後接連地、柔情地說：「好妹妹，你只管放心，剛纔翠環說得好，三舅父和三舅母究竟是你親生的父母。連我們都心疼你，難道他們就那樣硬心腸不成？你只管拿出膽子來。我不相信他們會強硬到底的……而且你還可以拿愛慕去打動他們底心。」

琴底憐愛的表示和柔情的話語把淑英底心上的重壓完全拿走了。淑英不覺側起頭對琴笑了笑。她充滿了感情地說：「琴姐，我真不知道應該怎樣感謝你！我究竟是年紀青，不懂事情。我先前還好像落在冰窖裏面，現在給你提醒就完全明白了。我現在不悲觀了。」

「好，這纔是聰明的想法，」琴聽見這話也有些高興，就鼓舞地誇獎道。

翠環在旁邊插嘴說：「琴小姐，你看我們二小姐給你一說就高興了。她平常整天都是愁眉苦臉的，你來了她纔有說有笑。要是你來得勤一點，她也不會變到這樣。」

「是呀，琴姐，要是你多多來和我談談話也好一點，」淑英接口道。「在我們家裏只有二哥和我最談得攏。可是他很忙，他又常常到你家去，我和他見面的時間也不多。大哥有他自己底心事，三妹又是一個樂天派，一天家有說有笑的。我心裏有什麼事情也找不到人來商量。翠環還算跟我合得來。她倒常常維護我。不過她也想不出什麼好主意。」

月亮進入了薄雲堆裏，周圍突然顯得較陰暗了。溪水底聲音掩蓋了淑英底話語底尾聲，在對岸長滿着青苔的天井裏一座茅草亭靜靜地露出牠底輪廓，但那茅草頂在衝出雲圍的月亮底清光下面豁然顯現了。夜漸漸涼起來，人坐在地上也感到冷意了，寒氣又從袖管裏侵入她們底身上。翠環第一個打了冷噤，同時她也感到疲乏，就站起來一面拍掉腿上的塵土，一面說：「二小姐，我們回去罷，夜深了，天氣更冷了。」

琴正要同淑英說話，聽見翠環這樣說，便附和道：「也好，二表妹，我們回去罷。久了恐怕會着涼。」她說了，便輕輕推淑英底身子要她站起來。

淑英不說話，一下子就站起來，拍了拍身上的塵土，琴也跟着站起了。這時月光大明，雲又散落在後面。月光照在青苔地上就像打了一道霜。

「我以後會常來的，」琴肯定地說，她看看淑英又看看翠環，忽然詫異地問道：「二表妹，翠環來了也還不過一年光景，怎麼跟你這樣要好？」

「二小姐看得起我，不把我當成下人看待。她心地厚道，待我很好，我們性情也合得來，所以我願意死心塌地伺候她，」翠環搶着代淑英回答了。

「這大概就是緣分罷，」淑英微笑地加了一句。過後她望了望對岸的景物，沈吟地說道：「還過

去走走嗎？在亭子裏坐坐也好，或者到湖濱去看看。」

「二小姐，不要去了，」翠環連忙阻止道。「對面天井裏青苔很滑，不好走。還是回去罷。」

琴伸手去捏了捏翠環底袖子，便說：「你怎麼不多穿一件衣服？應該冷了，」然後又對淑英說：「二表妹，我們回去，翠環身上的衣服單薄，恐怕受不住。」

「我不要緊，」翠環答道，但她不覺地又打了一個寒噤。

淑英默默地把翠環打量了一下，就點了點頭，轉身往竹林裏走去。

琴睡得正好，忽然被睡在裏邊的淑英底叫聲驚醒了，淑英一把摟着琴，不住地搖動琴底身子，口裏悲痛地嚷道：「琴姐，救我！救我！」

「二表妹，二表妹，什麼事情？」琴驚惶地搖撼淑英底肩頭一面問道。

淑英含糊地應了一聲，她鬆了手，把眼睛睜開，茫然望着琴，她底額上滿是汗珠。她定了定神，於是恍然明白了。她不覺噓了一口氣，又微微一笑，低聲說：「我做了一個可怕的夢。」

「你夢見了什麼？你快把我駭壞了。」琴溫和地說。「你看，你眼睛裏頭還有眼淚，」說着她便伸手去揩淑英底眼睛。

淑英讓琴給她揩了眼淚，她並不作聲。清油燈底光亮射進帳子裏面來。帳子外面在六個方凳子拼成的牀鋪上翠環正酣睡着。窗外天開始發白了。四圍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音。

「告訴我，你做了什麼夢？」琴親密地在淑英底耳邊說。

「我夢見……」淑英說了這三個字就閉了口，她覺得有些窘，但琴底安慰而鼓舞的眼光觸到她底臉上，她底困窘立刻消失了，她放膽地但還帶了一點驚惶地說下去：「我夢見我到了陳家……」

身邊全是些陌生人……一個熟人也看不見……他們底相貌都是兇神惡煞的……我怕起來……我想逃走……他們圍住我……我後來想起你……不曉得怎樣我又跑在一匹荒山上，他們在後面追趕我，我跑了許久……忽然看見你站在前面，我喚你……你不理我，我跑不動了。我就抱住你喊起來。我就醒了。」她說着，臉上漸漸帶了激動的表情，彷彿那夢中的景象還在她底腦裏浮動。她底眼光裏忽然露出一點疑惑，但過後這疑惑又消失了。她半開玩笑半央求地輕聲對琴說：「琴姐，你會不理我罷。」

「我不理你？」琴微微笑了。她想用微笑來掩飾她底感動，但她底聲音卻帶了點傷感的調子，她禁不住同情地說：「二表妹，你把心放開一點。不要總想那些事情。人說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你何必這樣自苦。你未必連我也不相信？」

淑英拭了一下眼睛，感激地答道：「我也曉得。有時候我也很明白。不過我底性情太柔弱了。我很容易往悲觀方面想。而且人事變化也太快，這一年來變得太多了。我想起去年我們底聚會，真覺得往事不堪回首。我恐怕到了明年又會覺得不如今年了。這樣想來我覺得人生真沒意思。」在她底聲音裏抖動着一種徬徨絕望底悲哀。

「二表妹，我不許你再說這種話。」琴看見淑英還要說下去，就連忙伸手去蒙了淑英底嘴。這些



話刺得她底心怪不舒服，也正是她所不願意聽的。她便愛憐地責備淑英道：「你不應該這樣想。你我姊妹都很年青，都還不能說就懂得人生。你不過境遇差一點，事情不如意，心裏不痛快，所以看見一切都覺得可悲。其實你底境遇也不見得就怎麼壞。三舅母也只有你一個女兒，她不會不心疼你。事情還可以慢慢設法的。我在花園裏頭對你說的話，你該記得。你是個聰明人，怎麼連這一層也不明白？」

淑英不答話，卻把琴底話仔細想了一番，她沒有話分辯了。琴底同情和關切把她心上的憂鬱的重壓取去了，把她先前的夢景也驅散了，她覺得心裏很暢快，便感激地把身子偎着琴，頭挨過去，在琴底耳邊低聲說：「你看我真蠢，你反覆地提醒我，我還是不明白。你真好，你真是我底好姐姐。我不要再依你底話，那真是辜負你一番好意了。」她底嘴差不多吻到了琴底面頰。

琴聽見這話心裏也高興，就從被裏伸出手來挽着淑英底頸項，愛憐地誇獎道：「這纔是我底好妹妹，我原說你是明白人。你看，連我都心疼你，何況三舅母？我們再睡一會罷，天亮了。」琴說到最後不覺打了一個呵欠。

「琴姐，你和二哥底事情不會有變化罷，」淑英沒有一點睡意，她因為感激琴底關心，因為更喜歡琴，所以就想到了這件事，而且變得很興奮了，便低聲問道。

「有變化？你聽哪個說的？」琴反問道。

「沒有什麼，不過我有些耽心，」淑英連忙解釋道。

「你放心。你不記得昨天晚上大舅母在花園裏頭說的話嗎？和大舅母都答應了，大表哥也會給我們幫忙。不會再有變化的。我這方面，媽很了解我。只等他明年畢業，那時我也早戴滿了孝，我們就可以……」琴很有把握地答道，她很平靜，而且沒有猶豫，但說到「可以」兩個字，就把下面的話嚥住了，她略微停一下，然後轉過話題說：「不過我耽心我升學的問題。『外專』開放女禁的事情沒有希望了。我一時又不能够到上海、北京去。即使能够去，也要等到他畢業後和他同路走。那時節還不知道有沒有變化。我又不能够拋下我媽。所以爲了這件事情，我倒不知道如何才好了。」她底調子有些改變，不像先前那樣地穩定、平靜了。她自己也覺察到這一點，便換過語氣加了一句：「不過我並不悲觀，我總要想個辦法。」

淑英還想答話，卻聽見烏鴉在屋脊上刮刮的叫了幾聲，接着翠環在凳子上翻了一個身，一面含糊地說：「二小姐，你們這樣親熱，話一晚上都講不完。」

「翠環，什麼時候了？」淑英便問道。

翠環一翻身坐起來，揉了揉眼睛，一面穿衣服，一面答道：「我不曉得。天已經大亮了。好久沒聽見打鐘，想必鐘停了。」她穿好衣服，便走去吹滅了燈，就站在桌子前面問道：「琴小姐，你睡得還好嗎？」

「我睡得倒好。只是我們剛才講了許多話，吵得你不好睡罷。」琴把帳子拉開一點，側頭去對翠環說。

窗戶都關閉着，玻璃上的紙窗簾也不會捲起，所以房裏還是陰暗的。

「琴小姐，你倒和我說客氣話，真叫我當不起！」翠環撲嗤笑了，她便去把被褥摺疊好，接連打了兩個呵欠，還說：「你們不要講話了，好好地再睡一會兒罷，我去打掃太太底房間去。」她把凳子放回原處，是後房裏面的就搬進後房去，把被褥也搬進了後房，放在一個立櫃底最下一層。

淑英和琴過後又談了兩三句話，也就迷迷糊糊地睡去了。她們睡得很好，直到淑華和覺民來叫門的時候纔把她們驚醒。她們急忙地穿衣服。翠環在收拾隔壁房間，聽見響動，就連忙過來給淑華和覺民開了門。這時琴和淑英已經穿好了衣服。翠環便掛起帳子，去鋪牀疊被。

「二姐，九點多鐘了，你們還沒有起來，你說你們一共睡了多少時候？」淑華一看見她們就忍不住得意地嘲笑道。

「我們一共也不過睡了五六點鐘，」琴微笑道。她看了覺民一眼。

「我不相信，」淑華笑着爭辯道。「你看，你們睡得連頭髮都散開了。」

「你不曉得，我們昨天晚上又到花園裏去了，我們還在溪邊洗了頭。你不信，你問翠環。」淑英也

笑着分辯道。她又故意誇耀似地說：「昨天晚上月亮很好，我們玩得真痛快。」

「當真的？」淑華望着琴，閃了閃眼睛，然後挨近去，扯着她底衣袖撒嬌般地不依道：「琴姐，你們去，爲什麼不約我一道去？你們不該躲開我！我不依你們！」

「我本不想再到花園裏去，全是二表妹底意思。」琴指着淑華答道。「我們走出來，看見大舅母後房裏面還有燈光，又聽見唧唧噥噥的聲音，知道你在和大舅母講話，所以我們也不好約你去。」

淑華沒有話說了，就催促道：「那麼你們快點收拾好，我們好出去耍。二哥等着咧！」

覺民也就說：「好，昨天的事情不提了，你們快點去洗臉，我在這兒等你們。」

「也好，不過不許你開我抽屜亂翻東西，」淑華接口囑咐道。

覺民忽然笑起來，就走到書桌前面去，一面說：「你這句話倒把我提醒起來了。你前回答應給我打的書籤子到現在還沒有給我，讓我自己來找罷。」他說着便去開抽屜。

「不行，不能夠由你自己動手。」淑華連忙說，就跑去攔阻覺民。但抽屜已經被他打開了。覺民很快地抓起一本書，三條書籤底穗子從書頁中露出來。淑華着了急要去搶回那本書，但覺民把手舉得高高的，她底手挨不到，她便掉頭對淑華說：「三妹，你來給我幫忙。」

淑華微笑地旁觀着，聽見這話，果然就去拖住覺民底另一隻膀子。覺民力氣大，掙開了她們底手，

向着門口跑去。淑華去追他，他就揭了門簾出去了。淑華立在門口。淑英急得躁腳，沒有辦法，便央求地喚道：「二哥，你回來！」覺民站在窗下，故意不答應。翠環先到後房裏去把鏡奩臉盆等物都預備好了，就出來喚琴進去梳洗。琴看見覺民和淑英搶東西，不便去幫忙，就在旁邊帶笑望着，現在看見覺民跑了出去，知道他還在窗下，又見淑英着急地喚他，他不答應，她便幫着喚道：「二表哥，你進來，我有話給你說。」

琴底話果然有效力，覺民雖然不答話，卻掀了門簾探了一個頭進來，忍住笑問道：「什麼事情？」琴還沒有答話，淑華連忙撲過去，伸手去搶覺民手裏的那本書，覺民把身子一閃，又跑開了。

淑英看見這情形急得差不多要哭出來了，便大聲央告道：「二哥，你進來。書籤子都送給你。你快把書還我罷。」

覺民聽見這話就拿了書進來，一直走到淑英面前把書遞還給她，哂笑道：「哪個要看你底日記？我不過和你開開玩笑罷了。你就這樣孩子氣。看你急得要哭出來了。現在連書籤子也還你。看你好不好意思！」

淑英接過書來，放了心，不覺微微一笑，就從書頁裏取出了那三條書籤，全遞給覺民：「你拿去罷，免得你說我小氣。」

覺民故意不伸手去接，卻搖搖頭說：「我不要了。」

淑英有點不好意思，就把手縮回去，冷笑道：「自然我打的不及琴姐打的好。」

覺民撲嗤笑了，便伸出手去說：「給我罷。不過我試試你，看你是不是真心願意給我。你就說起開話來了。」

淑英故意板起面孔，並不去理睬他。

琴卻在旁邊插嘴質問道：「二表妹，這和我有什麼關係？我剛才還給你幫忙，你為什麼要牽扯到我？」

淑英忍不住抿嘴笑了，就把書籤交給覺民，一面掉頭對琴說：「你不要怪我，你應該怪二哥，全是他一個人不好。」

衆人都笑起來。覺民也笑了，他解嘲似地分辯道：「爲什麼全是我一個人不好？剛剛得了你三條書籤子，我就要派我個不是。總之你們吵嘴，還是我一個人倒楣。」

「不要說空話了。你們快去梳頭罷。」淑華在旁邊催促道：「你們聽，外面還有賣蒸蒸糕底椰椰聲。我們要二哥去喊人買幾碟進來。二姐也可以放心免得他偷看你底日記。」

淑英和琴兩人都贊成這個提議。覺民也不爭論就答應了。他把書籤揣在懷裏，還故意說了一句：

「二妹，謝謝你底書籤子，」才滿意地走了出去。

「琴姐，我真——」淑英望着覺民底背影在門外消失了，不覺低聲說道，但剛說了這四個字，就突然住了口，臉上立刻起了一層淡淡的紅雲。她默默地去把日記放回在抽屜裏面。琴瞅了她一眼，琴還不大明白她嚙住的是什麼樣的話。至於淑華和翠環兩人，她們更不知道了。

「你們快快去梳頭罷。琴姐，我給你梳，翠環給二姐梳。早點收拾好，好到外面去耍。」淑華又催促了一次。

於是她們四個人一起走進了後房。

琴和淑英兩人併肩地坐下來。淑華站在琴背後，給琴梳了頭挽了一條鬆鬆的大辮子，紮着淡青洋頭繩，用鑲花水把頭給她泯得光光的，琴自己還淡淡的傅了一點白粉。翠環也給淑英梳好了頭，淑英也未滿孝，所以也紮淡青頭繩。她們還沒有收拾好，覺民就和綺霞把蒸蒸糕端了進房來。一共三碟，用一塊硃紅漆的盤子盛着，還是熱氣騰騰的。

淑華立刻拿起一塊蒸蒸糕放在口裏，一面問道：「綺霞，太太起來沒有？」

「太太還沒有起來。大少爺倒起來了，領了海少爺到花園裏頭去了，」綺霞答道。

「琴姐，你們快點，我們去找大哥哥，」淑華不能忍耐地催促道。

「綺霞，你看見四小姐沒有？」琴忽然關心地问道。

「沒有看見。四小姐好像還沒有起來……」

隔壁有人在叫：「翠環，翠環。」

「翠環，你去罷，太太起來了。」淑英對翠環說。「等一會兒你在花園裏頭找我們。」

翠環應了一聲就急急去了。這時琴和淑英已經收拾好，衆人喫完蒸蒸糕便往外面房間去。大家剛剛坐定，便看見翠環回來說：

「太太吩咐過，請琴小姐今天就在這兒喫午飯。」她說完卻站住望着琴微笑。

淑華低低說了一聲：「糟了。」她把眼睛掉過去看覺民。他們兩兄妹帶了失望的表情對面望着。琴微微皺一下眉頭，就含笑答道：「好，你給我謝謝你們太太，我一定在你們這兒喫午飯。」

「那麼你今晚上就在我們那兒喫晚飯，」淑華搶着說道。

「要是四太太、五太太晚上也請，又怎麼辦呢？」琴小姐只有一個身子，「綺霞笑着插嘴道：「我看不如稟明我們太太早點用花轎把琴小姐接過來罷，省得大家爭來奪去的。」

衆人笑了起來，琴紅着臉笑罵道：「死丫頭，你也要來打趣我。我回頭告訴你們太太去。」

「三小姐，你快替我向琴小姐告饒罷，」綺霞故意做出央求的調子對淑華說。「告訴太太，倒不



要緊，我不過挨一頓罵罷了。回頭琴小姐真的生了氣，氣出病來，可不得了。」

琴笑着瞅了綺霞一眼，罵道：「你還要嚼舌頭！」

「綺霞聽見沒有？叫你少嚼舌頭。你不要看琴小姐是個客人，不好意思打罵你，就儘管欺負她。將來琴小姐真的做了我們家裏的少奶奶，她會報仇的，那時節連我也不敢講情了。」淑華笑着說。

衆人哄然笑了。翠環極力忍住笑，走到隔壁房裏去。

琴更不好意思，紅着臉啐了淑華一口，笑罵道：「呸，三表妹，你不幫我，倒反而幫她。好，你們主僕串通起來拿我取笑，我下次賭氣不再來了。」

淑華頑皮似地搖搖頭，笑着說：「我們不怕，你不來，二哥會來請你，就不由得你不來。你再不來，就索性拿花轎來接你。」

「三妹」覺民煩厭似地在旁邊叫起來，他責備地瞅了淑華一眼，意思是叫她不要再說下去。

淑華驚訝地掉頭去看覺民，她知道他底心理，卻有些不服氣，就裝着不懂的樣子說道：「奇怪，怎麼二哥也生氣了？」

「那自然，你得罪了琴姐，她要是真的不肯來，豈不把二哥急壞了嗎？所以二哥也生氣了。」淑英接口說。

覺民又笑又惱，忍不住掙紅臉說道：「你們不要好強，我不信你們將來就不坐花轎！」

淑華姊妹一時語塞，琴在旁邊暗暗地笑了。

「二哥太偏心，總是幫着琴姐，欺負我們，」淑華咬牙切齒地說。

「欺負？這個罪名太大了。好妹妹，我幾時欺負過你？」琴笑着質問道。

淑華還沒有回答，覺民卻接着嘲笑說：「你不要傷心，將來會有人來幫你的。」

淑華氣得沒有話說，就把手指在臉頰上劃着羞覺民，一面說：「真不要臉。你還好意思說這樣說

那樣……」

淑華還沒有把話說完，卻聽見隔壁房間裏起了罵人的聲音，因為中間還隔着一間屋子，所以聽不清楚，只知道是克明在罵人。衆人懷了緊張的心情靜聽着。

「……你一天不好好地讀書……先生說你底書生得很……明天喊人把鴿子都捉來殺來喫了……你再不聽說，等着我哪天有功夫結實搥你一頓！」這幾句斷續地特別提高聲音說出來的話語很清楚地送進了這房間。

「爸又在罵四弟了，」淑英悄然說。「四弟這人也奇怪，說起玩耍來，他樣樣都懂。就是不肯讀書。爹拿他也沒有辦法。爹常常罵他。他也不在乎，就當作耳邊風一般。爹罵起人來雖然兇，過後也就忘記

了。所以他底脾氣永遠改不好。」

「罵是沒有用的，我說應該把他送進學堂裏去。一天在書房裏讀些似通非通的聖賢書，自然會把人弄糊塗的。」覺民帶了點氣憤地發議論。

「輕聲點！」琴做了一個手勢在旁邊關心地說。

「我們出去罷，」淑華看見房裏的空氣變得嚴肅起來了，覺得有些窒悶，便這樣說。

淑英也覺得心裏悶，就站起來附和道：「好。房間裏氣悶得很。」

他們一行五個人慢慢地走出房來，經過桂堂，走過克安夫婦住房底窗下，正要穿過那道小門出去，忽然覺英紅着臉箭一般地從後面飛跑過來，好像要衝過他們前面搶先跑出去似的。

「四弟！」淑英看不順眼，不覺憎厭地喚了一聲。

「二姐，」覺英帶笑應道，他就站住了。他底臉上沒有一點羞愧或懊惱的表情，彷彿剛才挨的一頓罵在他並沒有一點反應似的。

淑英本來想對他說幾句話，但看見他底這神情就不再說什麼了，只是默默地把眉頭皺着。

「四表弟，你有什麼事情，跑得氣咻咻的？」琴看見這情形知道淑英底心理，就隨便找了一句話來問覺英。

「琴姐，四爸有一個朋友給四爸送了一隻綠鸚哥，會說話。說是要值二三十塊錢。現在掛在花園裏頭朱樓前面。你不去看看？」覺英眉飛色舞地答道，他不再和琴說什麼，就搶到前面去，一下子跳過小門往外面飛跑去了。

淑英看見覺英底背影消失了，不覺低聲嘆息道：「唉，你們看，剛剛挨了罵就像沒有事情一般。真是一點羞恥心也沒有。」

「他還小，」琴含糊地說了這三個字。

「這就是我們高家底教育！」覺民嘲諷地插嘴道。

他們走過小門。淑華看見喜兒正和倩兒一路談着話往廚房裏去，就喚了一聲：「喜兒！」

喜兒掉過頭答應一聲，便讓倩兒一人進廚房裏去了，自己走下石階，穿過紫藤花架走到淑華底面前，笑問道：「三小姐，什麼事情？」

「你們太太起來沒有？」淑華問道。

「沒有，我們太太每天總要等飯擺上桌子才起來，」喜兒扁一扁嘴，答道。

「四小姐呢？」琴接口問道。

「四小姐起來了。不曉得有什麼事情在房裏哭得很傷心。我勸也勸不好，琴小姐，你去勸勸罷，」

喜兒央求似地說。

「也好。你去罷，」琴吩咐道，等喜兒掉轉身子，她便對淑華姊妹說：「那麼你們先到花園裏去，在朱樓等我。我去把四表妹也約來。」

「我也去，」淑華說。

「不，我一個人去就好，」琴答道。她和衆人一起走到花園門口，衆人進了花園，她卻轉身往過道那邊走了。

琴進了淑貞底房間。淑貞坐在窗前拿着一隻青緞子的鞋面在繡花。她聽見琴底脚步聲便擡起頭，見是琴，驚喜地喚聲：「琴姐，」就放下鞋面站起來。她底臉上並沒有淚痕，但兩隻眼睛卻腫得像胡桃一般。臉上也沒有擦一點粉，她底瘦小的臉龐愈顯得憔悴了。

琴看見這情形，心裏一軟，又覺得有些難過，不禁帶了點悲戚地說：「四表妹，一大早起，你就哭成了這樣子，究竟爲了什麼事情，何苦來！」

淑貞聽見這話，鼻頭一陣酸痛，忍不住，眼淚就滾了出來。她輕輕地悲聲說道：「媽一點也不體貼我，就只拿我當出氣桶。昨晚，上罵了我半夜。今早晨她睡在牀上，又把我喊去，說不許我進書房讀書了。她教我要勤快地做針線，繡花……」她說到這裏再也接不下去，就坐在藤椅上，把頭俯在書桌上，面抽噎噎地哭起來。

琴被淑貞這一哭，把心裏也攪亂了。她極力壓抑住悲痛的感情，慢慢地走到淑貞底身邊，輕輕地扳起她底頭，摸出手帕來替她揩眼淚，一面溫柔地勸慰道：「不要哭了。哭是愚蠢的。任何事情都有辦法可想。五舅母也許是一時動氣，過了兩天多半會後悔的。你也不要認真才好。」

淑貞想止住哭，卻不能控制自己底感情，她依舊抽咽着，一面把頭靠在琴底胸前。她斷斷續續地說：「你不曉得媽底脾氣。她比哪個都任性。她一點也不體貼我。她恨我！」

琴不禁微微笑了，她更柔和地說：「四表妹，你真是個小孩子。你怎麼會有這種念頭？五舅母是你底母親，哪有做母親的恨女兒的道理？你不要這樣胡思亂想！」

「你不明白。她恨我，我曉得她恨我！」淑貞興奮地分辯道。「媽親口對我說過她恨我，因為我不是一個男子，將來不能夠替她出一口氣。媽恨爹，因為爹總是欺負她。她要一個兒子來替她出氣，然而我偏偏是一個女兒，我又沒有一個兄弟。所以她恨我……」

琴不能夠再靜靜地聽下去。淑貞底這番話給她打開了一個新的眼界，使她知道一件新的事情。這個女孩底不幸的生存這時候才在她底眼前完全地展開了。這樣的一種生活甚至是她以前想像不到的，而這個十四歲的瘦弱的女孩卻默默地、畏怯地擔負了牠。淑貞受過了那樣的苦，而且以後還要繼續受下去。她能夠拿什麼話來安慰淑貞幫助淑貞呢？她自己也有點惶惑了。她迅速地在思想裏找方法，一些矛盾的念頭接連地在她底腦裏浮現，過後又很快地消失了。她底平日很靈活的腦筋這時候也顯得不够靈活了。她覺得心裏有點紛亂，她覺得自己底心情也有點改變，她怕淑貞底絕望的悲痛會傳染給她。她不能夠抗拒淑貞底話語。她沒有別的辦法就伸手掩住了淑貞底口，說道：「四表

妹，不要這樣說了。我們以前還不曉得你受着這麼大的痛苦。」她放開那隻掩口的手，卻溫和地憐愛地輕輕撫着淑貞底頭髮，揉着淑貞底臉。「五舅母雖然不喜歡你，你也不要灰心。你要原諒她。她也很孤寂。你好好地待她，她說不定會回心轉意的。況且即使她不喜歡你，還有我們，我們會愛護你的。你是我們大家底好妹妹……」

淑貞經這一勸，心裏倒覺輕鬆多了。她覺得琴說的話都有道理，而且單是聽見琴底溫和而親切的声音就足以減輕了她底心上的悲哀的重壓，同時增加了她對於琴的信賴。但還有一件事情攪亂着她底心，她就仰起臉去看琴，一面說：「但是媽不許我以後再進書房讀書……」

琴不等她說完，就接口說道：「那也不要緊。橫豎在書房裏跟着那個冬烘先生讀書也得不到什麼有益的知識。你高興讀書時，你二哥、二姐和我，我們都可以教你。這比在書房裏讀女四書、列女傳之類強得多了。」

「那是再好沒有的了，」淑貞到這時才破涕一笑，她欣喜地說。過後她又帶了感激的眼光望着琴稱讚道：「琴姐，你真好。怪不得我們大家都想念你，依戀你。你一個星期不來，我們就像失掉什麼東西似的。你一來我們大家都高興，連大哥也有說有笑的。只要你常來，我不會再哭得像今天這樣子。」

「五舅母還沒有起來罷，」琴忽然想起就問道。



「媽先前醒過一回，後來又睡熟了。現在大概還沒有醒。她平時總要捱到喫中飯時候才起來。」  
淑貞答道。

「那麼我們先到花園裏頭去。二姐她們在等你。我特意來約你的。」琴邀請似地說，就要拉她出去。

「我不去，你一個人去罷，」淑貞掙脫了琴底手低頭答道。

「爲什麼不去？我以爲你一定去的，」琴驚訝地問道。

淑貞紅着臉遲疑半晌才說：「我底眼睛哭腫了：怎麼好出去見得人？」

「我道是什麼，原來是這點小事情。」琴不覺失聲笑了起來。「不要緊，沒有人會笑你的。倒是我忘記了，我去喊人打臉水給你洗洗臉，收拾一下再出去。」

「讓我去，我去！」淑貞說着就走出去，等一會和一個女傭一道進來，那女傭端了一盆臉水，放在臉盆架上，又給淑貞搬出鏡奩來。淑貞洗了臉，琴拉着她對鏡傅了一點白粉，然後吩咐女傭把東西收拾好，她們就一道走出了這房間。

她們走過了堂屋，經過左上房底窗下進了過道，覺新底房門就開在這過道上。她們走過覺新底門前，聽見覺新在房裏教海臣認字。琴就把門簾一掀往房裏走去，淑貞也跟着進了覺新底房間。

覺新看見她們進來，便連忙推開海臣，站起來讓坐。他又叫海臣招呼了「琴嬢嬢。」

琴看見海臣就想起了他底母親，於是李瑞珏底豐腴的面龐在她底眼前晃了一下，但她馬上用最大的努力鎮定了心。她並不坐下，卻彎着身子和海臣講話，海臣底天真的話語把哀思完全給她驅散了。

「琴妹，你們昨天晚上又到花園去賞了月來，我知道，」覺新略略露了一個笑容對琴說。

淑貞不知道這事情，所以驚訝地望着琴，有點莫明其妙。

琴帶笑地微微點頭，因問道：「那是二表妹因爲心裏煩拉我去的。你既然曉得，爲什麼當時不喊我們？」

「我看見你們像小偷似地彎着身子輕腳輕手地走，不好意思喊你們，所以沒有做聲，」覺新嘲笑似地說。「你們回來的時候我也曉得。」

「你怎麼曉得？你難道那時候還沒有睡熟？」琴驚問道。

「我一晚上很少睡過四點鐘，這半年來都是如此。」覺新底聲音依舊很平穩，但琴聽來卻覺得裏面充滿着絕望的哀愁。

「大表哥，你太苦了。你應該請個醫生看看才對，」琴帶了同情的關切說。

覺新不覺嘆了一口氣，他自語似地答道：「找醫生看也沒有用處。我底病自己知道得很清楚。梅死了，玃也死了。三弟走了。爲了三弟底事情，我到現在還常常受人埋怨。玃底第二個孩兒又在他外婆家裏死了。我心裏的傷痕只有我一個人知道。我縱然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我也如何能够忘記！倘使不是爲了海兒，我不知道我是否還會活到今天。」他說到這裏眼圈一紅，便把臉掉過去望窗外。

琴怕惹動覺新底悲痛，一時找不到適當的話來說，又想起淑英姊妹在花園裏等她，便對覺新說道：「大表哥，我們到花園裏頭去走走，好嗎？」

覺新猛省似地回過頭來，對琴說：「我曉得二妹和二弟在花園裏頭等你。你去罷，我剛剛從花園裏出來，我不再去了。」

「那麼我們就把海兒帶去，」淑貞正拉着海臣底手問長問短，聽見覺新底話便這樣慫恿琴道：「好，你們就把海兒帶去耍罷，」覺新立刻答應了。

琴和淑貞兩個就帶了海臣走出房來。她們每人牽着海臣底一隻手進了花園，穿過竹林，跨過小溪上面的木橋，經過一帶曲折的欄杆，進了松林，出來就到了湖濱。

她們走上圓拱橋便看見覺民、淑英、淑華都坐在朱樓前面天井裏綠色磁凳上面講話。覺英也在那裏，他和綺霞兜起衣襟在拾地上的玉蘭花片。

淑華看見他們，便站起來向她們招呼。淑英走過來牽海臣。覺民依舊坐着望着她們微笑。

她們下了圓拱橋，又走到那天井裏面。一陣微風把玉蘭花香吹進了她們底鼻端。她們走着細石子路。兩旁的土地上長滿着青苔，潔白的玉蘭花瓣落了一地。綺霞看見她們走來，就站直了身子把衣兜裏的花瓣抓了一大把在手裏，然後放下衣襟，讓剩餘的一點花瓣落在地上。她小心地走到石子路上來。覺英依舊躬着腰拾花瓣，連頭也不擡一下。

朱樓底簷下果然掛了一隻綠毛的鸚鵡。琴和淑英兩個牽着海臣底手走着，但走近了石階，海臣就掙脫她們底手，跑上石階去。

鸚鵡看見人來，便嘎的一聲從架上撲下來，但牠底脚被練子繫住了，牠飛不開。撲了兩三下，叫了兩三聲，依舊飛回架上去。牠望着下面的人，在架上跳了兩跳，忽然伸起頸子很清朗地叫道：「春香，客來了，裝煙倒茶。」

海臣第一個哈哈大笑起來，衆人都笑了。海臣高興地「鸚哥鸚哥」地叫着，時而調逗鸚鵡，時而跑過來拉着琴底手央求道：「琴嬢嬢，你教鸚哥講話。」又去央求淑英：「二嬢嬢，你教鸚哥唱歌。」

「綺霞，綺——霞，」淑英和琴都還沒有開口，淑華卻插入來教鸚鵡念綺霞底名字。她教了好幾次，鸚鵡卻完全不理她。她氣得轉過背，剛剛走下石階，鸚鵡又在後面叫起來：「春香，客來了，裝煙，倒茶。」

客走了……」

衆人又是一笑，淑華更加生氣了，她回轉身子罵了一句，把手一揚，鸚鵡驚叫一聲，又把翅膀撲了兩下。

淑貞站在琴底旁邊，她快活地挽着琴底膀子笑了幾聲。衆人在鸚鵡架下面站了好一會。後來還是覺民忍耐不住，在石階下大聲嚷叫起來：「我們划船去！老是在這兒看鸚哥有什麼意思！」

「划船？我來一個！」覺英聽見說划船，高興得跳起來，他一下子就散開衣襟，把先前費力拾來的玉蘭花片毫不顧惜地完全拋棄在地上了。

「划船去！」淑華拍一下琴底肩頭興奮地對她們說。

「琴嬢嬢，快，快划船去！」海臣聽見說划船，很歡喜，就去拉琴底衣襟，又把兩手伸去縋着她底膀子，要拖她去划船。

衆人都沒有異議，便走下石階，到了草地上，然後往湖濱柳樹蔭處走去，覺英已經先跑到那裏去了。

柳蔭深處泊着三隻小船，都是用練子鎖在柳樹幹上面的，一個園丁正坐在樹下打盹。那是一個鬚髮頹白的老人。他看見他們過來連忙站起招呼。

覺民吩咐他把船解開，他很恭敬地做了。

「老趙，還要一隻，一隻不夠！我要來划！」覺英剛看見解了一隻船，生怕他們不讓他划，便搶先說。老趙笑了一笑，便又解開另一隻船。衆人下了船，分坐了兩隻；琴和覺民、淑貞帶了海臣和綺霞坐一隻；淑英、淑華和覺英坐一隻。老趙放了船，覺民和覺英兩個划着槳，船便緩緩地往圓拱橋下面流過去了。

覺民底船先過了橋洞，覺英底船稍微落後一點。覺英便挽起袖子用力動着槳，幾下就追過了覺民底船。他得意地回過頭去看覺民，一面挑戰似地說：「二哥，你敢和我比賽嗎？」

「哪個高興和你小孩子爭？你要快，你一個人先好了，我不來！」覺民搖搖頭帶笑地答道。

覺英一生氣，就真的起勁地划起槳來，他用力太大，水花接連地跟着槳往船上飄濺，坐在他後面的淑華着了一身的水。

「四弟當心點！」淑英責備似地說，就瞪了他一眼。

「四弟！你作死咧！你要充軍，你一個人去，我們不和你一道！」淑華又是氣又好笑，這樣地罵起來。「四弟，你不會划，何必冒充什麼內行！還是讓三姐來罷。」覺民在另一隻船上高聲嘲笑道。

覺英受了挖苦說不出話來，他側臉看看覺民，又回頭看看淑華，又望了望坐在船尾的淑英，就停

了漿賭氣地對淑華說：「好，你來划！」等淑華真的拿起槳來要划時，他又阻攔着說：「不行，你要划，我們底槳就會碰到。我要一個人划才過癮！」

覺民底船上起了哄然的笑聲。琴和淑貞逗引着海臣拍掌笑了。

「那麼就讓你划一會。等一會一定讓我來划，不許賴呀！」淑華笑道。

「我不賴，我不賴！」覺英高興地答道。這時覺民底船已經遠遠地走在前面了，只聽見一陣清脆的笑聲從那船上掠過水面送到這裏來。覺英急得臉通紅，抱怨淑華道：「都是你不好！」便動着槳預備急急追上去。

「不許充軍呀！」淑華嘲諷似地警告道。「你要是再把水濺到我身上，我一定不依你！」

「不會的，」覺英一面划槳一面咬牙切齒地答道。

這一次覺英倒划得很平穩。船在慢慢地轉彎，沿着那峻峭的石壁走，把那臨湖的水閣拋在後面矮樹叢中去了。

覺民底船正靠在釣臺下面。他們看見這隻船駛來，便拍手招呼。覺英也把船靠過去。兩隻船緊緊地挨着。

「上去走走罷，」覺民仰起頭去看釣臺自語似地說。

「時候不早了，等一會兒恐怕翠環來找不到，」琴接口說。

「不要緊，我們在上面坐坐就下來。」三嬪房裏午飯喫得很安，「淑華道。她站起身子伸了一個懶腰，船動了一下。她不坐下去，便跨上覺民底船，一隻手扶着琴底肩頭，第一個把腳踏上了石級。

衆人看見她這樣做，都不再表示異議，就陸續下了船，把練子繫在旁邊木椿上。

他們登完了石級轉一個彎便到了釣臺，那是用石頭造的，臨湖一帶亞字欄杆，欄杆前面是一長排石凳。他們就在這凳上坐了。

釣臺後面是一片斜坡，有幾株合抱的大槐樹把枝柯伸了過來，陽光當頂，濃蔭滿地。畫眉、翠鳥等鳥雀在樹間飛舞鳴叫。

衆人憑着欄杆眺望前面景物，平靜明亮的湖水像半根玉帶把對岸環抱着。一眼望過去對岸全是濃密的樹木。有一處就在水閣旁邊幾十株桃杏剛剛開放，紅白色的花朵掩映在一簇簇的綠葉叢中，愈顯得豔麗奪目。花樹中間再隱約地露出來幾處房屋、庭院和假山。

略略起了一陣風，水面上現了一層層的皺紋，同時下面松林中卻起了一陣波動，於是遠遠地波濤擊岸般的聲音就飄上了釣臺。周圍靜無人聲，完全不像是在一個大城市裏面。衆人靜靜地在凳上坐了一會，只有海臣和覺英不時說幾句話打破這靜寂。



「我真願意這一刻就能够繼續到永久！」淑英若有所思地沈吟了一會，嘆息地自語道。琴正把海臣抱在膝上坐着，聽見淑英底話，掉頭看了她一眼，又埋下頭去和海臣說話。

「那除非是夢，」淑貞悄然答應一句。

覺英忍不住笑了起來，就在淑貞底頭上輕輕敲了一下，嘲笑道：「四妹，你說話倒像大人一樣。哪兒學來的？」

「本來她底年紀也不小了，應該像大人了，」淑英皺着眉頭搶白覺英道。

覺英不理她，卻跑開去抓拾了幾塊石子來，從臺上往湖裏拋去。一個人自得其樂地玩着。

琴和覺民兩個依舊在逗海臣說話。淑貞在旁看着。淑華看見覺英高興地擲着石子，忽然想起一件事，便問道：「四弟，你今天怎麼不上學？」

「我向先生告了假，」覺英不在意地答道。

「你逃學，我要去告訴爹！」淑英插口道。

覺英回過頭來，對淑英笑了笑，很坦白地答道：「我不怕，爹今早晨才罵過我。」

淑英就賭氣不作聲了。覺英更得意地擲着石子。他忽然看見那通湖心亭的曲折的石橋上有一個穿竹布衫的女郎底影子，他連忙定眼一看，知道是翠環，便停止了擲石，自語似地對衆人說：「翠環

來喊我們喫飯了。」

淑英還以爲他說假話來誑騙她，等她注目去看，看清楚了翠環底影子，就站起來對琴說：「琴姐，翠環來請你去喫飯了，讓我來牽海兒。」她把海臣牽在手裏，走出了釣臺。她無意間瞥見一隻畫眉站在薔薇花架上昂起頭得意地叫着。海臣一眼看見畫眉鳥馬上就向那邊跑去。

「慢慢！當心地地上滑！」淑英一面嚷着，一面追過去。

畫眉看見人就飛起來，飛到槐樹枝上停了片刻，又振翅飛起，轉過斜坡往下面飛去不見了。

海臣穿過薔薇花架，進了一個藤蘿編就的月洞門，裏面是一個小小的院落，有一帶廊廡和三間敞亮的平房，庭前堆了兩三塊山石，種了幾株芭蕉。

海臣剛跨進月洞門，聽見淑英在後面喚他轉去，他又看見裏面沒有什麼有趣的東西，便退出來。淑英已經趕上來了，用兩手把他提抱起來，走出了薔薇花架。

覺英已經上了船。其餘的人還站在槐樹蔭下等候淑英，看見她帶了海臣出來，便和她一道走下石級，往船上去了。

琴在周氏底房裏喫晚飯。飯後，天還沒有黑，衆人坐在窗下閒談。周氏安閒地躺在一把藤椅上，她不大說話，卻懷着好意聽年青的一代人起勁地在談論。綺霞捧了一隻銀水烟袋站在她旁邊給她裝烟。

琴和淑英三姊妹，還有覺民，都在這裏。有的坐在竹椅上，有的坐的是矮凳。旁邊還有一隻茶几，上面放着一把茶壺和幾個茶杯。覺新不在這裏面，但後來他牽着海臣來了。淑貞站起來把她坐的竹椅讓給覺新，自己走到琴身邊去，琴把身子略微移動，淑貞便偎着琴坐了。

「海兒，到婆這兒來，」周氏看見海臣，臉上露了喜色，伸出手來喚道，一面回頭對裝烟的綺霞說：「不要裝了，你去端個凳子來給四小姐坐。」綺霞答應一聲，便捧了烟袋進房裏去了。

海臣本來要到琴那裏去，但聽見周氏喚他，便往她那邊走去。他靠了周氏底膝頭站着，周氏起身子，撫摩他底頭，拉着他底手問了幾句話。

「三弟剛才才有信來，」覺新剛剛坐定，便低聲對琴說。

衆人臉上的表情都有了一點改變。淑華忍不住第一個說道：「在哪兒？快給我看看！」

「在三爸那兒，」覺新答道。

「怎麼會在三爸那兒？你把三弟底信給三爸看。」覺民驚訝地問道。聲音裏略略帶了一點不滿。

「我每封信都拿給三爸看。他這樣吩咐過的，」覺新無可奈何地答道。

「我想沒有給三爸看的理由。三弟底信又不是寫給他的，是寫給你，寫給我們的，」覺民嚴肅地說。

「但是三爸是家長，他底話我們不能不聽，」覺新帶點憂鬱地說。

琴看了看淑英，淑英微微紅臉埋着頭在弄衣角，琴瞅了覺民一眼，不等他開口就插嘴問覺新道：「三表弟在上海還好嗎？他信上說的什麼？他爲什麼總不給我寫信？」

「三哥上個月不是有信給你嗎？我都看見的！」淑華接口對琴道。這時綺霞端了一個矮凳出來，就放在琴底旁邊，招呼淑貞坐了。

覺新接着說道：「他說過兩天就給你寫信。他倒很好。他底信也不長。不過……」他沈吟了一下便放低聲音說：「他寄了一篇對於大家庭的感想的文章來，叫我看了交給你拿去發表。這個我沒有給三爸看。我知道三爸看了一定會抱怨我。三弟上一封信裏寫了幾句激烈的話，三爸看了就不高興。他抱怨我不該把三弟放走，他說三弟將來一定會變壞的，我也有責任。」

「這叫做自作自受。你爲什麼要把信給他看？」覺民不瞭解覺新底心情，卻也抱怨似地對他說。覺新不理睬，好像並沒有聽見覺民底話，他偷偷地把周氏看了一眼，看見她只顧調逗海臣，並不注意他們講話，就輕聲說：「不過我執心的不是三弟會變壞，卻是怕他將來會變成革命黨。所以我有點……」他突然住了口，不再說下去了。

「革命黨」三個字在淑華、淑貞底耳裏是完全陌生的，她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淑英略略知道一些，那是從她最近讀過的西洋小說上面知道的。但她還不能夠十分瞭解。真正瞭解的只有覺民和琴，然而連琴也爲這三個字所驚嚇着了。

「不見得罷，」琴略略緘一緘眉頭，疑惑地低聲說，但過後她又嚴肅地問覺新道：「那篇東西在哪兒給我看看？」

「你帶回去看罷，我等一會兒給你，」覺新低聲答道。

「我去拿，在抽屜裏面罷，」覺民急於想看那篇文章，就站起來對覺新說。

「嗯，你就在我房裏看，不要給別人看見，」覺新小心地囑咐道。

「我曉得，」覺民應了一聲，便在茶几上端起一個茶杯，喝了兩口冷茶，然後放下杯子，吹着口哨，往過道那邊去了。

覺新掉過頭茫然望着他底背影。

「大哥，」淑英忽然懇求似地喚道。「你下次給三哥寫信的時候，請你託他打聽打聽上海學堂底情形。」

「你替哪個打聽的？」覺新回過頭驚奇地問道。

淑英並不即刻回答，她似乎沒有料到覺新會問這樣的話。但琴卻在旁邊自語似地插嘴說：「也許是爲她自己打聽的罷。」

「二妹，你自己——？」覺新驚訝地望着淑英底激動的臉問道。

淑英略擡頭看了覺新一眼，她底臉色漸漸地變了，最後她淡漠地答道：「我不過隨便說一句話，我自己打聽來做什麼用呢？琴姐知道的。」

琴帶着同情的眼光看了看淑英，她起初有點莫明其妙，但過後也就明白了淑英底心情。她不說什麼話，卻站起去倒了半杯茶自己喝了，然後又斟了一杯走到淑英旁邊，把茶杯遞給淑英，一面說：「二表妹，你喫杯茶罷。」淑英先不去接茶杯，卻仰起頭看琴。琴對着淑英微微一笑，他底眼光非常柔和。淑英底臉受到這眼光底愛撫，那臉上的憂鬱也漸漸地淡了。淑英連忙伸手去接了茶杯，同時還說道：「琴姐，難爲你。」

「你們在玩什麼把戲？這樣鬼鬼祟祟的！」淑華看見這情形，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心裏有些納悶，就大聲問道。

「這又奇怪了。偏偏你一個人心眼兒細。我不過給二表妹倒杯茶，有什麼鬼鬼祟祟的？」琴帶笑地望着淑華回答道。「你要喫茶，我也給你倒一杯。」她便往茶几那面走去。

「呵，我不敢當，」淑華故意做出驚惶的樣子大聲說。「我沒有福氣使喚一個這樣闊氣的丫頭，看把我折殺了。還是讓我自己來倒罷。」她說着就站起來到茶几前面，爭着去拿了茶壺在手裏。

「三女，你怎麼和你琴表姐爭茶壺呢？她現在還是客人，你應該讓她點，」周氏看見這情形故意開玩笑地說。她還從憑海臣到琴底身邊去，她對他說：「快，快，你快到琴嬢嬢那裏去，勸勸她們不要打架。」

海臣真的到琴底身邊去了，拉着琴底衣襟喚她。

琴聽見周氏底話有點不好意思，就搭訕着說：「我好心好意地給三表妹倒茶，哪兒是和她爭茶壺？大舅母看錯了……」她還沒有說完話，看見海臣走過來，就蹲下去抱着他，和他說話。

淑華聽見她底繼母底話，不覺失笑了。這時她剛剛喝了一口茶，聽了琴說話，又看見海臣走過來，她忍不住撲嗤一笑，把一口茶全噴了出來，噴在自己底衣服上。她連忙放下茶杯，一面咳嗽，一面摸出

手帕來揩拭了水跡。

「阿彌陀佛，」淑英在背後低聲唸道。

「哪個在唸佛？」淑華故意掉頭望着淑貞問道。

「二姐，」這許久不說話的淑貞含笑答道。

「這叫做眼前報應，」琴忽然掉過頭說了這一句，她便站起來，牽了海臣底手回到座位上去，就讓海臣站在她面前。

「報應還在後頭咧！」淑華冷笑道。

「已經够了，」淑英說。

「善有善報，人家底好報還在後頭！佛爺連人家底終身大事也管的，」淑華報復似地說了，自己第一個笑起來。

衆人都笑了，只有淑英和琴沒有笑。琴裝着不會聽見的樣子，只顧埋頭和海臣說話。淑英略略紅了臉，也想裝出不在意的樣子，就把眼光往四面看。她忽然注意到覺英站在天井裏，對着屋簷啣起嘴。「屋呵，」「屋呵」地叫。覺羣、覺世兩個兄弟在他旁邊，聚精會神地望着屋簷上的什麼東西。她心裏更加不舒服，便叫聲「四弟！」



覺英應了一聲，擡起頭看她一眼。他依舊站住不肯動。

「四弟，你又在做什麼？」淑英帶點氣惱地問道。

覺英笑了笑，又嘟起嘴「屋呵，」「屋呵」地叫起來。

「他在喚鴿子。二妹，你管他也沒有用，他不怕你，」覺新看見覺英不理淑英，便皺了皺眉頭，溫和地安慰淑英道。

忽然起了一陣撲翅膀的聲音，一隻背上帶黑花的白色的鴿子從屋簷上飛了下來。牠在天井裏石板上跳來跳去。覺英和覺羣、覺世馬上追過去捕捉牠。牠帶跳帶撲地奔逃着。這時天色已經陰暗了，那隻鴿子大概看不清楚周圍的景物，牠在兩邊的幾個花盆中間跳了幾轉，終於被覺英一下子抓住了。

「捉到了，捉到了！」覺羣、覺世兩個齊聲高興地嚷着。

「四弟，」淑英忍不住又嚴肅地叫了一聲。覺新也幫着喚起來。

覺英與高彩烈地跑到石階上面來。他先匆忙地望着周氏喚了一聲「大媽，」接着又招呼了琴。然後他把手裏捏着的鴿子給淑英看，一面得意揚揚地說：「這隻『馬蹄花』是公的，而且是紅沙眼。不曉得是從哪兒飛來的。到底給我捉住了。」

覺英一隻手捏着鴿子，那美麗的生物在他底手裏變得服服貼貼的，也不掙扎一下。淑英嫌厭般地把頭一扭，說「我不要看。」淑貞和淑華卻帶了興味地看那隻新奇的小生物。海臣也連忙跑過去要覺英把鴿子放在他底眼前給他看。

「四弟，你把牠放了罷。人家好好地飛着，你爲什麼定要把牠捉了來關起？」淑英不愉快地對覺英說。

「那不行。這樣好的鴿子，哪個捨得放走！」覺英固執地答道。他又對覺羣說：「五弟，你去給我拿把剪刀來，等我來把牠底翅膀翦掉。」

覺羣應了一聲，就走下石階往左邊廂房跑去，不一會他就拿了一把剪刀回來了。

覺英把鴿子用左手來捏住，右手拿起剪刀，他叫覺羣拉開一隻翅膀，便齊着羽毛翦去，差不多把翅膀翦去了一半。然後他又去翦另外的一隻。

「真作孽呀！」淑英閉着眼睛憎厭地說。

覺英翦好了兩隻翅膀，把剪刀遞給覺羣，於是一鬆手把鴿子往地上一擲。鴿子在地上撲了兩下。海臣連忙跑去捕捉，居然把牠捉到了，他很高興，就嚷起來，卻又被鴿子掙脫了去。鴿子跳下石階，牠想飛，但飛不起來。牠只顧撲着跳着，覺世先跑去捕捉牠，後來覺英和覺羣都跳下石階去追捕。覺英一下

子就把牠捉在手裏。

「四爸，四爸，」海臣在階上看見覺英捉到了鴿子，便高興地大聲喚道。他要覺英把鴿子拿過來給他玩。但覺英並不理他，卻捏着鴿子與高彩烈地帶跑帶跳出了拐門往外面去了。覺羣和覺世也跟着跑出去。

「海兒，過來，不要跟你四爸去鬧，」琴說着就去拉了海臣來抱起他坐在她底膝上。

「他倒方便，翦了一地的羽毛就走掉了，」淑華抱怨似地說。

淑英繃了繃眉尖，嘆了一口氣，抱歉般地站起來，自語道：「我去喊翠環來掃掉牠。」

「何必喊翠環？喊綺霞來掃就是了，」覺新連忙接口說。綺霞正站在堂屋底側門口，靠着門框聽他們談話，這時聽見覺新底話，便猛省似地急急走進上房裏面去，拿了撮箕和掃帚出來，把羽毛掃乾淨了。

「老四這種脾氣真沒法叫他改，」周氏把頭搖了搖，閒談似地對淑英說。「二姑娘，你們兩姐弟性情差得真遠。你那樣用功，他卻那樣愛耍。你爹也不大管他，就讓他去。」

「爹不曉得罵過他多少次，打也打過的，那牛性子總沒法改掉，」淑英答道。她底話還沒有說完，覺民就從過道那面出來，他問道：「你們在說哪個？」

「四弟，」覺新接口答道。他看了覺民一眼，低聲說：「你看過了？」

覺民點了點頭，卻走去對淑英說：「二妹，你又談四弟底事情。你何苦自尋煩惱？你每回談起四弟都要生氣。又何苦來？」

「我想他年紀再大一點，說不定會變好的，」琴停了和海臣談話，順着覺民底口氣安慰淑英道。「我也曉得，」淑英低聲答道。「不過我常常想，要是我有一個好一點的兄弟，我底處境也許比現在好……還有七弟，雖然才四歲多，就已經很淘氣了。」她還想說下去，但忽然覺得心裏有些難受，她好像看見憂鬱慢慢從心底升上來，她怕自己到後來不能夠控制，就閉了口，低着頭不再說話。

天色全然陰暗，夜已經來了。衆人看不見淑英臉上的表情，但她底聲音是聽見了的，但知道這聲音裏面含着什麼樣的東西的人就只有覺民和琴兩個。覺新只在聲音裏聽到了一點寂寞和憂鬱，這就引起了他底同感。他覺得心裏起了一陣隱微的痛楚。他在鎮壓自己底悲哀。他想不到找話去安慰淑英。

琴底心被同情激動着，雖然海臣纏着他，要她講故事，但她底心卻在淑英底身上。她不僅同情淑英，而且她自己底胸懷也被淑英底話觸動了。她禁不住感慨地說道：「可是我連一個這樣的弟弟也沒有。這樣看來，還是你好一點。」她是把這些話當作勸慰的話說了的。

「琴姐，你何必嘆氣？四弟不就是你底兄弟？我們弟兄很多，只要你不嫌棄，都可以看做你底兄弟的，」淑華笑諛地說。

琴懂得淑華底意思也就不分辯了。她裝着不在意的樣子去和海臣講故事。

「三妹，人家在說正經話！你總愛開玩笑！」覺民聽不入耳，就正言對淑華說。

「我沒有和你說話，不要你來岔嘴！」淑華賭氣把嘴一撇，這樣說了。但臉上還帶着笑容。

覺民不答話，對淑華微微一笑，便去聽琴講故事。淑華也不再作聲了。琴緩緩地用很清晰的聲音講述一個外國的童話，一個睡美人底故事，不僅海臣底注意力被她底敘述完全吸引了去，連淑貞也聚精會神地傾聽着。這樣的故事在海臣底腦裏完全是新奇的，所以在她敘述的當中他時時拿種種的問題去打岔她。

周氏和覺新兩人沒有聽琴講故事，他們在一邊談話，他們談的便是周家搬到省城來的事。房子已經租好，周氏看過也很滿意，現在正叫人在那裏打掃，周家到時便可搬進去住。他們又談着周家底種種事情，後來又談到覺新底兩個表妹身上。

「蕙姑娘底親事是從小就定下的，男家是她父親底同事，那是上司做的媒，就糊裏糊塗地定下了。後來才曉得，那位姑少爺人品不好，脾氣壞，耳朵又聾。外婆和大舅母都不願意，很想退掉這門親事，

但大舅又不肯丟這個面子，男家催過幾次，都被外婆借故拖延了，不曉得怎樣現在卻到省城來辦喜事。」周氏說：雖然只是平鋪直敘的說話，但聲音裏卻帶了一點不滿。蕙是大的一個，第二個叫芸，那是覺新底二舅母底女兒。

「蕙表妹年紀並不大，我記得今年也不過二十歲，」覺新壓抑住心裏感情底激盪，故意用平淡的聲音說。

「二十歲也不算年青了。本來依男家底意思，蕙姑娘十六歲時就應該嫁過去的，那位姑少爺好像只比她大兩歲，」周氏答道；她底話裏含得有一點感情，她也同情那個少女，但這同情卻很淡漠，而且只是短時間的，她說過這番話以後，她自己也許就會完全忘記這同情，所以她想不到她底話會給覺新一個大的打擊。這不僅是因為覺新關心那個少女。主要的是覺新在這件事情上面看見了自己一生演過的悲劇。知道多一個青年被逼着去走他走過的那條路，就彷彿自己被強迫着重新經歷一番那慘痛的悲劇。他底心裏起了劇烈的苦痛，像一陣暴風雨突然襲擊過來似的。他極力忍耐，過一會那痛楚又消去了。

琴還在講故事，幾個年青人都靜靜聽着，只有海臣仍舊時時發出一些奇怪的質問。淑英本來也在聽琴講故事，但後來她卻注意到周氏和覺新底談話，最後就專心去聽他們講話了。不過依舊是偷

偷地聽。她並不參加他們底談論，他們底話使她想到一些別的事情，她也感到痛苦，她不想那些事情，卻又不能够。到這時候她不能再忍耐了，她便站起來輕輕過去，就靠了覺新坐的那把竹椅站着，突然鼓起勇氣用戰抖的聲音發問道：「大媽，既然外婆和舅母都不願意，爲什麼不退婚呢？這樣不苦了蕙表姐一輩子？」

覺新聽見這問話，連忙驚訝地回過頭看她。月亮進了黑雲堆裏，天色是陰暗的。但借着從堂屋和上房兩處射來的電燈光他看見了她底一對鳳眼，水汪汪的，好像就要哭出來一般。

周氏略略擡頭看了淑英一眼，但她卻沒有注意到什麼。她微微嘆一口氣，然後答道：「人世間的事情就是這樣安排的。不如意的事多得很。一切全憑命運，誰也怨不得誰。橫豎做女子就免不了薄命。大半的女人都這樣經過來的，豈只你蕙表姐一個？你不看見梅表姐底事情？我們又有什麼辦法可想？我只求來生再不要做一個女子。」周氏就用這樣的話語把她自己底隱微的悲哀遣走了。她沒有想到她底話會在淑英底心上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她甚至想不到淑英爲什麼要拿那樣的話問她。

淑英是懷了求助的心思來向她問話的。然而這答覆卻像一瓢涼水潑在她底頭上，她底眼前一陣暗，一個希望破滅了。而且破滅的似乎還不只一個希望。「我只求來生再不要做一個女子。」這句話在她底耳邊反覆地響着。這太可怕了，單是一句話就可以把她底全部希望毀滅了。她以前沒有聽

見過這樣的話。這太不公道了。爲什麼女子不如男子呢？爲什麼做一個女子就免不了薄命？就該讓別人來爲她安排一切？爲什麼命運就專門虐待女子？她不能相信，她不能相信命運。但是她又有什麼辦法呢？事實不是分明地擺在眼前嗎？她絕望了，然而她有些不甘心。她想找話來質問周氏，可是她底思想卻變得有些遲鈍了。她一時說不出話來。

「媽這話我不贊成。這不能夠說是命運。」覺民雖然在聽琴講故事，但周氏們底談話他也斷續地聽了幾句進耳裏。周氏回答淑英的話他是聽見了的，他知道這句話對於淑英是一個打擊，他便掉頭去看淑英，正遇着淑英底求助似的，絕望的眼光，那眼裏還含了一汪淚。他底心被愛憐佔有了。他忍不住帶笑地開始反駁他底繼母底話。他底主要目的還是在安慰淑英。「而且做一個女子並不就是倒楣的事。男女都是一樣的人。不過氣人的是大多數的女人自己年青時候喫了苦，後來卻照樣她逼着別人去喫苦，這好像是報仇出氣一般。所以事情就沒有辦法了……」

周氏並不氣惱，她不過微微一笑。等覺民底話告了一個段落，她纔放慢了聲音平靜地說：「你真是讀新書讀呆了。講新道理，我自然講不過你。然而做女人的從來就講三從四德。人家都這樣講，這樣做，要是你一個人偏偏標新立異，人家就要派你不是了。人年紀大了，就明白一點，多懂點人情世故，並不是什麼報仇出氣。」



覺民搖搖頭，心裏很不滿意，但臉上還勉強留着笑容，他還想反駁他底繼母底話，卻又怕真的爭辯起來，一時會不能夠控制自己，說了衝犯她的話。所以他便不開口了。覺新癡呆似地望着覺民底臉。但他底眼睛似乎看不見什麼，他看見了過去的幻影。每個影子都拖了一盤鐵練。每盤鐵練上都繫了一張字條，寫着：「三從四德。」一個女人底面龐，兩個女人底面龐在他底眼前晃動了。他禁不住苦痛地噓了一口氣。

琴底故事還沒有講完，但她後來卻趁着海臣發問的時候注意去聽周氏們底談話。這時她卻忽然不顧那未完的故事掉頭撒嬌似地大聲反駁周氏說：「大舅母這話不對。要是沒有人標新立異，世界上哪兒還有進步？」

「琴姑娘，我不懂你那些新名詞，我說不過你，我是個老古董了。」周氏並不存心和那些比她小一輩的人爭辯，而且她缺乏年青人底熱誠，對於自己底論據也並不熱心擁護。所以她用一句笑話來把話題支開了。

「老古董，媽，你怎麼會是老古董？」淑華聽見她底繼母底話就撲嗤笑起來，大聲說，把衆人都惹笑了。

「老古董？哪個是老古董？」一個清脆的聲音突然響了起來，來的是淑貞底母親沈氏，她抱了一

隻雕花的銀水烟袋，穿着滾寬邊的短襖。覺新連忙站起來，喚了一聲「五嬸」，就把座位讓給她。

「媽說媽是古董，」淑華帶笑答道。「五嬸，你相不相信？」

「呵，你媽哪兒是古董？老古董明明在爺爺底房裏。你碰牠一下，可就值價了，其實讓牠擺在那兒不去理牠，牠一點用處也沒有，」沈氏坐下來，正正經經地說，她心裏感到一種滿足。

「我曉得你在說哪個！」淑華得意地笑道。「你說陳——」

「三妹，」覺新嗔怪地瞅了淑華一眼，阻止她說下去，她便閉了口。

「對啦，」沈氏毫不在意，只顧得意地說。「三姑娘，你真聰明。要是我們貞兒有你一半聰明就好了。」她說到這裏就向四面張望了一下，用眼光去找淑貞，淑貞不敢答話，膽怯地偎在琴底身邊。

「五舅母這話說得不公平，四表妹原本也很聰明的，」琴看見淑貞底畏縮的樣子，覺得可憐，仗義地說。

「琴姑娘，你不曉得，我們貞兒今年十四歲了，可是連麻將牌也不會打。你說她笨不笨？」沈氏理直氣壯地說。她吹起紙捻子，接連抽了幾口烟。火光一閃一閃地照亮了她底臉。烟袋裏的水聲有規律地響着。

衆人都不作聲。顯然大家都不以她底話爲然，但也不便去反駁她，覺民很不滿意，就獨自輕輕地

吹起口哨，琴聽了沈氏底話不覺起了一陣惡心。但她極力忍住了。她對淑貞反而更加憐愛。她暗暗地抓起淑貞底微微戰抖的手，把牠緊緊握着。

「琴孃，再擺一個，再擺一個，」海臣不懂得這情形，便捏着琴底另一隻手央求道。

「下回再擺罷，今天擺一個就够了，」琴放了淑貞底手，把兩手伸去抱住海臣底肩膀，俯下頭溫  
和地對他說。

「不夠，不夠，」海臣搖搖頭堅持地說。

「海兒，你不要再吵琴孃孃了。你看琴孃孃講了許多話，太累了，讓她歇一會兒罷，」覺新在旁邊  
阻止道。

「嗯，」海臣應了一聲。過後他又拉着琴底手說：「琴孃孃，你累嗎？好，你歇一會兒。下回來你給我  
多擺一個，要更長的。」

「好。你真聽話，這纔乖咧，」琴一時高興就捧起海臣底臉，在面頰上吻了一下。海臣受了誇獎，心  
裏非常快活，便得意地說：「爹爹說我乖，婆婆也說我乖，我會聽話，我不愛哭。」

淑華第一個撲嗤笑了，她接着說道：「海兒，到我這兒來。我給你擺個好聽的『龍門陣』。」  
海臣把頭扭一下，撇着嘴答道：「我不要聽你的『龍門陣』。你只會擺『孽龍』，擺『熊家婆』，」

我聽過八十道了。還是琴孃擺的好聽。」

衆人笑起來。覺民連忙帶笑稱讚道：「說得好，說得好。」

「好，你記住，下回你再找我擺龍門陣，我就撕掉你這張小嘴，」淑華笑罵道。

剛剛在這時候袁成走了來向周氏說：「太太，姑太太差人來接琴小姐回去。」

「曉得了，是張升來的嗎？你喊他在門房裏等一會兒罷，」周氏不去問琴底意思，就馬上吩咐道。

「是，」袁成恭敬地應道。

「大舅母，我看我還是現在就走罷，」琴連忙說，她一面站起來。

「琴姐，」淑貞馬上抓住琴底一隻膀子，十分依戀地輕輕喚道。她底手微微顫動着，聲音也微微顫動着。好像琴一去就會把她底什麼寶貴的東西也帶走似的。

「琴孃，你真要回去嗎？你就住在我們家裏，大家在一起耍，多有趣。你天天給我擺龍門陣，好不好把姑婆婆也接來，」海臣天真地拉着琴底袖子絮絮地說。

「海兒，你說得真好。我回去過兩天就會再來的。我家裏故事書很多。下回我帶幾本來，一定多給

你擺幾個龍門陣。」琴撫着他底短頭髮，愛憐地說。

「書沒有帶來不要緊，你不要自家回去，就喊袁成去拿來好了。」海臣依舊天真地說話，使得琴也禁不住微笑了。

「好倒好，不過我明天早晨就要去上學，」琴回答道。

海臣沈吟了一下，便正正經經地說：「上學是很好的事情。爹爹說好人都要上學。我長大了也要做個好人。爹爹每天教我認字，爹爹說我好好地認字，好好地聽話，媽媽也高興。爹爹說，媽媽在天上，她天天看得見我，我看不見她。我想天上一定也很有趣。媽媽一定很快活。她一定也像我。我想我總有一天會看見她。我要告訴她許多許多話。」他誠實地指手畫腳地說着，臉上帶着認真的表情，好像在敘述一件重大的事。他沒有一點悲哀，但他底話卻引起了好些人底苦痛的回憶。覺新起初滿意地微笑着，後來卻在暗中垂淚了。

「你媽媽一定也很喜歡你的，」琴勉強掙出了這一句，就一把抱起海臣來，緊緊地抱着他，半晌不說話。

覺新伸手拭了一下眼睛，忽然注意到那個僕人還站在旁邊，便吩咐道：「袁成，你去罷。你喊張升在門房裏多等一會兒。現在還早得很。」

「是，大少爺。」袁成恭敬地應道，便轉身走了。他走了十多步路的光景，又被沈氏叫了回來。

「袁成，外面有胡琴聲音，一定是唱戲的瞎子走門口過，你快去把他們喊進來！」沈氏吩咐道。

袁成恭敬地應了一聲，就放開大步往外面走了。

「琴孃，你不要走，要唱戲哪，」海臣高興地對琴說。

這時候衆人纔注意到從外面送進來隱約的胡琴聲，檀板聲，鈴子聲，便傾聽了一下。夜漸漸地靜了，那些樂器淒涼地哭泣着，婉轉的哭聲無力地在空中飄蕩，使這春夜也帶了悲哀的情調，衆人底心逐漸地被這聲音吸引了，好像牠把他們帶到一個地方，帶到他們底失去了的回憶那裏去。衆人茫然傾聽着這聲音，各人沈溺在自己底回憶裏，只有海臣是高興的；淑華是激動的；沈氏是平靜的。但很快地衆人就從回憶裏醒了過來。而外面的聲音也就突然停止了。

「琴姑娘，你不忙走，我請你聽瞎子唱戲，我今天打牌贏了錢，」沈氏興高彩烈地說。

「好，多謝五舅母，我就等着聽一兩齣戲再走，」琴陪笑道，她剛把話說完，覺英、覺羣、覺世三人從外面跑了進來。覺英跑上石階，向着淑英、淑華兩個問道：「哪個喊瞎子來唱戲？」

「五嬸今天打牌贏了錢請客，」淑華順口答道。

「五婆婆請琴孃聽戲，」海臣在旁邊加了一句。

過道底板忽然響了，何嫂動着她底兩片鯁魚腳走了出來，她喚道：「海少爺，我們去睡吧。」說罷便走到琴底面前去牽海臣底手。

海臣留戀地看了琴一眼，把身子一扭，嘴一扁，回答道：「我不睡。我要聽唱戲。」

「現在不早了。你再不睡，明天早晨又爬不起來。走，好好地跟我去睡。」何嫂堅持地說，但聲音依舊是很溫和的。

「琴嬢嬢，你喊她過一會兒再喊我去睡。我不想睡，我要陪你去。」海臣不回答何嫂底話，卻伸起頭，低聲對琴說。

琴驚訝而又愛憐地望着他，正要說話，卻被覺新搶先說了：「海兒，你乖乖地跟何嫂去睡。戲你又聽不懂。你把琴嬢嬢纏了很久，你讓她歇一會兒罷。你是我底乖兒，你要聽爹爹底話。」

琴連忙分辯道：「不要緊，我很喜歡他。讓他多耍一會兒也好。」她底手依舊在撫弄海臣底膀子和頭髮。

「爹爹，我聽話，我就去睡，」海臣溫順地答道。

「你不多耍一會兒？」琴憐憫地問道。

海臣搖搖頭，聲音清晰地答道：「我不耍，我要去睡覺。」

「真乖，我們海少爺真懂事，」何嫂連忙在旁邊稱讚道。她又對他說：「我們走吧。給琴孃孃請個安。」

「琴孃孃，」海臣喚道，他真的就蹲下去請了一個安，然後站起來，對琴說：「你二天來，多帶兩本故事書，你早點喊我，我陪你多耍一會兒。」

這時候天井裏突然熱鬧起來，三個瞎子用竹竿點着路從拐門走進來。他們後面跟着一羣人，大半是這公館裏的奶媽和女傭。覺英底親弟弟覺人（不過四歲的光景）也跟着他底奶媽進來了。

「去給婆婆，五婆婆請安，」何嫂牽着海臣底手囑咐道。

海臣跟着何嫂去給周氏、沈氏都請了安，又招呼了他底爹爹，然後跟着何嫂往過道那邊走了。他走在路上，還不時回頭來看圍着瞎子的那一羣人。

瞎子們站在天井裏等候主人吩咐。他們彼此間低聲在談話。

「五太太，瞎子喊來了。請五太太吩咐在哪兒唱，」袁成走上石階來恭敬地向着沈氏問道。

「大嫂，你說在哪兒唱好？」沈氏客氣地問周氏。

「在老太爺窗子底下，好不好？」周氏說。

「好，你喊他們在老太爺窗子底下唱，」沈氏便掉頭吩咐袁成道。



「是，」袁成應了一聲，就走下石階，去把瞎子們引到對面窗下，那裏原有一張方桌和兩把椅子，這時綺霞又去房裏端了一根板凳來，三個瞎子圍着方桌坐了。奶媽女傭們也各自端了幾根板凳來放在階下，幾個人擠着坐在一根板凳上面。天井裏突然顯得熱鬧起來。覺英、覺羣、覺世三人帶笑帶嚷地從堂屋裏穿來穿去。

瞎子坐定了，拿出戲摺子要主人點戲。綺霞穿過堂屋走過來把戲摺子遞給沈氏。

「給你太太看罷，請她先點。」沈氏一揮手，要綺霞把戲摺子交給周氏看。

「五弟妹，你點好了，我不會點，」周氏推辭道。

綺霞把戲摺子拿在手裏望着沈氏微笑。沈氏便說：「那麼，你拿給琴小姐點罷。」

「我更不會點，還是五舅母點好，」琴連忙說。

「琴姑娘，你就點一齣罷，」沈氏慫恿道。

琴不肯點，綺霞卻故意站在她面前不走，逼着她點。琴沒有辦法，只得拿起摺子來翻了一下，她不知道應該點什麼戲才好，便把摺子遞還給綺霞，低聲說：「我實在不會點，你還是拿給五太太點罷。」她底話還沒有說完，淑英忽然走了過來，在她底耳邊低聲說：「琴姐，你就點一齣寶玉哭靈。」

琴驚訝地掉頭看了淑英一眼，然後把戲名對綺霞說了。綺霞又穿過堂屋到對面窗下去告訴了

瞎子。

於是胡琴聲響起來，接着是檀板和鈴子底聲音。先前一刻在那邊本來人聲嘈雜着，一下子就靜了下來。衆人注意地傾聽着，等待着。

「賈寶玉到瀟湘淚如雨灑……」

一個很清晰的男人底次中音合着拍子悲哀地響起來，這聲音是十分柔軟的，牠慢慢地穿過堂屋飄到左上房底窗下，又慢慢地飄進每一個人底耳裏，到了每個人底心坎，就成了絕望的哀泣。

那個中年的瞎子繼續唱着，調子是很簡單的，但他似乎把感情放進了聲音裏面，愈唱下去，聲音愈是淒楚。好像那個中年人把他底苦痛的生活也借着這戲詞發洩了出來。那聲音抖着，無助地抖着，把整個空氣也攪亂了。在這邊沒有一個人說話。衆人都漸漸地沈落在過去的回憶裏面，而且愈落愈深了。

在戲裏賈寶玉不斷地哭訴着，他愈哭愈傷心，於是——

「……」

七尺板蓋定了你絕世才華。

嘆人生……」

覺新咳了一聲嗽，站起來，沿着廂房走去。淑英從懷裏摸出一方手帕去揉眼睛，這動作被琴看見了，琴默默地望着淑英，她底心也有些難過。——她想不再聽下去，但那聲音卻不肯放鬆牠，反而更是響亮了。

覺新沿着廂房底石階慢慢踱着，他低着头走，不知不覺地走到了拐門口，忽然從外面飄進來一個黑影，把他駭了一跳。他聽見一個熟習的聲音在喚他「大哥」。他定了神看，原來是陳劍雲。

陳劍雲是高家底遠房親戚，和覺新平輩，所以習慣地跟着覺民們稱覺新做大哥。他不過二十幾歲，父母早死了，住在伯父家裏，在中學畢業以後，因為無力升學，就做點事情，掙一點薪水餬口。

「劍雲，你好久沒有來了。」覺新驚喜地說。「近來你底身體怎麼樣？還好罷？」

「還好，謝謝大哥問，不過近來興致不大好。又怕你們忙，所以不敢到你們府上來打攪。」劍雲謙和地答道，他底黃瘦的臉上露出一個畏怯的笑容，接着他又問道：「琴小姐在這兒嗎？」

「在這兒。五嬸請我們聽戲，你到上面去坐坐罷，她們都在那兒。」覺新溫和地說，便邀劍雲到左上房底窗下去坐。

劍雲遲疑了一下，連忙說：「我就在這兒站站也好。你到上面去坐罷，不要管我。」他不等覺新答話，忽然低聲問道：「這齣戲是哪個點的？」他皺了皺眉頭，彷彿想起了什麼不愉快的事情。

「琴妹點的，」覺新順口答道，他並不去思索劍雲爲什麼要問那句話。

劍雲聽見琴底名字就不作聲了。他癡癡地望着周氏底窗下。這時月亮從雲堆裏露了出來，但顏色很朦朧，天井裏比先前亮一點。他看見了坐在那裏的幾個人底輪廓。他知道那個斜着身子坐在竹椅上面的女郎就是琴。琴底面貌和身材是長留在他底腦海裏面的。他決不會看見她而不認識。琴底面貌在他底眼裏不住地擴大起來。他底心猛烈地顫動着。他底臉也發燒了。他爲一種感情所苦惱着，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才好。他有些後悔不該到這地方來了。

覺新不明白劍雲底這時的心理，但他知道劍雲平日性情有些古怪，而且境遇不好。他有點憐憫劍雲，就帶了關切的聲音說：「我們到上面去坐罷，你喫杯茶也好。」

「嗯，」劍雲含糊地答道，他底耳邊還蕩漾着那個唱紫鵲的瞎子底假裝的女音。過後他忽然猛省地掉頭去看覺新，一面說：「好。這齣戲就要完了。等完了再去，免得打岔她們。」

「那也好，」覺新說了這三個字，就不再作聲了。

「大哥，我託你一件事情，」劍雲沈吟了半晌，忽然囁嚅地對覺新說，他底聲音顫動着，他底調子裏帶了一點畏怯。

覺新驚訝地掉過頭來看劍雲，朦朧的月光使他隱約看見了劍雲臉上的表情。這張黃瘦臉依舊

是憔悴的，不過似乎比從前好一點。眼神倒很好，但從兩隻眼睛裏射出來求助的苦痛的光。他知道劍雲一定遇到什麼不如意的事情。

「什麼事？」覺新同情地問道，他還希望不會有重大的事情。

「我底飯碗敲破了，」他短促地答道，聲音裏充滿着絕望的苦惱。

「呵，」覺新知道劍雲以前在和琴母女同住一個公館裏的王家做家庭教師，因為生病辭了職，後來身體養好一點就到一家報館做事，還不到三個月，現在又失業了。他也替劍雲着急，便安慰道：「這不要緊，另外想法子就是了。」

「所以我來請你給我留意一下。有什麼書記、家庭教師、報館裏的事情，不論錢多少，我都願意幹，只要有碗飯喫就行了，」劍雲聽見覺新底話便鼓起勇氣接口說道。

「好，你放心，我一定給你個辦法，」覺新聽了這番話，很受感動，便不加思索，很有把握似地一口答應下來。

「那真該千恩萬謝了，」劍雲感激地看了覺新一眼，哭泣似地答道。

戲突然完結了。衆人底心馬上寬鬆了許多。接着來的不是寧靜，卻是一陣喧鬧。覺新趁這時候把劍雲拉到左上房底窗下，和衆人見了禮。覺新把椅子讓給劍雲坐，他死活不肯。綺霞從屋裏端了一個

春發出來，他才坐下了。

瞎子又傳話過來請點戲。沈氏這次讓劍雲點，劍雲不肯。後來還是沈氏自己點了一齣瞎子算命。這是一齣滑稽戲，在這公館裏有不少的人聽過牠。所以當這戲名被說出來的時候，從覺英起，許多人都快活地笑了。

這齣戲裏面唱詞不多，大半是對話，而且是帶了一點性的諧謔味的。但奶媽女傭們卻時時滿意地在那邊哄然大笑了。

外面在街上鑼聲突然響起來，是二更時分了。金屬的聲音沈重地壓倒了那個瞎子裝出的小家庭婦女底嬌語。琴正討厭這齣戲，苦於沒法躲過，就借着這鑼聲對周氏們說出了要走的話。

周氏還沒有答話，淑英姊妹聽見琴說要回去，心裏有些難受，她們便極力挽留她，縱使能夠多留住琴一刻，她們也高興。她們怕的是琴去了以後她們就會落回到單調寂寞的生活裏面去。然而她們三姊妹這時的感觉也並不是完全相同的：淑英在琴底身上找到一個瞭解她而又能安慰她鼓舞她的人，琴一走，雖然是極短期間的分別，也會使她感到心的空虛，感到惆悵的；淑華因為琴底來得到快樂，她覺得大家在一起遊玩閒談，很有趣味而又熱鬧，琴走了以後她又得過較冷清寂寞的日子，所以她覺得留戀；至於淑貞，這個懦弱的女孩子沒有得着父母底愛，而琴很關心她，愛護她，琴是她底唯一

的支持和庇蔭，和琴分別自然會使她充滿着恐懼的思想。

琴因為要預備第二天學校裏的功課，堅持着要早些回家去，便對她們說了一些解釋的話。淑華還纏着她不肯放她走，覺民知道琴底心思，卻出來給琴解圍，他說：「三妹，你就讓她早點回去罷，橫豎她下個星期還要來的。現在打過二更了。她回家去還要預備功課。」

「三妹，聽見沒有？二哥說話多麼有道理！」淑華在旁帶了醋意似地對淑華說。

「不行，二哥說話也不算數。」淑華昂起頭意氣洋洋地答道。

在對面瞎子算命也完結了，沈氏底注意力鬆弛了許多，她纔來聽淑華姊妹說話。周氏躺在藤椅上，上面不作聲，她似乎睡熟了。其實她卻含笑地聽着她們講話。劍雲坐在陰暗的角落裏，懷着顫抖的心聽進了琴說的每一個字。他很激動。雖然沒有人注意她，而且不會有人看見他底臉，但他底臉燃燒得很厲害，連耳根也通紅了。他一面還斷續地在想一些夢一般的事情。

「三妹，不要爭了，就讓琴姐早些回去罷。橫豎她今晚上要回去的。本來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覺新忽然徹悟似地對淑華說，他也感到一種無助的、寂寞的心情。

淑華不再作聲了。綺霞還站在旁邊等候周氏吩咐。周氏便說：「綺霞，你還不去喊張升給琴小姐提轎子？」綺霞答應一聲，連忙走了。這時瞎子又傳話過來請點戲，沈氏要周氏點，周氏隨便點了一齣

驚夢。

琴聽見戲名略皺一下眉頭，便站起來向衆人告辭，說是要到大廳去上轎。周氏卻阻止她，要她等着轎子提進來，在裏面天井裏上轎。琴後來答應了。覺民從懷裏取出一捲稿紙，趁衆人陰暗中不注意時偷偷遞給琴。琴明白這是先前說過的她底三表弟覺慧從上海寄來的文章，便接過來也揣在懷裏。

中門開了，兩個轎夫提了一乘轎子進裏面來。張升打一個燈籠跟在後面。轎子放在天井裏，張升打起轎簾等着琴上轎。淑英三姊妹陪着琴走下石階。琴走進轎子，張升掛起下轎簾，又把上轎簾也放下了下來。轎夫們擡起轎子，但琴還揭起上轎簾伸出頭來看她們。

胡琴聲吵鬧似地響了起來。一個鬚生底嗓子唱着驚夢底第一句：

「賢妃子比從前玉容稍減。」

「完了，這一天又過去了，」淑英望着轎子出了中門，不覺嘆一口氣，悲戚地低聲自語道。



一天午後，天氣很溫暖，淑英吃過午飯，陪着母親談了幾句話，回到自己房裏來，覺得身子有些疲困，便拿了一本小說往牀上躺下去。她勉強把書讀了兩三頁，但眼皮漸漸地變得沈重起來，她不知不覺地把手一鬆，不久就沈沈地睡去了。

「二小姐，二小姐。」

淑英在睡夢中恍惚地聽見這樣的叫喚，她就含糊地應了一聲，依舊閉着眼睛，不過微微把手揮動一下。她還不曾醒過來，但接着一個撲嗤的笑聲把她驚醒了。她驚訝地睜開眼睛看：一個穿竹布衫子的瘦小的女郎抿着嘴在對她笑。

「二小姐真好睡！鋪蓋也不蓋一牀，看着了涼生病的，」綺霞帶笑說。

「不要緊，天氣這樣暖，哪兒會着涼的？」淑英說着伸了一個懶腰，就坐了起來。她一面問道：「什麼事情不是來了客人嗎？」

「是，周家外老太太來了。二小姐，我們太太請你就去，」綺霞答道。

「那麼蕙小姐和芸小姐也都來了？」淑英連忙驚喜地問道。

「自然哪。還有兩位舅太太，還有枚少爺，滿屋子都是客人，鬧熱得很，」綺霞興高彩烈地回答道。「好，讓我換件衣服就去。」淑英有些激動，心跳得比較急了。她慌忙站起來，去開了立櫃門，在那裏面取了一件淡青湖縐的衫。她又問綺霞：「三太太呢？」

「三太太剛才帶着翠環去了。我先去請了她，過後才來請你的。二小姐，你快點去吧。我跟你去，」綺霞興奮地催促道。

「你看我這樣子好去見客人嗎？難爲你給我打盆臉水，等我收拾一下就去。」淑英說了便拿着衣服往後房走去，綺霞也跟着進後房，又拿了面盆出去打了臉水來。

淑英洗了臉，擦了一點白粉，把頭髮泯光，又換好衣服，便和綺霞一道出去。

她們走到左上房底窗下，聽見嘈雜的人聲從房裏送出來。淑英忽然覺得有點膽怯，她遲疑地停了一下腳步，但綺霞卻搶先地跨上石級，兩三步走進裏面去了。淑英也只得跟着她進去。

周氏底房裏裝滿了黑壓壓的一屋子的人，大家正有說有笑地談着。淑英剛跨進門檻，就看見好幾個人站起來，五顏六色的衣服幾乎使她底眼睛昏眩了。她聽見一個聲音叫「二姐，」那是淑華底聲音。她連忙靜下心來，做出一個笑容走進房去。

房裏的客人都是她見過的，四年的分別不會使她完全忘記了那些面容。她先給周老太太請了

安，又給兩位舅太太請了安，然後和兩個表姐、一個表弟都拜過了，就在她底母親張氏底身邊一個方凳上坐下來。

周氏、張氏繼續在和客人講話。淑英就趁這時候偷偷看那幾個客人。周老太太底頭髮白了，那張黃瘦的臉還是和從前一樣，一張略扁的嘴說起話來卻很有精神。大舅太太陳氏有一張方方正正的臉，是一個肌肉豐滿的中年婦人，穿了一件淺灰色團花緞子的袷，和一條青裙子。二舅太太徐氏比較年青一點，身材短小，面孔帶圓，穿的是一件淺藍色滾白花邊的袷，也繫着青裙子。她因為居孀，臉頰上便未擦紅粉。那個有着一張瓜子臉，鳳眼柳眉，細挑身材，水蛇腰，穿一件滾邊的玉色湖縐短襖，繫粉紅裙子的是蕙小姐。更年青的一個是芸小姐，她底衣服和蕙底是一樣。她和蕙還是差不多一樣的高矮。一張脂粉均勻的圓臉上帶着非常天真的表情。她愛笑，笑起來的時候雙頰便現了兩個很可愛的酒渦。蕙底腦後垂着橢圓的髮髻，芸卻梳了一根鬆鬆的大辮子。還有一個枚少爺，年紀比覺英大一點，臉長長的，上面沒有血色，穿着不大合身的青緞子馬褂，杏黃色團花袍子。他規規矩矩地坐在角落裏，把兩隻手放在膝上，低着頭，垂着眼，不和人講話，也不去看別人。

淑英看見枚少爺底這神情，不覺臉上浮起一陣微笑。過後她又把眼光掉去看蕙。蕙在凝神地傾聽周氏講話，嘴邊露着微笑，但臉上還帶了一點端莊的表情，眉尖微微蹙着，眼角掛了一線愁思。淑英

這時忽然想起了周氏告訴過她的那故事，她更想到那個女郎底命運，心裏有些難受，不覺癡癡地望着那個美麗的面孔出神。

「蕙兒，你不和你二表妹、三表妹多多講話？不見面的時候你想念的了不得。見了面，理也不理，又不好意思了！」周太太忽然帶笑地對蕙說。

蕙含笑地應着，她掉過臉來，眼光落在淑英底眼睛上，和淑英底眼光遇着了，兩人相對微微一笑。淑華正在和芸談話，也閉了嘴，驚訝地看衆人。

「我們二女也是這樣，」張氏陪笑道。她過後又掉頭對淑英說：「蕙表姐、芸表姐是遠客，你當主人的不好好地陪她們談談心，卻像啞叭一般只管坐在這兒發呆！」

「是，不過媽也說得太過於了。人家剛剛坐下來，正在聽周外婆講話，還來不及開口呢！」淑英笑着分辯道。

「蕙姑娘，芸姑娘，你們不要客氣。你們姊妹家好幾年不見面了。現在儘管談你們底私房話，我們不來打攪你們。你們在這兒又不是外人……」周氏溫和地親切地對蕙和芸兩姊妹說。她底話還沒有說完，便聽見窗外有人說話的聲音，接着張嫂報告：

「四太太，五太太來了。」

房裏馬上起了一個騷動，所有的人全都站起來，高身材的王氏和矮小的沈氏穿着整齊的素淨衣服進了房裏。淑貞畏怯似地跟在後面。主客們互相招呼着行了禮，又讓座，過了一會，大家才謙遜地坐下去。張嫂給王氏、沈氏斟了兩杯茶端上來，又提着壺在客人底茶碗裏添了水。

大家剛坐定，談了兩三句客套話。周氏又請客人寬去裙子，張氏、王氏、沈氏都附和着，客人們謙遜一下，就都把裙子寬除了。綺霞把裙子一一摺好，疊在一起，鄭重地放在牀上。

客人們寬了裙子，重新坐下來，態度不像先前那樣地拘束了。周氏便叫綺霞和翠環捧了水烟袋來給客人裝烟。周老太太和二舅太太都是抽烟的。她們每抽了一袋烟就停下來和主人講話。她們所談的無非是外縣的生活；她們所愛聽的也就是這幾年來省城裏的種種變動，和一般親戚底景況。

後來周氏偶然提起覺新，周老太太就稱讚道：

「他辦事情比他底大舅還能幹。我們這回全虧得他。收拾房子，買傢具，一切安排布置全是他一手辦理，真難爲他。」

周老太太還沒有把話說完，忽然注意到翠環把烟嘴送到她底嘴邊，同時揚起紙捻子，預備吹燃，她就收住話，略略掉過頭去，一面伸手把烟嘴放在口裏抽了一袋烟，過後吩咐翠環道：「不要裝了。」

張氏看見周老太太抽完了烟，便接口陪笑道：

「大少爺從來就愛辦這種事情，這是他底拿手。我們親戚家裏有什麼事情，總要找他幫忙。他給別人辦事比替自己辦事還熱心。」

「這真難得，」二舅太太附和道。她看見周老太太停止了抽煙，便也把給她裝煙的綺霞打發走了。

「好倒好，不過他現在精神大不如前了。我看他平日也太累了一點，」周老太太沈吟了一下，然後關切地說，「他底樣子比從前老得多了。」

「是呵，大少爺的確比從前老了許多。他以後也應該多多養息，」大舅太太順着周老太太底口氣說道，過後她又對周氏說：「大妹，你可以勸勸他少累一點。」

「我也勸過他幾次。不過他總說他忙一點心裏倒舒服一點。其實說起病來他又沒有什麼大病，就是精神差一點。以前還看不出什麼；自從去年少奶奶去世以後，他平日總是沒精打彩的，笑也不常笑。近來還算好一點了，」周氏帶了點憂鬱的調子答道。

周老太太注意到周氏底聲音有了一點改變，她不願意再這樣談下去，便換了語氣說：「這也難怪他，他們原是那樣美滿的一對夫婦。不過年青人究竟不同，再過兩三年他也就會忘記的。海兒年紀小，要人照應，要人管教，那時他光是爲了海兒也會續弦的。」

「太親母說的是，」張氏謙和地附和道。

「不過大哥說過他決不續弦，」淑華忽然冒失地插嘴說。

「三妹，」淑英在旁邊警告似他喚了一聲，她要阻止淑華說完這句話，卻已經來不及了。

周氏嗔怪地看了淑華一眼，衆人都都驚奇地把眼睛掉向淑華那邊看。淑華也明白自己底話說得冒昧，困窘地低下頭弄着手帕玩。

「這也不過是一句話罷了。他也不是一個倔強的人，我看他一滿孝，就得續弦，」周氏連忙掩飾道，她知道覺新底性情，他將來不會做出什麼異樣的事情給人看的。在這一點上她很放心。

「這才是正理，」周老太太點頭讚許道。「其實大少爺人倒是非常明白。我前天和他談起蕙兒底事情，他說話比他大舅還清楚。他大舅簡直是個牛性子，蕙兒底事情全是他大舅弄出來的。依我底脾氣我決不肯……」她說到這裏，聲音開始改變了。周氏覺察到這一層，她又看見蕙兒紅着臉垂着頭，又羞又窘的樣子，心裏有些不忍，就連忙發言來打斷周老太太底話：

「這事情媽還提牠做什麼？生米已經煮成了熟米飯，大哥定下這樁親事，自然也是爲了蕙兒底終身幸福着想。」

「是呵，婚姻的事情全是命中註定的。這不會有一點兒差錯。太親母很可以放心，」沈氏陪笑地

接下去說。

「現在還有什麼放心不放心？大女剛才說得好：生米已經煮成了熟米飯。我也沒有別的好辦法。我只唯願蕙兒嫁過去過好日子。」周老太太苦笑地說。

蕙被衆人（連女傭和丫頭都在內）底偷偷送過來的眼光看得更不好意思，極力裝出沒有聽見那些話的樣子，頭埋得更低，眼光固定在自己底膝頭上，兩手微微翻弄着衣角。後來她無可奈何，只得端端正正地坐在那裏，像一個新娘似的。她底妹妹芸看見這情形，心裏也有點不安，便也裝着不聽見的樣子，只顧低聲和淑華、淑英姊妹談話。

淑英把這一切都看在眼裏，她底心被同情抓住了。她不能忍耐，便把嘴伸到她母親底耳邊，偷偷說了幾句話。張氏一面聽話，一面點頭，過後又把蕙看一眼，便掉頭含笑地對周老太太說：

「太親母，我想還是讓她們姊妹陪着蕙姑娘，芸姑娘到花園裏頭走走。她們幾姊妹好幾年不見面了，一定有許多話好說。現在活生生的把她們關在這房子裏，怪可憐的。」

蕙聽見這番話，便驚訝地擡起頭看張氏一眼，卻遇着了淑英底正往她這面送過來的眼光，她明白了這回事情，馬上又低下頭去。芸和淑華也停止了談話，掉頭去看張氏和周老太太。

「外婆，我們陪蕙表姐、芸表姐到花園裏頭去，好不好？她們四年不來了，一定也很喜歡到花園裏



頭看看。」淑華順着張氏底口氣站起來，像一個受着寵愛的孩子似地央求周老太太道。

「我正有這個意思。三姑娘，就請你領你兩個表姐去。你們年青人原本應該和年青人在一塊兒耍。跟我們老年人在一塊兒，把你們太拘束了。」周老太太興致很好地答道，過後她又吩咐她底兩個孫女說：「蕙兒，芸兒，你們好好地陪着表妹們去耍。不過也不要太麻煩她們。」

「我們曉得，」芸抿着嘴微微笑道，「婆，我們又不是小孩子，我們不會吵架的。」

衆人聽見這話都笑起來。張氏連忙接口說：「太親母也太客氣了。她們陪着表姐耍是應該的，哪兒說得上麻煩？」

「好，二姑娘你就帶着你三妹、四妹，陪你兩位表姐到花園裏頭去罷。你們今天儘管耍個痛快，我們不來攪你們，」周氏對淑英說道。

淑英應了一聲，含笑地站起來。淑華更是高興，帶着滿臉喜色離了座位，邀請地對蕙和芸說：「蕙表姐，芸表姐，我們走罷。」芸即刻立起，蕙遲疑一下，也站起來了。

「把翠環帶去，喊她帶點茶水、點心去，」張氏掉頭對淑英說。

「那更好了，」淑英笑着應道。她剛要動身，卻聽見窗下有人在大聲說話，這是覺新底聲音。她便住了腳等候着。

「大哥回來了，」淑華自語似地說道，她們幾姊妹又重新坐下去。

覺新牽着海臣底手走進房來，他給幾個客人都行了禮，又叫海臣也行了禮，然後站在連二櫃前面，和客人講話。

周老太太看見海臣，很高興，她只顧笑迷迷地望着他，一面拉着他底手問這問那，海臣很大方地回答着，這使她更高興。她從桌上碟子裏抓了兩三隻蜜棗給他。他先回頭看了看他底父親，看見他底父親帶笑地點頭，纔把蜜棗接到手裏來。他還說了道謝的話。她又問：「你今年幾歲？」

「六歲，」海臣很清晰地答道，同時他還用手指頭比了這個數目。其實他不過是過了六個年頭，論實在歲數卻只有四歲半。

「真乖。他上學嗎？」二舅太太羨慕似地望着望海臣，嘴邊露了一個寂寞的微笑，她使向覺新問道。

「還沒有上學。我自己每天教他認幾個字，他還聰明，也認得不少了，」覺新答道。

「爹爹天天教我認字。爹爹說我的字搬得家。外祖婆婆，你不信，你考我，好不好？」海臣聽見他底父親在人前稱讚他，非常快活，便拉着周老太太底手得意地說。

「海兒，你聽話的，你不要纏外祖婆婆，」覺新連忙囑咐道。

周老太太不答話，卻掉過頭看後面，伸手指着背後一隻對聯上的一個字問道：「好，我就考你一個字，這是什麼字？」

「雲。」海臣把頭一揚，衝口說出這個字。他得意地動着頭，過後又加上一句：「天上起雲的雲。」果然搬得家。」周老太太俯下頭，愛憐地在海臣底臉頰上撫摩了一下，稱讚地說。

「你再考我，再考我，我都認得。」海臣更加得意起來，拉着周老太太底手央求道。

「海兒，够了。你不要在這兒鬧。喊綺霞帶你出去找何嫂！」覺新在旁邊阻止道。

海臣馬上回頭看了看覺新，答應一聲，便放了周老太太底手，但依舊站在周老太太面前，望着那隻對聯，自語似地低聲讀着那上面的字。周老太太看見他這舉動，更加喜歡他，又拉了他底手問話。

「媽，我已經喊人預備好了：水閣裏擺了兩桌牌。茶水也預備了。現在就去嗎？」覺新想起一件事，情便對周氏說。

「你剛才回來，怎樣就曉得外婆她們來了？」周氏驚喜地問道。

「媽忘記了，不是前天說定的嗎？所以我今天特別早些回來。我下了轎子先到花園裏去吩咐下人把一切都預備好了才進來的，我曉得人多一桌一定不够，所以擺了兩桌。」覺新答道。

沈氏等着打牌已經等得不耐煩了，屋子裏人多，又很悶，談話也很單調。她巴不得誰來提起打牌，

這時聽說覺新已經把牌桌子擺好了，不覺高興地讚了一句：「大少爺辦事真週到。」

「大少爺來一角，剛剛八個人，好湊成兩桌。」王氏平日也愛打麻將，現在聽說要打牌就很有興致地說。

覺新微微把眉毛皺了一下，但馬上又做出一付笑容，說：「我今天不打，還是請蕙表妹來打罷。」他說着又把眼光掉去看了看蕙。

蕙和芸和淑英姊妹在一個角裏低聲講話，她們都不注意長輩們在談論什麼事情。她們談得很有趣味。這時蕙聽見了覺新底話，便轉過頭對覺新淡淡一笑，謙遜似地推辭說：「我不大會打牌，大表哥，還是請你打。」

覺新在這笑容裏看出了一種似淺淡又似深遽的哀愁；而且那聲音裏也像帶了點懇求的調子；他底心動了一下，彷彿遭受了一個打擊，他起初一怔，過後就明白了。他心裏有些難過，他便爽快地答應下來：「好，那麼就讓我來打。」

「這很好。你可以陪我打『字牌』，我倒不大喜歡打麻將。蕙兒好幾年沒有和她底幾位表妹見面，她也應該陪她們談談。」周太太剛剛把海臣放走了，（海臣吃着蜜棗，走到了二舅太太面前，因為她招手喚他去。她只有一個女兒，所以她很喜歡男孩子。）這時便對覺新說了上面的話。過後她又

對蕙說：「蕙兒，你們起先就說到花園裏頭去，怎麼到現在還在這兒唧唧噥噥的。」

在這些談話進行的時候，淑英叫了翠環到身邊來，低聲吩咐了幾句話。翠環不作聲，只點了點頭。她趁着衆人不注意的當兒偷偷地溜走了。淑華望着淑英快活地微笑着。淑貞知道淑英是差人去請琴表姊，她底臉上也浮出滿意的顏色。

蕙看見覺新底面部表情，又聽到他底話語，覺得他是在體貼她，她有些感激。這感激使她想到別的一些事情，看見別的一些幻景，於是頑固而無情的父親，軟弱而無主見的母親，脾氣不好的未來丈夫一齊湧上她底心頭，她覺得一陣心酸，待到連忙忍住時，淚珠已經掛在眼角了。她即刻咳一聲嗽，把頭埋了下去。

覺新第一個看見這情形，他底悲哀也被勾引了起來，但是他反而裝出笑容對蕙說：「蕙表妹，你們不打牌，就先去罷。」他又催促淑英道：「二妹，你們快些去，儘管坐在屋裏做什麼？」

「大哥，你還要催我？」淑英笑了起來說。「我們本來已經預備動身了，看見你回來纔又坐下來。的。這要怪你不好！」她說完便站起來。

「現在不用你們先去了。我們大家一起走，」張氏接着對淑英說，她馬上又轉過臉朝着周老太太欠身道：「太親母請。大舅太太，二舅太太請。大嫂請。」

衆人都站了起來，屋子裏全是人頭在動。大家還在謙讓。這一來淑英們倒不便先走了，她們只得等着一起到花園去。恰好這時翠環從外面走進來，溜到淑英底身邊，低聲說了兩句話，除了淑華外沒有人注意到她們。

「二舅母，等我來牽他，」覺新看見二舅太太還把海臣牽在手裏，一面預備出去，一面還俯下頭去回答海臣底問話，覺得有些過意不去，便走去對二舅太太說了上面的話，把海臣帶回在自己底身邊。

衆人魚貫地出了房間，轉進過道往花園門走去。自然是周老太太走在最前面，綺霞攙扶着她。大舅太太和二舅太太跟在後面，其次是高家的幾位太太，再後才是蕙和芸以及淑英幾姊妹，翠環跟在淑貞背後，她底後面是倩兒、喜兒、張嫂和另一個女傭湯嫂。覺新手裏牽了海臣，陪着他底枚表弟走在最後。這枚少爺今年十六歲了，卻沒有一點男子氣，先前在房裏時一個人畏縮地坐在角落裏，不開口，也不動一下，使得別人就忘了他底存在。這時候他和覺新在一起走，路上也不大開口。只有在覺新向他問話的時候他才簡短地回答一兩句。覺新問的多半是關於他在外縣的生活和讀書的計畫。在外縣時他底父親聘請了一個五十多歲的教讀先生管教他。回到省城來，他底父親也不肯放他進學校去讀書，大概會叫他到這高家來搭館的。

「你自己底意思怎樣？你不想進學堂嗎？」覺新問道。

「我很隨便，我想父親底主意大概不會錯。」枚少爺淡漠地低聲回答着。

覺新詫異地瞪了他一眼，心裏不愉快地想：——怎麼又是一個這樣的人？我至少在思想方面還不是這樣怯懦的！因說道：「你就不仔細想一想？現在男人進學堂讀書，是很平常的事情了。光是在家裏讀熟了四書五經，又有什麼用？」

這時他們走進了那一帶曲折的迴廊。枚少爺聽見覺新底話，不覺擡起頭偷偷瞥了他一眼，但馬上又把頭埋下去，用了一種似乎是無可奈何的聲音說：「爹底脾氣你還不曉得。他聽見人說起學堂就頭痛。他比哪個都固執不通，他吩咐我怎樣，我就應當怎樣，不能說一個『不』字。他底脾氣是這樣。不說媽害怕他，連婆也有些拗他不過。」

這聲音軟弱無力地進了覺新底耳裏，卻意外地使覺新底心上起了大的激盪。他不再掉頭去看枚少爺，但枚少爺底沒有血色的臉龐依舊分明地浮現在他底眼前，他覺得他了解這種人，他看得清楚這種人底命運。一種交織着恐怖和憐憫的感情抓住了他。這真實的自白給他揭開了悲劇底幕，使他看見這一個青年底寂寞慘苦的一生。而且他在這青年底身上又看見他自己底面影了。

「姐姐底親事也是爹一個人作主的。婆跟媽都不願意。這回到省城來辦喜事，也是爹一個人底

主張。姐姐爲了這件事情偷偷地哭過幾晚上。」覺新還沒有答話，枚少爺又自語似地繼續說下去。他先前在房裏簡直不肯開口，這時卻說了這些。聲音依舊很低，不帶有憤怒的調子。這只是無可如何的絕望的伸訴。

衆人慢步地在前面走，人聲嘈雜着，各種顏色的衣服在晃動。海臣不能夠忍耐這兩個入底沈悶的談話，他便仰起臉央求覺新道：「爹爹，我到前面孃孃她們那兒去。」覺新含糊地答應一聲，就鬆了手。海臣快活地叫了一聲，帶跑帶跳地到前面去了。

「我真羨慕小孩子。像他們那樣無憂無慮地真快活！」枚少爺望着海臣底消失在人叢中的影子，帶了渴望地自語道。但過後他又低低接了一句：「我今生是無望的了。」

這兩句話像一瓢冷水對着覺新當頭潑下來，一下子把他心上的餘火全澆熄了。他苦痛地看了枚少爺一眼，那個瘦削的頭，沒有血色的臉這時显得更加慘白瘦小了。連那嘴唇皮也是乾枯而帶黃色的。那一套寬大的袍褂不合身地罩在枚少爺底瘦小的身上，兩隻手被長的袖管遮掩着，一個瘦小的頭顱在馬褂上面微微擺動。這使得這個十六歲的青年活像傀儡戲中的木偶。這情景很可以使人發笑，但覺新卻被感動得快要流淚了。他忍不住悲聲勸慰道：

「枚表弟，你怎麼說出這種話來！你今年也才只有十六歲。你怎麼就有了我這樣的心境！我看你



身體也不大好。有什麼病痛嗎？你也該達觀一點。你以後的日子還長，不能和我相比的。」

「唉，」枚少爺先嘆一口氣，然後答道：「這兩三年來我就沒有斷過藥。可是喫藥總不大見效。現在還喫着丸藥。其實好像也沒有什麼大病。不過常常咳嗽，覺得氣緊，有時多走幾步路，就喘不過氣來。胃口不好，做事也沒有精神。爹總怪我不好好保養身體。我自己也不曉得應該怎樣保養才好。」

「你還說沒有什麼大病！」覺新驚懼地說，這些話是他不曾料到的，但從枚少爺底沒有血色的嘴裏吐出來，他又覺得是如此真實，而且真實得可怕了。同情使他忘了自己，他關心地說下去：「我看你這病應該好好地醫治一下。省城裏有好的醫生。我看請西醫最妥當。」

「西醫？」枚少爺搖搖頭說，好像聽見了什麼不順耳的話似的。「爹最討厭西醫。我看西醫治內病是不行的。爹說，過幾天再請一兩位中醫來看看。」

覺新沈吟了一下，他不滿意枚少爺底答話，但也不加辯駁。他知道辯駁是沒有用處的，十幾年的嚴厲的家庭教育在這個年青人底身上，心上種植了那麼深的影響了。對於這個，覺新是比任何人都更瞭解的。而且他自己就有過這種經驗。他底過去的創痛又被勾引起來。他底心微微在發痛。他連忙鎮靜了自己。他勉強使自己底嘴唇上浮出一個淡淡的微笑。他勸慰枚少爺道：「大舅叫你好好地保養身體，這的確有道理。你應該達觀一點，也不可太用功了……」他還沒有把話說完，忽然聽見前面

有人在叫：

「大哥，大哥。」這是淑華和淑英底聲音。

這時覺新和枚少爺正走在竹林裏的羊腸小路上。那叫聲是從小溪旁邊發出來的。她們在那裏等候他。他應了一聲，便急急走上前去。周老太太們已經走過木橋往前面走了。女傭們也跟了去。留在溪邊的是淑英、淑華、淑貞三姊妹，還有蕙和芸兩位客人。翠環站在橋上，俯着身子用一根竹枝在水裏撥動什麼東西。海臣拉着淑英底手，靠在欄杆上面看。

「大哥，快來！」淑華大聲催促道。

「什麼事情？」覺新驚訝地問。

「蕙表姐底首飾掉在水裏頭了，」淑華爽直地說。

「怎麼會掉在水裏頭？」覺新略略皺一下眉頭，疑惑地說。他掉眼去看蕙，她站在橋頭，半着急半害羞地紅着臉不說話，卻偷偷把眼光射來瞥了他一眼。

覺新連忙大步走上木橋，站在欄杆前面俯下頭去看。他看不見什麼。他接連地問：「在哪兒？在哪兒？」

「大少爺，在這兒，」翠環一面說，一面用竹枝去撥動下面的石子。

覺新底眼光跟着竹枝底尖頭去看，下面水很淺，清亮得像一塊玻璃。石子和樹葉畫圖裏似的擺在溪牀上面。在一塊較大的帶紅色的鵝卵石底旁邊，偏斜地躺着一枝藍色的珠花。

「等我來，」覺新挽起袖子自告奮勇地說，就從翠環手裏奪過了竹枝。他去撥那珠花，他站在橋上不好用力，而且竹枝下得不很準確，有幾次竹枝觸到了珠花，但牠只動一下，移了一點位置，又躺下去了。他底額上出了汗，衆人焦急地望着，都沒有用。

「爹爹，這是三孃孃不好，她弄掉的。要她賠。蕙孃孃的東西！」海臣在旁邊拉着覺新底衣襟說。

淑華好像沒有聽見似的，並不理睬。她只管望着溪水出神。倒是蕙覺得有點過意不去，便走到覺新背後勸阻道：

「大表哥，難爲你，你弄不起來，就不要弄了。這點小東西不要緊。」

覺新便把手放鬆，讓竹枝也跌進了水裏，然後掉轉身子說道：「這不難，我去喊個底下人來弄。」  
「我去喊袁二爺來，」翠環接口道。她便下了木橋，預備走出去。但是竹林那邊一個人吹着口哨瀟灑地走過來。她不覺衝口說了一句：「二少爺來了！」便站住了。她想：二少爺也許有辦法。

衆人一齊掉頭去看：來的果然是覺民，然而另一個人影突然從覺民底背後轉出來，一衝就跑到前面。這是覺英。

「什麼事情？」覺英跑得氣咻咻的，掙紅着臉大聲問道。

「你在和哪個講話？這樣大的人還不懂禮節，見了蕙表姐、芸表姐，也不招呼一聲。」淑英抱怨地說。

覺英聽見這話，就帶笑地招呼了他底兩個表姐。這時覺民也走了來，他和蕙、芸兩姊妹行了禮。淑華把珠花底事告訴了覺民。覺民安靜地聽着。覺英俯在欄杆上望着水面微笑，自語似地說着：「我有辦法。」

「你有辦法？沒有人相信你底話。」淑華冷笑道。

「我不要你相信！這件事情本來和我不相干。」覺英得意地甚至帶了幸災樂禍的神氣說。

「這很容易。」覺民含笑說。過後他正經地吩咐覺英道：「四弟，你脫了鞋子下去檢起來。」他這句話使得衆人底臉都因了喜悅而發亮了。

「我不去，水冰冷的。」覺英故意撇着嘴答道。但眼角和頰上的笑容依舊掩飾不住。

「好，你不下去，我下去！」覺民像下了決心似地，沈下臉說道，就俯下身子預備去解皮鞋底帶子。

「我下去，我下去。」覺英慌張地搶着說，他怕覺民真的搶先下去，便連忙跑到溪邊，脫了脚上的布鞋，除去洋襪子，都堆在地上，然後挽起褲腳，一下子跳進了水裏。水只淹過他底脚背。他只兩三步便

走到那塊鵝卵石旁邊，躬着身子去把珠花拾了起來。他站在水裏，右手拿着帶水的珠花舞動，一面得意揚揚地說：「你們看，這是什麼？你們也有求我的時候。」

「四弟！」淑華着急地喚道，「快上來！」

覺英笑着不理睬。

「四弟，快點上來，穿好鞋襪，免得着涼。」淑英半關心地半生氣地叫道。

「四爸，四爸，快點上來！」海臣拍着小手起勁地喚道。

「慢慢來，何必着急呢？沒有我，你們連屁也找不到！」覺英眉飛色舞地說。

「死不要臉的！」淑華咬牙笑罵道。過後她朝竹林那邊望了一下，忽然正正經經地自語道：「三爸來了。」

覺英馬上變了臉色，也不問是真是假，就跑上岸來，摸出手帕揩了揩腳，連忙穿好鞋襪。他手裏捏的珠花被淑華一把搶了去。淑華把牠揩拭乾淨後就遞還給蕙。蕙接過來微微一笑，說聲「難爲你，」便把牠插到髮髻上。

「三爺爺並沒有來，」海臣望着覺英帶笑說。

「哄狗一跳，」淑華嘲笑道，衆人也都笑了。

「給狗哄一跳，」覺英氣紅了臉，解嘲似地說。

「四弟，我是狗，那麼你是什麼？」淑華追問道。

「我就是我！」覺英昂然答道。「三姐，你真正豈有此理。你闖了禍我跑下水去把東西檢起來。你不給我道謝，反而出口罵人。我們請大哥斷個公道。」

「我不管這種閒事，」覺新搖搖頭微笑地說。

「好，我給你道謝。我請你喫頓筍子熬肉，」淑華嘲笑地說。衆人又撲嗤笑了起來。

「我不喫，你自己喫罷，我曉得你最愛喫的，」覺英反唇譏笑道。

「三妹，你真是虧得你有耐心和他這種人鬥嘴，」淑華覺得又好氣又好笑，她忍耐不住勸阻淑華道。

「我哪兒是和他鬥嘴？我是在教訓他！」淑華答道。

「好大的口氣！」覺英第一個撲嗤笑了。他接着說：「我倒忘記了。二姐，三姐，我是來喊你們的。你們底先生來了，喊你們去讀書去。」

● 「喫筍子熬肉，」挨板子的意思。

「劍雲來了，他爲什麼不到這兒來？」覺新問道。

「他曉得這兒有女客，不好意思進來。他在你房間裏看書，」覺英答道。

「讀書哪兒有這樣早？真討厭，剛剛進了花園，耍都還沒有耍，就喊人去讀英文，」淑華自語似地低聲抱怨道。過後她對淑英說：「二姐，今天告假罷。」她不等淑英答話，便吩咐覺英道：「你去告訴劍雲，請他明天來。今天我們有客。」

「我不去，像這樣天天告假，我也不好意思去說，」覺英故意挖苦道。

「三表妹，你們還是去讀書罷。不要因爲陪我們耍，就耽誤你們底功課，」蕙客氣地說。

「二表妹，三表妹，你們有事情儘管去做，不要管我們。我們還認得路。我們自己也會耍。我們在湖畔等你們來一起划船，」芸含笑認真地說。

「你們不要客氣。我們哪兒說得上讀書？不過請個先生來教英文，混混時間罷了。其實還是大哥他們出的主意，因爲劍雲找事情找不到，大哥才請他來教我們英文，」淑華接口解釋道。

淑英似乎不同意這話，她正要開口，卻被一個叫聲打岔了。

「大少爺，大少爺！」從前面天井裏送過來這尖銳的叫聲。

「你們看，湯嫂浩浩蕩蕩殺奔前來了，」覺英含笑地低聲說。

衆人連忙掉頭去看。三房的女傭湯嫂，一個身材高大的女人，在長滿青苔的天井裏艱難地移動着。她底一雙小腳，身子搖搖晃晃地走來，她張着她底大嘴尖銳地叫道：

「大少爺，請你去打牌。周外老太太他們都坐好了，就等你去。蕙小姐，大舅太太有事情，要你也去一趟。」

「呵，」覺新猛省地叫了一聲，他現在記起了打牌的事情，便慌忙地答道：「好，我就去。」他又掉頭問蕙：「蕙表妹，你去嗎？」蕙點了點頭。他便和她一起匆匆走過木橋往天井那邊去了。湯嫂底搖晃的大影子跟在他們底後面。

「喂，你們到底讀不讀書？」覺英故意追問道。

「好，你不去，我也不敢勞動你。」淑華答道。她轉過頭去向翠環吩咐道：「翠環，你去向陳先生說，我和二小姐今天有事情，告一天假，請他明天來罷。」

翠環應了一個「是」字，預備往竹林那面走。

「翠環，」覺民忽然喚住了她，「等我去。你還是在這兒伺候小姐她們罷。」

「你去？」淑英疑惑地問道。

「我去約他到花園裏頭來耍。人家辛辛苦苦地特爲跑來伺候你們小姐讀書，你們隨便就打發



他回去。這種事情只有你們小姐家做得出來，」覺民對她們底這種行爲有點不滿意，就板起面孔譏笑道。

「伺候我們讀書？二哥，你不應該挖苦我們，」淑華聽見這話，生氣地分辯起來。

淑英不開口，羞慚地低下頭去。

「挖苦你們？二哥還算客氣咧！你們讀英文，讀了半個月就告了一個星期的假，我看不如索性把先生辭了罷，人家每個月拿八塊錢的束修，教你們這樣的學生，也不好意思。我看你們讀書也是白讀的，再讀半年的英文也不見得就會認清楚二十六個字母，」覺英看見他底兩個姐姐受窘，他心裏很高興。他平日常常因爲逃學或做別的事被她們嘲笑責罵，現在就趁這機會來報復，他附帶着覺民，而且更厲害地挖苦她們道。

「我沒有和你說話。哪個要你來岔嘴？」淑華紅着臉攔着嘴賭氣地說。

覺民本來就要轉身走了，聽見覺英底話便又站住。他關心地去看淑英底臉，淑英默默地站在橋上，倚着欄杆，低下頭望着溪水。她底臉通紅着，眉尖蹙着，眼角彷彿有淚花在發亮。他底心軟了。他趁着淑華和覺英爭辯的時候，走到淑英身邊低聲喚道：「二妹。」淑英不理他，連頭也不動一下，就好像沒有聽見一般。他一點也不氣惱，依舊柔聲地說下去：「我並不是故意挖苦你。我很同情你的。你不要介

意我底話，好好地陪客人耍罷。」他說畢看見有一片樹葉纏在她底頭髮中間，便伸手去給她拔出來，拋擲在地上。

淑英底肩頭聳動了一下，過了半晌，她纔用很低微的聲音答道：「我曉得你去罷。」她沒有聽見腳步聲，她知道他還沒有走，使用同樣低微的聲音問道：「你今天沒有到姑媽那兒去過嗎？」

「沒有，我下了課到報社去過一趟，」覺民低聲回答。

「我們差人請琴姐去了，」淑英依舊不回過頭，自語似地低聲說。

「她一定來的，而且還可以住一天，明天碰着放假，」覺民柔和地說道，他便走下橋頭，一個人吹着口哨進了竹林中的羊腸小路。

這時覺英已經不和淑華爭辯了。他看見一隻花蝴蝶在他頭上飛過，舞着紅黑斑點的黃翅膀，忽高忽低地飛到溪邊一株黃色野花上面停住了，便輕輕地跟着去捕捉牠。他剛一伸手，那蝴蝶又忽地飛了起來。牠就在他周圍盤旋飛舞，時時停在野花上面，他總是捉不到。後來從天井裏茅亭那面又飛來了一隻更美麗的蝴蝶。海臣也看得很起勁，就拉了翠環底手也跑到溪邊去了。

「真沒用！芸表姐，等我們去撲了牠來，」淑華看見兩隻蝴蝶飛上飛下，迎風舞翅，很好看，不覺也起了興致，便拉着站在她底身旁的芸，過了橋往野花叢生的溪畔輕輕跑去。到了那裏她和芸都摸出

手帕來，撲了幾下，沒有用，她們倒撲出汗來了。海臣高興地嚷着跑來跑去。翠環便到橋頭去和淑華講話。她們又撲了一陣，芸有點困乏，就用手帕揩了揩汗，笑着攔阻淑華道：「三表妹，不要撲了，我們去找姐姐去。」淑華哪裏肯依，她依舊起勁地撲着。一隻蝴蝶掠過水面往對岸飛走了。另一隻蝴蝶忽然在花叢中失了蹤跡。溪水淙淙地流着。水面上飛起了幾隻蜻蜓。牠們款款地點水飛舞。

「三姐，快，快！」覺英忽然叫道。

那隻黑紅斑點的黃翅蝴蝶忽然從花叢中飛了起來，正要飛過覺英底頭上。淑華連忙把手帕一揚，然後往下一甩，湊巧打在蝴蝶身上，牠跟着手帕落在溪邊沙地上面。淑華剛要俯着身子去拾，卻被覺英手快搶了先，他捏了蝴蝶底翅膀把牠拿起來。淑華伸手去搶，他閃開身子，拔步就往天井那面跑。

「四爺，四爺！給我看！我要看！」海臣着急地嚷着，便追上去。

翠環在橋頭和淑華講話，看見海臣去追覺英，便慌忙地跟着跑去，一面叫道：「海少爺，不要跑，看跌跤的。」

「四弟，回來，我不搶你的！」淑華在後面嚷道。

覺英不回答，一面跑，一面哈哈大笑。

「三表妹，讓他拿去罷，一隻蝴蝶，和他爭做什麼！」芸含笑地攔阻淑華道。她們一面說話，一面沿

着溪邊向橋頭走去。

「不過他太頑皮了，總是叫人生氣，」淑華氣憤地答道。

「你們底兄弟太頑皮。我們底那位又太不頑皮了。他在家裏也是陰沈沈的，不聲不響的。我和姐姐都不大跟他講話，」芸帶了點感慨地說道。她忽然掉頭往四周看，才覺察出來枚少爺不知道在什麼時候走開了。「三表妹，你看他在這兒的時候，我們大家都忘記了他這個人——」

她說到這裏忽然聽見前面帕塔一聲，接着站在橋頭的淑英撲嗤笑了，她便住了嘴，和淑華連忙擡頭一看。原來覺英踩滑了青苔，失腳跌下來，直伸伸地撲在地上。手裏捏的蝴蝶也飛走了，她們齊聲地笑起來。

「阿彌陀佛，真是眼前報應，」淑華得意地笑道。

覺英一聲不響地爬起來，聽見後面的笑聲，很不好意思，頭也不回地穿過茅亭轉彎走了。

海臣還要跟去，就拉着翠環底手站在天井裏，回過頭來向淑英招手，一面着急地嚷道：「二孃孃，快點來，快點來，快點來，到前面去！」

「二姐，我們走罷。到水閣找薰表姐去，」淑華和芸手牽手地走到橋頭，對淑英說。

淑英微微一笑，便走下了橋頭。

水閣裏燈燭輝煌着，衆人散了席不久又打起牌來。那裏一排共是三個大房間，在中間的房屋裏，女傭和丫頭們剛剛將就着席上的殘湯剩肴喫了晚飯，忙着在收拾桌子。左邊房裏擺了一桌麻將牌。張氏和沈氏正陪着周家兩位舅太太與高采烈地搓麻將。右邊房裏是周氏、王氏和覺新陪着周老太太打字牌。年青的一代人都出去遊玩去了，只有枚少爺和劍雲兩個還留在房裏看牌。覺新晚飯後上桌子就沒有和過牌，覺得有些乏味，加以他坐在周老太太底下，周老太太素來發牌很慢，使他更覺氣悶，他禁不住要想別的事情。他漸漸地不能夠把心放在牌上面了，後來他無意間打出一張牌，讓周氏和了一付「滿園紅飄帶」去，牌攤下來以後，王氏從對面噴怪地看了他一眼。他裝着沒有覺察到的樣子。他又覺得頭腦有點脹痛。恍恍惚惚地付了錢。這時該他「坐底」休息了。他便站起來，對站在他旁邊看牌的劍雲說：「你幫我打幾牌，我去去就來。」劍雲領首應了一個「好」字，便在他底位子上坐下。他不再說什麼話，一個人慢慢地走出了水閣。

「大少爺，你慢點，外面黑得很，我給你打個燈吧，」翠環在後面喚道。

覺新聽見這話便在門口站住了，略略掉一下頭問道：「你在這兒還有什麼事情嗎？」

「沒有了。我要到二小姐她們那兒去。慢一點也不要緊。綺霞和倩兒留在這兒裝煙。」翠環答道，她把一盞風雨燈點燃了，提了牠走出水閣來。

外面窗下右邊石階上，安置了爐灶，上面放着兩把開水壺。旁邊有一張小條桌，老趙坐在桌子前面，拿了一本唱書借着桌上那盞羊角燈底微弱的光亮低聲唸着。

「趙大爺，有開水嗎？」翠環大聲問道。

「呵。」老趙猛省地把頭從唱書上擡起來，看了翠環一眼，連忙答道：「等一會兒就開了。」

「那麼請你送一壺到湖心亭去，二小姐她們都在那兒，」翠環叮囑道。

「好。等水開了我立刻送去，」老趙注意到覺新在旁邊便站起來帶笑地答道。

翠環側頭望了望覺新，問了一句：「大少爺，走嗎？」便提着風雨燈走下階來。覺新也跟着到了下面。

天空並不十分黑暗，幾片雲橫抹在深灰色的畫布上，在好些地方有那稀落的亮眼睛似的星在閃爍。夜是柔和而溫暖，四圍頗靜寂。水閣裏的牌聲、笑聲和話語聲飄了出來，在空中掠過，漸漸地消失在遠處去了。只有那裏面射出來的燈光還依戀地黏在柔軟的土地上，使得那些假山和樹木上面也有了一點光彩。

翠環提着風雨燈走在前面，覺新在後跟着。他們轉過一匹假山，到了湖濱，便沿着一帶松林走去，再轉進了松林。松林裏面卻是全然黑暗了。風雨燈發出一圈白光，照亮了一小塊地方，覺新底脚步緊緊跟着這光亮走。兩個人都不說話，只顧急急地走路，讓他們底清晰的脚步聲在地上單調地響着。松林裏也不是全然靜寂的，時時有「沙沙」的聲音，彷彿有什麼東西在枝上跳動，翠環因此略微驚詫地回頭看過幾次，但看見覺新底埋頭沈思的樣子，便也安靜了。

兩人走出松林，頭上又是那浩大無垠的天空了。先前空氣似乎有點壓迫人，這時也彷彿舒暢了許多，他們走完一帶曲折的欄杆，進了一道小門。那座茅草搭成的涼亭突然在粉白牆壁底背景裏顯露出來。亭前幾株茶花倒開得繁盛，花色有紅有白，點綴似地擺在那繁茂的深綠色樹葉叢中。覺新並沒有心腸去看這景色。他依舊垂着頭沈思般地移動脚步。他似乎沈溺在深思裏面，而其實他又不會確定地思索一件事情。他底思想不停地飄動着，從一件事很快地又跳到另一件事，從一個人影馬上又跳到另一個人影。他這心情是不會被那個在前面給他打風雨燈的翠環知道的。翠環在這滿生着青苔的天井裏小心地地下着脚步。她看見這茅亭，看見這些茶花和桂樹，她開始想起一件事情。她走到小溪旁邊木橋前面，淙淙的流水聲突然在她底耳畔清脆地響起來，她擡頭望了望對岸的竹林，一個回憶在她底腦裏展開了。她有點激動，忍不住衝口喚了一聲「大少爺！」

「嗯。」覺新含糊地答應一聲，同時擡起頭驚訝地看了翠環一眼，他奇怪她要對他說什麼話。翠環提着燈上了橋，她欲語又止地過了片刻，她有點畏怯，她不敢把她心裏的話馬上向覺新吐出來，然而接着覺新底「嗯」字來的沈默，像一個等着回答的問題壓迫着她。等她過了橋正要走進竹林時，她忽然鼓起了勇氣說道：

「大少爺，你不給二小姐幫幫忙，想點法子？」

「給二小姐幫忙？」覺新聽見這意外的話語便更加驚訝地問道，「你說的什麼事情？」

「二小姐底親事，大少爺，你是曉得的，」翠環底勇氣漸漸地增加了，她底聲音雖然還略帶點顫動，但比起先前的要堅定多了。她充滿了信心地說下去：「陳家姑少爺沒有出息，二小姐又不情願，我們老爺沒有眼睛活生生地定了這門親事，把二小姐底一輩子輕輕易易地斷送掉了。大少爺，你和二小姐也很要好。你不能夠想點法子救救二小姐？」

「呵。」覺新一面跟隨着燈光往前而走，一面注意地傾聽翠環底說話。這話語是他完全料想不到的，卻把他大大地感動了。這彷彿是一把鑰匙，來打開了一口古老的皮箱，現在讓人把箱裏的物品一件件地翻出來。那是他底苦痛的回憶，那是他底過去的創傷。他默默地走着，他底脚步愈是下得沈重了。他似乎落進了一個更深沈的思索裏。等到翠環底聲音突然停止時，他纔猛省似地叫出這一個



「呵」字。

翠環看見他不答話，便又帶了哀求的調子說：「大少爺，你不憐恤二小姐，還有哪個來憐恤她？只有你能够給她想一個法子……」

覺新不等她說完，忽然插嘴說道：「三太太有辦法，你喊二小姐去求她罷。這一定有用處。」他底這兩句話也是順口說出來的，他似乎用這來做遁辭。

「大少爺，你還不曉得我們太太底脾氣，」翠環帶着怨憤的口氣接着說道，「我們太太不大心疼二小姐，她這個人什麼事情都不大放在心上。老爺說什麼好，就是什麼好。」

這時他們跨出了那一道小小的竹籬門，階下一些怪石阻攔着他們底路。他們繞着怪石往前走。去。覺新忽然自語似地說：「我也沒有一點辦法。」這聲音淒涼地在空中抖了許久。他覺得自己是用盡力量了。

翠環看見自己說了那許多話，卻得到這樣的一個回答，心裏有點氣惱，便不再作聲了，只顧放快脚步賭氣似地往前面衝。

他們走進了一帶迴廊，覺新漸漸知道了她底心情，倒覺得自己有些不是了，便搭訕地讚了一句：「翠環，看不出你倒這樣子維護你二小姐。」過後他又說：「你伺候二小姐，你也該多多地勸她把心

放開一點。」

「是，」翠環簡短地答道。但是過後她又覺得和大少爺賭氣是不合理的，便換過語調接了下去說：「大少爺說得是。我也勸過二小姐。二小姐素來待人厚道。她從不把我當成底下人看待。不過我勸她也沒有用。她近來常常愁眉苦臉長吁短嘆的，有時候還從夢裏哭醒轉來。只有大少爺，你和二少爺，琴小姐在的時候，二小姐才肯多笑幾次。大少爺，你該曉得二小姐就只有靠你們給她幫忙。如果你們再沒有法子……」翠環愈往下說，聲音裏帶的感情底成份愈多，淑英底帶着愁煩的表情的面龐在她底眼前漸漸擴大起來，使她看不見別的一切。淑英底命運，淑英底處境，那個年青女子底苦樂禍福抓住了她底全部思想。這種關心的程度已超過同情這名辭所能表示的了。所以她後來就彷彿在爲爭自己底幸福而掙扎，爲擺脫自己底惡運而求救。於是她底聲音因了這事情底無望而變得有些悲哀了。在覺新底耳裏聽來，那後面的一兩句話就和絕望的哀號差不多。他忽然以爲翠環在哭了，其實是他自己在心裏哭，他不能夠再往下面聽那些也許更會刺痛他底心的話語。他就開口來打斷她底話頭，他哀求似地喚了一聲「翠環。」等那少女猝然噤住話回頭來看他時，他硬着心腸吩咐道：「你不要往下說了。」過後他又辯解似地自語道：「你們不了解我，你們大家都不了解我。」

翠環聽見這樣的全然意外的話，禁不住惶惑地掉過頭來看他，她這忽忽一瞥，又是在黑暗裏，當

然看不出他臉上的表情。她不知道是否她底話觸犯了他。她有點惶恐，她還想對他說一兩句解釋的話，但這時他們已經走出了花園底內門，再一兩步就到覺新底窗下了。

「翠環，你回去吧，二小姐她們在等你。我用不着燈了。」覺新看見從他房裏透出來的一片燈光帶着花紗窗帷底影子映在前面的一段石板地上，便叫翠環站住，打發她回到花園裏去。

翠環答應一聲，便站住了。她遲疑地望了覺新兩眼，忽然問道：「大少爺還有話吩咐嗎？」

「沒有了，這趟倒難爲你。」覺新把頭略略一搖，溫和地低聲答道。他便撇了翠環，一個人往前面大步走去，走過他底窗下，出了花園底外門，再轉進過道，然後進了自己底房間。

他掀起門簾，一隻腳跨進門檻，便看見一團黑影俯在寫字檯上面。那影子聽見腳步聲吃驚地擡起頭掉過臉來，不覺驚喜地喚了一聲「爹爹」。這是他底海兒，正跪在凳子上面，便立刻爬了下來，跑去迎他。

覺新底臉上浮出溫和的微笑，先前那許多不愉快的思想一下子全都飛走了，彷彿他又把那口古老的皮箱緊緊地鎖住了似的。他愛憐地握着海臣底手，俯下頭親切地問道：「海兒，你還沒有睡？」

「爹爹，我在看書。」海臣親密地而且認真地回答道，他溫順地跟着覺新走到寫字檯前面，不住地仰起臉看覺新，眼睛裏閃着喜悅的光。

海臣爬上了凳子，把攤開在寫字檯上的一本圖畫書送到覺新底面前，覺新在旁邊那把活動椅上坐下來。

「爹爹，你看，這一隊翹鬚子的洋兵那麼兇……」海臣指着一頁大幅的圖畫興奮地對覺新說。「這是我們的兵。大炮，轟轟飛艇，嗚嗚……爹爹，是不是我們打贏的？」

覺新呆呆地望着海臣，他似乎沒有聽見海臣底問話。他底愛憐橫溢的眼光包着海臣底圓圓的臉。海臣完全不覺得他底注視。他愈是多看海臣，他愈是不忍把眼光掉開。漸漸地他底眼光在搖晃了，好像有什麼東西掙扎着要從他底眼腔裏迸出來。他預料到會有一陣感情的爆發，但他還極力忍住。等到海臣閉了口，他突然覺到房裏的靜寂，又覺到海臣底一對濃黑的眼珠在他底臉上旋轉時，他纔出聲問道：「你一個人在這兒看書，你不怕何嫂呢？她到哪兒去了？」這聲音洩露了他底感情：愛憐，兢心，煩愁，悲痛。

「何嫂到廚房去了，她就回來的，」海臣天真地回答着。他看見覺新只顧望着他不說話，便接下去：「爹爹，我不想睡，我要等你回來。你就回來了。你打牌贏嗎？」他又略翹起嘴說：「我要到花園去看你打牌，何嫂不帶我去。她說晚上花園裏頭有鬼。她一定騙我。爹爹不怕鬼，我也不怕。媽媽在，媽媽一定領我去的。」

覺新連忙把眼睛掉開去望窗外，他壓抑住一切的感情，勉強做出一個溫和的聲音說：「你不要埋怨何嫂。小孩子家晚上進花園是不好的。」

「爹爹，房子裏頭空得很。人太少，你又不在了，我睡不着，」海臣開始帶了訴苦的調子說。

覺新再不能夠忍耐了，他一把就將海臣從凳子上抱過來。他緊緊地把海臣抱在懷裏搖着，用臉頰去挨海臣底短髮，嗚咽地說：「乖兒，睡了罷。」眼淚從他底眼角流下臉頰來。

海臣不能夠瞭解覺新底心情，他知道這動作是父親疼愛他的表示，但他卻不明白父親爲什麼會突然有這種動作。他並不去深想這個。因爲他底思想是在別的事情上面。他從覺新底懷裏伸出頭來。覺新底眼淚落到了他底額上。他不覺驚愕地叫道：「爹爹，你怎麼哭了？」

覺新伸出了一隻手去揩拭眼睛，一面做出平靜的聲音答道：「乖兒，我沒有哭。我眼睛裏落進了灰塵。」

「我給你吹吹看，」海臣說着便伸直了身子，把兩腿跪在覺新底膝上，伸出兩隻手要去撥覺新底眼皮。

覺新扭一下頭，又將海臣底手捏住，把牠們放了下來。他愛憐地說：「乖兒，你好好地坐着，不要動。我底眼睛不要緊，已經好了。」

海臣順從地坐下來。他坐在覺新底膝上，把眼睛往四面看了看，忽然做出一個莊重的面容問道：「爹爹，媽媽真的不會再來看我們嗎？」

「乖兒，我不是對你說過媽媽到天上去了嗎？她在天上很快活的。」覺新悲聲答道。

「爹爹，我想媽媽，媽媽到底曉不曉得你也想媽媽，我也想媽媽，她在天上很快活，做什麼不回來看看我們？媽媽向來很喜歡我，我很想她。我晚上睡不着，我輕輕喊媽媽，我想媽媽聽見我在喊她，她會回來看我。爹爹，媽媽真忍心不回來看我們？」海臣側着身子挽住覺新底左膀，兩隻小眼睛固定在覺新底堆滿了愁雲的臉上，他帶着深思的樣子正正經經地追問覺新道。

覺新不能即刻回答海臣。他默默地把那孩子緊緊抱着。他底眼光越過孩子底頭，望到掛在對面牆上的一張女人底半身照相。淚水潤溼了他底眼睛。那個女人底面龐變得模糊了。他要忍住淚水，但淚水卻不由他控制暢快地迸了出來。他不願意給孩子看見他底眼淚，他便把心一橫鬆了手，裝出稍微嚴厲的口氣吩咐孩子：「不要多說話。時候不早了，你去睡罷，爹爹還有事情。」

海臣畏怯地偷偷看覺新一眼，失望地含糊答應一聲，便不再言語了。但他並不走下去。覺新沈默着。後來何嫂進了房間。她看見海臣坐在覺新底膝上，便說：「海少爺，我們去睡罷。」她一面走過去抱他。

海臣看見何嫂走過來，他並不理睬她，卻猛然掉轉身子往覺新底懷裏一撲。他把嘴一扁，哀求地說：「爹爹，我不要睡。你陪我一會兒。我睡了，你又走開了。」

孩子底悽慘的聲音在房裏無力地響着。何嫂縮回兩手，呆呆地站在旁邊，不作聲。覺新緊緊地抱着孩子，讓孩子底臉壓在他底肩上，他咬緊牙關，不言語，只對何嫂搖了搖頭。

何嫂低低噓了一口氣，便走進裏面的房間去了。

海臣還在覺新底懷裏低聲抽泣。他底頭在覺新底肩上微微顫動。覺新輕輕地撫着海臣底身子，然後擡起淚眼去看牆上那幅照相。他底心裏忽然起了一陣酸痛，他自語似地低聲唸道：「珏，你看見了罷。你叫我怎樣辦？你保佑保佑海兒罷。」

海臣並不會聽清楚覺新底話。他抽泣一會，這時便擡起頭來自己用手揩去眼淚，親切地對覺新說：「爹爹，我不哭了。你教我認字。」他便掉過身子伸手去拿桌上的圖畫書。

覺新連忙把海臣底手拉回來，他溫和地阻止海臣道：「今天不要認字了。乖兒，時候不早了，你睡了罷。」

海臣親切地看了覺新一眼，忽然問道：「爹爹，你不去打牌嗎？」

「我不打了，你好好地睡罷。」覺新搖搖頭和藹地答道。

海臣又看看覺新，微微一笑，順從地說：「爹爹，我睡了。」他把頭靠在覺新底懷裏，閉上了眼睛。覺新用手輕輕地去撫拍他。他起初還略略動着身子，但不久就沈沈地睡去了。

過一會覺新俯下頭去看海臣底臉。海臣正和平地酣睡着，嘴微微張開，唇邊還掛着微笑，但覺新看來，這微笑卻是很寂寞的。他把自己底嘴放近海臣底耳邊，愛憐地柔聲喚道：「海兒。」海臣沒有答應，連動也不動一下。他把這寂寞的睡臉注視了許久，過後忽然擡起頭來，向四面望了望。房裏空闊而靜寂。屋角立着兩隻書架底黑影。在一張精緻的小方桌邊孤寂地擺着孩子用的小逍遙椅。電燈底光亮似乎也比平時更黯淡了。他又埋下頭去看海臣，他拚命凝視這孩子，他恨不得就一口把這孩子吞在肚裏。孩子似乎完全不知道他底這種心情。那張小嘴上依舊掛着寂寞的微笑。他想：不曉得這孩子夢見了一些什麼事情。但他愈看這張臉，便愈是激動起來。他覺得他底心好像要從喉管裏跳出來了。他便擡起頭，長長地噓了一口氣。他底眼光又去找那牆上的照相。依舊是那個豐腴而溫柔的面龐。她底一雙明亮的眼睛從牆上看下來，可是這時候她底眼睛也似乎帶了悲哀的表情。他底心裏起了一陣隱微的痛楚，他忘了自己地低聲喚道：「珏珏。」那眼睛並不震動一下。他再要仔細地去看那雙眼睛，但是他自己底眼睛有些模糊了。

「睡着了嗎？」一個女人底低聲在覺新底耳畔意外地響起來。他驚訝地掉頭去看。說話的是何



嫂，她剛從裏面走出來，他完全沒有注意到。她站在旁邊，伸出兩手，等着抱海臣進去。他看見了何嫂，並不答話，卻回過頭去看海臣，而且把海臣抱得更緊一點，彷彿害怕何嫂會把孩子給他搶去似的。

何嫂並不會覺察出這情形。她接着又說：「大少爺，讓我來抱進去。」

覺新又擡起頭把何嫂看了一眼。這一次他完全明白了。他默默地點了點頭，小心翼翼地輕輕抱起孩子，讓何嫂來接過去。他看見孩子已經躺在何嫂底懷裏了，還鄭重地吩咐一句：「你小心點。」

「曉得，」何嫂一面答應着，一面小心地抱着海臣往裏面房間走去。

覺新望着何嫂底背影在門檻裏面消失了。他不覺又掉頭望了望四面。屋子底空闊和冷靜突然來壓迫他。他心裏徬徨無主。他勉強站起來，想回到花園裏去。但他對於那壓迫着他的空闊和冷靜底感覺完全失了抵抗力。他覺得身子一陣軟弱，支持不住，便又坐下去，把頭俯在寫字檯上面，暗暗地哭起來。

剛剛在這時候窗外石階上響起了三個女子底脚步聲。有一個少女底聲音叫了一聲：「大哥！」覺新在房裏似乎沒有聽見。不一會一個女子提着風雨燈往後面走去了。另外的兩個卻轉進過道，走入覺新底房裏來。

「大哥，」淑英驚詫地喚道，「你不去打牌？」她看見他底肩頭在聳動，便關切地問道：「你不舒

服嗎？」

覺新擡起頭來，他底臉上滿是淚痕。他勉強回答道：「我並沒有什麼。劍雲在替我打着。我等一會兒就去。」他並不避開淑英底眼光。但他意外地發見蕙站在淑英底背後時，便有點困窘了。

「你哭了？」淑英看見覺新底淚痕，忍不住半驚訝半同情地問道。

覺新對着她們苦笑一下，解釋般地说：「我剛才和海兒講了幾句話，他說起他媽媽底事情。我過後想起來有點傷心，就哭了。」他說着便摸出手帕去揩拭眼睛。

「這真是何苦來！你自己底身體也是很要緊的。」淑英帶笑地責備道，但她底微笑裏含着濃厚的悲戚底滋味。「好好地何苦還去想那些事情？」

「這也難怪大表哥。像大表嫂那樣好的人，哪個人不依戀？想起來真叫人……」蕙接口說下去，她說到後一句時，忍不住略擡起眼睛瞥了瞥牆上那張照相。一個活潑的少婦底影子在她底腦裏動起來。她埋下頭，那影子馬上消失了。在她底眼前擺着覺新底那張被燈光照亮了一半的淚痕狼籍的臉。她底眼圈一紅，心裏立刻不舒服，她連忙嚥住下面的話，把頭略略低垂下去。

「蕙表妹，請坐吧。」覺新勉強做出笑容對蕙說，「你好幾年沒有在我房間裏坐過了。你看看和從前像不像？」

「好，蕙表姐，你且坐一下，」淑英偷偷看了蕙一眼，然後溫和地招呼道。過後她又對覺新說：「大哥，我去喊人給你打盆臉水來，洗洗臉。」她說着就要走出去。

「二妹，你不必出去，何嫂就在裏面，」覺新連忙阻止道。他便提高聲音叫了兩聲「何嫂。」何嫂在裏面答應着。他一回頭看見蕙站在寫字檯旁邊，便笑問道：「蕙表妹，你不坐？」

「不要緊，我站站就走的，」蕙淡淡地答道。

「多坐一會兒也好。我晏點去也不要緊。橫豎劍雲愛打牌，就讓他多打一會兒，」覺新懇求地挽留道，那空闊而冷靜的房間在他底眼裏突然顯得暖熱而有生氣了。

何嫂從裏面走出來，喚了一聲「大少爺。」

「給我絞個臉帕來揩揩臉，」覺新猛省地擡起眼睛吩咐了這一句，然後回頭去看蕙，他底清癯的臉上浮出一個憂鬱的微笑，他關切地問道：

「你身體好像也不大好。比從前更瘦了一點。我看枚表弟身體很壞。你也有什麼病痛嗎？」

蕙搖搖頭，低聲答道：「還好。」淑英瞅了蕙一眼，插嘴說：「病是沒有的，不過她身體很弱。雖然比枚表弟稍好一點，但也得小心保養才行。」

覺新震動着他底亮眼睛笑了笑，淡淡地說：「你現在對我生疏多了。上一次你離開省城的時候，

你還是個小姑娘。你常常拉住我問這問那的。你還記得嗎？」

蕙底臉上起了一層淡淡的紅暈。她埋下眼睛低聲答道：「我都記得。不過那時也不算小了。」

「你底事情我也曉得。枚表弟還告訴我，你爲這事情哭過幾個晚上……」覺新繼續說下去，但聲音有些改變了。這時何嫂絞了臉帕過來遞給他，他接着揩了臉，把臉帕遞還給何嫂，又吩咐了一句：「倒三杯茶來。」何嫂應着便往裏面房間去了，她很快地端了一個茶盤出來，把上面托着的三杯茶次第放在三個人底面前，帶着好奇心偷偷把三個人看了一眼，便輕輕地走開了。

「大哥，你何苦又提起這種事情？你難道要把我們也惹得流淚？」淑英忍不住皺起眉頭噴怪似地對覺新說，但聲音依舊是溫和的。

覺新憐恤地看了淑英一眼，然後又把眼光定在蕙底臉上，他忽然換了顫動的聲音說：「你看我們三個人落在同樣的命運裏面了。看見你們，就好像看見了我自己底過去。我是不要緊的。我這一生已經完結了。三弟最近還來信責備我不該做一個不必要的犧牲品。他說得很對。可是你們還太年青，你們不該跟着我底腳跡走向那地方去的。我覺得這太殘忍了。」他很激動，彷彿就要哭出來似的，但是他突然用了絕大的努力把情感抑制了；他用一種似乎是堅決的聲音收住話頭說：「我不說了。再說下去我又會哭起來。說不定更會把你們也惹哭的……你們坐罷。」他自己跌倒似地坐在椅子上。

蕙依舊靠了寫字檯站着，她把一隻膀子壓在面前那一疊罩着布套的線裝書上，她擡起淚眼喚了一聲：「大表哥。」她想說什麼話，但嘴唇只一動又緊閉了。只有她那感激的眼光還不停地愛撫着。覺新底突然變成了陰暗的臉。

房裏接着來了一陣沈默。這靜寂彷彿就窒息了這三個人底呼吸似的。他們絕望地掙扎着。

「蕙表姐，我們走罷。」過了一會淑英底聲音忽然響了起來，她底聲音不高，但很清楚。「讓大哥休息一會兒。等我們快去把東西檢好拿來和他一起到花園裏去。我們已經耽擱很久——」

但是沈重的鑼聲像一個野獸底哀鳴似地突然在街中響了。夜已經很靜。每一下打擊敲在那金屬上就像敲碎了一個希望。

「怎麼就打二更了！」淑英驚訝地自語道。但即刻她又失望地對蕙說：「那麼蕙表姐，你真的就要回去了？」

「我以後會常來的，」蕙留戀地望了望淑英，安慰似地說。

淑英想了一下，忽然欣喜地挽住蕙底膀子說：「蕙表姐，你今天晚上就不要回去。琴姐今天晚上也在我們這兒睡。」

「不行，」蕙搖搖頭，憂鬱地答道。「我不先和父親說好，是不行的。」

「我去和周外婆說，她可以作主。」淑英依舊固執地抓住那一個即將飛去的希望，「這也沒有用。」蕙略帶一點悲戚地說。「連婆也拗不過父親底意思。」

街中的鑼聲漸漸地低下去，似乎往別的較遠的街道去了。蕙剛剛說完話，翠環就提着風雨燈從外面走進房來。

「二小姐，你們把東西檢齊了嗎？我們快走罷，打過二更了。」翠環一進房間就笑吟吟地說道。

「還沒有。」淑英困窘地笑答道。「我們立刻就去！」她又央求覺新道：「大哥，你陪我們到大媽房裏去！」

「也好。」覺新答應了一句，便跟着她們出去到周氏底房間去了。

淑英和蕙兩個把白天脫下的裙子等物疊在一起，包在一個包袱內，淑英打算叫一個女傭把牠提到花園裏去。但覺新卻自告奮勇，說他願意打風雨燈。她們拗不過他，就讓他從翠環底手裏接過燈來，由翠環捧着包袱。於是他們一行四個人魚貫地走出房間，經過過道，轉進了花園底外門。

覺新們剛剛跨過竹林前面的小溪，忽然看見對面粉白牆角轉出了一團陰暗的紅光。翠環回過頭低聲說：「多半是綺霞來了。」

「那麼一定是來催我們的，」淑英接口道。她底話剛完，前面就起了叫「翠環」的聲音。一個短小的影子提着一隻紅紙燈籠走過來。

「噯，綺霞，你來做什麼？」翠環大聲問道。

「三太太喊我來催二小姐的，」綺霞也大聲回答。她便站住等候淑英走近。

淑英到了綺霞身邊，便問道：「牌打完了嗎？」

「麻將已經完了。周外太太一桌還有一牌，」綺霞回答道，她便跟在淑英後面走。

衆人趕到水閣時，連字牌的一桌也散了。許多人聚集在右邊屋子裏談閒話。琴芸和淑華們也都在那裏。

「二女，喊你做事，你就這樣慢條細擺的！」張氏看見淑英進屋來就抱怨道。

淑英羞慚地瞥了她底母親一眼，從翠環那裏接過包袱來放在一個空着的凳子上。她要動手把

牠打開。周氏卻吩咐綺霞道：「綺霞，你把包袱拿出去，交給外老太太底周二爺。」

綺霞答應了一個「是」字，但大舅太太們卻阻攔着，客氣地說要繫上裙子，不過經主人們一勸，也就讓綺霞把包袱提出去了。綺霞出去不久卻空着兩手進來說：

「太太，袁二爺來說轎子都來了，就在花園大門口。」

「那麼我們動身罷，」周老太太說着，第一個站起來。衆人跟着全站起了。

於是房間裏起了一陣忙亂。衆人相互地行禮拜的拜，請安的請安，作揖的作揖。過後，女傭和丫環們有的提風雨燈，有的打燈籠，有的拿羊角燈。前引後隨地擁着周老太太一行人走出了水閣，沿着湖濱走去。

衆人走過了松林。路漸漸地寬廣起來，後來轉入一帶遊廊。一邊是藤蘿叢生的假山，一邊是一排三間的客廳，全是糊着白紙的彫花窗戶。窗前種了一些翠竹。門是向大廳那面開的。這時還有輝煌的燈光從窗內透射出來。裏面似乎有人在談話。

衆人走出遊廊，下了石階。前面有一點光亮和一個人影在晃動，袁成打了一個燈籠恭敬地站在階下等候着。

「袁成，花廳裏有客嗎？」周氏看見袁成便問道。



「是，三老爺在會客，是馮老太爺。」袁成垂着手恭敬地答道。

馮老太爺這四個極其平常的字像晴天的霹靂一樣打在淑英底頭上，淑英幾乎失聲叫了出來。琴正在聽蕙講話。淑英在後面離琴有一步的光景。琴便把腳步下慢一點，暗暗地伸出手去握淑英底手。淑英不作聲，只是用感激的眼光看琴。恰恰琴也回頭看淑英。兩對彼此熟習的眼光在黑暗中遇在一起了。琴鼓舞地微微一笑，即刻把頭掉了回去。淑英底戰抖的心稍微鎮靜一點。但「馮老太爺」這稱呼給她帶來的不愉快的思想和悲痛的回憶卻還不能夠立時消去。少女底心並不是健忘的。一年前淑英房裏的婢女鳴鳳因為不願意做馮樂山底姨太太就在這花園裏投湖自盡。但這樣也不能夠使祖父不把四房的婢女婉兒送到馮家去做犧牲品。婉兒今年還到這公館來過一次。一年前她到馮家去的時候還是一個活潑的少女，如今卻瘦得快失掉人形了。她還含着眼淚訴說自己在馮家的生活情形，她說了不少的關於馮樂山夫婦的話。但是對於淑英，這些話又有什麼用處？她底母親聽見過了，也許她底父親也聽見過了。然而這依舊不能夠阻止父親去聽從馮樂山底話，把她許給了陳家。馮樂山，這個人是她底災禍底泉源。現在他又來了，而且和她底父親在一起談話……她不能夠再想下去。她茫然看前面。眼前只是幢幢的人影。她忽然覺得這一切彷彿都是空虛的夢。她底心又隱微地發痛了。

「馮樂山，他又跑來做什麼？」覺民忽然冷笑道。馮樂山，孔教會會長，新文化運動底死敵。這個名字他也不會忘記的。他恨這個人比恨別的保守派都厲害，因為這個六十歲的老頭子在做了那三件事情之外還對他做過一件事。一年前他也曾被祖父強迫着和馮樂山底姪孫女訂婚，後來還是靠了他自己底奮鬥而得到勝利的。如今馮樂山又來了。他想這個人也許是爲了淑英底事情來的。於是他底心就被憐憫、同情、友愛以及憤怒佔有了。在這時候他不能夠做什麼事情，而且他底周圍又全是些飄搖無定的影子。他絕望地同時又用愛憐的眼光去找淑英。淑英走在他底前面，他看見了她底細長的背影。

「二弟，你說話要當心一點！」覺新聽見覺民底話，便驚恐地在旁邊警告地說，他暗暗地伸手去拉了一下覺民底袖子。這時他們已經跨過一道大的月洞門，走入了那石板鋪砌的天井。周圍被電燈光照耀得如同在白晝。一座假山屏風似地立在月洞門前。

覺民底先前那句話是低聲說出來的，所以並未被前面的人聽見。淑英是聽見了的，她明白覺民底意思。但這句話只給她添了更多的焦慮和哀愁，就被她默默地嚥在肚裏了。她好像並沒有聽見什麼的樣子，甚至不回頭去看覺民。因此覺民用愛憐的眼光去找尋她的時候，就只見她底微微向前移動的背影。覺新底話語把覺民底眼光從淑英底背影上拉到了覺新底臉上來。覺民看了覺新一眼，

正要答話。但突然照耀在他眼前的電燈光又把他底眼光吸引了。他在無可奈何的絕望中忽然起了一個念頭：「我一定要幫助她！」一道光亮掠過他底頭腦。於是那憤怒和絕望一下子都飛走了。

「轎子，轎子，」袁成走在前面，他一跨出月洞們，便帶跑帶嚷地叫起來。假山外面接着起了一陣喧嘩。原來那裏是一片廣闊的石板地，六乘轎子橫放在那裏，十二個轎夫和兩三個僕人聚在一起講話，這時聽見招呼轎子的聲音，便連忙分散開來，每人站在自己底位置上，把轎子略微移動了一下。

「提周外老太太底轎子！」提大舅太太底轎子……太太女傭、婢女、僕人底聲音打成了一片，次第地這樣嚷着。在一陣忙亂之後，客人們陸續進了轎子。枚少爺趁着他底兩個姊妹依戀地和淑英姊妹告別的時候，走到覺新底身邊，莊重地低聲對覺新說：「大表哥，你哪天到我們家裏來？我有許多話從不敢對人說，我要一起告訴你。我晚上常常整夜睡不着覺。我很害怕。」他底急促而戰抖的聲音洩漏出來，他底畏怯和驚慌。他過後又驚疑地往四處看，他害怕有人會把他底話聽了去。

「好，我過兩天一定來看你。你好好地養息養息罷。」覺新感動地答道。他還想對枚少爺說一兩句話，但袁成在催枚少爺上轎了。

枚少爺又和衆人行了禮，然後急忙地走進轎去。等轎夫們擡起他走出花園轉入公館底二門時，周老太太底轎子已經早出了大門而走在街上了。

周氏一行人跟着轎子出了花園門，走上大廳，再轉進拐門，往裏面走去。

馮樂山底三人擡的拱杆轎驕傲地躺在大廳上。花廳裏面燈光很明亮。淑華走到那門前，在門縫裏偷偷張望了一下。琴也過去把臉貼在一幅板壁上，從縫隙去張望裏面。她看見那個留着灰白色短鬚的老頭子坐在炕牀上，正搖擺着頭得意地對淑英底父親克明說話。他在敘述他辦孔教會的成績。她想：「大概正事已經談完了罷。」便嫌厭地掉頭走開了。覺民也彎着身子在旁邊看，她輕輕地在他底袖子上拉了一把，等覺民回頭看時，她已到了淑華底身旁。她在淑華底耳邊低聲吩咐道：「走罷。」淑華剛掉轉身，便聽見克明威嚴地在裏面大聲叫起來：「送客！」

淑華對琴做了一個怪臉，連忙拉着琴一道往拐門那面跑去。她底母親和孀娘們都已經走進裏面去了。覺新也陪着劍雲到他房間裏去談話。除了她們兩個和覺民外只剩了淑英和淑貞在拐門前面陰暗裏躲着等候她們。

克明剛叫了一聲「送客」，門房裏就起了一個洪大的應聲：「有。」接着僕人蘇福用一個箭步從門房裏跳了出來，直往花廳奔去。過後一個跟班和三個轎夫也帶跳帶跑地走出門房。跟班底手裏提着一盞馬燈。

蘇福打起門簾，馮樂山戴着紅頂瓜皮帽，穿着棗紅緞袍，玄青緞子馬褂，彎着腰從裏面走出來，克

明很恭敬地跟在後面，把他一直送上轎子，還深深地彎下腰去。

「三爸太講禮節了，」淑華低聲笑着說。

「快走罷，」淑英聽見淑華出聲說話，更加着急起來，便催促道。她即刻拉着淑貞先往裏面走了。琴和淑華也不再遲疑，就跟著進去了。

她們剛走到覺民底窗下，就聽見克明底快步子在後面響起來。她們便讓開路，站在一旁，等他過去。

「三爸，」淑華帶笑喚道。琴含笑地叫一聲「三舅。」淑英也喚了一聲「爹。」

克明突然站住了。他帶笑地點頭應了一聲，接着問琴道：「琴姑娘，你媽好嗎？今天爲什麼不來？」

「媽很好，謝謝三舅問。媽本來也想來，後來因爲有點事情，所以不來了，」琴客氣地答道。她接着又說：「三舅近來很忙罷，身體倒很康健。」

「還好。也沒有什麼事情，就是應酬忙一點，」克明謙和地答道。看他那神氣，他似乎是很高興的。這時覺民慢步走到旁邊來聽他們講話。

「三舅剛纔會的客是馮樂山罷，」琴看見克明興致很好便接着問道。

「不錯。琴姑娘，你怎麼會曉得他？」克明驚訝地反問道。

琴微微一笑，她用這笑容來掩飾她底一點嫌厭的表情。她極力做出平淡的聲音說：「馮樂山今年做了孔教會會長；他在我們學堂裏演說過一次。他說女子無才便是德，與其把女子送進學堂讀書，還不如教她們學髻兒戲。說得個個同學都不高興。」

「這也難說。樂山先生是一個德高望重的長者，他底學問，在這省城也是數一數二的。」克明忽然正經地說。

琴啞口無言了，她不好意思地低下頭去。覺民在旁邊忍不住插嘴說道：「不過這樣大的年紀還討姨太太捧戲子，總不是好榜樣。」

「二姪，你不能這樣說。他究竟是你底長輩！連我也得尊敬他！」克明動了氣正色說道。他即刻掉頭吩咐他底女兒淑英道：「二女，你好好陪你琴姐耍，」於是揚長地往裏面走了。

覺民氣惱地望着克明底背影在陰暗中轉進了過道，不覺低聲罵了一句「真糊塗！」

「二哥，」這些時候不開口的淑英忽然帶着央求的調子苦痛地說。她似乎在央求覺民不要再說這一類的話。

覺民聽見淑英底聲音，有點感動，心一軟，即刻換了溫和的語調說：「二妹，我不再說了。你曉得我不是故意——」

淑英不等他說完，就用顫抖的聲音打岔道：「二哥，我並不怪你。我只怕，我怕我自己——」她激動得不能夠繼續說下去，在中途突然止住了。

「二哥，你爲什麼不請我們到你房裏去坐坐？站在黑暗裏說話怪沒有意思。」淑華這些時候沒有機會插進來說話，覺得很悶，終於忍不住這樣說了。

「好罷。現在就來請也不晏。」覺民聽見這話正合他底意思，即刻順着她底口氣答道。

「琴姐，你先走，我去叫人倒幾杯茶來。」淑華掉頭對琴說了上面的話。過後她又向着左上房高聲喚道：「綺霞！綺霞！」

「嗯！」綺霞在左上房裏答道。

「倒幾杯茶來，在二少爺房裏頭！」淑華大聲吩咐道。

「曉得就來！」綺霞在房裏大聲應道。

「三妹，你總愛這樣使喚人！這種脾氣要不得！」覺民剛剛踏上石階，一隻腳跨過了門檻，忽然回過頭來責備似地對淑華說。這時琴和淑英、淑貞都已經進了房裏。

「這就叫做青山易改，本性難移！」淑華不服氣，冷笑地答了一句。

「好好，我就不說你。等你將來嫁個兇狠的姑少爺，那時候看你有什麼辦法？」覺民氣憤地報復

說道。

「這和你有什麼相干？這是我底事。我不怕。我自己有主張。」淑華強硬地頂撞道。

「好，要這樣纔好！」琴在房裏輕輕地拍着手笑起來。覺民和淑華兩人也忍不住撲嗤笑了。他們便也走了進去。

衆人都坐下了，開始談着一些閒話。淑英一個人忽然沈默起來，她在思索剛纔淑華說的一句話，她在思索一件事情。綺霞端了茶盤進來，把茶杯放在每個人底面前。過後她拿着空茶盤站在琴底旁邊，帶着興味地聽琴說話。

「綺霞，琴小姐今晚在我房裏頭睡，你先把牀鋪好。」淑華吩咐綺霞道。

「嗯。」綺霞應了一聲，遲疑一下剛要出去，忽然外面起了一個磁器落在地上打碎的聲音，立刻又是木器和牆壁相撞聲。這些聲音似乎是從對面廂房裏送過來的，衆人驚疑地互相望着。淑貞突然變了臉色，寒戰似地微微抖起來。

「五老爺又和五太太吵架了，」綺霞興奮地自語道，沒有人理睬她。覺民厭煩地站起來，在房裏踱了兩步，他看看淑英底臉，又看看淑貞底臉，

「高靜之，你憑良心說，你哪點對得起我沈叔玉？」沈氏底混雜着憤怒和悲傷的聲音在對面廂



房裏突然響了起來。

「不曉得爲着什麼事情？」琴悄然自語道。

「他們底事情哪個神仙才曉得！十天裏頭總有七天吵的！」淑華接口說道。

「你把我底金銀首飾都出脫乾淨了，我並沒有向你算過帳。你還不宜好。你在外面租了公館，討了小老婆，我也不管你。如今你胡鬧得還不够，你居然鬧到家裏頭來了。你這沒有良心的東西！」

「你敢再罵，你敢再罵！」淑貞底父親克定厲聲嚷着，一面把手在桌上重重地拍了一下。接着他又怒吼道：「這是我底家！我高興怎樣就怎樣！」

「你好不要臉！」沈氏尖聲回罵道。「你底家你底家在外面。這是我底家！喜兒是我底人！」

「不管她是哪個底人，只要她自己情願，你就不配來說話！我高興這樣做，你敢把我怎樣？」克定理直氣壯地吼道。

「喜兒是跟我陪嫁過來的丫頭。她是我底人。我早就不放心你這色鬼，所以早早把她嫁出去。現在她丈夫才死幾個月，你就來和她勾搭！喜兒又不是什麼西施，虧你看得上！你是什麼老爺！把你們高家三代祖宗底德都喪盡了。」沈氏數數落落罵着，這中間夾雜了克定底不斷的「你敢再說」這類的威脅。但她依舊勇敢地說下去。

「不管你怎樣說，她總比你漂亮。我喜歡她，我要討她！」克定強辯地嚷道。

「你——你，你欺負人家居孀的寡婦，家裏又沒有人你做老爺的勾引老媽子，爹過世不到一年，你底孝還沒有滿，你就在家裏頭胡鬧！你讀書讀到牛肚子裏頭去了！」沈氏更氣惱地罵着，拿起一件磁器就用力往地上一擲，華拉一聲磁器即刻破了。

「好，你敢打東西，你怕我不敢！」克定叫吼着，他也隨手抓了一件磁器打碎了。

淑貞忽然哇的一聲俯在桌上哭起來。

「二哥，我們出去看，」淑華興奮地對覺民說，她便往外面走，覺民本來在房裏踱着，這時就跟着出去。綺霞也跟着他們走了，剩下琴和淑英在房裏勸慰淑貞。

克定底房裏燈光輝煌着，嵌在紙窗中間的玻璃被繪着蘭草的紙窗簾遮掩了。窗外階上階下站了不少的人，男的，女的，大半是女傭和僕人，都伸着頭頸靜靜地傾聽着。也有兩三個人交頭接耳地在講論，覺新和劍雲抄着手在天井裏慢慢地踱着。覺民和淑華兩人都走到窗下去，在那裏他們才聽見房裏還有一個女人低低哭着的聲音。

「這是我陪嫁過來的東西，我不准你打！」沈氏繼續罵道。

「我偏要打！我打了看你又怎樣！」克定兇狠地答道。他又把一件東西打碎了。「這是我底家，你

不高興，你就給我滾！」

「滾？你敢喊我滾？說得容易！我是你用三媒六禮接來的！除非我死，你就把我弄不出去！」

「我就要你死！」克定兇惡地吼着。

「好，你要我死！我就死給你看！」沈氏瘋狂似地叫着，就向着克定衝過去，把頭在他底懷裏撞。他要推開她，她卻抓住他不肯放，兩個人扭住一團，一進一退，一退一進的。站在窗外的女傭中間有幾個連忙跑了進去。

覺民和淑華依舊站在外面。覺新卻急忙跑進了克定底房間。他着急地叫着「五爸，」「五嬸，」但沒有人理睬他。女傭們拖住沈氏底膀子，僕人拉開了克定。

「好，你要我死，我去請三老爺他們來評個是非，看我該不該死，」沈氏帶着哭聲說着，一下子掙脫了女傭們底手，披頭散髮地往外面跑。覺新跟着跑了出來，在後面喚她，她不答應，就一直往堂屋跑。幾個女傭也跑去追她。

克安從過道裏出來，剛走過堂屋就被沈氏看見，撲過去一把抓住了他底膀子哭訴道：「四哥，你給我斷個公道！你看你五弟做的好事情！」

「五弟妹，什麼事情你放了我。有話可以慢慢說，」克安意外地被她抓住，很是窘困，便慌張地這

樣說，一面把膀子掙開了。

「你去問你底好兄弟！他公然在我房裏頭勾引我底老媽子！他還要逼我死四哥，你說有沒有這個道理！」沈氏底聲音有些破啞了。但她還逼着嗓子直叫。

王氏跟在她底丈夫後面走來，看見沈氏披頭散髮，眼淚和鼻涕溼成了一片的那種可笑又可憐的樣子，又看見階下站了不少的女傭和僕人，都伸着頭好奇地在張望。她有些慚愧，覺得好像就失掉了自己底身份似的。她便走上前去，拉住沈氏，溫和地勸慰道：「五弟妹，你何苦生氣，有什麼事情有我們給你作主。五弟不敢欺負你的！你還是到我房裏頭去歇一會兒再說。」

「四嫂，那不行。今天晚上非弄清楚不可，不然我以後不好過日子！」沈氏看見有人來勸，覺得自己更是理直氣壯，話語愈加強硬起來，她掙扎着要回到自己底房間裏去，一面還拉着王氏要她同去，「四嫂，你也來斷個公道！你看他幹得好事情。他曉得今天我在花園裏頭陪客，卻躲在房裏和喜兒偷偷摸摸地幹那種骯髒事情，到底給我碰見了。我和他輕言細語說，他反而罵我！四嫂，你說有沒有這個道理？如今連我自己底人也來欺負我了……好，高靜之，我就做給你看！我喊那個小『監視戶』立

刻給我滾出去！」

「你敢動喜兒一下，我就要你底命！」克定又在房裏拍桌打掌地吼起來。

「四嫂，你聽好兒！」沈氏剛說到這裏，忽然瞥見周氏動着兩隻小腳顫巍巍地走過來，就招呼道：「大嫂，你也來斷個是非。你說他應不應該這樣待我？」

「五弟妹，我都明白了。你不要生氣，你到我房裏去坐坐罷。你底事情有我們作主，」周氏搖動着她底大的圓臉龐，聲音像一盤珠子滾着似地急速地說，然後掉頭去看那個癡呆似地站在旁邊的克安說：「四弟，你快去把五弟喊住，叫他不要再胡鬧了。」她看見覺新和劍雲兩人在旁邊便又對覺新說：「你快去把三爸請來。」覺新剛走開，三太太張氏也來了。於是這三個做嫂嫂的女人便帶勸帶拉地把沈氏擁進周氏底房間裏去了。克安一個人站在天井裏遲疑了一會才往克定底房間走去。

淑華興奮地連忙跑回到覺民底房間。她一進屋，就叫道：「琴姐，我們到媽房裏去聽五嬸講話！快！快！」

琴正和淑英低聲講話，淑貞注意地在旁邊聽着，她們看見淑華一面嚷着走了進來，都驚訝地擡頭去看她。

「你要去，你一個人去罷。我們有話商量，」琴搖搖頭，淡淡地說。過後她又偏着頭繼續去和淑英

講話。

淑華不肯一個人去，卻走到淑英底身邊，央求淑英道：「二姐，你去！」淑英把頭一扭低聲說：「我不去。」她便又走到琴底面前，一面拖她底膀子，一面敦促道：「你們有什麼話留着等一會兒再商量也不妥，這件希奇的事情卻不可錯過。」

琴又一次擡起頭，責備似地看她一眼，過後聲音朗朗地說道：

「這又有什麼希奇？不自由的婚姻，結果都是如此。」

克定知道他底妻子悄悄地到嫂嫂底房裏去了，他底氣也平了一點。他看見喜兒還站在屋角雙手捧着臉面向牆壁低聲哭着，她底肩頭一簞一簞的。這樣子引動了他底愛憐。房裏十分凌亂，地上到處是磁器底碎片，還有兩個凳子倒臥在地上。他並不去管這個，卻走到喜兒底身邊挨着她。把她底臉扳過來。喜兒正在懼怕和羞愧中找不到出路，她想不到克定還會來親近她。這意外的舉動使她有了主意，她趁勢把身子靠在克定底懷裏，把臉壓在克定底胸前，半撒嬌半哀求地抽泣道：「老爺救我！太太兇得很！」

克定摟着她，一面扳開她底臉。那張皮球似的圓臉上一雙眼睛腫得像胡桃一般。克定俯下頭去用手帕揩拭她底臉龐，一面溫柔地說：「你不要害怕。有我在這兒。太太再兇，她也不敢動你底一根頭髮。我索性把你收作姨太太，看她敢說什麼話！」

喜兒經了克定底愛撫，又聽見這樣的話語，這些都是她完全料想不到的。她被這意外的幸福擡高起來，擡得高高的，使她不知道應該怎樣做了。她不再想哭，也不再害怕。她心裏很高興，又很激動。她想笑，幾乎要笑出聲來了。忽然又不好意思起來，把臉龐緊緊偎在克定底胸上，口裏接連地說：「請

老爺給我作主。」

克定攬着這肥壯而暖熱的身子，嗅到一股油膩而富於刺激性的氣味，他不覺起了一種新鮮的感覺。他底憤怒已經完全消失了。他不說話，卻把右手伸到她底突起的胸部上去摸索。這時門前忽然起了一聲咳嗽。克定大喫一驚，連忙縮回手掉頭去看。他看見克安站在房門口，似笑非笑地望着他和喜兒兩人。喜兒也看見了克安。她羞得滿臉通紅，就飛跑地躲進後房裏去了。克定見是克安，倒也放心，不過想起自己方纔的動作，也有點不好意思，便喚一聲「四哥」，踏着地上的磁器碎片向克安走去，在路上順便把倒臥的凳子扶起來放端正了。

克安也走了兩步，他到了克定底面前。他掉頭看看後面，又看看窗外，知道旁邊沒有別人，便低聲抱怨克定道：「你怎麼這樣不小心！又被五弟妹碰見！」

克定倒若無其事地坦然答道：「碰見又有什麼要緊。她至多請了三哥來，我也不怕。」

「我說你也不對。這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你外面有了一個禮拜，一人也很標緻，你還這樣貪嘴。喜兒那種做慣了丫頭的，又粗又笨，有什麼趣味？」克安繼續說，這不像是責備，只像是好奇的追問。

克定聽見這種話越發得意起來。他知道克安不是來責備他的。而且克安也有把柄在他底手裏，他不怕克安。他便反語譏笑道：「有什麼趣味？你還要問我？你就忘了你和劉嫂的事情？」



克安紅着臉沒有話說了。他從前和一個姓劉的年青女傭發生過一點關係，每逢他底妻子帶着孩子回娘家去了的時候，他就把劉嫂叫到房裏陪伴他，甚至要她擦脂抹粉地打扮起來。後來這事情被王氏知道了，去稟告了老太爺，克安挨了一頓臭罵，劉嫂也就被王氏開除了。這是六七年前的事情，克安已經忘得乾乾淨淨。現在一經克定提說，想起來，覺得有點羞愧，但他又不便因此責備克定，或者和克定爭吵。他便借故報復，挖苦他底兄弟道：「你也太性急了。剛剛和弟妹吵過架，屋裏頭弄得亂七八糟。你不怕有別人看見，就和喜兒親熱起來，抱在一起摸摸攪攪的，真不雅觀。」

克定笑笑不答話。克安又說：「其實你也鹵莽一點。起先給弟妹認個錯，賠個禮，答應把喜兒開消，就算了，豈不省事？我真看不出喜兒有哪點好？」

「把喜兒開消？你真是做夢！你看着我，我要把她收做姨太太，」克定興奮地說，接着又向後房高聲叫道：「喜兒，喜兒！」

克安驚奇地望着克定，不知道他要做出什麼花樣。喜兒滿臉喜色地從後房跑出來，快到克定底身邊，就被克定一把摟住。她不好意思，要掙脫他底手，卻不想被克定摟得緊緊的。她在掙扎。克安在旁邊睜大了眼睛看得臉上發燒起來。

「五弟！你也太胡鬧了！這成個什麼體統？」克明底嚴厲的聲音突然在房裏響起來，好像在房裏

三個人底與頭上潑了一瓢冷水似的。克定手足忙亂地把喜兒推在一邊，喜兒又羞又怕，垂手低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克安底臉上也現出尷尬的神情。滿屋子突然變成十分靜寂了。克明站在房門口，手裏抱着水烟袋，臉上帶着怒容。他看見克安和克定底那種樣子，氣愈往上沖，他忍不住咳了兩聲嗽，又喘息地責備克定說：「爹過世也還不到一年，你身戴重孝，就幹出這種下流事。你越鬧越不像樣。事情傳到外面去，看你還想不想做人！」

克定低着头讓克明厲聲責斥，一聲也不響。克安漸漸地裝起若無其事的安閒樣子，掉頭往各處看。喜兒膽怯地戰慄起來，她便輕手輕足地偷偷走進後房去。

「你說你哪點對得起爹？爹把你養得這樣大。他在生你沒有做過一件叫他高興的事情。現在他底靈柩還沒有下葬。你就忘乎其形天天在外面胡鬧。你還胡鬧得不够，還要鬧到家裏來，鬧到我眼前來。你連一點廉恥心也沒有！虧你還是個讀書人！」克明愈說愈動氣，兩隻眼睛不住地翻白眼，氣喘得很厲害。一張臉變得鐵青的。他支持不住，在方桌旁邊一把椅子上坐下來，接連咳了幾聲嗽，吐了一口濃痰在地上。

克定低着头讓克明責罵，他完全不回應。只有在克明喘息的時候，他纔略略擡起頭偷偷看了看克明，然後又乘着克明不注意向克安做了一個鬼臉。克安似乎要笑，但又忍住了，他連忙裝出莊重的

樣子。

「現在就一聲不響了？真沒有出息好，這回算是初次，我也不爲難你。你快去給五弟妹陪個禮，把喜兒開消了，就完事。聽見沒有？」克明看見克定低頭不語，以爲克定已有悔意，又認爲克定懼怕他，便嚴厲地吩咐道：「他想克定會聽從他底吩咐的。」

克定忽然擡起頭冷笑一聲，把嘴一扁，說：「哼，沒有這樣容易的事。爹在，我還讓你幾分。爹死了，你也管不着我。五弟妹生不出兒子，我討個『小』，也是應該的。喜兒現在是我底人，我要把她收房，哪個敢說半個不字？」他說着索性抄起手來挑戰似地望着克明。

「你——你——你……」克明聽見這些話，勃然變了臉色，將水烟袋放在桌上，把手在桌面上猛然一拍，便站起來，走去用右手第二根指頭指着克定底鼻子說了三個「你」字。克定看見克明來勢兇猛，以爲克明要動手打人，便膽怯地退了兩步。但是克明卻把手縮了回去。他兩眼圓睜地望着克定喘息了一回，咳了兩聲嗽。克安趁着這機會走近克明討好地勸慰道：「三哥，你身體也不大好，何苦爲這件小事生氣。你還是回房裏休息休息罷。」克明慢慢地停止了喘息。他掉頭看了克安一眼，也不說什麼話，忽然長嘆了一口氣，就去拿起水烟袋，默默地走出去了。克安和克定目送着他底背影。克定做一個鬼臉，把舌頭伸了出來。

「你這樣氣他，會把他氣死的。」克安低聲說。

「這怪不得我，哪個喊他來管閒事？爹死了我什麼人也不怕！我還怕他讓他碰一鼻子灰回去也好。我就討厭他底道學氣！」克定得意地答道。

「道學氣？我才不相信。你把他和一個標緻丫頭關在房間裏試試看。如果他來那一手，我就不姓高翠環這丫頭倒標緻，說不定他預備收房的。」克安不服氣地說。他說到翠環，眼前就有一個苗條的身子晃了晃，他底心動了一下，斜着眼睛笑了笑，但馬上又覺得不舒服起來：這個可愛的影子消失了。

「你何必喫這種乾醋？你房裏頭不是也有一個嗎？」克定嘲笑地說，用肘去把克定底膀子觸了一下。

「你說——倩兒？」克安認真地說。「她雖沒有翠環標緻，倒也勉強強強。不過你四嫂防得很緊，總不使她到我身邊來。你休想摸她一下。」他底聲音裏洩露出他底不會被滿足的渴望。

「那麼楊奶媽呢？我看得出你底野心。」克定又笑着問道。

「楊奶媽，那不過是逢場作戲。人家是有夫之婦，我又不便討她做『小』……」克安帶着神秘的微笑半吞半吐地答道。

克定忍不住撲嗤笑了。他說：「剛才五弟妹罵我是色鬼。其實你倒是色鬼。」

「你不要說我，你剛才那種醜態難道我還沒有看够？」克安不服氣反唇相譏地說道。克定低聲在克安底耳邊說了一句話，然後兩個人對望着，接連地笑起來。

這笑聲送出了窗外。覺民和劍雲在天井裏凸出的過道上閒踱着，一面在談話。他們聽見笑聲，感覺掉頭去看那窗戶。房裏似乎沒有動靜。除了燈光而外，他們就看不見什麼。

「就和小孩子一樣，」劍雲低聲說。

「真不要臉！」覺民搖搖頭罵了一句。

劍雲膽怯地四下望了望，連忙阻止覺民道：「輕聲點。給別人聽見又會惹事生非的。」

覺民不理睬，卻忽然嘆了一口氣，自語似地說：「三弟倒走得好的。他走得遠遠的，什麼也看不見，聽不見。現在我也忍受不下去了。」

「你和琴小姐底親事到底怎樣？」劍雲關心地问道。他不能壓抑下自己底感情，他不能使自己底聲音不顫抖。

「這是沒有問題的，」覺民爽直地答道。「成問題的倒是儀式。我和琴都反對用舊式訂婚結婚的儀式。然而這種主張我們家裏又難通得過。我想等琴滿了孝再說。只有這件事情才把我留在家裏

頭。否則，我也會跟着三弟跑了，不過……我們自己底事倒沒有問題了。然而看見別人受苦受罪，心裏也很難過。譬如二妹底事情，你想，像她這樣的女子會嫁到陳克家那種混蛋底家裏去，以後日子怎麼過？五爸底花樣你已經見過了，」他把那窗戶指了一下，「陳克家底兒子不會比他好。」

「二小姐自己是不情願的，」劍雲把眼光跟着覺民底手指向那窗戶看去，他底心忽然隱隱地發痛，他不願意覺民知道他底感情，但又不能把悲憤全吞在肚裏，便無可如何地隨意說了上面一句話。他底眼睛在黑暗中微微潤溼了。

「不情願，又有什麼關係？他們從來不把女子當作人看待的！」覺民氣惱地說。

劍雲沈吟半晌，他看見一線希望在眼前飛過。他終於鼓起勇氣對覺民說：「你不可以給二小姐幫忙嗎？」他底聲音略帶一點顫抖，他不敢看覺民。

「幫忙？」覺民像不懂這兩個字底意義似地重複唸道。

「我是沒有辦法的。心有餘而力不足。你和我不同，你有辦法，」劍雲感動地接下去說，似乎有一種力量鼓舞着他，使他忘了自己，覺民從沒有看見他這樣興奮過。「如果你也不幫忙，那麼還有哪個來幫忙。連我一個外人也不忍心看她嫁到陳家去，何況你是她底哥哥。」

這些話給覺民帶來一些苦惱，覺民苦苦思索，想不到一個辦法。他忽掉頭去看劍雲，煩惱地問道：

「那麼你以為我應該怎樣來幫忙？」

劍雲被覺民這樣一問倒窘住了，他以前就沒有想到這問題。這問題突然跑來他便覺得自己束手無策了。他只得沮喪地搖頭說：「我不曉得。」過後他又加了一句：「我想你應該有辦法的。」

這個回答等於白說，但對於覺民卻成了一個刺激，一個鼓勵。覺民想：既然劍雲這麼相信他，他就應該顯得自己是一個和劍雲完全不同的人。他應該有辦法！他正在思索。

堂屋裏起了脚步聲和談話聲。從周氏底房裏走出來一些人。王氏陪伴着沈氏一面走一面談話，她們底後面跟隨着倩兒和一個女傭。她們一行人跨出堂屋底門檻往沈氏底房間走去。淑華一個人從堂屋底正門出來，下了石階，走到覺民和劍雲底身邊，低聲帶笑說：「五嬸回去了。」

覺民被她一打岔，略微一怔，劍雲卻接口問道：「那麼喜兒又怎麼處置他們兩個不會再吵架？」  
「五嬸這個人真沒有用。她太軟。只要五爸對她和氣一點，她天大的氣也就沒有了。每回都是這樣，無怪乎五爸要欺負她，」淑華不平地答道。

「這回的事情到底不同，恐怕不容易了結罷，」覺民忽然無心地這樣說了。

「這倒不見得，」淑華很有把握地搖搖頭說。「四嬸剛才已經把她勸好了。她好像沒有事情一般。只要五爸不鬧，便鬧不起來的。你難道還不曉得五嬸底脾氣？她翻起是非來，倒有些可惡。不過看見

五爸爸常常欺負她，又覺得她可憐，叫人替她乾着急……」她說到這裏忽然住口把眼睛去望克定底房門。這時克安夫婦正從那裏面出來，一路上低聲帶笑地談着話。倩兒跟在他們底後面。在房裏起了克定底響亮的聲音。他叫了兩聲「喜兒」。沈氏低低說了一句話。後來一定是喜兒在房間裏出現了，克定又說：（聲音稍微低了一點）「喜兒，你來給你太太陪禮！」

在天井裏衆人都屏息了呼吸似地注意聽着。

「我不敢當，」沈氏似乎賭氣地說了這話，但聲音裏並沒有帶着很多怒氣。

克定接着溫柔地說了幾句話，聲音低，外面的人聽不清楚。過後他又提高聲音催促喜兒：

「你還不快給太太陪禮？你給太太磕個頭。」

沈氏這次完全不作聲。喜兒卻真的跪下去叩頭了。

接着克定又在說話。沈氏起初只是沈默，後來忽然說：「只怕三哥不答應。」

「三哥？」克定輕蔑地大聲說，「我才不怕他。他剛才在這兒碰了一鼻子的灰衝起走了。他還好意思再來說話也沒有見過做大伯子的替弟媳婦喫醋出主意的道理。倒是四哥明白事理。」

「你聽，你聽，」淑華觸動覺民底膀子說。

「聽什麼？」一個聲音意外地在後面響起來，淑華喫了一驚連忙回過頭去，她正看見覺新底髮



鬱的眼光。

「五爸和五嬭不吵了，」淑華簡短地答了一句，她又繼續去捕捉從那房間裏逃出來的話語，但已經失掉了一些，她只聽見：

「……只要你每天晚上好好地在家裏，我也就不……」沈氏忽然放低聲音，過後又把聲音提高：「也好，喜兒究竟是我自己底人，我也……」

「五嬭想用喜兒來拉住五爸，真是在做夢，」覺民忽然厭惡地說。

「真做得出。我看三爸會活活給他們氣死，」覺新憤慨地自語道。

覺民冷淡地看覺新一眼，覺新底話不會激起他底同情，卻反而引起了他底痛快的感覺。他要說什麼話，淑華在等着竊聽房裏的人底談話，淑英底清脆的聲音突然在覺民底房門口響了。琴、淑英、淑貞三人走出左廂房，淑英高興地喚着「二哥。」

劍雲沒有看清楚淑英底面龐，但聽見她底愉快的聲音，他底心忽然痛楚地顫抖起來。他想到他先前和覺民談過的那些話，他忍受不住，悄然說聲「我走了，」急忙地一點首，就跑向陰暗的拐門去，不見了。

沒有人挽留他，沒有人注意他。琴和淑英姊妹走在天井裏。淑華看見淑貞畏縮地假在琴底身邊，

有點可憐她，便寬慰地說：「四妹，五爸和五嬸已經和好了。」

淑貞不答話，卻低下頭，琴知道淑貞心裏難過，不願意人提到她底父母底事情，便提議道：「我們到三表妹房裏頭坐去。」

淑貞巴不得琴說這一句話。淑英自然沒有異議。淑華卻不願意即刻進房裏去，但她經琴再三催促，也只得收斂了自己底好奇心陪伴她們進左上房去了。留下覺新、覺民兩人在空闊的天井裏。

早晨十點鐘光景，琴在淑華房裏剛剛梳洗好，聽見窗下有人在叫：「翠環，倒茶來，琴小姐來了。」她驚訝地捲起窗帘去看，不覺微微地笑了。在四老爺克安底簷下掛着那鸚鵡架，翠環正站在天井裏仰起頭調逗鸚鵡，這叫聲是從鸚鵡底嘴裏發出來的。

「哈哈，說得好，」覺英從外面走進天井來，手裏拿了一張芭蕉葉，一路隨手撕着，把那纖細的絲條隨便拋在地上。

「四少爺，你又這樣子，叫人家掃起來添麻煩，」翠環抱怨地嚷道。

「你管不到我。我高興怎樣就怎樣！」覺英得意地答道。

「我要告訴太太去，」翠環賭氣說。

「好，我不怕，你就去告罷，」覺英毫不在乎地說。

翠環也不再說什麼，裝出沒有聽見的樣子，微微低下頭向廚房那面走去了。

「翠環，」覺英望着她底苗條的背影慢慢地移動着，忽然喚了一聲。

翠環站住了，轉過身子問道：「什麼事情？」

覺英嬉皮笑臉地望着她，慢騰騰地說了一句：「你看見喜兒嗎？」

翠環馬上變了臉色，把身子一扭，也不答話，就一氣衝進了廚房。

「哈哈，」覺英拋擲了手裏捏的剩餘的芭蕉，拍掌笑起來。他又對鸚鵡說：

「鸚哥，你喊『翠環，客來了，裝烟倒茶。』……」

鸚鵡撲着翅膀在架上跳來跳去，又伸着頭頸簡單地叫了兩聲。

「四弟，你又在這兒耍。你還不進書房去！」淑英從角門裏走出來，看見覺英一個人在那裏調逗

鸚鵡，便責問道，聲音還很溫和。

「二姐，我就去！」覺英含笑地答道。「你管我比爹還嚴。我不耍，你要我學枚表哥底榜樣嗎？」

「你總有話分辯，你在別的事情上面有這樣聰明就好了，」淑英忍不住笑着責備說。

「二姐，你說我哪一點不聰明？」覺英看見淑英底臉上現着笑容，便更加得意起來，他頑皮地說。

「二姐，你不要理他，你和他說話簡直是對牛彈琴！」淑華在房裏大聲插嘴說，她也已經在窗前

站了一些時候。

淑英和覺英一齊掉頭看這面，貼在左右兩扇玻璃窗上的琴和淑華底臉都被他們看見了。

淑英向她們笑了笑，說：「你們起得好早！」

「好早，要喫午飯了，」淑英冷笑道。「『對牛彈琴』說得好。我是牛，你就是牛底姐姐，你也是牛……」他忽然仰起頭去看天空自語似地說：「我底鴿子，一定是高忠在放我底鴿子。」他又指着天空對她們說：「你們聽，哨子真好聽。」於是他一個人放開腳步急急地跳上石階往外面跑去了，並不理睬那個正在和他講話的姊姊。

淑英不覺把頭微微擡起去望天空，她底眼光避開紫藤花架看到了那一段蔚藍的天，天是那樣的清明，空氣裏彷彿閃動着淡淡的金光。於是幾隻白鴿列成一長串從那裏飛過。白的翅膀載着點點金光，映在蔚藍色的背景裏，顯得無比的鮮明；但牠們很快地飛過去了。只有那些縛在牠們尾上的哨子貫滿了風，號角似地在空中響着。

「翠環，倒茶來，琴小姐來了！」

淑英聽見這奇怪的聲音，喫了一驚，掉頭去看，看見了掛在簷下的鸚鵡架，才知道這是鸚鵡在學人說話，也就寬心地微笑了。

「二表妹，你來罷，」琴在房裏喚道。

「我就來的，」淑英答了一句，但過後她又說：「琴姐，還是你和三妹出來好。你看這樣好的天氣，在花園裏走走也是好的。」

琴回頭看了看房裏的情形。綺霞正在替淑貞梳頭。她便回答淑英說：「二表妹，還是你先到我們這兒來好。四表妹昨晚一夜沒有睡好覺，現在才起來。」

「好，那麼還是我來罷，」淑英答道。她底笑容漸漸地消褪了。淑貞底帶着悲戚的孩子的面孔像一條鞭子在她底頭上打了一下，把眼前的景物全給她改變了。昨夜的事情她記得很清楚。她們在淑華底房裏談話。淑貞因為她底父母吵架的事情，又懼怕，又羞慚，又煩惱，不願意回到自己底房裏去睡。琴和淑華商量好把淑貞留在淑華底房裏，她們用種種言語寬慰淑貞。後來淑貞就在淑華底房裏睡。這個女孩子底境遇素來就獲得了做姊姊的淑英底同情。她想到淑貞底事情，雖然馬上受到一陣憂愁底襲擊，但她也常常因此忘掉了自己底命運。她覺得淑貞底命運還趕不上她底；她究竟還比淑貞幸福一點。她這樣一想彷彿多少給自己添了一點勇氣。她底心情也有些改變了。她暫時忘了那些時常縈繞着她的不愉快的思想，卻打算怎樣幫助她底那個更不幸的年青的妹妹。

淑英一面想着淑貞底事情，一面用她底穩重的慢步子沿着淑華底窗下往外面走去。剛走了幾步，她忽然聽見廚房裏起了吵鬧聲。她便站住略略掉頭去看廚房。是兩個女傭在相罵，中間還參雜着廚子底聲音。

「我偏要動，我看你敢把我怎樣？三老爺等着要開水泡茶。你有本事，你去向三老爺說！我不怕！」

說話的是三房的女傭王嫂。

「你不怕，難道我就怕？三老爺再兇，也管不到我，我又不是他用的人！我是老太爺在時就來的。」  
答話的是陳姨太底女傭錢嫂。

「呸，你還有臉皮提老太爺！哪個不曉得！自從老太爺過世後，你們那個老妖精十天有九天不歸屋。哪個明白她在外頭幹些什麼事情？」王嫂氣勢洶洶地嘲笑道。

「好！大家聽見的，你敢罵陳姨太。你敢喊她做老妖精。好！我們一起去見她！你有本事你當面去罵！哪個不去，才不是人……」錢嫂似乎撲過去扭住了王嫂，一面喘着氣斷續地嚷道。這兩個女人幾乎要廝打起來，但又被人拉開了。

「去，老娘就跟你去！——是老娘罵的。不消說一個陳姨太，就是十個，老娘也不怕……」王嫂得意地大聲嚷着。

淑英心裏起了一個惡心，她把眉尖微微一蹙，不等王嫂閉嘴就煩厭地叫道：「王嫂！廚房裏沒有應聲，但吵鬧聲暫時停止了。她便又叫了一聲。」

「王大娘，二小姐在喊你，」翠環底聲音從廚房裏送出來。

王嫂含糊地應了一聲。但她並不走出，這時錢嫂又開口吐出一些罵人的話句。

翠環忽忙地從廚房裏走出來。她看見淑英茫然站在對面階上，有些詫異，便急忙走過去，帶着溫和的微笑問道：「二小姐，你喊王大娘做什麼？」

淑英把手略略揮動一下，急急說了一句：「你快去擋住她，不要她再吵架。」

「我也這樣說。大清早恐怕四老爺四太太還沒有起來，把他們吵——」翠環陪笑道，她還沒有把話說完，就被另一個女人從後面發出來的聲音打岔了。

「二小姐，請你把王大娘喊住一下，我們老爺太太都還在睡覺，」說話的是四房的新來的女傭李嫂，她剛從四老爺底房裏走出來，看見淑英在和翠環講話，便跨過天井，走到淑英底面前。

淑英微微紅一下臉，眉毛蹙得更緊一點，她略略點一下頭，輕聲答道：「我曉得。」她回頭看見翠環還在旁邊，恰恰這時王嫂又在廚房裏大聲嚷起來，彷彿那兩個女人真的要扭在一起廝打了，她便急急地催促翠環道：「你快去，你快去！你說，她再要不聽話，我就把老爺請來。」

翠環答應了一個「是」字，慌慌忙忙地往廚房那面走了，李嫂帶着笑恭敬地說了一句：「難爲二小姐，」也走開了。淑英轉身走了兩步，預備到淑華底房裏去。

「你們這些狗娘養的鬧些什麼。大清早就這樣亂吵亂叫。連一點王法也沒有！你們都給我滾！你們這些狗娘養的！你們這些混帳東西，都給我滾……」



淑英又不覺掉轉身子去看。她底四叔克安抄着手站在廚房門前。他只穿了一件湖縐紵緊身。他底臉色是黃中帶黑，一臉絡總鬍子，沒有剃得乾淨，臉也不會洗，像是剛剛起牀似的。

廚房裏突然變得十分清靜了，連一個人說話的聲音也沒有。

「你管不到我。我喫的不是你的飯。沒有你罵的。」錢嫂不服氣，在廚房裏噤哩咕嚕地自話道。她一面說話一面往外面走，還不會跨出門檻，就被克安大聲喝住了。

「什麼？你在放些什麼狗屁？」克安底臉色變得更加難看。他底眼睛火球似地在錢嫂底臉上滾着。王嫂和別的女傭都帶了畏怯的眼光把克安望着。

錢嫂板着臉不理他。她裝着不聽見的樣子正要跨那門檻。克安就搶上前去，不由分說在她底左邊臉頰上接連重重地打了兩下。他把手縮回來的時候，口裏還吐出一句：「我×你底媽！」

錢嫂被這意外的兩個嘴巴打得向後退了一步，一面伸手摸那被打的臉頰。她即刻流出眼淚來。忽然她變了臉色向着克安撲過去。她抓住克安底膀子帶哭帶嚷地叫道：「好！你動手打人，我又不喫你的飯，你憑哪點配打我？我要跟你拚命！」她說着連鼻涕和眼淚一起在克安底袖子上面揩拭。

這舉動是克安料不到的，使他有些困窘，不知道應該怎樣應付才好。別的女傭連忙擁擠上去拉錢嫂，錢嫂還帶哭帶嚷地掙扎着，但終於被拖開了。

克安把臉氣得發青，瞪着眼睛呆呆地站在廚房門口，喘着氣，這時四太太王氏頭不梳臉不洗地從房裏趕了來。她溫和地勸解道：「四老爺，你何苦跟那種下賤人一般見識，還是進屋裏去歇一會兒罷。」

克安看見他底妻子來勸他，他反而更加起勁了。他一面頓腳一面氣憤地嚷道：「不行。我非把她開消不可。她居然要跟我拚命，這太沒有王法了！李嫂，你去請陳姨太來！」

李嫂畏怯地應了一聲就動着兩隻小脚往角門那面走了。

「我不怕。你把陳姨太請來我也不怕！青天白日你憑哪點敢打人！」錢嫂底聲音已經有點嘶啞了，她底一隻膀子還被人拖住，但她卻掙扎着繼續大聲叫罵：「下賤，虧你說得出口，玩小旦，偷丫頭，喫雅片煙，這些喪德的事情，你們哪樣不做！老太爺死了還不到一年咧！高公館，外面好氣派，其實裏面真髒，真臭……」

「反了！反了！給我打，給我打，這個狗×的東西！」克安氣得不能再忍耐了，他不等錢嫂說完，就忘了自己地大聲罵起來，要衝進廚房打錢嫂。王氏半羞慚半着急地用兩手把他底膀子拖住，聲音顫動

地叫着：「四老爺，四老爺！」

淑英依舊站在對面階上，她底心跳得很厲害，她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憎厭和絕望的感覺苦惱着她。她不要看這目前的景象，但她卻又茫然望着對面那廚房。她甚至忘了她剛才打定主意要到什麼地方去。但淑華和琴已經從裏面出來了，淑華走得快，她到了廚房門口，還幫着王氏去拖克安。琴卻默默地站在淑英底身邊。

「給我把陳姨太找來！」給我把陳姨太找來！克安瘋狂似地接連嚷着。

「我不怕，你把你先人請來，我也不怕！我怕你，我才不是人！」錢嫂咕嚕地罵着。

「四老爺，你進屋裏頭去坐坐罷，有事情慢慢兒商量。何苦爲一個下賤的老媽子生氣。你進屋去，等我去把陳姨太請來慢慢兒說……」王氏在旁邊柔聲勸道。

「不用你們請，我自己來了。有什麼話請說。」陳姨太皮笑肉不笑地從後面插進來說，原來早有人給她報了信，她特地趕到這裏來的。

「陳姨太，你來得正好，你看這個沒王法的『監視戶』，連我也打起來了。你馬上就把她開消，叫她滾！」克安瞥見陳姨太，就像見了救星似的，眼睛一亮，立刻掉轉身子嚷道。

陳姨太豎起眉毛，冷笑一聲，然後說：「我道有什麼了不得的大事情。原來這點兒芝麻大的小事。」

四老爺，你也犯不着這樣生氣，錢嫂是個底下人，喊她過來罵一頓就是了。你做老爺的跟一個老媽子對嘴吵架，叫別人看見，也不大像話。」她說完並不給克安留一點答話的時間，便側頭對着廚房裏大聲叫道：「錢嫂，你還不快回去！不准你再跟四老爺吵架。你也太不曉得體統了。」

錢嫂撇着嘴不情願地答應一聲，但並不移動身子。

克安把臉氣得一陣青一陣白，兩隻眼睛直望着陳姨太底傅着白粉的長臉，口微微張開吐着氣，就像要把她吞食下去一般。等陳姨太把嘴一閉，他便暴躁地叫起來：「不行，非把她馬上開消不可，叫她馬上就滾！」

陳姨太冷笑一聲，平靜地說：「四老爺，你要明白，錢嫂是老太爺用的人。」

「不管她是哪個用的，非給我馬上滾不可！」克安沈下臉命令似地對陳姨太說。

「沒有這樣容易的事。我不叫她走，」陳姨太動氣地搶白道。

「陳姨太，你真的這樣？你究竟叫不叫她滾？」克安厲聲追問道。他底臉色越發黑得可怕了。兩隻眼睛血紅地圓睜着。那憎恨的眼光就在陳姨太底被白粉掩蓋了的黃瘦的長臉上面盤旋。

「我偏不叫她走。她是老太爺在時用的人，你做兒子管不到！」陳姨太也變了臉色尖聲回答說。

「放屁！你是什麼東西……」克安劈頭罵起來，就要向着陳姨太撲過去，卻被王氏攔住了。王氏

半生氣半驚惶地說：

「四老爺，你忍耐一點兒，不要跟那個橫不講理的人一般見識……」

「什麼叫做『橫不講理』？你放明白點！不要開口就罵人！」陳姨太插嘴罵道。

王氏輕蔑地看了陳姨太一眼，把嘴一扁，盛氣凌人地答道：「沒有人跟你說話，哪個要你插嘴！」

克安對他底妻子說：「你不要睬這個潑婦，她是見人就亂咬的。」

陳姨太聽見這話，立刻變了臉色，一頭就往克安底懷裏撞去，克安不提防被她撞了一下，他連忙用手去推她，她卻抓住他底衣服不肯放，還把臉不住地在他底胸上擦。她一下子就哭了起來，帶了眼淚和鼻涕嚷着：「哪個是潑婦？哪個是潑婦？我也是你們的『庶母』，老太爺死了還不到一年，你們就欺負我好，我不要活了，我拿這條命來跟你們拚了吧。」

「哼，看不出你還會撒嬌，」王氏冷笑道。

克安被陳姨太扭纏着，不知道怎樣做纔好，他底臉上現出了困窘的樣子。他用力推她也推不開，而她卻率性把他緊緊地抱住了。

女傭、奶媽和廚子、火夫之類都圍過來像看把戲似的帶了興味地旁觀着。覺新也早來了，他站立的地方離他們很近，但他卻不上前去勸解，後來他看見他們實在鬧得不像話，便悄悄地溜進角門去。

找尋他底三叔克明。

這時淑英在對面階上實在看不下去了。她帶着悲痛和嫌厭的感情微微掉過頭去，她底眼光和琴底眼光遇着了。她連忙煩惱地把頭掉回去，好像不敢多看琴似的。

「二表妹，你看這就是你底家庭生活。你還沒有過得够嗎？」琴忽然伸手去捏了淑英底右手，一面同情地問道。

淑英感覺到一陣感情底爆發，她不能够控制牠。眼淚淌了出來。她便埋下頭去，心裏徬徨無主，嗚咽地斷續答道：「我也過得够了。我不能够再忍耐了。琴姐，你說我應該怎樣辦？」

「怎樣辦？你還不肯相信我昨晚說的那些話嗎？」琴關切地並且鼓勵地說。

淑英不答話。她在沈吟對面廚房門前的戲劇漸漸地逼近尾聲了。克明和覺新兩人從角門裏出來。克明帶着嚴肅的表情走到克安底面前，板起面孔用沈重的聲音責備說：「四弟，你們這樣鬧，還成個什麼體統？昨晚上五弟才鬧過一場，今早晨你們又找事情來鬧。我先前聽見你們吵鬧的聲音，我還裝作沒有聽見的樣子，我以為你們會適可而止。誰知你們越鬧越不成話。爹死了還不到一年，你們幾個就鬧得這樣天翻地覆的。給別人看見像什麼話！你們是不是打定主意大家分開，把爹一生辛辛苦苦掙來的這份家業完全弄掉？這種敗家的事情我可不答應！」克明愈說下去，他底臉上的表情愈是

嚴厲。兩隻銳利的眼光輪流地在克安和陳姨太底臉上盤旋。陳姨太這時已經放開了克安，她站在旁邊，一面用手去拭眼睛，一面還在低聲抽泣。等克明把話說完，她即刻拖住他底膀子，把臉挨到他底身上去，哭訴道：「三老爺，請你給我作主。他們這樣欺負我，我以後怎樣過日子？老太爺，老太爺，你死得好苦呀……」於是傷心似地號哭起來，把眼淚和鼻涕全在克明底灰愛國布褂袍底袖子上面揩。

「三哥，你看，這像個什麼東西？」克安鄙夷地指着陳姨太對克明說。

「你不要再說了，你跟四弟妹快進去罷，」克明責備似地看了他一眼，揮着那隻空着的膀子阻止地說，聲音比較先前的稍微溫和一點。

克安夫婦也有些疲倦，不想再鬧下去，這時聽見克明底話，覺得正好借此收場，也就不再分辯，只含糊地答應一聲，便低着頭悄悄地走開了。

「陳姨太，你不要哭，有話到房裏慢慢地說，」克明看見克安夫婦走了，便俯下頭溫和地勸慰陳姨太道。

陳姨太也漸漸地止了哭。克明把頭掉向四面看，看見淑華站在旁邊，便對她說：「三姑娘，你把陳姨太攙扶進屋去，好生勸勸她。」說罷他就把身子抽開了。

淑華料不到克明會叫她做這事情。她有些不願意，但又不便推辭。她擡起頭偷偷地往對面階上

看了一眼，淑英、淑貞和琴還站在那裏。她失悔不該一個人跑到這邊來。不過她也不說什麼抱怨的話，默默地過去攙扶着陳姨太。陳姨太也不再吵鬧了。她摸出一方手帕來揩拭眼睛，不好意思地埋下頭，跟着淑華往角門那邊走去。她們剛走了兩步，錢嫂連忙從後面追上去，得意地說：「三小姐，讓我來，」她便伸手去攙扶陳姨太。淑華看見她過來攙扶，覺得正合自己底心意，便點了點頭，把自己底手縮了回去。

陳姨太底影子消失在角門裏面了。女傭、廚子、火夫之類也都回到廚房裏去做自己底事情。克明和覺新兩人在天井裏紫藤花架下一面踱着，一面低聲談論。周圍的一切又恢復了平常的狀態。鸚鵡依舊在架上撲來撲去，想弄掉腳上的鐵練。覺英帶着覺羣、覺世兩個兄弟氣咻咻地從外面跑進來，但已經看不見熱鬧的景象了。

淑貞默默地挨着琴，把她底一隻膀子緊緊地挽着。身子畏怯地微微顫動。淑英忽然低聲嘆了一口氣。

「二表妹，」琴親切地喚了一聲，稍停她又說：「你該明白了罷。我們還是到花園裏去走走。」

淑英默默地轉過身來，把一隻手抓住琴底肩頭，她底臉上堆滿着陰暗的影子，她底眼睛潤溼着，那眼光無力地在琴底臉上飄動。但她一看見琴底堅定的，並且是愛憐橫溢的眼光，她底臉部的表情



就開始改變了。起初是她底眼睛在發亮，然後這光亮逐漸地把那些灰暗的雲一一撥開，於是一個晴朗的天空出現了。淑英底心起先似乎到了絕地，但如今一下子就發見了一個廣大的天空。她底心豁然開朗了。那些輕的、重的哀愁，先前逐漸地堆積在她底心上的，如今全都飛走了。她覺得她底前面還有希望在閃耀，她彷彿還看見一線光亮。她記起了昨天晚上琴在覺民底房裏和她談過的那些話。她有了一點勇氣。她把手取下來。她帶了一點快樂地對琴說：「琴姐，你放心，我決不會學梅表姐的。」

「說得好！這才是我底好妹妹！」一個男子底聲音在後面響了起來。這是覺民，他帶着笑站在她們底背後，手裏捏了一份報紙。

淑英聽見覺民底話，臉微微發紅，她不好意思地略略埋下頭去，但她心裏很高興。

琴看見覺民，便帶着親密的微笑問道：「你幾時回來的？我們起先喊綺霞去請你來，說你到外面去了。」

「我到報社去了一趟，剛剛回來。這是今天剛印出來的，」覺民說着就把手裏拿的最近一期的利羣週報遞給琴，他還加了一句：「三弟那篇攻擊大家庭的文章，就登在這期。」

覺民說的是覺慧從上海寄來的那篇關於大家庭的文章，琴已經讀過了原稿，所以她也不大留意，她接過報紙，隨意地看了一下。

「在哪兒，給我看看！」淑英聽見說有一篇攻擊大家庭的文章，而且是她底三哥寫的。她恨不得馬上就讀到牠。她便把頭伸過去，臉靠着琴底底臉，貪婪地用眼光去吞食那紙上的字跡，她一面跟着他們慢慢地向着花園那邊移動腳步，一面埋頭讀那篇文章。她讀一句，心跳一下，似乎每個字都是從她自己底心裏吐出來的。她以前完全沒有想到這種種的理由，也沒有留意這種種的事情，現在從這文章上讀到牠們，她沒有一點驚奇，她覺得這些都是很顯明的，而且她很早就感覺到的。她漸漸地激動起來，一陣暖熱把她底心溫暖了。她匆忙地讀完了這文章，但她還覺得沒有讀够。她懇切地望着琴說：「把這份報給我，我還要仔細地讀一遍。以前的，我也只是斷斷續續地讀過幾期，你給我找個全份罷。」

「你先把這張拿去罷，」覺民滿意地含笑答道。「我有個全份，不過被朋友借去了，等到我去要了回來，就拿給你看。」

「這也好，可是你千萬不要忘記呵，」淑英與致頗好地提醒他說。

琴聽見淑英底話，便擡起頭去看覺民，兩人對望着，會意地一笑。琴便把手裏捏的利羣週報遞給淑英。淑英鄭重地接了過來，現着高興的樣子。

淑貞依舊畏怯地假在琴底身邊，她不大瞭解他們底談話，她不知道他們爲什麼忽然都現出高

興的樣子來，但看見大家都高興，她也就漸漸地感到了一點溫暖。

「琴妹，明天下午我們在少城公園開會，你也去，好不好？」覺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莊重地低聲對琴說。

琴遲疑一下，就點頭答了一句：「也好。」過後又提議似地說：「其實二表妹也可以去看看。」

「我真的可以去嗎？我很想看看你們怎樣開會，」淑英驚喜地拉着琴底袖子問道。過後她又失望地說：「不行，我有些害怕，而且爹也不會答應我去。」

「不要緊，你去央求三姨，她會答應的。你可以偷偷和我們一起去，不讓三爸曉得。其實我們開會，也沒有什麼看頭。這並不是正式開會，只是報社裏幾個朋友隨便談點閒話。不過你關在家裏，也太悶了，到公園去走走也好。」覺民肯定地說。「等一會兒劍雲會來的，我請他陪你去，要是你害怕，我們再把大哥也拉去。你們可以另外佔一張茶桌子，不跟我們坐一桌。我們開會你們可以在旁邊看，別人不會認得你。二妹，你看這個法子好不好？」

「好極了！」有人在後面拍掌嘻嘻哈哈地笑起來。

「三妹！」淑英衝口吐出了這兩個字，便驚訝地回頭去看，衆人都回過頭去，果然是淑華帶笑地站在他們後面。

「三妹，你在笑什麼？你總愛這樣嬉嬉哈哈的！你喊出來給人家聽見也不好，」覺民抱怨道。  
「我生就是這樣的脾氣，這有什麼辦法呢？」淑華依舊帶笑地答辯道。「你怕什麼，不會給人家聽見的。」

「不過三表妹，你也不應該躲在後面偷聽，不給我們曉得。你這種脾氣應該改掉才好，」琴接着說。

「你自然是幫忙二哥的，我不給你辯，」淑華故意把頭一扭，撇着嘴，嘲笑道。

「吓！人家在跟你說正經話！」琴紅了臉，笑罵了一句，就掉開頭，不再理淑華了。

「我也要去的，」淑華正經地說。

「我也要去的，」這許久在旁邊沈默着的淑貞忽然鼓起勇氣說。她擡起兩隻眼睛，緊緊地望着覺民，底嘴唇。

覺民把眉頭一皺，沈吟地說：「這許多人去，恐怕有問題。」

「我不要緊，媽不會阻攔我的，」淑華坦白地答道。

「但是四妹就有問題，五嬸不會答應她。而且人多了，傳出去給三爸曉得，連二妹也去不成了，」覺民放心地說。

「那麼，我不去了，」淑貞賭氣似地說。一陣失望的表情籠罩着她底瘦小的臉龐。她底嘴一扁，眼圈一紅，差不多要哭出來了。她連忙把頭埋下去。她底眼光觸到了她那雙在大褲腳下面露出來的小腳。她不覺把眼光移到她底幾個姊姊底腳上去。擺在她底眼前的都是未經包纏過的天然腳。只有她自己底一雙卻已經變成高聳的、畸形的東西了。過去的眼淚和痛楚突然湧上了她底心頭。未來的暗影又威脅地在她底眼前晃動。她氣得眼淚直流，便從懷裏摸出手帕來揩拭眼睛。

衆人看見她這舉動，不知道她這時的心情，以爲她單是爲了不去公園的緣故傷心，心裏都有些難受。

「四表妹，不要傷心。我們一起去。我想五舅母這兩天沒有心腸來管你的。萬一她有什麼話，由我來擔當好了，」琴俯下頭去溫柔地在淑貞底耳邊勸慰道。

「好，大家都去。這點小事情不必管他們答應不答應，先做了再說！萬一被他們曉得了，也不過挨兩句罵而已。我們還怕這個做什麼？」覺民下了決心毅然說道，他底臉上的表情是很嚴肅的，他不再有什麼顧慮了。

「四表妹，你聽見沒有？大家都去！」琴看見淑貞不作聲，便順着覺民底語氣，繼續柔聲勸慰道。  
「先做了再說……」淑英猛省似地低聲念道。她好像在思索什麼事情。

「我底腳……」從淑貞底口裏忽然逃出了這三個字。以後又是斷續的抽泣。

「你底腳？怎麼，你底腳痛嗎？」琴關切地問道，她連忙把眼光放下去看淑貞底一雙挨了許多板子流了許多眼淚以後纏出來的小腳，這對畸形的腳在這公館裏是十分出名的。淑貞底母親沈氏常常拿這個來向人誇耀。許多人都帶了羨慕的眼光讚美過這對小腳，只有淑貞哥哥姊姊們才把牠們看作淑貞底苦痛的生存底象徵。他們曾經投過許多憐憫和嘲笑的眼光在這對腳上。但如今甚至這對小腳也成了他們所看慣的東西了。所以連琴也不能夠馬上就明白「我底腳」這三個字底意義。

淑貞沒有答話。她似乎在慢慢地鎮定自己。衆人站在花園底外門口，把淑貞包圍着，問這問那的。「大少爺，大少爺！」綺霞慌慌張張地從過道那面出來，帶跑帶走地一路嚷着。

「綺霞，什麼事情？你這樣慌張！」愛管閒事的淑華自然不肯放過這機會，連忙跑過去攔住綺霞問道。

「海少爺生急病，急驚風，在太太房裏，」綺霞張惶地斷續說，便撇開淑華往裏面走去。衆人聽見海臣突然生急病，全都忘記了方才的事情，一起往周氏底房間急急走去。

周氏底房裏黑壓壓地擠滿了一屋子的人，空氣很緊張。有的人從外面進來，有的人張惶地跑出

房去。

「拿保赤散！」

「保赤散很靈驗的。」

「三太太那兒有。」

「綺霞去拿了！」

「醫生來了嗎？」

「醫生爲什麼還不來呀？」

「剛剛去請了，就會來的。」

人聲這樣地嘈雜着。琴和淑英姊妹懷着戰慄的心連忙擠到前面去。

何嫂坐在牀前一把椅子上，海臣躺在她底懷裏。那個很可愛的小臉龐因了痛楚而扭曲着。小嘴裏接連地發出「唔，唔」聲，跟着這聲音他底手和腳就痛楚地搖動起來。

「海兒海兒！」覺新帶着滿頭汗珠從外面跑進房來。他遠遠地瞥見了海臣底身子，便推開衆人，一下子衝上去，他幾乎撲到在何嫂底身上。

「海兒，你怎麼了？」他把頭俯在海臣底臉上，他急得哭了出來，眼淚一滴一滴地落下去。

海臣不回答。他底眼睛半開半閉着，他已經不能夠辨認他底父親了。他除了拘攣地舞動手腳，痛苦地叫出「唔，唔」的聲音外，什麼事也不能夠做了。

「媽，我怎樣辦？」覺新擡起淚痕狼藉的臉絕望地攤開手頓着腳，望着周氏抽泣地說。

「這不要緊的。你不要着急……呵，保赤散來了。喫了保赤散就會好的。」周氏鎮定地安慰覺新說。

周氏從綺霞底手裏接過保赤散，便上前去把牠餵給海臣喫了。

覺新這時心裏徬徨無主，不知道應該做些什麼事情好。他茫然掉頭四顧，忽然狂亂似地叫起來：「醫生呢？爲什麼不請醫生？」

「醫生就來了，已經去請過了。」人叢中有一個女人底聲音這樣回答。

「醫生爲什麼還不來？」覺新依舊頓着腳焦急地說。他掉轉身子向外面走去。但走了兩步又回轉來。他還站在何嫂面前。他剛看了海臣一眼，又畏懼似地急急把眼光掉開。他到處看了看。過後他便擡起頭望着天花板，微微張開嘴，禱告似地低聲說：「珏……珏，你保佑保佑他罷。」

「王師爺來了！」一個聲音響亮地敲在他底心上。他底全身都震蕩着這個聲音。他急忙掉過頭去看房門口。



王雲伯，一個黑髮長鬚的醫生，被僕人袁成領着進了房間。衆人連忙讓出了一條路。醫生安閒地走到海臣面前。綺霞馬上端了一個凳子來，請他坐，他便在何嫂旁邊坐下了。

醫生伸了手去按脈，一面向何嫂訊問病狀，何嫂斷續地說：

「起先還要得好好的，後來忽然抱着頭喊痛。我問他哪兒痛。他只抱着頭『痛呀，痛呀』喊個不住。後來就成了這個樣子。」

醫生頻頻地點着頭。他又問了幾句話，都得着滿意的回答，便站起來。他底嚴肅的臉上忽然露了一個笑容。他客氣地對周氏說：「少爺底病不要緊，喫了保赤散也很好。我看是發肝風，因為肝熱太重，所以發肝風。再喫一兩付藥就更好了。太太，請你們放心，等我來開個藥單子。」

「難爲先生費心。請到那邊簽押桌去開單子罷。」周氏欠身答道。

醫生坐在書桌前面寫好了藥方，便由覺民陪着出去了。

淑華已經封好了脈禮，看見醫生出去，連忙把牠交給綺霞，低聲催促道：「快，快送去。」

「嗯。」綺霞倉卒地答應一聲，就往外飛跑。

「綺霞！」周氏忽然叫道。但綺霞已經聽不見這喚聲了。

「綺霞送脈禮去了。媽喊她有什麼事？」淑華接口說。

「那麼喊張嫂去罷，喊個轎夫去把藥立刻檢來！」周氏不加思索地急急答道。  
「我出去喊！」覺新急忙地說了這四個字，不等別人答話，便抓起藥方逕自往外面跑了。

下午喫過晚飯，覺民、琴和淑英、淑華姊妹在覺新底房裏閒談，何嫂抱了海臣從外面進來。海臣看見琴便親熱地喚了一聲「琴嬢嬢」。

琴高興地應了一聲，站起來，伸手去輕輕捏了一下海臣底臉頰，笑着問道：「你今天早晨在做什麼？」

海臣微笑着，歇了片刻，才清晰地說：「今天把你們駭倒了。」

「你爲什麼要駭我們？」琴溫和地問。

海臣想了一下，然後搖搖頭誠實地說：「我以後再不這樣了。」

轎子在公園門口停住了。西式的垣牆裏面有一棵大樹，把牠底濃密的枝葉底綠影亂撒在門前陽光照耀的地上。覺民一行六個人踏着樹影進了裏面。

兩個被繃帶把一隻手弔在頭項下面的軍人搖搖擺擺地從裏面走出來，經過他們底身邊，輕佻地看了看琴和淑英，自語似地吐出幾個下流的字眼，然後揚長地去了。後面忽然擁進來一羣學生，大半是穿制服的。他們都側過臉來用好奇的眼光看這幾個女子。

「我害怕，人這麼多，我想回去，」淑英拉着琴底袖子畏怯地低聲說。

「怕什麼？他們是人，我們也是人，他們又不會喫人的，」琴轉過臉去輕聲勸慰道。

淑華一面走，一面好奇地往四面看。她對於這裏的任何東西都感到興味。那些建築，那些樹木，那些草地，尤其是那無數的來來往往的男女，在她底眼睛裏都是新奇的。春天的風溫暖地吹拂她底臉。她底周圍是那麼大的空間。她不覺得有什麼東西拘束着她。她沒有一點懼怕。她得意地責備淑貞道：

「四妹，是你自己要來的。剛到了這兒，就說要回去，你真膽小。我不怕。我覺得很好耍。」

淑貞底臉上微微發紅，她顯出很可憐的樣子，低下頭不響了。她依戀地挽住琴底一隻膀子慢慢

地走着。

琴愛憐地看了淑貞一眼，含笑安慰道：「四表妹，你不要害怕。我們都在這兒。我會保護你的。」

淑貞不作聲，琴像逗小孩一般地接着又說：「你不是常常說起要看孔雀嗎？我們等一會兒就到動物陳列所去看孔雀去。孔雀開屏真好看。」

「嗯，」淑貞擡起頭感激地看了琴一眼，含糊地答應一聲。過後她又鼓起勇氣往四周看了看：地方是這麼大，許多人往前面去，許多人向這面走來。每個人都像是自由自在的。她底臉上也漸漸地露了一點喜色。

「二妹，你覺得怎樣？你也是頭一次，我相信你不會害怕的，」覺民忽然在淑貞底耳邊溫和地輕聲問道。

緩慢地走着的淑英對這問話感到一點驚訝，她這時的感覺是頗複雜的，她彷彿就落在一個變化萬千的夢裏，但一下子被她底哥哥覺民底話語驚醒了。她凝神地往前面看，她把眼睛擡得高高地。進入她底眼簾來的是一片綠樹。這含着豐富的生命力的春天的綠色愛撫着她底眼睛。她底眼睛突然一亮。她又把頭擡得更高一點。上面是一片藍天，清澄得沒有一點雲翳。微風和緩地飄過她底身邊，溫柔地沁入她底胸中，像把腹內的濁氣都給她洗滌去了似的。她在領略這情味，她在分辨這情味。

「二妹，我在和你說話，你怎麼不應一聲？」覺民繼續低聲發問道。

淑英猛省似地掉頭去看覺民，微笑地答道：「我還不能說。我說不出來……」過後她把聲音放低又說了四個字：「我不害怕。」

「這才是我底好妹妹，」琴在旁邊欣喜地讚道。「我原說我們二妹並不只是一個千金小姐。」琴姐，你又挖苦我！」淑英低聲抱怨道。但她看見了琴底含着關切和欣慰的眼光，知道琴是真正地爲她這句話感到欣喜，她自己也被感動了。她有些激動，同時又覺得愉快。她聲音略帶顫抖地說：「我全靠你們。你們給我幫忙。以後……」她一時接不下去，便嚇住了其餘的話。

「我曉得。你放心。以後的事情，只要你自己拿定主意，我們當然幫忙，」琴明白淑英底意思便接着說道。

「二小姐，你不必擔心。你底事情是很有辦法的，」劍雲鼓起勇氣感動地插嘴說。但他底聲音很低，他怕淑英會聽不清楚。他一時不知道應該說什麼話才好，就索性閉了口。

「我也曉得，」淑英低聲答了四個字。人不知道她是在回答琴，還是回答劍雲底話。她似乎還要說下去，但淑華卻在旁邊催促道：

「快點走。你們只顧講話，就不看眼前了。人家都在看我們。」

淑英擡頭看前面，果然遇見了一些迎面投擲過來的好奇的眼光。那些眼光對於她是很陌生的。牠們在她底臉上搔着，又移到她底身上，就像透進了她底衣服似的，她立刻窘困地紅了臉，低下頭不作聲了。

淑貞怯懦地挽住琴底膀子，默默地假着琴，好像連移動脚步的勇氣也失掉了似的。她埋着頭，眼光時時落在她那雙畸形的小脚上。

「四表妹，怕什麼？快走！」琴鼓舞地低聲催促淑貞。

淑貞含糊地應着，但仍現着畏懼的樣子。她看看琴，又看看淑英。

「四妹，沒有人欺負你的。這兒比不得在家裏，你忍耐一點罷。我們出來一趟很不容易，你要歡歡喜喜地多看看才好。」淑英憐憫地看着淑貞，柔聲勸慰道。

淑貞默默地點了點頭，她鼓起勇氣跟着她們往前走。但她底眼光仍舊落在地面上。她不敢擡起頭，正眼看前面。

淑華毫不在意地帶着好奇的眼光到處看。當她知道別人底眼光停在她底臉上時，她並不紅臉，依舊坦然走着。她沒有一點困惱的心情。她儘量地觀察這新奇的環境，她不肯把這有限的時間輕輕錯過。所以她也不大關心淑貞底事情。

他們走過一個斜坡，一陣鑼鼓聲隱約地送進他們底耳裏來。接着是一個叢生底響亮的聲音，唱的是京調。這是從前面茶棚裏留聲機上放出來的。

「劉鴻聲底轎門斬子，」淑華得意地自語道。

沒有人注意她底話。也沒有人留意茶棚裏的京戲。覺民忽然指着茶棚說：「就在這兒，錦江春。」覺民指的那個茶棚搭在一個微微傾斜的草地上，四面空敞，另一邊靠着池塘，池畔種了好幾株柳樹，那碧綠的柳絲有的垂到了水面。茶棚裏安置了許多桌椅，坐了不少的客人。

覺民就向着這茶棚走去，劍雲陪着淑英們跟着。嘈雜的人聲迎面撲過來。淑貞忽然變了臉色站住了。她低聲說：「我要回去。」

「你回去，你找得到路？」淑華嘲笑地問道。

淑貞沮喪地埋下頭不回答，無可奈何地慢步走着。

「四表妹，我原和你說好的。有我在這兒，你一點兒也用不着害怕。」琴憐愛地看了淑貞一眼就鼓舞似地牽起淑貞底手來，淑貞也就柔順地放快了脚步。

離茶棚不遠了，覺民忽然聽見一個聲音在後面喚：「覺民，覺民。」他連忙回過頭去看。

來的是一個瘦長的青年，穿着一件灰布長衫，一張黑黃色的長面孔，上面卻嵌着一對光芒四射

的眼睛。

「存仁，你才來？」覺民微笑地點了一個頭，親切地說。他就站住，等那人走到他底身邊來。

那人應了一聲，看見琴在旁邊，便含笑地招呼道：「密斯張也來了？好久不見了，好罷。」過後又驚訝地看了看淑英三姊妹，但也不訊問什麼，就開始低聲和覺民講話。

琴客氣地和這客人打了招呼。淑英們看見有人來，覺得有點不方便，就連忙避開，和覺民離得遠遠的。連淑貞也離開了琴，轉到淑英、淑華兩個人中間去了。琴注意到這情形，便走到淑英身邊低語道：「這就是黃存仁。去年二表哥逃婚的時候就住在他家裏，全虧得他幫忙。」

「哦，」淑英漫然應道，但她禁不住偷偷看了黃存仁一眼。這只是一個很平常的相貌。這個名字她也聽見覺民說過。她只知道黃存仁是他底兩個哥哥底同學，而且是和她底哥哥在一起辦利羣週報的。昨天她剛剛讀了新出版的一期利羣週報，那上面的文字使她十分感動，給她打開了一個新的眼界，給她喚起了一些渴望。那些雖然只是簡單的論據，但在她，卻似乎得到了一個絕大的支持。琴提起覺民逃婚的事情，這是她親眼看見的，這又是一個不可消滅的顯明的證據，給她證實那眼界和那些渴望並不是虛偽的東西，甚至像她這樣的人也可以達到的。她底心裏充滿了異樣的感覺，都是她以前不曾感到的。她也許是被希望鼓舞着，也許是被焦慮折磨着。她自己也不能明確地知道。她很激



動，不覺微微紅了臉，動作也顯得更不自然了。

琴沒有注意到這情形。淑華聽見說是黃存仁，就只顧好奇地注目去看他，不覺得有一點拘束。只有劍雲默默地在旁邊觀察着淑英底一舉一動。她底臉部表情底變化他都看見的；不過他不能夠瞭解她紅臉的原因，或者可以說是他自以為瞭解了，而其實是誤解。他底臉色很陰沈。他心裏有兩種感情在爭鬪，也許不只兩種：妬嫉、懊惱、關切、憐惜，這幾種感情他都感到。他壓抑着牠們，不使牠們爆發出來，他只是暗地裏咀嚼牠們。他已經有了這樣的習慣。但目前他卻沒有這餘裕了，因為他們已經到了茶棚前面。出現在他底眼前的是許多個陌生的人頭和許多對貪婪的眼睛。他厭煩地噓了一口氣，這使得那個略略現着受窘樣子的淑英也驚訝地側頭來看他。他覺察到淑英底眼光，心裏很激動，但他還裝着不在意的樣子，擡起眼睛去看前面，找尋適當的座位。

「陳先生，你時常到這兒來罷，」淑英溫和地低聲問道。

「哦，」他料不到她有這問話，不覺張皇地吐出這個字。過後連忙客氣地答道：「我也不大來。」

池畔一株柳樹下面一張桌子剛剛空出來，幾把椅子在四圍凌亂地擺着，一個堂倌正用抹布在揩拭桌面。劍雲眼快看見了那張桌子，心想：那兒是再好沒有的了。他便指着那裏低聲對淑英說：「二小姐，你看那張桌子好不好？我們快點去佔住。」

淑英還不會答話，淑華便搶着說：「很好，我們快去。」

劍雲急急穿過茶桌中間，帶跑帶走地到了那張桌子前面。

覺民和黃存仁走進茶棚就看見了他們底朋友張惠如和另外三個社員坐在池畔左角的茶座上。三張桌子拼起來，四周放了幾把籐椅。張惠如笑容滿面地坐在那裏，一面吃花生米，一面高聲講話，他看見覺民們進來，便站起走過來迎接他們。

「琴妹，你怎麼樣？先到哪邊坐？」覺民忽然向琴問道。

淑貞又走回到琴底身邊，暗地裏把琴底一隻手緊緊捏住。她底瘦小的身子微微地抖動着。

琴俯下頭看了淑貞一眼，便含笑地回答道：「我先陪四表妹她們坐坐。橫豎隔得很近。」

覺民也就不說什麼，逕自向着張惠如那面走去了。

淑貞不住地拉動琴底手，聲音打顫地說：「琴姐，我們走那邊繞過去，走那邊繞過去。」

「四妹，你總是像耗子似的怕見人，早曉得，還是不帶你出來好。」淑華不耐煩地奚落道，但聲音也並不高，被茶棚裏的京調掩蓋住了，不會被裏面的人聽見。

琴又瞥了淑貞一眼，她立刻明白了淑貞底心思，便依着淑貞底話從旁邊繞到前面去。這樣她們是避開那許多貪婪的眼睛了。

劍雲坐在藤椅上等她們。他看見她們走來，便站起含笑地向她們招手。她們走到茶桌前面，桌子上已經擺好了茶壺、茶杯和盛着瓜子花生的碟子。她們剛坐下，堂倌從裏面絞了熱臉帕來，她們接過隨便揩了揩手。

「堂倌樣子真討厭，爲什麼這樣賊眉賊眼地看人？」淑華等堂倌進去後低聲笑罵道。

「你不曉得，女客到這兒喫茶的本來很少，像你們這樣的小姐恐怕就沒有到這兒來過，所以連堂倌也覺得希奇，」琴接口解釋道。

淑華剛剛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茶，聽見琴底話，毫不在意地答道：「那麼以後我們更應該多來，來得多了，他們看慣了，也就不覺得希奇了。」

「不過要給三爸碰見，那才不好，」淑貞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帶了一點焦慮地自語似地說。淑英凝神地望着水面，她這時沒有用一點思想。她似乎在使她那習於深思的腦筋休息。但她聽見淑貞底話，就像頭上受了一瓢涼水，覺得滿身不自在起來。她底眼前現了一陣暗霧。她暗暗地咬着自己底嘴唇皮，想把那突然襲來的一種不愉快的思想掃去。

「你放心，三爸不會到這兒來的，」淑華安慰地說。

「還是三表妹說得對，世間難得有這麼湊巧的事。我們既然來了，樂得痛快地耍一天。」琴看見

淑英底憂鬱的表情，使用這樣的話安慰淑英和淑貞。她一面掉頭去看覺民底那一桌。這時候那邊的人似乎已經到齊了。他們在起勁地討論什麼問題。說話聲音並不響亮，但談話的神情很熱烈。覺民說完了話，正擡起眼睛往她這面看。兩個人底眼光對望着了。兩個人底眼角馬上掛起了微笑。覺民微微點着頭，要琴過去。琴便帶着鼓舞的微笑回過頭對淑英說：

「二表妹，我們到那邊坐坐，好不好？」

淑英把臉略擡起來看琴，她底眼睛忽然發亮了，她底嘴唇微微一動，她要說什麼話，卻沒有說出來。她偷偷把眼光射到覺民底那一桌上去，那許多正在熱烈地辯論的陌生的年青人！她底臉上又起了一陣紅暈。心跳得很厲害。她想鎮靜自己，卻沒有用。她便搖搖頭對琴說：「你去罷，我不去，我就在這兒看你們。」

琴站起來，走到淑英身邊，俯着頭在淑英底耳邊說：「你去坐一會兒也好，不要緊的。膽子放得大一點。你坐坐聽他們說話也很有意思，又用不着你自己開腔。你不必害羞去去，跟我去。」琴說着就伸手去拉淑英底膀子。淑英想到要到那邊去和那許多勇敢活潑的青年坐在一起，這好像是自己底一個幻夢，但她忽然又膽怯起來。她紅着臉低聲央告道：「琴姐，我不慣，我害怕。還是你一個人去罷。」琴想了想就爽快地說：「也好，我去去，等一會再來。」就望着淑英笑了笑，又看了看淑貞，安慰地

說：「四表妹，你好好地耍，我就來。」她看見淑貞規矩地坐在那裏，垂着手動也不動，便從碟子裏抓了一把花生米放到淑貞面前，還說：「你不要做客，隨便喫點東西罷，又不是在親戚家裏。」

「我曉得，」淑貞答道，她看見琴要轉身走了，忽然低聲問了一句：「琴姐，孔雀在哪兒？」她底一對小眼睛一閃一閃地望着琴底溫和而清朗的面顏。

琴微微笑了。憐憫的感覺像一根小刺輕輕地在她底心上戳了一下。她感到一個隱微的痛楚，但她極力忍耐住了。她用十分柔和的眼光看淑貞，一面親切地說：「我等一會兒來陪你看。」過後她便向覺民那面走去了。

覺民這些時候就時常暗暗地留意琴底舉動，現在看見琴走過來，他便站起等候着她走近。這一桌的討論也因了琴底走來而暫時停頓了。

衆人和琴打了招呼，連覺民一共是十一個人，除了一個二十六七歲光景面容蒼老而帶着沈毅的表情的男子外，其餘的人她都見過。覺民把那個陌生的人介紹給她認識了。方繼舜，這個名字是她熟悉的。她知道他是停刊了的學生潮週刊底編輯，他在那上面發表過一篇題作道德革命的長文，接連刊登了三期，中間因為攻擊到幾個孔教會底重要分子，這省城的大名流老紳士之類，曾經引起一般保守派底責難，要不是靠着當時的學生聯合會底抗議（學生潮是學生聯合會底會刊），他早就

會被高等師範開除了。這事情是經過一番鬪爭的。鬪爭底結果，方繼舜本身並沒有受到什麼損害，不過他辭去了學生潮底編輯職務，由另一個思想較為和緩的同學來代替他底位置。這是兩年前的事情，但到現在還不會被許多年青人忘記，雖然學生潮已經停刊。琴自然是不會忘記的。而且馮樂山就是被方繼舜攻擊到的名流裏面的一個。她知道馮樂山，她不久以前還在高家看見過。她因為種種的事情憎恨那個老人。事實使她相信方繼舜底攻擊是合理的。方繼舜說的也似乎就是她所想說而說不出來的話。方繼舜居然勇敢地儘情寫出來了。舊社會底壓力並不會使他屈服。他現在還是那麼堅定地站在她底面前。他對她露出一個溫和的笑容，用清晰而穩重的聲音向她說話。她感動地，甚至帶了一點崇敬的感情來回答他底問語。

衆人讓了座位給琴。她在覺民旁邊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來。她覺得非常放心，就彷彿坐在一羣最可信託的朋友中間。其實大部分在座的人她也只是會見過三四面，她和他們並不會有過深長的談話。但她從覺民那裏知道了不少關於那些人的事情。所以她能够像覺民那樣地信賴他們。她不覺得有什麼拘束。

談話依舊繼續下去。談的是週報社底事情。一部分重要的事已經談過了。這時候輪到了改選職員的問題和週報社底發展的計劃。這會議沒有什麼形式，連主席也沒有。然而方繼舜無形中做了主

席許多問題都由他提出來，而讓衆人討論、決定。大家隨便取着自己喜歡的姿勢坐在桌子底四周，各人自由地發表意見，並不站立，說話態度也不類似演說。這會議很像朋友們底談心，但在親切之外又十分認真，而且熱烈。不同的見解是有的，但只有簡短的辯論，卻沒有爭吵。

琴注意地聽他們談論，她感到大的興趣。她以前還不會有過這樣的經驗。這許多充滿着熱情和喜悅的面孔，這許多真摯的談話，這種渴望着做出一點有利於社會的事情的犧牲底決心，這種彼此信賴的深的友誼，這些人在一起並不談自己底事情，也沒有表示一點爲自己打算的思想。這些人好像是同胞弟兄，但同胞弟兄間也很少有這樣深的友愛。她那幾個維護舊禮教反對新文化的舅父中間的關係，她不是已經看够了嗎？這一點認識在她底心上投擲了一線光明，一個希望。她底心因了真實的喜悅而微微顫動了。她時時擡起眼睛去看淑英，她希望淑英也能够坐到這邊來，而且得着她所得到的這個印象。她看見淑英正偷偷地注視這方面，淑英底臉上也帶着感動的樣子。她便投了一瞥暗示的眼光過去，要淑英也到這邊來，淑英微微一笑，有點不好意思地搖了一下頭。她也用微笑來回答。她又看了看淑貞，淑貞在對她招手。她點點頭。覺民也跟着投一瞥鼓舞的眼光到淑英底臉上。淑英用感謝的眼光來回看他。這些舉動被別的茶座上的人看見了，人們好奇地帶了輕佻的樣子旁觀着。方繼舜底有力的聲音又把覺民和琴注意力吸引去了。現在輪到了改選職員的時候。剛才決定

了把固定的職員底數目從四個增加到七個。這是黃存仁提出來，而被衆人贊成的。改選職員的手續也很簡單。要在這十多個人中間選出七個人來，並不是困難的事情。先由各人自由地提出一些名字，然後由大家通過而決定。

這事情進行得很順利。每個人都舉出自己認爲是最適當的人來負責，而被舉出來的人也從沒有站起來說一句推辭的話，彷彿這是一個義務。舊的職員並沒有改動，張惠如依舊做週報底編輯。黃存仁現在專任會計的職務，不過又被推做了經理。方繼舜本來代替黃存仁做了幾期週報編輯，這次就正式被選做了編輯。另外加了一個叫做陳遲的青年來幫忙。張惠如底兄弟還如做庶務。同時，還要增選兩個新的編輯。

「覺民，我舉覺民，」這名字是黃存仁叫出來的，這聲音並且越過幾張茶桌，到了淑英姊妹底耳邊。

「聽，在推舉二哥了，不曉得推舉他做什麼事情，」淑華忽然驚訝地對淑英說，她側耳傾聽着，她覺得很有趣。

淑英沒有理睬，她聽見了他們底談話底一部分，她知道他們推舉覺民做週報底一個編輯。她看見人家看重她底哥哥，她也很高興。



在那邊茶座上，覺民聽見黃存仁叫出他底名字，他很是激動，他想站起來推辭，但又覺得不應該，別人都沒有說過一句推辭的話。於是這個名字通過了。他被舉出來和方繼舜、張惠如一起做週報底編輯。他很興奮，好像他被派定了去擔任一個重大的使命一般。他想到那個職務，想到那些事情，他有點害怕，怕自己底能力不夠，不能把事情辦得好；他又有點高興，他平日就渴望着做一點不爲自己的事情，他平日就嫌自己只在週報社裏幫點小忙，不多做事，現在是有了機會，而且是和方繼舜、張惠如一起，他們會指導他怎樣適當地來貢獻他底力量。此外他還有別的感覺。總之他這時候的心情是很難形容出來的，連他自己也把握不定。

還少一個擔任編輯職務的人，因爲這次決定了增加兩個編輯。覺民底名字通過以後，張惠如便搶着說道：

「還少一個編輯，我推舉密斯張。」

「密斯張、蘊華，我也推舉，」黃存仁馬上熱心地附和道。

琴驚疑地往四面看。衆人底面容都是很正經的。她疑心她聽錯了話。但「張蘊華」三個字很清楚地送進了她底耳朵。這是她底名字。他們果真推舉她做利羣週報底編輯，這是她想不到的事情。她

起初不知道她應該怎樣做才好。她沒有那種經驗。她覺得自己底能力太差。她雖然在週報上發表過兩篇文章，但她知道那論調也是很淺薄的。她只讀過一些新思想的刊物，縱然讀得十分仔細，可是知道的究竟也有限。她覺得自己實在幼稚得很，想起來自己底缺點實在太多，沒有資格做一個編輯，而且她還有一些顧忌。她也想到母親底不贊成和親戚底非難。她正在沈吟不決的時候，衆人已經把她底名字通過了。許多眼光都集在她底臉上，雖然這都是含着友愛和鼓舞的眼光，但她也不覺困窘地紅了臉。她埋下眼睛不看人，兩手翻弄着右邊的衣角，勉強地推辭道：

「請諸位不要選舉我。我不行，我做不好的。我能力不夠。」

「聽，琴姐在說話，他們也推她做編輯。」在另一個茶座上，淑華正在聽劍雲給淑貞講話，忽然掉過頭看一下，覺得很有興味地對淑英說。

淑英微微紅着臉應了一聲「欸」。她凝神地望着琴。她也很興奮，彷彿她自己也被選舉做了編輯似的。她起了一些癡想，她覺得這時候她就是琴，她在揣想她應該怎樣做，她又揣想假使她如何做就會感到快樂或痛苦。她又想她和琴底差別在什麼地方，爲什麼她不會做一個像琴那樣的女子，而且她是不是能够做到琴那樣。她愈想下去，思想愈亂。她底思想好像是一圈繩索，愈是去理牠，糾纏愈

多。她有時遇見一道電光，有時又碰着幾大片黑雲。

劍雲這些時候是在和淑貞講話。淑貞問他一些事情，他便給她解說，他說話慢，因為他有時候暗地裏留心去看琴底動作，有時又偷偷地觀察淑英底表情。他知道琴是快樂的。但淑英始終不大講話，他很爲她耽心。他想用話語來吸引她底注意。他對淑貞講的話，大半是關於這公園的種種事情，她們在公館裏不會知道，他一半也是說給淑英聽的。淑英並不知道他底這種用意。她底注意力反而被另一座上的琴和別人底談話吸引了。

「做什麼？他們推舉琴姐做什麼？」淑貞覺得莫名其妙，着急地問劍雲道。

「做編輯，」淑華得意地搶着回答。

「編輯，什麼叫做編輯？」淑貞正經地追問道。

淑華自己回答不出來，就不耐煩地搶白道：「編輯就是編輯，連這個也不懂，還要問什麼！」淑貞碰了一個釘子也就不再作聲了。

「琴小姐真能幹，他們都欽佩她，」劍雲很受感動，讚歎地自語道。

這話語很清晰地進了淑英底耳裏，而且進了她底心裏。她有些高興，又有些難受。她微微咬着嘴唇，在想她爲什麼就不能夠做一個像琴那樣的女子。這思想彷彿是一個希望，牠給了她一點安慰。

和勇氣，但過後一個大的陰影馬上襲來，一下子就把那希望掩蓋了。她眼前彷彿就立着許多亂石，阻塞了她往前面去的路。絕望的念頭像蜂刺般地在她底柔弱的心上刺了一下，她覺得她底心因疼痛而腫脹了。

她底這神情被劍雲看見了。劍雲不知道是什麼樣的不愉快的思想折磨着她。他便關切地柔聲問道：「二小姐，你心裏不大舒服嗎？」

淑英猛地掉過臉來看他，漫然應了一聲「哦，」過後才勉強笑答道：「我還好，難得出門，在這兒坐坐也覺得爽快些。」

「我看你臉上帶了一點愁容，是不是又想到什麼不快活的事情？」劍雲欲語又止地沈吟了半晌，終於鼓起勇氣說了上面的話。

淑英驚疑地看了劍雲一眼，然後埋下頭望着桌面，自語似地說：「不快活的事情實在太多了，不過……」她突然嚥住了下面的話，低低嘆了一口氣。

「其實二小姐，像你這樣的人不應該這麼想的。」劍雲看見這情形，覺得他是猜到一點她底心理了。他心裏很難過，他看見她底愁容比想到自己底痛苦還更難堪。他是一個把自己看得十分渺小的人。他安分地過着孤寂的、屈辱的生活，沒有一點野心，沒有一點不平。他常常把他底生存比作一個

暗夜，這暗夜中閃耀着兩顆明星。第一顆是琴。後來的一顆就是淑英，這還是最近才發見的。這兩顆星都是高高地掛在天際，他不敢挨到她們。他知道他是沒有這希望的。他崇拜她們，他甚至不敢使她們知道他底虔誠。第一顆星漸漸地升高，升高到他不能看見她底光亮了。在他底天空中發亮的就只有這第二顆星，所以他更加寶愛她，看她比自己底生存還貴重。他說話不像在勸慰，彷彿是在懇切地央求。「你年紀很青，比琴小姐都年青，這正是你底黃金時代。你不比我們。你不該時常去想那些不快的事情。你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你不會不曉得憂能傷人的。」他望着她底溫淑而略帶愁容的臉，他感到一陣絞痛似的苦楚。許多話語從心底湧上來，但他底咽喉卻似乎突然被什麼東西阻塞了。他覺得她底求助似的眼光在他底臉上掠過，他覺得他底全身底血都衝到了臉上來。他不能夠再注視她底臉。他便把眼睛擡起去看池塘內在陽光下發亮的水面。但在那水面上他看見的依舊是那個帶了一點淒哀的表情的溫淑的少女底面龐。

「陳先生，你底意思我也很明白。」淑英感激地笑了笑，聲音平穩地說，但在劍雲底耳裏聽來，就像是哀訴。「只怪我自己太懦弱、太幼稚。我常常想不開，常常陷在無端的哀愁裏面。沒有人來好好地指導我，幫助我。只有琴姐和二哥有時候來開導我。不過他們還有他們自己底事情。琴姐也不能夠常常來；二哥底事情又多，不常在家。我平日連大門也不出。整天在家裏看見的就只有花開花謝，月圓月

缺，不然就是些令人厭煩的事情。所以我過的總是愁的日子多，笑的日子少。」她愈說下去，聲音愈拖長，愈和嘆息相似，話語很清楚，好像每句話都是常常在她底腦裏浮現過的。她說到最後忽然埋下頭，靜了片刻，使得劍雲苦痛地想：她是在淌眼淚了。但事實上她並沒有流淚。她慢慢地把頭擡起，像小女孩似地微微一笑，她又說：「我底夢很多。近來也做過幾個奇怪的夢。說來也好笑，我有時居然癡心盼望着會有一兩個好心腸的人來救我。我怕我這樣亂想下去將來會想瘋的。」

淑英雖是對劍雲說話，但她底眼睛總要偏開一點去看淑貞，或者看柳樹，看水面。劍雲底眼光卻時時在她底臉上盤旋，有時輕輕觸到她底眼角，又馬上畏怯地避開了。他始終注意地聽她說話。他從沒有像這樣地激動過。幾個念頭在他底心裏戰鬪。他底心彷彿拚命在往上衝，要跳出他底口腔。他想說一句話，他預備着說一句話。他底嘴唇動了好幾次。但他底心跳得太厲害了，他不能夠說出一個清晰的字。他底臉色一下子變得通紅，汗珠從額上沁出來。他覺得她們幾姊妹都用了驚愕的眼光在看他，他覺得她們都已經知道了他底心理，她們會看輕他。他不知道要怎樣做才適當。他有點着急，又現了張皇失措坐立不安的樣子。他端起茶杯剛喝了一口，突然嗆咳起來，便把杯子放回桌上，低下頭摸出手帕掩着口咳了幾聲嗽。這時淑英姊妹才驚覺地帶了關切的眼光來看他。先前他底猜想全是錯誤。淑英給他換了一杯熱茶，放在他面前溫和地說：「陳先生，喫杯熱茶，就會好一點。」

「二小姐，難爲你，」劍雲掙扎着帶咳地迸出了這句話，過後止了咳，又揩了鼻涕，連忙端起杯子，喝了兩口茶。他又停一下，噓了一口氣，再大口地把茶喝完了。

「陳先生，你應該好好地養息身體，我們很少看見你笑過，你是不是也有什麼不如意的事情？」淑英看見劍雲放下杯子，便關心地問道，她說後一句話時聲音很低，而且不大清楚。

劍雲探索地看了她一眼，他底眼光裏露出感謝的意思。他還來不及答話，卻被淑華搶着說了去：「大哥說他很用功讀書，所以身體不大好。」

劍雲苦澀地笑了笑，分辯道：「我哪兒說得上用功？有時候一個人閒着沒有事情，要耍又沒有興致，只得翻翻書消遣。翻的也只是那幾本書。說用功哪兒比得上你們？」

淑英嘴邊露了一個羞慚的微笑，她說：「那我們更該慚愧了。我們跟你學英文，因爲常常心情不好，打不起精神，總沒有好好地溫習過。碰着這樣不爭氣的學生，真是辜負你一片苦心了。」

「二小姐，這哪兒是你們二位底錯？全是我教書不得法。你們不抱怨，就是我底萬幸了，」劍雲惶恐似地說。

「琴姐還不來，」淑貞翹起小嘴不耐煩地自語道。

留聲機先前沈靜了一會，這時有人到櫃臺那邊去點戲，於是那使人厭煩的吵鬧的鑼鼓聲又響

了起來。

琴在那邊會議席上想辭掉編輯職務，黃存仁第一個發言挽留她：

「密斯張再推辭，也是沒有用的。這不是能力底問題，這是責任底問題。要說能力不夠，我們大家都是能力不夠。今天被選到的還有六個人，並不見有哪個推辭過。」

黃存仁說話時，態度是誠懇的。他讀過琴底文章，他還從覺慧（那時他還沒有逃出家庭）覺民兩人底口裏先後知道了不少關於琴的事情。他對她抱着大的好感，所以他希望她能夠和他們大家在一起做事情。

「存仁底話很對，密斯張不要再推辭了，」張惠如立刻響應道。

琴還想說話，覺民卻在旁邊低聲對她說：「你就答應下來罷。橫豎我也在，大家可以幫忙的。學學做點事情也好。姑媽那裏，不讓她曉得，就沒有問題。」

琴親切地對覺民笑了笑，沈吟半晌，便同意地點了點頭。兩邊臉頰依舊紅着。兩隻眼睛擡起來承受衆人底鼓舞的眼光。她聲音清朗地說：

「那麼我不推辭了。不過我底能力的確不夠。還請大家時常指教我。」



她紅着臉微微笑一下，就故意偏過頭去和覺民講話。

黃存仁他們接着說了兩三句謙虛的話。以後大家便繼續討論別的事情。

這討論進行得很順利。各人把自己想說的話全說了出來，而且說得很清楚。這些見解都是和實際很接近的，沒有多餘的空話，也沒有無謂的爭論。衆人興奮地同時也親切地談論着，每個人都表示了極大的關心，彷彿在談個人切身的事。他們決定了怎樣籌集週報社底基金；怎樣增加週報底篇幅和印數；怎樣擴大地徵求社員；怎樣募捐創辦圖書館……等等的時候。

琴並不插進去說話，她只顧注意地聽着，看着。她表示出很大的關心。這眼前的一切，對於她似乎是完全陌生的，但她又覺得是十分自然的，而且又正是她所盼望的。這小小的茶棚底一角彷彿變成一所莊嚴的寺院，她也成了一個虔誠的進香者了。一種幸福的感覺從她底心底升上來。過去的許多陰影和未來的種種可能的障礙都被她暫時忘掉了。她好像就立在天堂底門前，一舉步便可以得着永生底幸福一般。她懷着這心情擡起頭去看淑英底一桌。她看見淑英、淑華兩人在和劍雲談話。她遇着了淑貞底焦盼的眼光。她底幸福的感覺被這眼光驅走了一半，代替來的是同情，對於淑貞、淑英姊妹的同情。她立刻想起她已經在這邊坐了許久了。她帶了一點不安地去看覺民。覺民底眼光和她底一遇着，他便對她說：「你到那邊去罷。」他好像猜到了她底心思似的。

「嗯，」她輕輕答應一聲，便站起來向衆人說了兩句抱歉的話，然後向淑英那邊走去。好幾個帶了讚美的眼光看她底垂着辮子的背影。

琴剛剛走到茶桌前面，淑貞就熱烈地把她底左手緊緊握着。淑貞底小眼睛裏包了一腔淚水。她感動地看了淑貞一眼，愛憐地說：「你看，你又要哭了。爲了什麼事情？」

「我沒有哭，我等你好久你都不過來，」淑貞像得到救星似地快活地說，但淚水還同時沿着眼角流了下來。

「你還說沒有哭？眼淚都流到嘴邊了，」淑華插嘴嘲笑道。

「這都是我不好。我在那邊坐得太久了，」琴抱歉地對淑貞說。她在籐椅上面坐了下來。

淑英斟了一杯茶，放在琴底面前，她把琴望了半晌，忽然說道：「琴姐，我真羨慕你。」

琴不直接回答這句話，卻對她說：「其實你也該過去坐坐。你聽得清楚他們談話罷？」

「我也聽清楚了一些。只怪我太懦弱，我有點害怕……」淑英有點懊悔地說。她底話還沒有說完，卻被淑華底低聲的驚喚打岔了：

「看，那不是五爸？」

衆人一齊把頭往淑華指的方向看。克定伴着一個三十左右的婦人正向茶棚這面走來，已經走

到了門口。

「琴姐，」淑貞低低喚了一聲，她駭得渾身發抖，臉色馬上變得十分慘白。她慌忙站起來躲到琴底身邊，抓住琴底膀子，不知道怎樣做才好。

「四表妹，不要緊，有我在，你就躲在我椅子背後，」琴鎮靜地安慰淑貞道，她把籐椅略微移動一下。淑華也把椅子拉攏一點。這樣她們就把淑貞底身子遮掩住了。

淑英也有點驚慌。她紅着臉低下頭，把背掉向着克定來的方向。

「那個婦人就是禮拜一，」淑華低聲說。她知道禮拜一是克定在外面租了小公館討來的妓女。那婦人有一張瓜子臉，細眉毛，臉上塗得又紅又白，一張大嘴擦得像染了鷄血似的。她穿了一身粉紅色滾寬邊的衫褲，一雙改組派的脚走起路來搖搖擺擺的。在他們後面跟隨着僕人高忠。高忠先看見琴和淑華，故意咳了一聲嗽。

克定只顧和那婦人講話，不注意去看前面，走進茶棚來，隨意地把裏面看了看，想找個好的茶座。他聽見高忠底咳嗽聲，忽然擡起頭往前面一看。琴、淑華、淑英這三個臉龐先後映入他底眼簾。（他不会看見劍雲，劍雲走到柳樹前面去了。）這是他完全想不到的事情。他大喫一驚，連忙掉開頭，但無意中又碰見了另一桌上覺民底眼光。他臉一紅，連忙俯下頭掉轉身子，慌慌張張地拉着禮拜一溜走了。

等克定底背影完全消失了以後，琴才回頭向着躲在椅子背後的淑貞說：「四表妹，他們走了。」  
「他們會再來的，」淑貞戰戰兢兢地說，她還不肯走出來。

「他們不會來了，五爸看見我們逃都逃不贏，哪兒還敢再來？」淑華覺得好笑地挖苦道。她沒有  
一點懼怕和焦慮。

淑貞畏怯地從椅子背後慢慢轉了出來。

「不過我們在公園裏頭給五爸看見了也不好，偏巧第一趟就被他碰見，」淑英皺着眉頭懊悔地說。

「怕他做什麼？我們也看見了他和禮拜一的，」淑華毫不在意地說。

劍雲帶着沈思的樣子慢步走了回來，靜靜地聽她們說話。

「琴姐，我們回去罷，」淑貞忽然央求道。

「就回去？你不是要看孔雀開屏嗎？」淑華問道。

淑貞沒精打彩地搖頭說：「我不看了。」

「我想還是早點回去好，」淑英低聲說，她底臉上現出憂慮的神情。

「好罷，我陪你們回去，等我過去給二表哥說一聲，」琴決斷地說，就站起來。

淑英底轎子先進了高公館。她第一個在大廳裏下轎，剛跨進拐門，就遇見覺英帶着四房底兩個兄弟覺羣、覺世迎面跑來。覺英看見姊姊從外面進來，覺得奇怪，便站住驚訝地望着她，一面好奇地追問道：「姐姐，你到哪兒去了來？」

淑英把眉頭微微一皺，臉一紅，含糊地說了一句：「我沒有到哪兒去。」

覺英不相信，他疑惑地看了淑英一眼。淑英不再理他，舉步往裏面走去。外面大廳上幾乘轎子一齊停下來，琴和淑華、淑貞姊妹魚貫地進了拐門。

覺英看見她們便驚喜地問道：「琴姐，你們今天到哪兒去？」

琴還沒有答話，淑華搶着答道：「你管我們到哪兒去！」她很興奮，臉上帶着得意的表情。她說了便跟着琴往裏面走，但覺英三弟兄卻追上去。

「三姐，你們到哪兒去了來？我也要去！」覺羣、覺世兩人纏着淑華在盤問。

「我們又不是出去耍，有什麼去頭！」淑華煩厭地掙脫了他們底手。

「對，你們偷偷到外面去耍，我要告你們。姐姐、三姐、四妹，還有琴——」覺英威嚇地獨自在旁邊

說，他說到「琴」字忽然閉了嘴偷偷地把琴看一眼。他換了一句話：「琴姐，姑媽也來了。」

淑貞聽見覺英底話馬上變了臉色，畏怯地假着琴，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才好。淑華略略生了氣，但仍然安靜地昂然答道：「好，你去告去，我不怕！」

「四弟！」淑英不能忍耐，便責備似地喚了一聲，又用嫌厭的眼光看覺英一眼。覺英毫不在意地笑了笑。

「姑媽來了，在哪兒？」琴高興地問道，覺英正要答話，卻被一陣「唔唔」的聲音打岔了。這聲音是從覺新底房裏送出來的。

「你們聽，海兒又在扯風——」覺世底小面孔上忽然現了嚴肅的表情，他低聲說。他只說了半句，以下的話就沒有說出來。

「怎麼海兒又發病了？」琴焦慮地自語道，她底臉上即刻起了一片愁雲。她看見淑英一個人先往過道那面去了，便不再理覺英他們，卻和淑華、淑貞姊妹也轉進過道中去。

她們進了覺新底寢室，正遇着綺霞捧了剛檢回來的藥急急走出去。屋子裏擠滿了人，都是熟習的面孔，但她們這時也沒有心腸去一一分辨。人們走進走出，有的在喚女傭或丫頭底名字，有的在低聲嘆氣，沒有人注意到她們。張氏剛要走出房去，她遇着琴底焦慮的眼光，她不說話，只是憂鬱地對着

琴搖搖頭。她又看見淑英，也只溫和地看了淑英一眼，就默默地走出去了。翠環跟在張氏後面，她看見淑英卻露了喜色，寬慰地低低喚了一聲「二小姐。」淑英感動地點了點頭，便低聲問：「醫生來過沒有？」

「羅敬亭和王雲伯都來看過了。說是不要緊，可是看起來很怕人。」翠環低聲答道。

琴走到前面去。覺新紅着臉，滿頭都是汗珠，他站在牀前，時而望着躺在牀上的海臣，時而掉頭茫然去看衆人。海臣底臉比前一天消瘦多了。這個孩子半昏迷地躺在那裏，眼睛露開一點縫，嘴也微微張開。他不時發出「唔唔」的聲音，那時手和脚便跟着搖動一下。聲音一停止，這孩子就像迷沈沈地睡去了一般。他不再認識人，不再看人，連轉動眼珠的事也成爲不可能了。周氏坐在牀沿上，俯下頭看海臣，琴底母親張太太坐在牀前一把椅子上，臉上帶着嚴肅的表情望着海臣底黑瘦的病臉。何嫂跪在牀前踏板上，把頭俯下去低聲喚着：「海少爺。」

「藥，怎麼還沒有把藥熬好藥，快點！」覺新忽然掉頭四面看，瘋狂似地叫起來。他額上的汗珠直往下面滾。

「張嫂，你到廚房去催一聲，喊綺霞把藥馬上端來。」周氏溫和地吩咐張嫂道，但她臉上的愁容是掩飾不住的。張嫂答應一聲，急急走出去了。張太太關切地注視着覺新底臉，勸慰地說了一句：「大

少爺，你也該寬寬心。不要着急。」

琴招呼了她底母親，過後又同情地喚了一聲：「大表哥。」

覺新苦痛地看琴一眼，不等琴說話，忽然絕望地對琴說：「琴妹，你看我現在怎樣辦？」他把眼睛大大睜開，淚珠像雨點似地一直滴落下來。

琴心裏也很難過，但她只得裝出平靜的樣子安慰覺新道：「大表哥，你不要着急，我看喫一兩付藥就會好的。醫生怎樣說？」

「王雲伯說不要緊。羅敬亭卻說要喫了他這付藥才知分曉。我看是不大要緊的。」周氏插嘴說。「昨天下午已經好了。怎麼好好的今天又翻●了？」陳姨太伴着沈氏從外面進來，陳姨太聽見周氏底話便接着詫異地問道。

琴皺了皺眉頭。張太太喚了琴過去，在她底耳邊囑咐了幾句話。淑華憎厭地看了陳姨太一眼。覺新卻毫不遲疑興奮地答道：「昨天扯風，喫了保赤散，後來又喫了王雲伯底藥已經好了。不過膀子有點不方便。晚上我和何嫂好好地照料他睡了。今早晨起來還是好好的。下午睡醒午覺後他忽然發燒，



隨後又抱着頭，哭喊着『痛呵！』『痛呵！』喊個不住。我叫他不要哭，他很乖的便聽我底話不哭了。不過看他那苦痛的樣子，可知他頭痛仍還沒有停止，後來過了一陣就成了這個樣子……」覺新說着眼淚不住地往下面滾，他還要說下去，但是張嫂和綺霞一個提着藥罐一個捧了碗進來了。他便走到桌子前面看着張嫂把藥傾在碗裏，不轉睛地望着藥碗裏冒出的熱氣。海臣底叫聲暫時停止了。房裏的人大都靜默着，只有陳姨太和沈氏在低聲談話。

「可以喫了罷？遞給我。」周氏忽然擡起頭向着覺新輕輕地說。

覺新遲疑一下，後來才慢聲答道：「還有點燙，不過也喫得了。」他便伸手去拿藥碗。

「讓我來端。」何嫂慌忙站起來低聲說，她上前一步，把藥碗從覺新底手裏接過來，依舊回到牀前，跪在踏板上。何嫂端着碗，周氏拿起碗裏那把小銀匙。何嫂用另一隻手輕輕搬開海臣底小嘴。周氏先把藥嘗了嘗，覺得不燙了，才把小銀匙慢慢地送進海臣底口裏。

覺新差不多屏息了呼吸地注視着這舉動。每一小匙的藥汁就像進了他自己底胃裏。他比誰都激動。汗珠仍舊佈滿在他底額上。海臣平穩地吞了半碗藥。覺新也就略微放心。後來藥汁只是在海臣底喉管裏響着，海臣似乎不能再吞下去了。

「也好，够了。」周氏便停止餵藥，把銀匙仍放在碗裏，用手帕給海臣揩拭了嘴唇。何嫂又站起把

碗放到桌上去。

衆人都不作聲，大家底眼光全集中在海臣底臉上。空氣十分沈悶。海臣也彷彿沈沈地睡去了。忽然外面房間底地板響動起來，覺羣和覺世帶跑帶嚷地進了裏面。淑華站在近門處，看見這兩個孩子，便煩厭地低聲責斥道：「不要鬧，快出去！」

覺羣把嘴唇一扁，正要和淑華爭論，海臣忽然在牀上驚醒了，他把小手按着頭部，半昏迷地哭叫一聲，接着他底身子就起了一陣劇烈的痙攣。

衆人底眼光又被這可怖的景象吸引了去。沒有人再注意到覺羣和覺世。這兩個孩子也受了驚嚇，他們呆呆地站在那裏，微微張開嘴吐氣。

海臣底口裏接連吐出可怕的聲音。這一次的痙攣顯得更加可怕。他底頭不住地往後仰，腳也不斷地往後面伸，胸部卻愈加向前挺出，漸漸地把全個身子彎成了一張弓。這痛苦的掙扎使得那個平日活潑的小孩完全失了人形。

「海兒！」「海少爺！」衆人驚惶地悲聲喚起來。但是海臣一點也聽不見。他只顧把他底身子折成可怕的形狀。那臉部底無助的痛楚的表情，那不能制止的一下一下的痙攣，把每個在旁邊看見的人底心都攪亂了。覺新起先絕望地叫着：「叫我怎樣辦呢？」後來卻捧着臉哀哀地哭了。

淚水從每個人底眼裏淌出來。淑華用手帕揩了眼睛，看見覺羣、覺世兩兄弟驚呆了似地站在旁邊，便抱怨地對他們說：「還不快走！」覺羣和覺世果然猛省地拔步往外面跑了。

琴看見覺新哭得傷心，便輕輕走近他底身邊，勸道：「大表哥，不要哭。單是哭，也沒有用。要想個辦法才好。」

「琴妹，你看我還有什麼辦法？我活不下去了！」覺新抽泣地答道，他底眼淚和鼻涕混在一起沿着嘴唇流下來，他也不去揩拭。

琴聽見覺新底話，心裏也像被什麼東西抓着發痛。她失了主意，她也不知道應該怎麼辦。房裏有人進來，有人出去。大家都是手足無措地動着或者旁觀着，絲毫不能夠幫忙減輕那個病孩子底痛苦。

「但是你自己底身子也要緊，」琴悲聲向覺新說了這一句。

覺新不會說什麼。衆人依舊沒有辦法地忙亂着。然而房裏的空氣卻漸漸地改變了。海臣在這一陣猛烈的發作以後，終於疲倦似地落進了死一般的沈睡裏面。過了一些沈悶的時刻。這孩子也沒有

一點動作。覺新已經止了淚，正在用手帕揩拭臉頰和嘴唇。

坐在牀沿上的周氏忽然站起來，輕輕移動脚步，低聲對覺新說：「現在讓他好好地睡一會兒罷。」

你也累够了。你去歇一會兒也好。」

「我不累，」覺新茫然回答道，他不知道要怎樣做才好。

「大表哥，我們出去走走，」琴忽然提議說。

覺新沈吟半晌，然後沒精打彩地答道：「你們先去，我就來。」這時陳姨太和沈氏已經走出去了。王氏來過坐了片刻也就走了。張太太還留在房裏，她也勸道：「大少爺，你出去走走，你身體素來不好，多操了心，萬一你自己病倒了，這怎麼好？」

覺新還未答話，周氏接口對他說：「你就去走走罷，你姑媽底話很在理。你只管放心去。有我在這兒照應。海兒底事情你交給我好了。」

「琴兒，你陪你大表哥出去走走罷，」張太太還怕覺新不肯出去，便又這樣吩咐琴道。

覺新不再說什麼。他回頭看了看沈睡的海臣，於是低低嘆了一口氣，便跟着琴和淑英、淑華諸人走出房去。

他們走出過道，進了天井。大家都不說話。覺新本來埋頭走着，這時忽然擡起頭自語似地說：「今晚要是再不好，我就請西醫。」

「對哪，請西醫倒不錯。我看請西醫來一定有辦法，」琴猛省似地贊成道。

「不過爹總說西醫治內病……」淑英囁嚅地說。覺新不讓她把話說完，忽然變了臉色，聲音戰抖地對琴說：「琴妹，你說海兒底病該不要緊罷。」

琴驚訝地看覺新一眼，安慰地說：「大表哥，你不要着急，我看這病不要緊，過一兩天就會好的。」

「我怕你不曉得，我怕得很。我怕玨會把他帶走的。我對不起玨。玨現在要來懲罰我。二妹，你說是不是？」覺新一面跟着她們在天井裏閒走，一面聲淚俱下地說話。他激動得厲害，差不多失掉常態了。

「大哥，你不要這樣想。海兒明天就會好起來的。大嫂會在冥冥中保護他。」淑英同情地說。

覺新似乎安靜了一點，他說了一句：「但願如你所說。」過後他忽然抑制不住一陣感情底爆發，從口裏迸出一句帶淚的話：「萬一海兒有什麼長短，那我也活不下去了。」

琴皺皺眉，把頭低下來，她心裏也很難過，但極力做出溫和的聲音說：「大表哥，你放心，不會有那樣的事情。」

「我看海兒明天就會好起來的。」淑華插嘴說。

這時綺霞走來說：「大少爺，三小姐，請喫飯去。」她又問：「琴小姐，你在我們這兒喫飯好嗎？」

「不，琴小姐說好在我們那兒喫飯。」淑英搶着代琴回答了。

「綺霞，我不喫，你請太太姑太太她們喫罷。」覺新神氣沮喪地說。

「姑太太在三太太那兒喫飯，太太說不想喫，二少爺又沒有回來。琴小姐不來喫，就只有大少爺和三小姐兩個人。」綺霞一面說，一面望着覺新等候他底決定的回答。

「那麼，三妹，你一個人去喫罷。」覺新看看淑華說。

「你不喫，我也不喫。一個人喫飯真沒有意思。」淑華爽快地答道。

「大表哥，你今天太累了，喫點飯也好。我陪你去喫。」琴關心地對覺新說，過後她又掉頭去看淑英，暗示地說：「二表妹，你也來，我們一塊兒喫。」

「也好，大哥，我們陪你喫，好罷？」淑英說。

淑華聽見她們這樣說，不覺高興起來，她連忙吩咐綺霞道：「綺霞，快去開飯，琴小姐、二小姐都在我們這兒喫。你到後面去告訴翠環一聲。」綺霞欣喜地答應一聲，就匆匆走開了。

覺新感激地望着琴和淑英，過了片刻才嘆一口氣，勉強說了一句：「好，我們去罷。」

他們走進左上房。飯廳裏桌上已經擺好了菜飯碗筷。他們每個人坐了一方。黃媽站在旁邊伺候他們。

淑華喫得快，動箸也比較勤。她還和淑英、琴兩人談話。覺新一個人沈默着。他端了碗又放下去，挾了一筷子菜，放在口裏細嚼，一面在想別的事情。

人。

「西醫……我看只有西醫……」覺新喃喃地自語道，他忘記他在喫飯，也忘了桌上還有別的人。

「大表哥，你怎麼不喫飯？」琴彷彿聽見「西醫」兩個字，但不大明白他底意思，她注意地看他，看見他不喫飯只顧沈思的樣子，不覺關心地問道。

「嗯，」覺新猛省地說了一個字。過後他做出一個苦笑，分辯道：「我在喫。」他拿起筷子去挾菜，剛挾了菜來預備放進嘴裏，忽然一鬆手，筷子分開，菜即刻落在碗中。他不能再忍耐，便放下筷子，抽泣地說：「琴妹，你想我哪兒還有心腸喫飯？」他不等琴說話，就站起來，急忙往外面走了。

琴、淑英、淑華三人一齊放下碗，望着覺新底背影。淑華衝口叫了一聲「大哥」，但他頭也不回地走出去了。淑英獨自低聲嘆了一口氣。她埋頭把碗裏剩餘的半碗飯看了一眼，她心裏很不舒服，不覺把眉毛緊緊蹙着。她覺得像要嘔吐似的。

「二姐，你就喫不下了？」淑華驚訝地問。

「我不想喫——」淑英淡淡地答道。

綺霞忽然氣咻咻地走進房來，帶着嚴肅的面容喘息地說：「海少爺又在扯風了。」

「呵！」琴不覺失聲叫道，於是擱下了碗。房中每個人底耳裏似乎都響着「唔」「唔」的聲音。

「菩薩，你有眼睛呀！」黃媽獨自在一邊祈禱似地低聲說了。

「綺霞！綺霞！」覺新忽然在過道裏大聲叫道。綺霞一面答應，一面大步走出去。人在房裏聽見覺新吩咐道：「喊老王把我底轎子預備好。我立刻要出去。」

「不曉得大哥要到哪兒去，」淑華驚恐地自語道。

過了片刻，琴低聲說：「恐怕去請西醫。」她底話剛說完，便聽見覺民底聲音在左廂房外的石階上問道：「大哥，你現在還到哪兒去？」

「我去請祝醫官，」覺新底聲音簡短地回答着，人就不聽見他再說話。等一會覺民底影子在房裏出現了。

「你們都在這兒？」覺民驚訝地說。

沒有人回答他，衆人底臉上都帶着愁容。淑華正端了杯子在喝茶。黃媽關心地問他：「二少爺，你喫過飯嗎？」

「喫過了，」覺民簡單地答道。他看見琴和淑英姊妹都不作聲，便驚疑地問道：「你們爲什麼這樣陰沈沈的，都現着不快活的樣子？是不是回來被人碰見了？」他揀了覺新留下的空位坐下來。

「海兒病得很厲害。大舅母和大表哥連飯都沒有喫，」琴憂鬱地答道。



「我看海兒底事情兇多吉少。請了西醫來不曉得有沒有把握，」淑英耽心地說。  
「這真是想不到的事情。海兒平日那樣乖，真逗人愛，現在病到這樣，實在可憐得很，」淑華傷感地說。

「所以怪不得大表哥那樣着急。不過我看西醫來總有辦法，」琴自慰似地說，她雖然被陰鬱的空氣悶住了，但她還不會失掉希望。

房裏的光線漸漸黯淡。人底面影顯得模糊了。風從開着的窗戶，開着的門輕輕飄入。暮色也跟着進來，一層一層的，堆滿了房間。於是全個房間落進了黑暗裏。電燈開始燃起來，橢圓形的燈泡裏起了一圈暗紅色的光亮。這像是黑暗中的一線希望，照亮了琴底心。但這黯淡的光卻給淑華引起一種煩厭的感覺。淑華覺得更氣悶，她不能忍耐，便站起來說：「我們到外面走走，屋裏悶得很。」

覺民是更能够了解琴的，他順着琴底口氣說：「琴妹，你底意思很對。祝醫官來，海兒底病一定會好的。我們還是談別的事情。這期週報你應該寫篇稿子，你現在也是編輯了。」他看見琴和淑英姊妹都離開了座位，便也站起來。他一面談話，一面陪着她們走出去。

「我近來感觸太多，不曉得寫什麼好。你知道我本來不大會寫文章，如今心又亂。你替我想怎麼寫得起？」琴半謙遜半訴苦地說。這時她正從左上房階上走下堂屋前面的石級，走到天井中那段

凸出的過道上。這條過道底兩旁放着兩盆羅漢松；還有兩盆小桃花，綠葉叢中只剩留了幾朵殘花。她把眼光在小桃花枝上停留一下，忽然看見綺霞從外面進來，已經走過覺民底窗下了。她底眼光跟着綺霞底身子移動。

「綺霞，大少爺走了嗎？」淑華問道。

「是，」綺霞點了點頭。

覺民走近琴底身邊，溫和地、鼓舞地低聲說：「你看，我比從前勇敢多了。你爲什麼還說這種話？你也還這樣說，那麼二妹她們又怎樣辦呢？你正應該好好地鼓勵鼓勵她們。還有今天方繼舜他們對你的印象都很好，他們都稱讚你。」

琴把肩頭微微動一下，她忽然掉過頭來含有深意地看了覺民一眼。她底眼光所表示的是感激，是欣喜，是慚愧。她埋下頭聲音顫動地說：「我怕，我值不得他們稱讚。不過我也想好好地做。你要多多地幫忙我……」

「唔，」唔，忽然鬼叫一般的聲音連續從覺新底房裏飛了出來，槍彈似地打進每個人底心裏。琴換了語調煩惱地接下去說：「你聽海兒又在扯風，大表哥……」

覺民看見她說不下去，便體貼地安慰道：「琴妹，不要怕，海兒底病就會好的。」過後他又加一句：

「害病也是很平常的事情。」

夜裏祝醫官來了，那個胖大的法國人踏着闊步在石階上走着。那響亮的皮鞋聲把好幾個房間裏的人都吸引了出來。許多人懷着希望，帶着好奇心把那寬大的背影送進覺新底房裏去，然後在窗外等待着，像在等待什麼好的消息。

覺民正在淑華底房裏和琴、淑英她們談話，聽見綺霞來報告說祝醫官來了，後來便到覺新底房裏去看。一種嚴肅而恐怖空氣籠罩着這房間。裏面站着寥寥的三四人，他們都屏息了呼吸似地望着那醫生等待着。他底吩咐而動作。海臣底衣服已經被脫光了，身體顯得很瘦而且很硬，完全不省人事地躺在祝醫官底懷抱裏。祝醫官挽起了襯衫底袖口，光着兩隻生毛的膀子，把這赤裸的小身體放進一個大磁盆裏去，用藥水洗着。他洗了一陣，然後捧起來，把身子揩乾，用布單包着放回到牀上去。海臣靜靜地躺在牀上，像一個沒有生命的東西。祝醫官一個人忙碌着。他從桌上那個大皮包裏取出注射針和血清，把注射針擱進桌上放的消毒器裏煮過了，用鑷子鉗起牠來裝置好，又從那小玻璃瓶裏吸滿了血清，然後拿了注射針大步走到牀前，使海臣側臥着，用熟練的手腕把針頭向海臣底腰椎骨縫間刺進去。

覺民止不住那猛然的心跳。覺新連忙把臉掉開看別處。周氏發出了一個低微的叫聲。但是滿針管的血清都慢慢地進了海臣底身體內。海臣連動也不動一下，好像完全不覺得別人把什麼東西注射進了他底身子裏面似的。

周氏寬心地噓了一口氣，覺新也噓了一口氣。

祝醫官走到方桌前，把注射針收拾好放回在皮包裏面，然後轉身對覺新說：「這一個是——腦膜炎。」他把手伸起指着頭。「這個病——很厲害，很厲害。現在——恐怕太晚了，說不定，太晚了。」他困難地轉動舌頭，說着不大純熟的中國話。

「是，是，」覺新恭敬地接連應着。他懷了迫切的希望看着那個發紅的腫脹似的胖臉，哀求地問道：「這個病不太要緊罷。」

祝醫官搖搖頭，用藍眼珠去看了看牀上的病人，然後莊重地答道：「說不定，說不定，恐怕危險。明天——早晨，還沒有危險，就不要緊。」他說着又把消毒器和別的用具一一放進皮包裏去，洗了手，放下袖口，穿起西裝上衣，很客氣地對覺新說：「明天早晨我再來。這個病要傳染，小孩子不可進來。」他用一隻手輕輕提起那隻大皮包，向衆人微微點了點頭，由覺新陪着大步走出房去。

袁成提了一盞風雨燈站在窗下等候着，看見覺新陪了醫生出來，便去開了側門，一面大聲叫道：

「提祝醫官底轎子！」

外面叫喝似地應了一聲，立刻一個穿號衣的轎夫走進來，迎着祝醫官，從他底手裏接過皮包，跟着他走出側門到大廳上去。

「祝醫官底轎錢給過了，」蘇福跑來在大廳上報告似地叫道。

轎子已經準備好了。祝醫官伸出大手來和覺新握手行禮，然後跨過轎杆，進了轎子。那個拿皮包的轎夫把皮包擱在轎子後面放東西的地方，這時便來掛上轎簾。一剎那間三個轎夫擡起這頂拱杆轎子，另一個轎夫打着風雨燈，吆喝一聲飛快地跑出二門不見了。

覺新送走了醫生，回到裏面去，他走到自己房間底窗下，正遇着覺民從過道中轉出來。他看見覺民，心裏起了一陣酸痛，淚珠又從眼裏迸出來，他執心地問了一句：「現在有什麼變化沒有？」

「沒有什麼，」覺民微微搖着頭答道，過後又更正似地說：「睡得還好，我看好像有轉機了。媽回房裏去了。何嫂在那兒守着。」

這時琴也從上房裏走出來，淑英、淑華陪伴着她。琴看見他們，便關心地问道：「大表哥，祝醫官看了怎樣說？」

「說是腦膜炎，也許不要緊，」覺民怕覺新說出什麼使人着急的話，連忙搶着代他回答了。覺新

只是默默地點一下頭。

「我要回去了。媽今天住在這兒，我應該早點回去才是。那麼我去看看海兒。」琴知道覺新底心裏仍還是不好過，怕多說了話會觸動他底悲哀，同時街上二更底鑼聲又響了，她記着她底母親先前的囑咐過她早些回家去，便不再在腦中找尋勸慰的話，只是短短地說了上面幾句，聲音平穩，但隱隱地洩露了一點憂鬱。

「海兒現在睡得很好，你不必去看他了。倘若把他驚醒反而不好。」依舊是覺民搶着說話。覺新不作聲，忽然獨自嘆了一口氣。人借着從房裏射出來的電燈光看不清楚他底臉部表情。

「也好，我就依你底話，」琴順着覺民底意思說。她後來聽見覺新底嘆聲，便禁不住一陣感情底汎瀾。同情打動了她底心。她終於感動地勸慰覺新道：「大表哥，你自家身體也不好。你也應該保重，不要過於焦急。倘若把你自家也急出病來，那怎麼好？」

「我曉得，」覺新點頭抽泣地說，他支持不住，覺得一陣頭昏眼花，便慌忙地走進房裏去了。

衆人驚恐地在陰暗裏互相望着。等覺新底脚步聲在房裏消失了以後，覺民才用一種混雜着苦惱、焦慮和關懷的聲音說：「大哥也太脆弱了。連這一點打擊也受不住。我看他真會急出病來的。」

「這也難怪他。他這兩三年來不會有過一件叫他高興的事。大表嫂、梅姐、雲兒一個一個地死去

了。他只有這一個兒子，又是那樣逗人愛。這種事情真是萬料不到的……」琴不能夠說下去，她用一聲長嘆結束了她底話語。這時她覺得頭上肩上全是憂愁，憂愁重重地壓着她。她不是爲自己感到悲哀，倒爲覺新而感到痛苦了。綺霞已經在旁邊等了她幾分鐘，轎子在大廳上放着。她不想再耽擱，便和覺民、淑英、淑華幾人一起走到大廳去上轎。

「你們千萬小心，今天到公園去的事情不要傳出去。」這是琴臨行時低聲囑咐淑英姊妹的話。覺新回到房裏去時，海臣依舊沈沈地睡在牀上。海臣這夜裏就沒有醒過。覺新與何嫂卻眼睜睜地坐在旁邊守了一個整夜。

星期一下午覺民挾了幾本英文書從學校下課回家。他在路上還耽心着海臣底病，他揣想着祝醫官這天早晨來診病時會說一些什麼話。他走到自己底公館門前，忽然驚訝起來：大門口圍着許多人，地上散落着許多燃過的鞭炮，何嫂靠在右手的石獅子旁邊嗚嗚地傷心哭着。他起初還不明白這是什麼一回事。但他剛剛跨過那鐵皮包的門檻，立刻就瞥見了一個東西。那是死。他沒有一點疑惑。他覺得脊梁上起了一個寒慄。便加速脚步走進裏面去。他看見一個瘦長的影子在二門口晃動，他認得這背影，不覺失聲叫道：「劍雲！」

背影已經消失在二門內了，但是覺民底叫聲又把他喚回來。劍雲底瘦臉在二門口出現。他等候着，用一雙愁煩的眼睛望着覺民。

「你才來？」覺民問道，就踏着大步趕上去。

劍雲陰沈地點點頭，淒涼地說：「海兒底事情真想不到。」

覺民正想啓齒回答，忽然被一陣悲痛的感情抓住了。他覺得心上略微有點酸痛，使用力鎮靜自己。但沒有用。眼淚不可抑制地迸流出來。一個活潑跳動的小孩底影子在他底眼前電光似地閃過。在



悲痛之外他又感到憤怒。然而他沒有發洩的機會。他只得嘆一口氣，焦慮地說：「我耽心大哥。他再受不得這樣的打擊。海兒就是他底命。」他一面向着大廳走去。

劍雲聽見這話，一個「命」字觸動了他底別的心思，他苦澀地自語道：「命，一切都是命。可是命運太和大哥作對了。連海兒這樣逗人愛的孩子也活不長久，真是沒有天理。」

「天理本來就沒有天理！」覺民氣惱地說。他默默地走了幾步，快走到拐門時他忽然省悟似地說道：「大哥到處敷衍，見人就敷衍，敷衍了一輩子，仍落得這樣的結局。你還說這是命！」

覺民說最後一句話時，會掉頭看了看劍雲，他似乎盼望着劍雲底回答。劍雲並不作聲。這時他們走進了裏面，意外地發見覺新一個人立在覺民底窗下，身子靠着階前那根柱子，埋着頭在思索什麼。

「大哥怎樣了？」劍雲半驚恐半同情地低聲對覺民說。

覺民用空着的右手輕輕捏了一下劍雲底膀子，要劍雲不要響。他便走到覺新底身旁，喚了一聲「大哥」。

覺新擡起頭，看見覺民和劍雲在面前，他也不把他底淚痕狼藉的面孔躲閃開，卻悲痛地簡簡短短說了一句：「海兒死了。」

「這也是人力所不能挽回的，」劍雲同情地低聲說，他忽然想起自己底許多事情。

「大哥，我們進屋裏去坐坐罷，你這兩天也太累了。」覺民抑住悲痛溫和地安慰道。

「二弟，這好像是一場夢，」覺新說着又忍不住傷心地哭起來。

覺民和劍雲在旁邊多方勸慰，算是把覺新底悲哀暫時止住了。綺霞來招呼覺新和覺民去喫飯。覺新本說不要喫，卻被覺民生拉活扯地拖到上房裏去了。劍雲是喫過飯來的，他便獨自到覺民底房裏去閒坐。綺霞還給他端了一杯茶去。

劍雲坐了一會，隨便翻了一兩本雜誌來看，後來房間變得陰暗了，他覺得眼睛有些疲倦，便放下書，在房裏踱了幾步，心裏很煩，不能靜下去。何嫂從窗下走過，不久她又隔壁房裏哭起來。這哭聲把他底心攪得更亂。他望望窗戶，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沒精打彩地走出了房門。他走下石階在天井裏走了幾步，看見淑英手裏拿着兩本書從過道裏轉出來。他便迎上去。

淑英帶笑地招呼了劍雲，但她底臉上卻籠罩着幾片愁雲，眉尖也緊緊蹙在一起。他也明白她底笑容是勉強做出來的。他想勸慰她，但他素來拙於言辭，找不到適當的話，他想了想卻說了一句：「海兒底事情真想不到！」他固然在話裏表示了同情，可是這句話反而給淑英引起更多的愁思。她臉色一變，頭略略埋下，低聲說道：「我不敢再往後面想。」

他看見她底憂愁的面容，看見她底絕望無助的樣子，他覺得自己身上的血液突然加速地循環

起來，心也跳得很厲害。他底身子微微抖着，而且發燒。他似乎從什麼地方得到一股勇氣。他準備着做一件勇敢的事情，或者想說一句大膽的話語。

「二小姐，你爲什麼近來總是這樣悲觀？」他終於用顫抖的聲音繞一個圈子這樣說了。他本來打算說的還不是這句話。

淑英擡起頭看他一眼，她底面容比較開展了些，她底眼睛被希望照亮了一下，但她沈吟片刻，便又輕輕搖搖頭失望地說：「不悲觀，也沒有什麼別的路。我近來讀二哥他們辦的報，覺得也很有道理。可是我自己底事情就沒有辦法。沒有人給我幫忙。」她仰起頭，望着黃昏的天空，似乎在望一個夢景。劍雲底心跳得更厲害，好像那顆心一下就要跳出口腔來一般，他連忙把牠壓抑住。他掙扎了許久才勉強吐出一句：「我是願意給你幫忙的。」他覺得臉在發燒，便把頭低下去，屏息着呼吸地等候她底回答。

「陳先生，你是當真說的？」她驚喜地問道，聲音並不高；她掉頭看他一眼，眼光裏表示了感激的意思。這個本應該鼓舞劍雲說出更勇敢的話，但他觸到淑英底感激的眼光卻覺得自己受之非分，他本是一個值不得她底信賴的人。他便惶恐地答道：「不過我知道我不配。」

「不配？你爲什麼要這樣說？」淑英疑惑地問道。她又看了他一眼，她方纔有的一點喜悅漸漸地

消失了。她思索了片刻才用一種沈靜的聲調說：「至少我是應該感激你的。你有這樣的好心腸，你會憐憫我底境遇。我也曉得你底情形，你也是需要人幫忙的。」

淑英底每一句話都激起劍雲底心海裏的波濤。他底心像被一種巨大的力量攪動着。他漸漸失掉了自持的力量。他底眼淚也奪腔而出了。他這些年來從未聽見過這樣溫柔關切的話語。感激和渴望壓倒了他。他忘了自己地接連說：「我是不要緊的，我是不要緊的。我只希望二小姐將來——」他底話還沒有說完，就被淑華底聲音打斷了。淑華從左上房走出來，大聲說：「陳先生，現在上課嗎？」接着覺民也出來了。

劍雲略略喫了一驚，便不再說下去，他帶點困窘地回答淑華道：「好罷。」過後他就陪着淑英走上石階，迎着淑華，三個人一起進了覺民底房間。

覺民並不跟着他們進去。他默默地望着淑英底背影，他底心被同情折磨着。他在思索。他一個人沿着石階散步了一會。後來他看見覺新垂頭喪氣地從左上房出來轉進過道裏面，他想了一想便也往那邊走去。

覺民進了覺新底房間，裏面冷清清的，電燈剛燃，還不大明亮，四圍頗靜。房間顯得很空闊。他看不見覺新，在寫字檯前茫然站立一會，正打算進內房去，卻看見覺新從裏面出來，手裏捧了一盒方字和

幾本圖書。他忍不住同情地叫了一聲：「大哥。」

覺新癡呆似地把覺民看了半晌，眼淚一顆一顆地落下來。過後他埋下頭去看了看手裏的東西。他覺得眼睛昏花了；海臣底面龐不住地在他底眼前晃動。他又定睛一看，面前什麼也沒有。電燈寂寞地發亮。房間裏只剩着一片淒涼。他又聽見覺民底聲音。

「大哥，你做什麼？」覺民看見覺新底發楞的樣子，便驚惶地問道，一面向覺新走去。

覺新好像從夢裏驚醒過來的似的，他搖頭四顧，忽然把嘴一扁，緊緊抱着方字盒與圖書，小孩一般地傷心哭起來，一面說：「二弟，我不相信海兒會死去的，我真不相信。」

覺民微微嘆了一口氣，他從覺新底手裏拿過方字盒與圖書，覺新也並不爭持，就鬆了手。覺民極力做出安靜的聲音勸道：「大哥，你也應當顧到你自已底身體。海兒究竟只是一個小孩子。況且人死了也不能復活。你再傷心也沒有用。你自己是更要緊的。你看你近來更瘦了。」

「你不曉得海兒就是我底性命。他死了，我活着還有什麼意思？這種日子我再過不下去了。我想還不如死了好。」覺新賭氣似地掙扎說，眼淚和鼻涕黏成一片，他又咳嗽起來，一面用手帕在臉頰上和嘴邊揩拭。

覺民在旁邊默默地望着，他不能夠幫助他底哥哥，他覺得很痛苦。他把方字盒與圖書放在寫

字檯上。他底眼光無目的地在房裏各處飄游，忽然在一張照片上停住了。豐腴的臉龐，矜持的微笑，充滿着善意的眼睛：這是他很熟習的。但是如今她似乎和他離得很遠了。這是一個無可補償的損失，由這損失他又想到目前的一個損失。一個接連着一個，災禍真如俗話所說是「不單行」的。他不知道以後還會有什麼樣的災禍。然而他明白所有這些都是由一個人底懦弱的行爲所養成的。他同情他底哥哥底遭遇。但他卻不能不責備他底哥哥底軟弱。他想說：「這是你自己招來的。」可是他還不忍心對覺新說這種話。他只是隨口勸解道：「大哥：你爲什麼說出這種話來？你今年還不到三十歲，你自己還很年青，還可以做出一番事情。你不能夠隨便放棄你底責任。海兒死了，這固然是大不幸的事。我們每個人想起來都很傷心。我們大家平素都很喜歡他。」他停頓了一下又說：「但是我們家裏還有別的人，難道就沒有一個人值得你掛念的？難道就沒有有一個關心你的……？」

「你不曉得，」覺新苦痛地打岔道。「二弟，你哪兒曉得我在家裏過的是什麼樣的日子。你會講道理。但是我叫你設身處地來做做我試試看。我整天就沒有快樂過。這樣做人還有什麼趣味？」他底眼淚漸漸止住了。他這時有的不是單純的悲哀，卻又加上了憤怒。他不平似地感到：世界是這樣大，爲什麼災禍全壓到他一個人底頭上？」

「這全是你自己不好。你自己太軟弱。你處處讓人，處處犧牲自己。結果你究竟得到什麼好處？在

這個世界上做人應該強硬一點才對，」覺民帶了點抱怨的語氣開導說。

「你現在說這種話有什麼用？現在太晏了！」覺新絕望地說，他這時完全失了主意。

「要做事情沒有什麼晏不晏！現在還來得及！你縱然沒法挽救你自己那些損失，但是你還可以救別人，」覺民看見他底話在覺新底心上有了影響，知道覺新這時心裏徬徨無主，便增加了自己底勇氣，對覺新說出上面的鼓勵的、點題的話。

「救人我又能够救什麼人呢？」覺新苦惱地自問道，他不明瞭覺民底用意，以為覺民在諷刺他。「譬如二妹，我們是不是還可以給她想法？」覺民知道時機不可失去，便單刀直入地說，他用嚴肅的眼光直視覺新底臉，他怕覺新會用一句感傷的話把責任輕易地推開。

「二妹爲什麼要給她想法？」覺新突然聽見他提到淑英，有點莫明其妙，便驚疑地問道。

覺民聽見這話覺得奇怪，他還以為覺新故意逃避，但看見覺新臉上的表情是誠實的，知道覺新一時沒有想到淑英底事情，便明白地說：「就是陳家底親事，你難道就忘記了？」

這話提醒了覺新。事情像白日一般明顯地在他底腦裏展現開來。他不僅看見淑英底憂鬱的臉；他還看見另外兩個女人底面龐，一個是淒哀的，一個是豐腴的，但她們像鮮花一般都在他底眼前枯萎了。好像創痕已經結了疤，又被搔破了似地，他心上的隱痛忽然發作起來。接着某一夜晚翠環在花

園裏對他說的話又開始在他底耳際作響。現在覺民說的又是同樣的話。似乎許多人都以為他應該給淑英幫忙的。他自己平日也不會忘記淑英底事。他也關心她底命運。他又記起他對淑英和蕙說過的話：他們三個人落在同樣的命運裏面了。他說過她們還太年青，她們不該跟着他底腳跡走。現在她們真的跟着他底腳跡走了。他能够坐視着不救麼？然而他又有什麼辦法援救她們？蕙底婚期至多不出下月，是無可挽回的了。她底父親是那樣頑固，母親是那樣懦弱。他不能够在中間做一點事情。他想到這個少女底將來，就彷彿看見她底柳眉鳳眼的瓜子臉逐漸消瘦。他知道這不是幻想，這會成爲事實的。他不能忍受這個。他在紛亂的思緒中找不到一條出路。他痛惜地失聲說：「蕙底事情是無可挽救的了。」好像這對於他也是一個大的損失。

覺民料不到覺新會忽然想到蕙底事情上去，但他聽見提到蕙，他底憤慨倒增加了。多看見一個青年的生命橫被摧殘，只有引起他心裏的怒火。他底年青的心不能把這種不義的事情白白放過。固然他底性情和逃到上海去的三弟覺慧底多少不同，但他也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年青人，對於一個打擊或一次損失他也會起報復的心的。一件一件的事情把他磨鍊得堅強了。他不能够和舊勢力隨便妥協，坐視着新的大錯一個一個地鑄成，而自己暗地裏傷悲流淚。他想：縱然蕙底事情是無可挽救了，但淑英底命運還是可以設法改變的。他至少還可以幫助淑英，現在時候還不太遲。那麼他爲什麼要



猶豫呢？所以他下了決心地說：「二妹底事情是可以設法的。我們應該給她幫忙，不能讓她也走那條路。」

「是，我們應該給她幫忙，」覺新順口唸道。過後他忽然醒悟似地問道：「我們怎樣幫忙呢？事情全是三爸決定的，而且還早得很。」他這時不再是故意推脫，卻是真的沒有確定的主張。

這問話連覺民也困難答覆了。雖然他已經下了決心，但他也並沒有確定的計劃。他有的只是一點勇氣，一點義憤，一點含糊的概念。他只知道應該做，卻還不知道怎樣做。他思索一下，一時也想不出什麼方法。他也不再費力思索了，便簡單地答道：「正因為還早，才可以設法挽救。只要我們下了決心，總有辦法可想。」他又說：「你只要答應將來給二妹幫忙就行了，別的事以後再商量。」

覺新遲疑半晌，臉上帶着爲難的表情。他到現在還不能夠給覺民一個確定的回答。他自然願意幫助淑英，他自然希望她底命運能够被改變，他自然希望舊的勢力毀滅，新的生命成長。這一切都是他所願望的。在思想方面他覺得自己並不比覺民懦弱。然而單是願望又有什麼用在這種環境裏他怎麼能够使這願望實現？他底三叔底意志是無法違抗的。縱使他要違抗，結果也只有失敗，還是白費精力，甚至會給自己招來麻煩。他又想人世間的事情很難有圓滿的結果的。瑞珏、梅蕙、淑英，他自己還有許多許多。從來如此，現在恐怕也難有別的方式。人爲的努力有時也挽救不了什麼。——覺新底思

想頭緒很多，但有一個共通點：淑英底事情是無可挽救的。覺民底主張完全是空想。所以他不能夠糊裏糊塗答應覺民。

「我看你這念頭還是打消了罷。二妹底境遇自然可憐。不過你說幫忙一層也只是空發議論。這種事情在我們家裏怎麼做得到？」這是覺新底回答，像一瓢涼水猛然澆在覺民底熱情上面。覺民起初愕然，後來有些惱怒了。「怎麼到這時候還說這種話？」他幾乎要對着覺新嚷出來，但是他忽然忍住了。他在覺新底肩頭輕輕拍一下，命令似地低聲說：「我們到裏面去。」

覺新不知道覺民底用意，但也跟着他走進了內房。房裏顯得凌亂，架子牀上空空的，沒有帳子和被褥，電燈寂寞地垂在屋中間。景象十分淒涼。覺新底心又開始痛楚了。

房間漸漸地落在靜寂裏。覺民不說話，覺新也不作聲，只是暗暗地吞淚。隔壁房間裏的聲音清晰地響起來：

*It was raining when we got up this morning,……*

是淑英底聲音。淑英一字一字地認真讀着，聲音不高，但很清楚。她讀到 morning 時，停頓一下，把這個字重複唸一遍，然後讀下去：

*but it did not rain long.*

「你聽見沒有？」覺民感動地抓住覺新底衣袖低聲問道。覺新默默地點一下頭。他心裏很難過，便走出了內房。覺民追蹤似地跟着出去。

「你看二妹還這樣認真地讀英文，還極力求上進。她拚命在掙扎。她要活。你就忍心幫着別人把她送到死路上去嗎？」覺民望着覺新，眼裏要噴出火來一般，他憤激地把上面的話語吐到覺新底臉上。

覺新沒有給覺民一個回答，只是羞慚地低下了頭。

海臣底死就像一盞微暗的燈光底熄滅，在高家底生活裏不曾投下大的影響，但在覺新底心上卻劃開了一個不能填補的缺口，給他底靈魂罩上了一層濃密的黑暗。他這一年來似乎就只靠着這微弱的光亮給他引路，然而如今連這燈光也被狂風吹滅了。

覺新一連兩天都覺得胸口發痛，便沒有到公司去，說是在家裏靜養。但是坐在自己房裏，他又彷彿在每件東西上面看見海臣底影子，忍不住要悲傷，後來還是被王氏和沈氏拉去打麻將，算是暫時寬了心。

星期三早晨覺新叫蘇福買了一個大花圈來，預備送到海臣底墳上去。花圈買來了，放在覺新底書房裏一張圓桌上。這時快逼近正午，周氏和淑華兩人剛從花園裏出來，經過覺新底門前，便揭起簾子進去，跟在她們後面的綺霞也進了房裏。

「這個花圈倒好看。不過拿到墳地上一定會被人偷去的，」淑華看見花圈，不加思索地順口說道。

「其實不被人偷，過兩天花也會枯萎的。大哥不過盡盡心罷了，」周氏帶點感傷地說。

覺新含糊地應了半句，他站起來讓周氏坐了。他默默地把眼光定在右角的地上，那裏攤開一張字條，上面寫着「金陵高海臣之墓」，墨汁還沒有乾，是覺新親筆寫的。

周氏看見覺新含淚不語，心裏很難受，便不再提海臣底事。這時她忽然想到另一件事情，擡起頭望着淑華，露出不相信的樣子說道：「三女，我忘記問你一件事情。五嬸昨天對我說過你二哥帶你們到公園裏頭去喫茶。她說她已經罵過四姑娘了。她要我把你二哥教訓一頓。我想哪兒會有這種事情？怎麼我一點兒也不曉得？你看古怪不古怪？真是找些事情來鬧。」

覺新連忙掉頭去看淑華，他注意地看她底臉，他底心裏起了疑惑。他急切地等候淑華底回答。淑華底臉色突然變得通紅，她不知道周氏底用意如何，但她找不出話來掩飾，便把嘴一撇，生氣似地答道：「這又有什麼希奇到公園去了也不會蝕掉一塊肉！況且是她自家要去的！」

「那麼你們真的去過了？」周氏驚訝地說，這回答倒是她所料想不到的。

「去過就去過，五嬸也管不到，」淑華埋着頭咕嚕地說。

「二弟也真是多事，把四妹帶去做什麼？又給我們招麻煩！」覺新嘆一口氣埋怨地插嘴道。

「麻煩哪個怕她？」淑華圓睜着眼睛惱怒地說。「去公園又不是犯罪。我去，二姐去，琴姐也去。」

周氏微微皺着眉，她嗔怪地瞅了淑華一眼，略略帶了點責備的調子說：「你們也是太愛鬧事了。」

我自然沒有什麼話說。不過如果三爸曉得，事情就難辦了。二姑娘會挨頓罵，這不消說。恐怕你們也逃不掉。我也會給人在背後說閒話的。去年你三哥偷偷跑到上海去，我明的暗的不曉得被人抱怨過多少回。如今你二哥又來闖禍了。」周氏底話愈說愈急，她底寬大的圓臉不住地點動，左邊的肘壓着寫字檯面。她說完，臉上帶着呆板的表情，張眼望着淑華過了片刻，又把眼光移到花園上。

「二弟真是多事。他爲什麼早不對我說一聲？」覺新着急地躁腳，望着淑華抱怨道。

淑華底臉上的紅色已經褪盡了。她沒有一點懼怕，昂然立在寫字檯底另一面，冷笑一聲，挑戰似地說：「三爸曉得，我也不怕。到公園裏頭去喫茶又不曾給高家喪德。」五嬸管不到二哥，也管不到我。她要管，先把五爸和喜兒管好再說，還好意思讓全公館的人都喊喜兒做喜姑娘……」

「三爸會……」覺新看見淑華底態度很倔強，又看見周氏底臉色漸漸在變化。他一則怕淑華會說出更使周氏難堪的話；二則自己也不滿意淑華底過於鋒利（他覺得這是過於鋒利了）的話，便插嘴來阻止她說下去。但他剛剛說了三個字，又立刻被淑華打斷了。淑華用更響亮的聲音搶白道：

「三爸」她輕視地把嘴一扁。「他愛面子，看他有沒有本事把喜兒趕出去！大事情管不了，還好意思管小事情！二哥不會怕他的！」淑華還要往下說，卻被周氏止住。周氏煩厭地喚了一聲「三女」！眼眉間露了一點不愉快的神色。淑華便閉了嘴，臉紅一陣，白一陣，心裏很不快活，只是把嘴撇着，偏過頭去看窗外。周氏看見這樣，便把臉色改變得溫和一點，勸告地說：「三女，你說話也該小心一點。你對長輩也該尊敬。你這些話如果被三爸或者被四嬸、五嬸她們聽見了，那還了得。等你二哥回來，我還要囑咐囑咐他。現在公館裏頭比不得從前。你爹死了，你爺爺死了，我們命不好，遇事只得將就一點，大家才有清閒日子過。受點氣也是沒有辦法。我從前在家當姑娘的時候我也愛使性子，要脾氣……」周氏說到後來便帶了點訴苦的調子，她想起她底身世，過去的事情和將來的事情攪動着她底心，話語變成輕微的嘆息，她底眼圈開始發紅了。覺新卻淌出了眼淚。

「媽底話也不對！受氣就不是一個好辦法。東也將就，西也將就，要將就到哪一天為止……」淑華聽見周氏底話，心裏不服，覺得怒氣直往上沖，便不顧一切地反駁道。連她這個樂天安命的年青人現在也說出這樣的話來，這是覺新料想不到的。他自然不會站在克明們底一邊，他不會誠心樂意地擁護舊傳統，擁護舊禮教，在他底心裏也還潛伏着對於「新的路」的憧憬。但是他目前渴望着和平，渴望着安靜的生活。他似乎被那無數的不義與災禍壓得不能夠再立起來，他現在願意休息了。所以

淑華底話語像一堆石子沈重地迎頭打下，他覺得一陣悶，一陣痛。他癡癡地望着窗外。其實那些欣欣向榮的草木並不會映入他底眼底。他看見的只是一陣烟，一陣黑。他把寫字檯當作支持物，兩隻手緊緊地壓在那上面。淑華沒有注意到覺新底動作和表情，她繼續高聲說道，她這樣說話，似乎只爲了個人底一時的痛快：「媽總愛說命好命不好。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才是命。如果好人受罪，壞人得意，那麼——」

「三女！」周氏警告地喚了一聲，她掉頭往門邊一看，連忙小心地對淑華叮囑道：「我喊你不要再說了。你聲音這麼大，你說話也該小心一點，什麼好人壞人，給人家聽見，又惹是非。」她不願意再聽淑華說話，便站起來打算回到自己底房裏去。淑華還想說話，這時忽然門簾一動，翠環張皇地走進來。翠環看見周氏，便站住喚了一聲「大太太」，就回頭對覺新說：「大少爺，我們老爺請你就去。」翠環底臉上沒有絲毫的笑容，眼圈還是紅的。

「好，我去！」覺新猛省似地說，把身子一動，又向四周看了看。他底眼睛在花圈和字條上面停留一下，他便轉頭向綺霞吩咐道：「綺霞，你出去喊蘇二爺來拿花圈。」於是他急急走了出去。

綺霞答應一聲便走了。翠環還留在房裏，她看見覺新出去，便走近淑華，激動地央求道：「三小姐，請你去看看我們小姐。老爺在發氣，我們小姐好好地挨了一頓罵，現在在屋裏頭哭。三小姐，請你去勸



勸。」

「我去我去！」淑華驚惶地接連應道。

「唉，這都是你二哥闖的禍，」周氏愁煩地嘆了一口氣，她頹喪地把身子壓在椅背上，她底心上的暗雲漸漸增加起來，無可如何地勉強去想有什麼適當的應付方法。

「媽，你不要怪二哥了。三爸怎麼會曉得這樁事情，一定有人在背後挑撥是非，」淑華咬緊牙齒憤恨地說，「我去勸二姐去。」她又對翠環說：「翠環，呵，我問你，三老爺爲了什麼事情罵二小姐？」

「還不是爲了去公園的事情？」翠環憤慨地說：「我從沒有看見我們老爺對二小姐這樣發過脾氣的。老爺底神氣真兇，真怕人！二小姐一句話都不說，只是埋着頭淌眼淚。老爺還要罵，太太看不過，在旁邊勸兩句，老爺連太太也罵了。」

「不要說了，我們快走，」淑華不耐煩地催促翠環，她推開門簾急急走了出去。翠環也跟着出去，但剛跨過門檻，又被周氏喚進去了。周氏留下翠環，打算向她詢問一些事情。淑華不再停留，便一個人往桂堂那邊走去。

淑華進了淑英底房間，看見淑英正伏在牀上，頭藏在枕裏，微微地聳動着兩肩在哭泣；張氏坐在靠窗的椅子上，半埋怨半勸慰地說着話。淑華不會想到張氏會在這裏，這時覺得有點窘，但也只得站

住勉強向張氏喚了一聲「三嬸。」張氏點了點頭，她底長長的臉龐上的愁雲稍稍開展一點，她嘆一口氣，便說：「三姑娘，你看這都是你二哥闖的禍，害得你二姐挨一頓罵。那天我本來不要她去的。後來看見她苦苦要求，又是跟你們一起去，我才瞞住三爸放她去了。哪個曉得三爸現在也知道了，發這種脾氣。你二姐也有點冒失。幸好還沒有出事，如果碰到『殫神』——那才遭殃咧。」

淑華覺得張氏底話顯然是爲她而發的，張氏明明提到那天她和淑英一起到公園去，而且又對着她抱怨覺民。她心裏很不快活，但張氏是長輩，她又不便對張氏發脾氣。她底臉紅了一陣。她裝出不神氣含糊地應了兩聲，也不說什麼，就站在連二櫃前面，低着頭望地板。淑英底哭聲這時略略高了一點。這絕望的哭泣攪亂着淑華底心，淑華帶着同情和苦惱時時偷眼向牀上望去。

「平心而論，你三爸也太兇一點，父親對女兒就不應該拍桌子打掌地罵。我看不過勸解兩句，連我也碰了一鼻子的灰，還要派我一個不是你二姐雖然做錯事，但也不是犯什麼大罪。」張氏不平似地說。她這時似乎希望淑華說幾句響應的話，但淑華依舊含糊地答應兩三聲，就閉了嘴。

「我不要活了，我不要活了！」忽然淑英在牀上一動，掙扎似地哭着說。淑華連忙跑到牀前，俯下

頭去親密地喚了一聲「二姐。」淑英不回答，卻伏在枕上更傷心地哭起來，肩頭不住地起伏着。一根濃黑的大辮子把後頸也全遮了。淑華把身子躬得更深一點，伸手去扳淑英底肩頭，淑英極力掙扎，不讓淑華看見她底臉。張氏這時也到了牀前，看見這情形正要說話，卻被湯嫂底聲音阻止了。湯嫂走進房來，站立不穩似地晃着那巨大的身軀，尖銳地說：「太太，老爺請你就去！」張氏聽見這話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掉頭對淑華說：「三姑娘，請你好好地勸勸你二姐，」便跟着湯嫂走出了房間。

淑華掉頭去看張氏底順長的背影，她看見那背影在門外消失了，便跪在踏腳凳上，又伸手去扳淑英底頭，她同時輕輕地在淑英底耳邊說：「二姐，三孀走了。你不要再哭，有什麼事我們好好商量。」淑英翻了一個身，把臉掉向淑華。那臉上滿是淚痕，她也不去揩拭；臉上還有幾團迹印，眼睛腫得像胡桃一般。她苦痛地抽泣說：「三妹，我不要活，我實在不要活了。」她再也接不下去，又傷心地哭了。

淑華摸出手帕去給淑英揩眼淚，淑英也不拒絕。淑華一面揩一面憤恨地自語道：「一定是五孀在背後挑撥是非，不然三爸怎麼會曉得。」她愛憐地望着淑英底淚痕狼藉的臉，她又是氣惱，又是難過。她把手帕從淑英底臉上取下來。淑英微微睜開眼睛，那如怨如訴的眼光在她底臉上盤旋片刻，低喚了一聲「三妹。」淑英似乎要對她說什麼話，但沒有說，便掉開臉，充滿着哀怨地長長嘆一口氣，眼淚像泉湧似地淌了出來，就把臉掉向裏面去。

淑華也覺得淒然了。她緊緊挽住淑英底膀子，半晌不說話。

「三妹，我實在活不下去，做人真沒有意思……」淑英極力忍住眼淚，不要說一句話，但她底最後的防線終於被突破了，她迸出了這哭聲，接下去又是傷心的抽泣。

這時翠環剛從外面進來，她聽見了淑英底話，她忍耐不住連忙跑到牀前，依戀地喚了一聲「二小姐」，她底淚珠不停地往下滾。她說：「你不能够這樣！二小姐，你不能够這樣！」

「二姐，不要傷心了，這點小事情算得什麼。等一會兒三爸氣平了，就沒有事了。」淑華勉強柔聲勸慰道，她依舊挽住淑英底一隻膀子不放鬆。她底心裏充滿着憤恨，卻找不到機會來發洩。

淑英又把身子轉過來，淚光瑩瑩地望着淑華和翠環，她無可如何地搖搖頭淒涼地說：「你們不曉得，我實在活不下去。我以後的日子怎樣過？活着還不是任人播弄，倒是索性死了的好。」

淑華幾乎要哭了，但是憤怒阻止了她，她想：——我不哭，我不怕你們，你們挑撥是非，你們害不到我。這「你們」是她平日不大高興的幾個長輩。她憤憤不平地說：「二姐，你也太軟弱了，爲了這種事情就想死，也太不值得。我和你不同，別人討厭我，恨我，我就偏要活下去，故意活給別人看。這回事情一定是五爸告訴五嬸，五嬸告訴三爸的。五爸帶了禮拜一遊公園，那不算喪德，我們幾姊妹到公園喫茶有什麼丟臉！二姐，你不要傷心，你坐起來，我們高高興興地出去玩耍，故意給五嬸她們看看！」淑華愈

說愈是氣惱，她恨不得馬上做出一件痛快的事情，給那些人一個打擊。「二姐，你起來，你起來，」她用力拖淑英底膀子，想使淑英坐起來。

「二小姐，你不要傷心了，你要保重身體才好，」翠環含淚勸道。

淑英又嘆了一口氣，她止了淚聲說：「你們勸我活，其實我活下去也沒有好日子過。你們兩個天天跟我在一起，難道還不曉得我底處境？我活一天——」淑英剛剛說到這裏，覺新便走進房來。覺新底臉上擺出愁容，他看見淑英傷心的樣子也淌了幾滴眼淚。他悲聲勸慰道：「二妹，你忍耐一點，我們這種人是沒有辦法的。這究竟還是小事情。你就委屈一下罷。」

他底這種勸慰反而引起了淑英底悲痛，她簡短地吐出幾個字：「大哥，以後呢？」淚珠不住地沿着臉頰滾下來。

「三爸以後不會再像這樣發脾氣的，」覺新搪塞似地答道。這回答很使淑英失望，連淑華聽見也不舒服。她忍不住冷笑道：「要二姐活着專門看三爸底臉色那就難了。」

「輕聲點！你瘋了嗎？」覺新喫驚地說。

「怕什麼！」淑華理直氣壯地說，她不再理覺新，卻去勸淑英。覺新也勸了淑英一陣，他聲淚俱下地說了一些話，他後來聽見湯嫂底聲音喚淑英去喫午飯，才匆忙地走了。湯嫂搖搖晃晃地走到牀前

重複地說了一句：「二小姐請喫飯。」淑英搖搖頭疲倦似地答道：「我不喫。」

「二姐，喫一點罷，」淑華勸道，翠環也加入來勸。她們說了許多話，但是淑英堅持着不肯起來喫飯。湯嫂去告訴了太太，張氏叫她過來再請，說是「老爺喊二小姐去喫飯。」淑英仍然不肯去。於是張氏親自來了。張氏和藹地勸了淑英幾句，不但沒有效果，反而把淑英引哭了。克明在另一個房間裏厲聲喚張氏，張氏只得急忙地走了。淑華和翠環又把淑英安慰幾句，說得淑英漸漸止了悲。這時綺霞來喚淑華去喫飯。淑華也說不喫。

「三妹，你去喫飯罷，」淑英溫和地對淑華說。

「我不想喫，我今天陪你餓一頓，」淑華親切地說，她淡淡地一笑。

「我不要你陪，我要你去喫飯，」淑英固執地說。

淑華索性不理睬淑英，她只對站在旁邊的綺霞說：「你回去說我不餓，二少爺回來時候，你請他立刻到二小姐房裏頭來。」綺霞應了一聲，便轉身走出去。

翠環也不肯去喫飯，她和淑華兩人在房裏陪着淑英，她們繼續談了一些話。淑英底心境漸漸平靜了一點，也不再流淚了。翠環去打了臉水，淑英便坐起來揩了兩把臉，然後去把頭髮梳理一下。忽然覺英嚷着跳進房來，他笑嘻嘻地說：「二姐，你爲什麼不喫飯？今天菜很好。」

淑英皺了皺眉，立刻板起臉，過了半晌才回答一句：「我不想喫。」

「平日我挨爹罵，你總不給我幫忙。今天你也挨罵了，我高興！」覺英揚揚得意地拍手說。

淑英埋下頭不作聲，淑華看不過，厭惡地責斥道：「四弟，哪個要你來多嘴！你再說！」

「我高興說就說！你敢打我！你今天沒有挨到罵就算是你運氣了！」覺英面不改色地笑答道。這時連翠環也看不慣了，她不耐煩地喚了一聲「四少爺！」

「什麼事？」覺英掉頭看翠環，依舊嬉皮笑臉地問道。

「四少爺，請你不要說好不好？你看二小姐剛剛氣平了一點，你又來氣她！」翠環忍住氣正正經經地說。

「我不要你管！」覺英動怒地罵道。

「四弟，你不給我滾開！哪個要你在這兒嚼舌頭。你不到書房讀書去，我去告三爸打斷你底腿！」淑華站起來指着覺英叱罵道。

「你去告，我諒你也不敢——」覺英得意地說，他還要說什麼，忽然看見張氏陪着周氏進了房裏來，就閉了嘴，很快地溜出房去了。張氏看見這情形並不把覺英喚住責斥幾句，卻裝做不會看見的樣子讓他走了。

淑英站起來招呼周氏，臉上略帶一點羞慚，她看見她底大伯母和母親都坐下了，便也坐下，埋着頭不說話。

「二姑娘，這回是你二哥害了你了，害得你白白挨了你爹一場罵，」周氏看見淑英底未施脂粉的面龐和紅腫的眼睛，不覺動了愛憐底感情，便略帶了一點抱歉的神氣對淑英說。

「也不能完全怪老二，二女自己也有不是處，不過她父親也太古板，」張氏客氣地插嘴說。

「然而二姐那天明明先對三嬸說過，三嬸答應她去的，」淑華先前受了張氏底氣，隱忍在心頭，這時因覺英剛剛來攪擾了一陣，弄得她心裏更不舒服，忍耐不住便搶白張氏道。

張氏聽了這意外的話，不覺受窘地紅了臉，她嗔怪地瞪了淑華一眼，並不去理睬淑華。周氏在旁邊覺得淑華底話有點使張氏難堪，便責備地喚一聲「三女！」阻止她再說這類的話。

「事情過了，也不必再提了。我看三弟過一會兒氣就會平的，」周氏敷衍張氏道，過後又對淑英說：「二姑娘，你也不要傷心了。以後舉動謹慎一點就是。」

淑英低着頭含糊地答應一聲，並不說什麼話。淑華不平似地撇着嘴，但也不說話，張氏卻在旁邊附和道：「大嫂說的是，」也囑咐淑英道：「二女，你要聽大媽底話。你爹以後不會再為難你的。」

淑英依舊垂着頭緩慢地應了一聲「是，」淚珠不由她管束地奪眶而出。她把頭埋得更低，不肯



讓她們看見她底淚痕。

周氏和張氏又談了一些不着邊際的閒話。淑英底眼淚乾了，她漸漸擡起頭來。她們以爲她已經止住了悲痛，她們底心也就寬慰了。淑英底心情她們是不會瞭解的。只有淑華還知道一點，因爲淑華究竟是一個年青人。

周氏和張氏繼續着談話，她們對淑英、淑華兩人講了一些女子應該遵守的規矩。她們講從前在家做小姐怎樣，現在做小姐又怎樣，講得淑華厭煩起來，連淑英也聽不進去。這時倩兒忽然進來說，王家外老太太來了，四太太請大太太和三太太去打牌，她們才收起話匣子走了。她們臨走時張氏知道淑華也沒有喫午飯，還囑咐翠環去叫廚子做點心給淑英姊妹喫。

淑華陪着淑英在房裏談了一些閒話。等一會點心果然做好送來了，是兩碗麵，淑華胃口很好地喫着，淑英起初不肯喫，後來經淑華和翠環苦勸，才勉強動了幾下筷子。

覺民在下午四點鐘光景才回家。他剛走到大廳上就遇見覺英同覺羣兩人從書房裏跑出來。覺英看見覺民便半嘲笑半恐嚇地說：「二哥，你們到公園裏頭耍得好！姐姐，四妹都挨罵了。姐姐哭了一天，飯也沒有喫！連大哥也挨了爹底罵。」

覺民喫了一驚，臉色馬上改變了，他把嘴一張，要說什麼話，但只說了一個字，就閉了嘴，驚疑參半

地大步往裏面走去。他走進拐門還聽見覺英和覺羣底笑聲。他進了自己房間，放下書，站在寫字檯前。  
沈吟片刻便走去看覺新。

覺新正躺在牀上看書，他等覺民回家等得不耐煩了，看見覺民進來，他又喜又惱，便坐起來。覺民先問道：「大哥，我剛才碰見四弟，他說什麼你挨了三爸底罵……」

「那還不是你闖的禍！」覺新不等覺民說完，便沈着臉責備地說了一句。

「是不是到公園去的事情？」覺民驚愕地問。

覺新點了點頭，語氣稍微和緩一點地答道：「就是這件事情。你也太冒失了，害得二妹好好地挨了一頓罵，四妹也挨了五姨底罵。我平白無故地被三爸喊了去，三爸對着我責罵你半天，要我以後好好地管教你。你想我心裏難不難過？」

「那麼你打算怎樣？」覺民壓抑下他底直往上沖的怒氣，冷冷地問了這一句。

「我——」覺新受窘地吐了這個字，過後分辯地說：「這和我有什麼關係？」

「但是三爸要你以後管教我，」覺民追逼地說。

「我怎麼管得着你？」覺新坦白地說，臉上帶了求助的表情。

「好，這樣看來你還算明白事理，」覺民諷刺似地答道。

「不過——」覺新說了兩個字就住了口，他帶着懇求的眼光望着覺民，囁嚅地說道：「我勸你還是去見見三爸，向他說兩句陪罪的話。這樣於大家都有好處。」

「陪罪？真是笑話！」覺民理直氣壯地說，「我陪二妹到公園去又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情。我沒有錯。你要去陪罪，你自己去陪罷。」覺民看見覺新還是這樣執迷不悟，知道和他多爭辯也毫無用處，說畢以上的話，便氣沖沖地走出了房門。

覺民剛走出過道，看見沈氏同喜兒有說有笑地從花園裏出來。他只得站住招呼沈氏一聲。沈氏倒理不理地把頭一動，只顧和喜兒講話。喜兒得意地看了他一眼。沈氏還是戴孝期內的打扮。喜兒現在卻打扮得齊整多了，頭髮抵得十分光亮，還梳了一個長髻，臉上濃施脂粉，眉毛畫得很黑，嘴唇塗得很紅，兩耳戴了一付時新的耳墜，身上穿着一件滾寬邊的湖縐袷襖。覺民起了一個厭惡底念頭，心裏不舒服，也不說什麼，就匆忙地走了。他走了幾步忽然聽見後面發出笑聲。他想這一定是喜兒底聲音，但他也不回頭去看，便匆匆往淑英底房間走去。

房裏靜悄悄的。淑英、淑華和翠環三人在那裏沒精打彩地談話。淑英看見覺民，親密地喚了一聲：「二哥。」她說不出別的話，眼淚卻不由她控制地流了出來。她連忙掉開頭去。但這情形已經被覺民看見了。他覺得心裏有點難受。他聽見淑華在喚他，淑華欣喜地說：「二哥，你來得正好。你也來勸勸二

姐。她今天……」他不等淑華把話說完，卻走到淑英身後，輕輕撫着淑英底肩頭，俯下臉溫和地在淑英底耳邊說：「二妹，我已經曉得了。你不要傷心。這不過是一點小小的折磨，不要怕牠。」

淑英把頭埋得更低一點，肩頭微微聳動了兩三下，淑華正要說話，卻不想被翠環搶先說了：「二少爺，你沒有看見，老爺今天的神氣真兇！連我也害怕！」

「二妹，你記住我底話，時代是改變了，」覺民停了一下又鼓舞地對淑英說。「你不會遇到梅表姐那樣的事情，我們不會讓你得到梅表姐那樣的結局。現在的情形究竟和五年前、十年前不同了。」話雖是如此說，其實他這時並沒有什麼確定的計劃好把淑英從這種環境中拔救出來。

覺民底聲音和言辭把淑英和淑華都感動了，她們並不細想，就輕易相信了他底話。淑英向來是相信覺民的。在這大家庭裏她視作唯一的可依靠的人便是他。他思想清楚，做事有毅力，負責任——琴這樣對她說過，她也覺得琴底話有理。對於她，這個哥哥便是這黑暗家庭中一顆唯一的星；這星縱然微小，但也可以給她指路。所以她看見覺民，心情更轉好一點，她底思想也不像迷失在窄巷中找不到出路的了。她擡起頭帶了希望的眼光看了覺民一眼，她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一些西洋小說底情節來到了她底心頭。她鼓起勇氣問道：「二哥，爲什麼我們就不能够像外國女子那樣呢？你告訴我。」

「那是人家奮鬥的結果，」覺民不加思索順口答道。他又問淑華道：「三妹，你看見四妹沒有？」

淑華還未答話，淑英就關心心地對淑華說：「三妹，你等一會兒去看看四妹，她挨了五嬪底罵，今天一天都沒有出來，不曉得現在怎樣了？」

淑華爽快地答應了。覺民看見他底話在淑英底心上產生了影響，便坐下來，慢慢地勸慰她，反覆地開導她。

淑英終於聽從了覺民底話去喫晚飯。她差不多恢復了平靜的心境，但看見克明底帶怒的面容，心又漸漸地亂了。克明始終板着面孔不對她說一句話，好像就沒有看見她一般。她感到一陣隱微的心痛，心裏有什麼東西直往上沖，她很難把飯粒嚥下去。她勉強吞了幾口就覺得快要嘔吐了，也顧不得禮節，便放下筷子低着頭急急往自己底房間走去。翠環正在旁邊伺候，看見這情形着急起來，打算跟着去看她。翠環剛剛動步，就被克明喝住了。克明大聲命令道：「站住！我不准哪個人跟她去！」

淑英在隔壁房裏發出了嘔吐的聲音。起初的聲音是空的，後來的裏面就含了飲食。她接連嘔吐着，嘔得緩不過氣來，在那裏喘息。飯廳裏沒有人聲，衆人都沈着臉悄然聽着。張氏實在不能夠聽下去了。她放下碗，憐憫地喚翠環道：「翠環，你給二小姐倒杯開水去！」

翠環巴不得太太這樣吩咐，她連忙答應一聲，正要舉步走去，忽然聽見克明大喝一聲：「翠環，不准去！」

張氏想不到她底丈夫會有這種舉動。他甚至不給她留一個面子！她又是氣，又是羞。她底臉色青一陣，白一陣。她也不說什麼話，便悄然站起來。

「你到哪兒去？」克明知道張氏要到淑英底房裏去，卻故意正色問道。

「我去看二女。」張氏挑戰似地說，便向着淑英底房間走去。

「你給我站住！我不准你去！」克明立刻沈下臉來，怒容滿面地嚷道。

張氏轉過身來，她氣得臉色發青，她指着克明結結巴巴地說「你……你……今天——」她忽然閉了嘴，縮回手，態度立刻變軟了。她雖是依舊面帶怒容，卻一聲不響地規規矩矩坐回到原位上去。

「二女底脾氣都是你『慣使』」●了的。你看現在連規矩也不懂得了。她居然敢向我發脾氣。她連我也不放在眼睛裏了。你還要『慣使』！她將來出什麼事情，我就問你！」克明放下筷子，對着張氏聲色俱厲地責罵道。

張氏底臉部表情變得很快。她起初似乎要和克明爭吵，但過後漸漸地軟化了。她極力忍住怒氣，眼裏含着淚，用悶住的聲音向克明央告道：「你不要再說好不好？王家太親母就在四弟妹屋裏頭喫

飯。」

克明果然不作聲了。他依舊板着面孔坐了片刻，才推開椅子昂然往他底書房裏走去。

張氏看見克明底背影在另一房間裏消失了，才向翠環做一個手勢，低聲催促道：「快去，快去。」等翠環走了，她也站起，她已經走了兩步，克明底聲音又意外地響起來。克明大聲在喚：「三太太！三太太！她低聲抱怨道：「又在喊！難道爲了一件小事情，你就安心把二女弄死不成？」她略一遲疑終於失望地往克明那裏去了。

翠環端了一杯開水到淑英底房裏時，淑英已經嘔得臉紅髮亂，正伏在牀沿上喘息。她從翠環手裏接過杯子，淚光瑩瑩地望着翠環，訴苦般地低聲說：「你這麼久才來。」

「老爺不准我來。連太太也挨了罵，後來老爺走了，太太才喊我來的。」翠環又憐惜又氣惱地說。她連忙去給淑英搥背。

淑英嗽了口，又喝了兩口開水，把杯子遞給翠環，疲倦地倒在牀上，她嘆了一口氣，自語道：「我還是死了的好。」

「二小姐！」翠環悲痛地叫了一聲，她壓不住一陣感情底奔放，就跪倒在踏凳上，臉壓着牀沿，低

聲哭起來。她斷斷續續地說：「二小姐，你不能够死，你要死我跟你一道死。」

淑英含淚微笑說：「你怎麼說這種話？我不會就死的。你當心，看把你底衣服弄髒。」淑英像愛撫小孩似地撫着翠環底頭，但過後她自己也不忍不住傷心哭了。

主僕二人哭了一會，不久淑華來了。淑華說了一些勸慰的話。翠環雖然止了悲，但淑英底心上還是充滿着陰雲。後來淑英又嘔吐一兩次，說了幾句淒涼的話語，惹得淑華也淌出淚來。

覺民喫過晚飯就到琴底家去了。劍雲來時叫綺霞去請淑英、淑華讀英文，綺霞去了一趟，回來說是淑英人不大舒服，淑華有點事情，兩個人今天都請假。劍雲關切地問了幾句，綺霞回答得很簡單，他也就沒有勇氣再問下去。他惆悵地在覺民底窗下徘徊一陣，覺得沒有趣味，一個人寂寞地走了。

淑華在淑英底房裏坐了一點多鐘。她看見房間漸漸地落進黑暗裏；又看見電燈開始發亮。屋子裏還是冷清清的。沒有人來看淑英。連張氏也不會來。她憤慨地說：「三嬸也太軟弱了。看也不來看一眼！」

「我們太太就是怕老爺。老爺這樣不講情理。我害怕二小姐會——」翠環帶了一點恐懼地說，「二小姐」以後的字被她嚥下去了。她不敢說出來，恐怕會給淑英增添悲哀。

淑英在牀上發出了一聲低微的呻吟，她側身躺着，把臉掉向裏面去。



淑華略嗅一驚，她一時也無主意，不知說什麼話才好。後來她和翠環低聲交談了幾句，看見淑英在牀上沒有動靜，以爲淑英沈沈地睡去了。她想起自己還要去看淑貞，也不便久留，囑咐翠環好好地伺候着淑英，就輕腳輕手地走出房去。

翠環把淑英牀上的帳子放下來。淑英覺得頭腦沈重，四肢無力，心裏也不舒服，便閉着眼睛迷迷糊糊地過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淑英覺得心裏平靜了，不過四肢還是沒有氣力。她想到一些事情，覺得心灰意懶，又不願意到飯廳去看父親底臉色，索性稱病不起牀，直睡到下午。淑華、淑貞都來看她。覺新、覺民也來過。覺新底臉色蒼白可怕，好像他患過大病似的。淑貞底眼睛還有點紅腫，臉上依舊帶着畏怯的表情。覺民覺新坐了一會就走了。淑華和淑貞一直留在淑英底房裏。張氏不時過來看淑英，她要叫人去請王雲伯醫生來給淑英診病，淑英不肯答應。張氏看見淑英也沒有重病底徵象，知道不要緊，便依了淑英底話把請醫生的意思打消了。克明聽說淑英有病，他絲毫不動聲色，他甚至不到淑英底房裏去一趟。喫午飯的時候，他坐在上面板起面孔一聲不響。別人連一句話也不敢說。這事情淑英已從翠環底報告中知道了。她想：做父親的心裏就這麼狠？她又是恨，又是悲。他再想到自己底前途，便看見陰雲滿天，連一線陽光也沒有。覺民昨天說的那些話這時漸漸地在褪色。代替牠們的卻是一些疑問。她彷彿看

見了橫在自己前面的那許多障礙，都是十分堅強的。她絕望了。她覺得自己只是一隻籠中的小鳥，永遠沒有希望飛到自由的天空中去。她愈往下想，愈感到沒有辦法。她一時心裏徬徨無主，不知道要怎樣做才好。她沒有哭，她底眼淚似乎已經乾枯了。她躺在牀上，心裏非常空虛。她左思右想，又想到陳家底親事。這事情像一根棍棒迎面打來。她全身都震動了。她不敢想那結果。她想逃避。她在找出路。忽然鳴鳳底臉龐在她底眼前一亮。她底思想便急急地追上去，追到了湖濱，前面只是白茫茫的一片湖水。她猛省地喫了一驚，她底心還在跳動。但過後她就寬慰似地微笑了。她想：我也有我底辦法。她不能再靜靜地躺在牀上，便坐起來。淑華們並不知道她底心情，還勸她多休息一會，她不肯答應。她只說心裏很悶，想到花園裏頭散散心，她堅持着要去，衆人拗不過她，又看見她底精神還好，便應允陪她到花園去。翠環伺候她到後房去梳洗。等她收拾齊整和淑華、淑貞、翠環同到花園去時，隔壁房裏的掛鐘已經敲過三點了。

正是明媚的暮春天氣。藍色的天幕上嵌着一輪金光燦爛的太陽。幾片白雲像碧海上的白帆在空中飄游。空氣是那麼新鮮清爽。淑英走進天井，一股溫和的風微微地迎面吹來，好像把生命與活力吹進了淑英底胸裏，而且好像把她底心裏的悲哀與怨憤一下子全吹走了似的，她感到一陣輕鬆，一陣痛快。

她們幾個人進了花園。裏面的景物並沒有什麼改變。只是在各處生命表現得更強烈一點。一切都向着茂盛的路上走。那明豔的紅色和綠色展示了生命底美麗與豐富。花欣然在開放，蝴蝶得意地在花間飛翔，蜻蜓愉快地點水遊戲，雀鳥閒適地在枝頭歌唱。這裏沒有悲哀，沒有怨憤；有的只是希望，那無窮的希望。

淑華感到了肺腑被清風洗淨了似的痛快。她低聲唱起樂郊歌來。淑貞一聲不響地偎在淑英底身邊。淑英也忘了先前的種種苦惱。她們信步走着，一路上談些閒話，不知不覺地到了朱樓前面。出乎意料之外的，她們看見有人在天井裏。那是克定夫婦和喜兒三個，他們坐在盜凳上背向外面，有說有笑，好像很快樂似的，因此不曾注意到別人底走來。

淑英看見克定三人底背影，心裏便不大高興，她把眉頭微微一皺便回轉身往來時的路走去。淑華不大在乎地也跟着掉轉身子，她剛一動，就聽見後面有聲音在吩咐了：「翠環，裝烟倒茶！」她便站住。翠環擡起頭去看聲音來的地方，不覺失聲笑了。那是鸚鵡在說話。翠環低聲責罵了一句。

克定們聽見鸚鵡底聲音，馬上掉過頭來看。沈氏先叫一聲「四女」，接着又喚「翠環」，淑貞窘困地遲疑一下便走了過去。翠環也只得過去了。淑華掉頭去看淑英。淑英正站在圓拱橋上看下面的流水。她很想即刻到淑英那裏去。但她又想他們既然看見了她，她便不好不去招呼他們，和他們敷衍

一下。她以為淑英會在橋上等候她。

淑貞走過去就被她底母親留下了。沈氏又要翠環到外面去：第一請四老爺、四太太到花園裏來打牌；第二叫高忠進來在水閣裏安好牌桌。翠環唯唯地應着。她在聽話的時候，不住地側頭去看喜兒，喜兒被她看得不好意思，羞容滿面地埋下了頭。

翠環只得往外面走了。她走過圓拱橋時，淑英已經不在那裏。她看不見淑英底影子便往附近找去。她忽然注意到淑英在湖邊和一個男子一起走路，她看見背影認得那是劍雲，便放心地走開了。

淑英先前在圓拱橋上站了片刻，她等候着淑華她們。她埋頭去看下面的流水，水很明亮，像一面鏡子。橋身在水面映出來。她底頭也出現了。起初臉龐不大清晰，後來她看得比較清楚了，但牠忽然變作了另一個人底臉，而且是鳴鳳底臉。這臉龐把新鮮的空氣和明媚的陽光都給她帶走了，卻給她帶回來陰雲和悲哀；她那困難的處境和無可挽回的命運。她又一次落在絕望的深淵裏，受種種陰鬱的思想底圍攻。

「二小姐，」忽然有人用一種異樣的聲音低低喚道。淑英驚覺地擡起頭去看。陳劍雲從橋下送來非常關切的眼光。她便走下橋去。

「你欠安，好些了罷，」劍雲誠懇地問道。他同時沿着湖濱走去。

「陳先生，你怎麼曉得的？我也沒有什麼大病，」淑英半驚訝半羞慚地說，她也信步跟着他走。他們走過一叢杜鵑花旁邊，沿着小路彎進裏面去。那一片紅色刺着他們底眼睛。他們把頭微微埋下。

劍雲驚疑地看了淑英一眼，見她雙眉深鎖，臉帶愁容，知道她有什麼心事，便關切地說：「昨天我來了，喊綺霞請二小姐上課。說是二小姐欠安。我很耽心。今天我來得早一點，沒有事情，到花園裏來走走，想不到會碰見二小姐。」他底聲音顫動得厲害。他底臉開始在發紅，兩隻眼睛就望着土地。

「多謝你，其實我是值不得人罣念的，」淑英感激地看了看劍雲，她底臉上露出一個淒涼的微笑，她嘆息似地說。

劍雲好幾次欲語又止，他十分激動，他害怕自己會說出使她聽了不高興的話。他極力控制自己，要使他底心歸於平靜。他幾番偷偷去看淑英，那個美麗的少女低了頭在他底旁邊走着。瓜子臉上依舊籠罩着一片愁雲。一張小嘴微微張開，發出細微的聲息。她走到一株杏樹下面，樹上殘餘着三四朵花，花瓣散落下來，有幾片飄到她底肩上黏住了。她側臉去看她底左肩，用兩根指頭拈起花瓣往下一放，讓牠飄落到地上。他看見這情形，同情、憐惜、愛慕齊集到他底心頭，他到底熬不住，冒險地喚了一聲：「二小姐。」

淑英側過臉來。那兩隻水汪汪的鳳眼般地望着他，等候着他底話語。

他忽然膽怯起來，方才預備好的一些話，這時全飛走了。他努力去尋找牠們。她底脈脈注視的眼光漸漸地深入到他底心裏，這眼光似乎看透他底心，而且把他底心攪亂了。他着了急。他極力使自己底心境平靜。但他底注意力被那眼光吸引了。他只覺得那眼光在他底臉上盤旋，盤旋。於是那一對眼睛微微一笑。這充滿了善意的微笑鼓舞了他，他便大膽地問道：

「二小姐，你爲什麼近來總是愁眉不展？是不是有什麼心事？可不可以告訴我？讓我看我是否可以給你幫忙。」

這親切的、含着深的關心的話語是淑英不曾料到的。她起初還以爲劍雲有什麼不愉快的事情要和她商量，她以爲他底哀愁與苦悶不會比她有的少。所以她預備着給他一點同情的安慰。現在聽見這些用顫動的調子說出來的話，她知道牠們是出自他底真心，不含有什麼虛偽的感情。在絕望深深地壓住她，連一點不很堅強的信念也開始動搖，許多人都向她掉開了臉，她陷在黑暗的地窖中，不見一線光明的時候，聽見這意外親切的話句，知道還有一個人這麼不自私地、這麼謙遜地願意給她幫忙，她被感動到極點，不能够再隱瞞什麼了。她感激地看了她一眼，她悲聲說了一句：「陳先生，你是曉得了的。」她固然感激他，但她並不帶着絲毫依靠他的意思。她想：他是一個和她一樣的沒有力量的人。他自己就沒有方法和命運反抗。她和她底哥哥妹妹們平時提到他總要帶一種憐憫底感情。

「那麼還是陳家底親事？」劍雲低聲問道。

淑英默默地點了點頭。

「那不是目前的事情，我想大哥和覺民總有辦法的。」劍雲極力抑住悲痛做出溫和的聲音說。淑英無可奈何地嘆一口氣，過了片刻她才搖搖頭答道：「我看他們也不會有辦法。他們固然很肯給我幫忙，但是爹底脾氣你是曉得的。爲了去公園的事情他昨天大發脾氣，到今天還不理我。到底還是該我去陪罪。陳先生，你想想我以後的日子怎麼過！」那餘音帶了嗚咽在劍雲底耳邊飄來飄去，把他周圍的空氣也攪成悲哀的了。這空氣窒悶着他。他又是恐懼，又是悲痛，又是煩愁，又是驚惶。然而有一個念頭凌駕了這一切，佔據着他底頭腦。那一個念頭鎮壓着一切。那就是關於她底幸福的考量。他常常把他底微小的生存比作一個漫漫的黑夜。她便是在那夜底天空裏照耀的明星。他知道這樣的星並不是爲他而發光的。但他也可以暗暗地接受一線光亮。他有時就靠着這光亮來尋覓前進的路。這光亮是他底鼓舞和慰藉。這是他底天空中的第二顆星了。從前的一顆彷彿已經昇到他差不多不能看見的高度，而照耀在另一個世界裏。他能够正眼逼視而且把他底憧憬寄託在那上面，能够在那上面馳騁他底幻想的，就只有這一顆。她是多麼純潔、美麗。他偷偷地崇拜着她。他甚至決心把他底這渺小的生存犧牲，只爲了使這星光不致有一點黯淡。她佔着他底全部思想中的最高地位，她底愁容、

她底嘆息，她底眼淚都會使他底心發痛，都會像火燄一般地熬煎着他底血，都會像苦刑一般地折磨着他。但這些她都不知道。她平常給與他的不過是普通的同情。他底心情她是不瞭解的。然而她底微小的舉動卻不會在他底眼前漏過。她先前立在橋上俯下頭看湖水的姿態這時伴着她底絕望的話語來絞痛了他底心。他忍不住悲聲痛惜地說（聲音依舊不高）：「二小姐，你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你應該明白：你和我不同。我這一輩子是沒有希望了。你底前程是遠大的。你當知道憂能傷人，你不該白白地糟蹋你底身子。你縱然不爲自己想，你也應當想到那些對你期望很般的人。」

淑英勉強一笑，分辯似地說：「其實我哪兒值得人期望？我比琴姐不曉得差了若干倍。像我這種人活也好死也好，對別人都是一樣的。」她咬了咬嘴唇皮，看見旁邊樹下有石凳，便走去坐下，她摸出手帕輕輕地在眼角鼻上擦了擦。

劍雲看見這舉動，知道她又快落淚了，他心裏十分難過，便急不擇言地說：「我決不會的，我決不會的。」他馬上覺得自己把話說得太明顯，而且有點冒失，恐怕會引起她見怪，他不覺紅了臉，一時說不出話來。他窘困地站在她斜對面一塊假山旁邊，身子倚着山石，不敢正眼看她。

淑英忽然擡起頭帶了深的感激去看劍雲。她底愁雲密佈的臉上忽然露出一線陽光。她似乎帶着希望微微一笑。但很快地這笑容又消失了，她失望地埋下頭去。她懇切地說：「陳先生，我不曉得應



該怎樣說。你底好意我是不會忘記的。不過你想想看，像我這個十七八歲的女子，一點本事也沒有，平日連公館門也少出過。我怎麼能够違抗他們，不做他們要我做的事？我本來也不情願就這樣斷送了自己一生，有時候我聽了二哥、琴姐底勸，也高興地起了一些幻想，也想努力一番。但是後來總是發覺這只是一場夢。事情逼得一天緊似一天。爹好像要逼死我才甘心似的。」

「死」字刺痛了劍雲底心，使他底自持的力量發生動搖。他底眼前又現了她在橋上埋頭凝視湖水的姿態。而且她方才的表情他也看得很清楚：她起初似乎相信他可以給她一點幫助，她懷着絕望的心情向他求救，所以她那樣看他，她底臉上露出一絲笑容。但是後來她明白他並沒有那種力量，他不能够給她幫一點忙，因此她又失望地埋下了頭。他這一想更覺得心裏難受，同時還感到負罪般的心情。他暗暗地責備着自己。他向前走了一步帶着悲痛與悔恨對淑英說：「二小姐，我自然是一個卑卑不足道的人，不過我請你相信我底話。我剛才看見你立在橋上望着湖水出神。我有一個猜想，說不定我猜錯了，不過你不要見怪。你是不是也想在湖水裏找尋歸宿？你不應該有那種思想。你不應該學……鳴鳳那樣。就像我這種人，明知道活下去也沒有一點好處，我也還靦然活着。何況你聰明絕世的二小姐。你爲什麼不可以做到琴小姐那樣呢……」

「我哪兒比得上琴姐？她懂得好多新知識，她進學堂，她又能幹，又有膽量……」淑英不等劍雲

說完，就迸出了帶哭的聲音插嘴說。

「但是你也可以進學堂，學那些新知識……」劍雲激動地接下去說，這時忽然從後面起了喚「二姐」的聲音。淑華走來找尋淑英，她看見他們在那裏談話便遠遠地叫起來：「二姐，我到處找你，你原來在這兒！」

淑英連忙揩去臉上的淚珠，站起來。劍雲看見這情形，知道他們底談話不能夠這樣繼續下去了。但他直到現在還不會把他底本意告訴她，他又怕她以後還去採取那絕望的步驟。他縱然不能阻止她，他也應該給她一個保證，使她相信還有一個人願意犧牲自己底一切來給她幫忙。所以他終於不顧一切急急地對她說：「二小姐，你千萬不要去走那條路。你記住倘使有一天你需要人幫忙，有一個人他願意為你底緣故犧牲一切的。」

他底表情十分懇切。但是他說得快而聲音低微，加以淑英底注意又被淑華底喚聲打岔了。所以淑英終於不會聽清楚他底含有深意的話語而瞭解其意義。但對於他底好意勸慰的感激之念卻已經貼在她底心上了，這個劍雲也不會知道。

「真討厭！我不得不和他們敷衍幾句，一回頭就找不見了你。二姐，你爲什麼不等我？」淑華走過來，她帶笑地大聲說，臉紅着，額上滿是汗珠，她一面用手帕揩臉，一面喘氣。

淑英擡起頭憐惜地看了淑華一眼，低聲說了一句：「你何苦跑得這樣！」又把頭埋下去。

淑華看見這情形知道淑英又被那些不愉快的思想壓倒了。她看見劍雲悄然立在假山旁邊，臉色十分蒼白，好像受了什麼可怕的打擊似的。她想他們兩人一定交談了一些話，那內容她自然不知道。不過劍雲也是一個多愁善感的人，而且是出名的悲觀派。她以為一定是他底話引動了淑英底哀愁。她無法打破這沈悶的空氣，她便故意笑諛地責備劍雲道：「陳先生，你對二姐說了些什麼話？二姐先前明明有說有笑的，現在成了這種樣子。你要是欺負她，我可不能依你。」

劍雲還不會答話，淑英卻擡起頭插嘴說：「三妹，你不要冤枉人。我在想我自己底事情。」

「是我不好。我不該向二小姐問這問那，觸動了二小姐底愁思。」劍雲抱歉地接着說。

「哪兒的話？陳先生，我還應該多謝你開導我。」淑英聽見劍雲底話，頗感激他對她的體貼，便誠懇地說。

淑華不再讓他們談下去，她想起另一件事情慌忙地催促道：「我們快點走，等一會兒五爸他們就會來的，他們要到水閣去打牌。五爸真做得出來，把五嬸和喜兒兩個都帶到花園裏頭耍……」

「現在應該喊喜姑娘了。」淑英忽然有氣無力地說了這一句。

「我偏要喊她做喜兒！」淑華氣憤地說，「只有五嬸一個人受得住。四妹真倒楣！原說她跟我們

一起到花園裏頭來耍，卻不想碰到五爸他們，被他們留下了，去聽他們說那種無聊話。」

「五爸平日總不在家，怎麼今天倒有興致到花園裏頭來耍？」劍雲覺得奇怪地說。

「你不曉得，自從把喜兒收房以後，五爸有時候白天也在家裏，」淑華輕蔑地說。這時她聽見後面響起脚步声，她回頭一看，見是高忠和袁成朝這面走來，便對淑英和劍雲說了一句：「我們快走，」立刻往水閣那面走了。

高忠和袁成底腳步雖快，但他們看見淑英姊妹在前面走，不便追上去，只得放慢腳步跟在後面，等着淑英們經過水閣往草坪那面去了，他們才走進水閣裏面去安置牌桌。

淑英和淑華、劍雲兩人在各處走了一轉，身上漸漸發熱，又覺得有點疲倦，怕支持不住，後來翠環來找她，她便帶着翠環一道出去了，並且向劍雲告了假，說這晚上不上英文課。

淑華和劍雲還留在花園裏閒談了一陣。淑華在晚飯前便跟着劍雲讀畢了英文課，讓劍雲早早地回家去了。

晚上周氏從周家回來，淑華去看她，聽見她說起外婆明天要帶蕙表姐、芸表姐來玩的事。周氏想留蕙、芸兩姊妹多住幾天。她還說：「蕙姑娘底婚期已經擇定，就在下個月初三。外婆這次來順便商量

商量蕙姑娘底事，大舅也要請你去幫忙。」

這些話是對覺新說的，他卻彷彿沒有聽見，垂頭沈吟了半晌，才擡起頭說：「幫忙自然是應該的。我盡力去辦就是了。不過我曉得蕙表妹對這婚事很不情願，聽說新郎人品也不好。想起來我心上又過不去。」

「唉，這種事情不必提了。這都怪你大舅一個人糊塗。他太狠心了。連外婆也無法可想，只苦了你蕙表妹，」周氏嘆息地說。

「我真不明白！既然蕙表姐、外婆、大舅母都不願意，爲什麼一定要將就大舅一個人？明明曉得子弟不好，硬要把蕙表姐嫁過去，豈不害了她一輩子？」淑華聽見繼母底話，心裏很氣惱，忍不住插嘴說。「現在木已成舟了，」周氏放棄似地說了這句話，她把一切不公平的事情全交付給命運，好像她自己並沒有一點責任似的。她覺得心裏略爲輕鬆了。

覺新不說什麼，臉上現了痛苦的表情。淑華不滿意地搖搖頭。她立刻又想起淑英底遭遇，她覺得悲憤交集，忍耐不住，咬着牙齒憤恨地說：「我不曉得做父親的爲什麼總是這樣心狠一點也不愛惜自家底女兒！這樣不把女兒當作人看待！」

周氏嗔怪地瞅了淑華一眼，此外也沒有人理睬她。但淑華並不覺得自己說錯了話。

星期五下午周老太太果然帶着蕙和芸來了。大家都坐在周氏底房裏談閒話。淑英聽說蕙和芸來了，便也連忙趕了來。房裏顯得很熱鬧，但有一種憂鬱的空氣籠罩着這房間。周老太太不歇地和周氏、覺新兩人講話。蕙和芸坐得離他們較遠一點，但也聽得清楚。蕙低着頭默默不語，帶着滿面的愁容，又有一點羞慚的表情。芸翹着嘴，帶了點氣憤的樣子，但是她底眼光時時往各處流動。

周老太太說出請覺新幫忙籌備蕙底婚禮的意思，覺新毅然一口應承了，雖然這是一件使他痛苦的事，他本來對這門親事就不贊成的。覺新說話的時候，他非常激動，蕙雖是低着頭卻從眼角偷偷看了他一眼，眼光裏含着深情，這洩露出她底感動，但是覺新一點也不覺得。芸仍舊發怒似地不說話。淑華不滿意地瞪了覺新兩眼，似乎怪他不該答應去辦理這種事情。

「這件事完全怪你大舅。其實我哪兒捨得把蕙兒嫁到那邊去？」周老太太談了許久，把重要的話都說過了，忽然傷感地嘆了一口氣，懊惱地說。

蕙略略把頭動了一下。覺新注意地去看她底俯着的臉，他看見她底眼圈變紅了，這又觸動了他自己底心事。過去的黑影全部壓到他底頭上。絕望、悲痛、懊悔銘在一起變成了一根針在他底心上猛

然刺一下，他再也忍不住就讓眼淚迸了出來。別人看見他底淚眼還以為他想起了海臣，為海臣底死傷心，也就不大注意他。只有蕙略略猜到他底心思。她微微擡起頭用感激的眼光深深地看他一眼。兩顆大的眼淚嵌在她底眼角。周老太太不大愉快地咳了一聲嗽。

「事情既然定了，媽也不必再存這種想頭。我看蕙姑娘也不是一個福薄的人，這姻緣也是前生註定的，不會有差錯。」周氏怕這話題會引起她底母親傷感，便寬慰地說道。

「我也曉得再說也沒有用了。」周老太太順口答了一句，她還想說什麼。但是覺新看見蕙底那種坐立不安的樣子，不願使蕙再處在困窘的情形裏，便想出一個主意打岔地說：「我看還是讓二妹、三妹陪伴蕙表妹，芸表妹到花園裏頭各處走走罷，她們幾姊妹一定有許多話談的，把她們關在這屋裏頭，也太委屈她們了。」他說畢很大方地看了蕙一眼。

「這很好，我簡直忘記了。二姑娘，你就和你三妹陪兩位表姐到花園裏去罷。你們年青姑娘跟我們在一起，你們太受拘束了。三女，你把綺霞帶去。」周氏猛省似地說。

芸不推辭，只笑了一笑就站起來。蕙遲疑一下含糊答應一聲也站起了。淑英、淑華讓她們走在前面，四個年青女子走出了這房間，讓其餘的人談話更方便一點。

淑英姊妹陪着兩位表姊走出左上房，淑英忽然想起這一天沒有看見淑貞，便問跟在後面的綺

霞道：「綺霞，你今天看見四小姐沒有？她怎麼沒有出來？」

「等我去看看，我去請她來。二小姐，你們先走罷，走得慢一點，我會趕上的。你們先到哪兒去？」綺霞接口說。

「也好，」淑英答道，她思索一下又說：「你如果趕不上我們，我們在湖心亭等你，你快去把四小姐請來。」

「四妹不出來，一定又是挨了五嬸底罵，」淑華不加思索地順口解釋道。沒有人理她。綺霞獨自走進天井往淑貞底房間走去。

綺霞剛走了兩步，淑華忽然在後面喚住她吩咐道：「綺霞，如果我們不在湖心亭，你就到梅林旁邊草坪來找我們好了。」

淑英一行人進了花園。園裏十分清靜。葡萄架遮住了陽光，地上是一片綠影子。在架上葡萄開着淡綠色的小花。她們走進梅林，只聽見幾聲清脆的鳥叫。前面不多遠便是湖水，右邊有幾匹假山阻攔着路。她們轉過假山，一片新綠展現在眼前。這是那橢圓形的草坪。傍着假山生長着各種草花，幾隻蝴蝶在花上盤旋飛舞。

「我們在草坪上坐一會兒罷，這兒比湖心亭好，」淑華看見草坪，兩眼發光，興高彩烈地提議道。



淑英鼓勵似地望着蕙，一面問道：「蕙表姐，你看怎樣？這兒倒也很乾淨。」

蕙底臉上略略發紅，她還沒有說話，芸就開口代她回答道：「我看在這兒坐坐也很好。」

草坪周圍稀落的有幾株桃樹。淑華揀了離桃樹不遠的地方，用手帕鋪在草地上，第一個彎着腿坐下。接着淑英、芸、蕙都先後用手帕墊着坐了。

淑華望望四圍的花和樹，望望晴明的藍天，心裏非常高興，不覺愉快地對蕙和芸說：「我真高興，你們這回來可以多耍幾天。我們這兩天正悶得很。我很想念你們，你們又不來。我要媽喊人去請你們，媽又說你們有事情。現在你們到底來了。我們大家好好地耍幾天。」

「我也很想念你們，我也時常想來看你們，你們怎麼不到我們家裏去呢？」芸帶笑答道，過後她又改變語調說：「不過我們家裏實在沒有趣味，你們不去也好，還是我們來看你們好些。」

「可是蕙表姐以後恐怕不能常來了，」淑英壓抑住感情底衝動，平靜似地說。

蕙即刻不能回答。芸也收斂了笑容不作聲。淑華還不明白這情形，她半取笑半懷念地問：「蕙表姐，你以後還會不會想我們？」她看見蕙不答話，便再問：「你是不是有了那個人，就忘記了我們？」

蕙紅着臉俯下頭去，嘆息一聲，慢騰騰地說：「三表妹，我怎能忘記你們？我到這兒來彷彿在做夢。只有到你們這兒來我才感到一點人生樂趣。」她慢慢地把頭舉起，眼圈已經紅了。她看見淑英底同

情的眼光，她忍耐不住迸出兩滴眼淚。她不願意讓她們看見她落淚，便把頭掉開去看一匹長滿着虎耳草的假山。假山縫裏有人影在晃動。但她也不去注意。

「三妹，你看你說話不小心把蕙表姐惹得傷心了，你還不勸勸蕙表姐，給蕙表姐陪罪，」淑英看見這情形，心裏也很難受，她知道蕙爲什麼傷心，她不覺動了兔死狐悲之感。她找不到勸解的話，只得這樣抱怨淑華道。

「哪兒的話？我好好的並沒有傷心。二表妹，你也太多心了，」蕙連忙回過頭來分辯道，她故意裝出笑容，眼角的淚水乾了，但眉宇間仍帶着哀愁。

淑貞和綺霞來了。綺霞底手裏提着一個籃子。淑貞看見她們，臉上露出喜色，急急走過來。她走到淑英身邊，連忙坐下去，兩手把淑英底膀子挽住。她帶笑招呼了蕙和芸。

「四妹，怎麼今天沒有看見你出來？你躲在屋裏做什麼？」淑華看見淑貞坐下了，不等她說話，便先發問道。

淑貞沒有回答，臉上的笑容立刻消散了。淑英注意地看她底臉，才看見她底眼睛有點發腫，知道她今天一定哭過了，便愛憐地抓住她底一隻手溫和地在她底耳邊低聲問道：「五嬸又責備你嗎？」淑貞默默地點着頭。

「你忍住，你不要氣惱，免得給人家知道，事情過了就算完了，」淑英關心地囑咐道。

「我曉得，」淑貞低聲應道。

「你們噤哩咕嚕在說些什麼？」淑華看見她們兩人在低聲講話便好奇地插嘴問道。

「沒有說什麼。我不過隨便問四妹一句話，」淑英勉強笑答道。

「奇怪！爲什麼你們大家都不說話？」淑華忽然又問道。「你們大家好像都是愁眉不展的。究竟心裏有什麼事情？」

「只有你一個人整天高興！」淑貞翹着嘴，賭氣似地說。

「不錯，三表妹隨時都是樂觀的，」芸稱讚似地說。

「三表妹，你這種性情真值得人羨慕，我只要能有一兩分也就好了，」蕙兩眼水汪汪地望着淑華說。

「蕙表姐，你說客氣話，我底性情有什麼希奇。人家總說我是冒失鬼，他們說做小姐的應該沈靜一點，」淑華爽直地說。

「沈靜點？」蕙苦痛地、疑惑地低聲唸道。過後她忍受地嘆息似地說：「我也算是很沈靜了。」她底臉色突然變成了慘白。

淑英不敢看蕙底臉色，便埋下頭，兩手緊緊抱着淑貞，這時淑貞正把半個身子倚在淑英底胸前。芸氣憤似地站起來，走了好幾步，忽然仰起頭去望天空。深藍色的天幕上有幾片白雲在慢慢移動。十餘隻白鴿飛過她底頭上。哨子貫滿了風，嘹亮地響起來。白雲被風吹散了，留下一個平靜的海水似的藍天。這周圍是異常安靜。沒有什麼東西來攪亂她底思想。她本應該安閒地享受這一切自然的美景，但是她卻不平地想起來了：「做一個女子爲什麼就必須嫁人？」

這只是思想，芸還不敢用話語把牠表現出來。然而淑華在一邊忿怒地說了：「我真不懂爲什麼做一個女子就應該嫁人！」她說的正是芸想說的話。

蕙側頭看淑華，有點驚奇淑華爲什麼說出這樣的話，她接着無可如何地說：「總之，做女人命是很苦的。」

「也不能這樣說，我不相信女人就該受苦！」淑華氣惱地分辯道，她把頭一揚，本來搭在她底肩上的辮子便飄到腦後垂下了。

綺霞早把茶斟好放到她們底面前，看見她們都不喝茶，談話也沒有興致，便帶笑打岔地說：

「蕙小姐，芸小姐，你們都不喫茶，茶都快冷了。」

「呵，我倒忘了，」蕙勉強笑答道，便端起茶杯飲了兩口。淑華卻一口氣喝乾了一杯。

「芸小姐，你喫杯茶罷。」綺霞笑吟吟地望着芸說。她端起杯子打算給芸送去。

「我自己來。」芸客氣地說，她走過去接了茶杯拿在手裏。她喝了一口茶，又仰頭去望天。鴿子飛得高高的。藍天裏只現了幾個白點。兩三堆灰白雲橫着像遠山。她衝口噙道：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

她只唸了兩句，又舉杯把茶喝盡，然後將茶杯遞還給綺霞。她走到蕙底身邊，溫柔地看了看蕙，臉上露了一個微笑，說道：「我贊成三表妹底話。我們固然比不上他們男子家，然而我們也是一個人。爲什麼就單單該我們女子受苦？」

蕙嘆了一口氣，身子略略向後仰，伸了右手用她底長指甲把垂下來的鬢角挑到耳後，她淡淡地說：「唉，話自然也有道理。可是單是空話又有什麼用？」她又把頭俯下去。但她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便側起頭看了淑英一眼。淑英正呆呆望着草地，似乎在思索什麼。蕙同情地，還多少帶了點悲戚地對淑英說：「我是來不及了。我是不要緊的。我得過一天算一天。二表妹，你應該想個法子。你不能學我一樣。你該記得大表哥那晚上說的話。」

淑英還沒有答話，淑貞本來佷着淑英，這時把臉仰起，快挨到淑英底臉，她親密地，懇求般地喚了一聲「二姐」。她希望淑英聽從蕙底勸告。

淑英感動地看看淑貞，又看看蕙。父親底發怒的面容突然在她底眼前晃動一下。淚水漸漸地在她底眼睛裏汎濫了，她似乎要傷心地哭一次。但是她沒有哭，她極力忍住，她借用一些思想底力量來控制自己。她這樣掙扎了一會，忽然她底臉上露出一個笑容，就像大雨停止以後太陽重現一般。她堅決地說：「蕙表姐，你放心，我總會想個法子。我一定不照爹底意思貼貼服服地到陳家去。」其實這時候她並沒有一個確定的計劃，她看得清楚的就只有那個絕望的步驟——白茫茫一片湖水。

「不過你也應該小心才是，」蕙仍舊耽心地提醒淑英道。「要設法還是早些設法好。晏了時，再有好法子也不能挽回了。事情是一步一步逼近來的。你不及早預備，事到臨頭，你也只得由他人播弄的。請你拿我做個前車之鑑。」蕙表面上似乎忘記了自己底事情，但在心裏她卻感到針刺似的痛楚。

「要是到了那一天，我還想不到法子，那麼我會死的。我寧願走鳴鳳底路，」淑英不會仔細思索，便咬牙切齒地說了上面的話，她自己不覺得什麼。這是她底最後一條路，她目前可以決定的。

蕙聽見淑英底話，面色忽然一變，臉上堆了一層黑雲，像暴風雨突然襲來一般。她接連低聲唸着：「你不能這樣，你不能這樣。」淑貞緊緊抱着淑英，糾纏地逼着問：「二姐，你當真？」

淑華早站起來，和芸一起到那幾株草花旁邊去採摘花朵，去捕捉一隻藍色蝴蝶。綺霞也跟了去。她們用手帕去趕蝴蝶，跟着蝴蝶跑。從那邊發出清脆的笑聲。這笑聲送進蕙底心裏，和淑英底心裏。

這笑聲把淑英從那絕望的心境中救出來，她忽然醒悟似地責備自己道：「我不該說這種話。」她望望蕙，又望望淑貞。她欣慰地笑了笑，對蕙說：「你聽，她們笑得多高興。我還想到死！」她底眼睛跟隨着她們底影子動。她又說：「我真糊塗，我還想到死。」她把身子稍微移動，更挨近蕙，把右手搭在蕙底肩頭。她忘了先前有過的那些不愉快的思想。她底心上的重壓似乎突然消去。包圍着她的是清爽的空氣，晴明的藍天，茂盛的樹木。她底眼前明亮起來，她底心上也漸漸明亮了。

芸和淑華跟着蝴蝶跑到假山底另一面去，又跑回來。蝴蝶漸漸地增加了。四五隻彩蝶在她們底頭上飛來飛去，總不給她們捕捉到。她們跑得汗涔涔的。淑華一面跑一面在叫：「蕙表姐，二姐，快來幫忙！你們老是坐在那兒說來說去的，有什麼話講不完！晚上回到屋裏頭慢慢地從頭細講不好嗎？」

「三妹，你們就饒了牠們罷。牠們飛得好好地，何苦把牠們打散，」淑英溫和地勸阻淑華道。  
芸正在跑，她覺得有點疲乏，聽見這話，便帶笑站住，也說：「三表妹，不要再趕了，橫豎也捉不到。」她用手帕輕輕在揩拭額上沁出的汗珠。

「哪個說的你不要聽二姐底話，」淑華這時正俯着身子在草間找尋一件東西，果然被她捉到一隻黃色紅斑的蝴蝶。那個小小的生物像死了似的，倒在草地上動也不動一動。淑華把牠拾起來放在掌心裏，放近嘴邊，輕輕吹了一口氣。

芸跑過去看，一面抱怨地說：「你看，你把牠弄死了。白白傷了一條命。」她底話剛剛說完，那蝴蝶忽然豎起翅膀往上一飛，淑華一個不提防就被牠溜走了。

「想不到牠倒這樣狡猾，」淑華頓腳說。她和芸互相望着笑了。

「在這兒打『青草滾』倒很好，聽說大哥他們小時候就常常在這草坪上打滾，」淑華望着滿地綠油油的青草忽然想起這事情，感到興趣地對芸說。

「那麼你就打一個給我看看，」芸笑說道。

「吓，打給你！」淑華啐了一口，撲嗤笑起來。但過後她抓住芸底衣袖好奇地低聲慫恿道：「我們兩個來打一個試試看。」

芸把臉一紅，推辭說：「我不，你一個人打罷。」她把手掙開了。

「不打，大家都不打。我又不是小孩子，哪個高興打滾，」淑華故意賭氣地說。綺霞在旁抿嘴笑了。淑英牽着淑貞底手，和蕙談着話走過來，淑英聽見淑華底話不覺開顏笑了，便說：「三妹，你還不脫小孩子脾氣。哪兒有拉客人打滾的道理？」經她這一說連沈靜的蕙也忍不住笑了。淑貞也笑得厲害，淑華更不用說。

「三表妹愛打滾，讓她打一個過過癮也好，」芸笑着對淑英說。



「芸表姐，你當面扯謊！你幾時看見我打過滾來！」淑華笑着質問芸道。

「你小時在牀上打滾，我看見的，」芸抿嘴笑道。

「呸」淑華啐了一口，她自己忍不住笑了，衆人也笑起來。過了一會淑華止住笑，對淑英說：「蕙表姐她們不來時我們天天想念她們；好容易把她們盼望來了，二姐，你卻愁眉苦臉不大開腔，還是我來說說笑笑，招待客人。你還要埋怨我。你真是豈有此理。」

「三妹，我哪兒是在埋怨你？你不要多心。你看我現在不也在笑嗎？」淑英底臉上完全沒有悲哀底痕迹。平靜愉快，就像上面那一碧無際的晴天。一雙鳳眼裏沒有一點雲翳。

「真的，二姐很高興！」淑貞親密地挽着淑英底膀子快樂地說。

「你簡直是二姐底應聲蟲！」淑華故意威嚇地指着淑貞說。「可惜琴姐沒有來，不然你更那個了。」

「我沒有和你說話！」淑貞扁了嘴說道，她把頭扭開了。

「琴妹這兩天會來罷，」蕙聽見說起琴，便向淑英問道。

「明天是星期六，我們喊人去接她，她一定會來，」淑華很有把握地搶着回答。過後她又問：「蕙表姐，你們這回打算耍幾天？」她不等蕙答話，自己又說：「我只望你們能够住久一點。」

薰躊躇着，不作聲。芸卻馬上代姊姊回答了：「至多也不過住五六天，大伯伯這樣吩咐過的。」這所謂「大伯伯」是指薰底父親，也就是淑華底大舅父。

薰忽然看了淑英一眼，又埋下頭去，有意無意地低聲問道：「大表哥近來還好罷？」

「他近來不如意的事太多了，」淑英低聲嘆息說。「海兒一死，再沒有比這更使他傷心的。他底處境也太苦。我又不能安慰他，我連我自己也顧不到。」最後一句話被她用非常輕微的聲音說出來。這時綺霞忽然喚着翠環和倩兒底名字，她轉過假山不見了，但很快地又帶了兩個女子過來。

「二小姐，你們在這兒！」翠環帶笑地招呼道，她和倩兒又向薰和芸行了禮。

「翠環，你們怎麼也跑到這兒來？」淑華問道。

「我們太太和太太，四太太陪周外老太太在水閣裏頭打牌，我們跟了來的，」翠環答道。

「大少爺沒有打牌？」淑英關心地問。

「大少爺也來了，他比我們先從水閣裏出來。二小姐，他沒有到你們這兒來過？」倩兒驚訝地答道。她先前明明看見覺新在這假山旁邊徘徊，她以為他一定到過草坪了。

「蠢丫頭，大少爺如果來過，難道我們不會看見怎麼還來問你？」淑華笑着責備倩兒。

「那麼大少爺一定是划船去了，」倩兒陪笑道。

「好，芸表姐，我們划船去！」淑華聽見說划船，就止不住喜悅地說道。芸自然高興地一口贊成。

「我們去看看大表哥也好，」蕙輕聲對淑英說。

「大哥是不是在划船，也很難說。他近來舉動有點古怪，」淑英微微蹙眉焦慮地說。

「這也難怪他。他這幾年來變得多了。種種不幸的事情偏偏落在他一個人底頭上，我們不能夠替他分擔一點，」蕙底這幾句話是費了很大的力量說出來的。她表面上顯得很淡漠，但心裏卻很激動，同情和苦惱扭曲着她底心。她在自己底前面看見一片黑暗，現在又爲別人底災禍而感到痛苦了。最後一句話到了她底口邊，她躊躇一下但終於把牠說了出來，她臉上略略起了紅暈，她不敢讓淑英看見，便把頭掉開。

「蕙表姐，你怎麼能够這樣說？」淑英愛憐地輕輕觸到蕙底膀子，低聲說道，聲音裏交織着苦痛和驚訝。「你自己不也是——你還——」淑英把後面的幾個字嚥在肚裏，但這意義是被蕙明白地瞭解了。這戰抖的聲音搔着蕙底心，蕙覺得心裏隱隱發痛。她不想再說什麼，她只想躲在一個無人的地方哭一場。她極力支持住，只微微嘆息一聲。她把她底全量的痛苦都放在這嘆聲裏面。她對於那不公平的命運的唯一反抗底表示便是眼淚和嘆息。

淑華和芸兩人走在前面，她們已經轉過假山了，淑華聽見蕙底嘆聲，便站住回過頭來關心地問

道：「蕙表姐，你爲什麼嘆氣？」

蕙勉強做出一個笑容，淡淡地分辯說：「我沒有什麼。」

淑華知道這是推口話，她也能猜到一點蕙底心情。她無法勸慰蕙，只想把話題支開，便笑着說道：「我不信，一定是二姐欺負了你，惹得你不高興，我們去告三嬸，說二姐不好好陪你耍。要三嬸罵她一頓。」這一說引得衆人都笑了。

「三表妹，你不要亂怪人，二表妹和我談得好好的，你不要冤枉她。」蕙笑着答道，她覺得心上的重壓漸漸地減輕了。

「倒是我不好，我說錯了話。今天晚上罰我請客好不好？」淑英看見蕙底臉上恢復了平靜的表情，也覺得高興，便順着淑華底口氣陪笑道。

「好，有人願意請客，我還有不贊成的道理？」淑華第一個拍手贊成。她又惋惜地說：「可惜我這個月月份錢快用完了，不然我也可以大請一次客。」淑貞聽見這話連忙把嘴一扁，奚落道：「三姐，你不要說這種大方話。」衆人都笑了。這時她們已走到水閣前面，牌聲和笑語從水閣裏送出來。右邊石階上小爐灶上面有兩把開水壺在冒氣。翠環對倩兒說：「倩兒，水開了，你快進去沖茶。」倩兒應了一聲便往階上走去。綺霞看了看自己手裏的籃子，自語道：「我也要沖點開水。」便提了籃子走過去。她

走到爐灶前面時，倩兒已經提了一壺水進水閣裏去了。

綺霞把茶壺裏沖滿了水仍放在籃裏，提着走下石階。倩兒提了開水壺從水閣裏出來，在後面喚道：「綺霞，太太喊你！」

翠環站在一株玉蘭樹下聽小姐們講話，這時便走到綺霞身邊去接過籃子，一面說：「你快去，讓我伺候好了。」綺霞便和倩兒一起進了水閣。翠環跟着淑英們沿着松林往朱樓走去。

她們走完松林，到了圓拱橋頭，看見覺新一個人靜悄悄地站在橋上，身子倚着欄杆，出神地望着橋下。

「大哥！」淑華驚訝地喚道。「你不去看打牌，一個人站在這兒做什麼？」

覺新似乎喫了一驚，他掉過頭呆呆望着她們，片刻後才苦笑地說了一句：「你們都來了。」

「你站在橋上看什麼？」淑華走上橋來還追問道。淑英連忙瞅了她一眼，要她不要再說下去。

「我在看水，水總是慢慢地流，慢慢地流，我看得見我底影子在水面上，我彷彿在做夢，做了一場大夢。」覺新神情頹喪，慢吞吞地說。他剛說了這段話，忽然驚悟似地把頭一動，臉上浮出一個淒涼的微笑。他馬上用近乎堅決的聲調結束地說：「我不過在這兒走走罷了。這兒倒很清靜。」

「這景緻倒好，」蕙接口說了一句。她底眼光剛剛觸到覺新底，便立即掉開了。

「那麼你跟我們一道划船去，」淑華邀請地說。淑英用眼光來請求。芸天真地望着他。蕙又把眼光移過來輕輕在他底臉上掃一下。

「好，我就陪你們去，」覺新點了點頭毅然答道。

他們下了橋，站在草地上。覺新無意間擡頭看見掛在朱樓簷下的鸚鵡。他自語似地說：「海兒很喜歡這個鸚鵡。」他不覺信步走上階去。

蕙和淑英們都聽見這句話，而且很瞭解牠底意義。這像在火上澆一瓢水，她們底興致又被打斷了。她們便也沒精打彩地走上石階。

「倩兒，裝煙倒茶，琴小姐來了。」這響亮而帶點尖銳的聲音把衆人都駭了一跳。有人立刻仰頭四顧，但衆人隨即明白了。

「呸，笨東西，連人都認不清楚！」翠環帶笑指着鸚鵡罵道。衆人忍不住都笑了。

「翠環，裝煙倒茶，琴小姐來了，」那鸚鵡在架上撲撲翅膀，用她底尖嘴去啄腳上的鐵鍊，過後昂頭得意地叫道。

「琴小姐今天又不會來，你總是喊做什麼？」翠環含笑叱責道。衆人笑得更厲害了。是這笑聲打破了四周陰鬱的空氣。

周老太太當晚回家去了。蕙芸兩姊妹就留在高家，芸和淑華同睡，蕙卻睡在淑英底房裏。第二天午飯後覺新坐了轎子到公司事務所去辦事。他在辦公室裏坐了兩個鐘頭，後來便到周家去。

周公館裏顯得很忙亂。左邊廂房內地板上堆了許多物件，大半是新買來的小擺設，還用紙包着，有的包封紙被拆開了。洋燈罩、花瓶等等露了一部分在外面。覺新底大舅父周伯濤俯在案上開列應購買的物品底單子。大舅母陳氏和二舅母徐氏站在旁邊貢獻意見。她們說一樣他寫一樣，有時他自己也想出什麼覺得對就寫下了。枚少爺怯生生地站在另一邊旁觀着他們做事情，不敢動一下。僕人進房來，又匆忙地跑出去，剛走到窗下，便聽見主人在房裏大聲呼喚。

覺新走進左邊廂房，周伯濤看見他便連忙站起來，黑瘦無光彩的臉上露出笑容歡迎道：「大少爺，你來得正好。」兩位舅母也轉身來招呼他。覺新給他們請了安，又和枚少爺招呼過了，便問起「外婆在上房嗎？」他得了回答後又到右上房去，給周老太太請安。周伯濤陪着覺新去的。覺新在周老太太房裏坐了一會談了幾句閒話，便跟着周伯濤回到左邊廂房。陳氏和徐氏正拿着一本簿子在清點

堆在屋角的那些物品，由枚少爺一件一件地拿起來，拆開封皮給她們看了，然後包封好放在一邊。陳氏看見覺新進來，便得意地對覺新說：「大少爺，你來看我們買了的東西。請你來看看買得對不對？」覺新只得陪笑地走過去。這裏有洋燈、花瓶、筆筒、碗蓋等等，式樣很多，質料也各別，但都很精緻。覺新看一樣讚一樣，看完了知道缺少的物品還很多。他們又把方才寫的購物單給他看，他有許多意見，都告訴了他們。他和他們商量了許久，最後算是把購物單寫完全了。覺新答應擔任購買一部分的東西。周伯濤吩咐陳氏到左上房去搬出三封銀圓交給覺新，這是用皮紙包好的，每封共有壹圓銀幣一百個。覺新把牠們放在皮包裏，便告辭回去，他們留他在這裏喫晚飯，他卻找到一個託辭推謝了。他約好第二天再來。

周伯濤和枚少爺把覺新送出去。周伯濤正要跨出大廳，忽然聽見周太太在喚他，便道了歉先走進去，要枚少爺送覺新上轎。枚少爺看見他底父親進去了，旁邊又沒有別人，僕人、轎夫等和他們離得並不很近，不會聽見他們底低聲談話。他便挨近覺新聲音顫抖地輕輕說道：「大表哥，我有些話想和你談談。你二天來時，到我房裏頭坐坐。」

覺新驚訝地望枚少爺底青白色的瘦臉：眼皮垂着，眼睛沒有一點眼神，連嘴唇上也毫無血色；兩眼不停地眨動，好像受不住覺新底注視；頭向前俯，他雖然只有十六歲，背已經駝了。覺新不覺憐憫



地問道：「你有什麼事情？不太要緊嗎？何不現在就說？」覺新這時還希望自己能夠給他幫一點忙。

「下回說罷，」枚少爺膽怯地推諉道。過後他忽然把臉一紅，鼓起勇氣用很低微的聲音說：「爹管得太嚴。我有時只得偷偷看點閒書。心也讓看閒書看亂了。有時整晚睡不着覺，有時睡得還好，半夜裏又讓……夢遺弄醒了。我怕得很。我不敢對爹說。近來我又常常乾咳……」他愈說愈激動，變得有點口吃了，他似乎還有許多話想說出來，但他忽然低聲噓了一口氣，消極地說：「下回再說罷。」

覺新站住聽枚少爺講話，他很感動，他愈是注意地聽着。枚少爺忽然把口緊緊閉了。他倉卒間隨便說了兩句安慰的話：「枚表弟，你不要着急，這多半不要緊。你以後留心點，不要再有那種……」他在這裏省去幾個字，但他相信枚少爺一定能明白他底意思。他預備上轎了，但又站住，帶着嚴肅的表情警告似地對枚少爺說：「你應該請醫生來看，這樣隨便下去是不行的。我想還是對大舅說了好。」

「不，你千萬不要對爹說，爹曉得一定會罵我，」枚少爺底臉上忽然現出恐怖的顏色，他驚恐地阻止道。

覺新知道周伯濤底性情，覺得枚少爺底懼怕也有理。他很同情這個孩子，卻又沒有辦法幫助枚少爺。他便溫和地隨口勸道：「你最好多到街上走走，就到我們家裏也好。關在屋裏頭太久了對於身體很不好。」

枚少爺嘆了一口氣低聲答道：「唉，我何嘗不曉得？可是爹不准我出門。爹要我在家里溫書。不過爹又說等姐姐嫁了以後讓我到你們家裏搭館去。」

覺新把眉頭微微一皺，也沒有別話可說，略略勸慰幾句便告辭上轎走了。

覺新坐在轎子裏面一路上就想着枚少爺底事情。他愈想愈覺得心裏難過。他在枚少爺底身上看不見一線希望。這個年青人底境遇甚至比他底更壞。他至少還有過美妙的夢景。他至少還有過幾個愛護他的人。他至少在那樣的年紀時還大膽地思想過。這個年青人什麼也沒有。冷酷、寂寞、懼怕，家庭生活似乎就只給了他這一點。「爹管得太嚴，」我怕得很，「這兩句話包括了這個十六歲孩子底全部生存。沒有一個人向這孩子進一點勸告或給一點安慰。現在這孩子懷着絕望的心情來求助於他，他卻只能夠束手旁觀，讓這孩子獨自走向毀滅的路。看着一個年青的生命橫遭摧殘這是很難堪的事。何況他自己底肩上已經擔負了够多的悲哀。他左思右想，總想不出一個頭緒。好像迷失了路途，他到處只看見黑暗，到處都是絕望。他底心越發冷了。」

轎子進了高公館，在大廳上停下來。一陣吵罵聲把覺新喚醒了，他才知道已經到了自己底家。他沒精打彩地走出轎子，看見領淑芳的楊奶媽掙紅着臉，指手動脚地和高忠大聲相罵。她站在大廳上，她底衣襟敞開，一隻奶子露在外面，像是剛剛餵過淑芳的奶似的。高忠也不肯示弱，他從門房裏跳出來。

來，在天井裏跳來跳去。他只穿了一件汗衫，袖子挽得高高的，光頭上冒着汗珠，口裏噴着吐沫。他一面叫罵，一面向楊奶媽揮着拳頭，他罵道：「你這妖精，你這『監視戶』！四老爺歡喜你，我老子倒不高興嫖你……」

楊奶媽嘶聲叫起來：「你挨刀的，短命的，龜兒子，你會說，我們就去見四老爺去……」她又羞又氣，臉掙得通紅，兩步跑下石階要去和高忠廝打。高忠毫不退縮，抄着手雄糾糾地站在那裏。楊奶媽剛剛撲到高忠底身上，高忠用力一推，楊奶媽退了兩步，但過後她又撲上去。高忠底手快要打到她底臉上，卻被在旁邊看熱鬧的僕人、轎夫、女傭們攔住了，他們把楊奶媽和高忠兩人拉開。這時淑芳在大廳上書房門口石級旁邊跌倒了，哇哇地哭起來。

「楊奶媽，六小姐跌倒了，你快去抱她起來，」張嫂看見淑芳跌倒，便在後面高聲呼喚楊奶媽。楊奶媽並不理會，卻掙扎着要去打高忠。張嫂便自己去抱起了淑芳，一面給她揩拭眼淚。

覺新覺得心裏有什麼東西不住地往上沖，他只是發嘔。他也不說話，靜悄悄地跨過拐門進裏面去了。

出乎覺新底意料之外，他走到自己底房門口，就聽見裏面有人談話的聲音。他把門簾揭開，一股檀香氣味直送進他底鼻端。他一眼便看清楚了房裏幾個人底面目。不愉快的思想離開了他。他驚

喜地說：「難得你們都在這兒！」

「我們客人都來齊了。你當主人的有什麼東西待客快說！」淑華大聲笑說道。她坐在寫字檯前面的活動椅上。

「三妹，你就失禮。你不是主人嗎？你不好好地招待蕙表姐、芸表姐，卻要等我回來。」覺新說了上面的話，不等淑華再說，就走到方桌前面，走近蕙底身邊，又關切地說：「我到了你們家裏去了來。」

「婆沒有吩咐什麼嗎？他們忙罷。」坐在方桌底另一頭的芸坦然問道。

「沒有。」覺新略略搖搖頭。他忽然注意蕙在看他，這是充滿着信賴和感謝的眼光。他心裏微微震動一下，過後把眉頭一皺，焦慮地對蕙說：「只是枚表弟——」

「枚弟有什麼事？」蕙驚疑地插嘴問道。

覺新沈吟一下，然後搖頭說：「沒有什麼。不過他底身體不大好，平日應該多多留心。他又害怕大舅，他即使有心事也不敢讓大舅曉得。」

「枚弟這個人也沒有辦法。年紀不小了，卻沒有一點男子氣，」芸在旁邊插嘴說。

「枚弟有什麼心事？大表哥，他對你說過嗎？」蕙耽心地低聲追問道。

「他沒有說什麼，這只是我一個底猜想，」覺新連忙逃避似地說。

蕙不作聲了。淑華卻纏着覺新說笑話。芸也講了一兩句。過了一會蕙忽然喚聲「大表哥，」接着懇求似地說：「枚弟好像有什麼病似的。爹待他又太嚴，不會體貼他。他一個人也很可憐。你有空，請你照料照料他，你底話他會聽的。」蕙底求助的眼光在覺新底臉上盤旋了許久，等候他底回答。

覺新起初很感到困難，他知道他自己對枚少爺底事情不能夠盡一點力，但是他看見蕙底殷殷求助的樣子，又不忍使她失望。他想：他對她底事情不會幫過一點忙，卻讓她獨自去忍受慘苦的命運；難道現在連這一點小小的要求他也還必須在口頭上拒絕她麼？他底心跳動得很厲害。他被同情壓倒了。同情使他一時忘了自己，同情給了他勇氣。他終於用極其柔和的聲音安慰蕙道：「你放心，只要我能够，一定盡力給他幫忙。」他就在蕙底旁邊一把籐椅上坐下了。

蕙感動地微微一笑。愉快的顏色給她底臉塗上了光彩。她對覺新略略頷首，輕輕說了一句：「多謝你。」

淑華這時在和芸講話，她底座位正對着門。她看見門簾一動，覺民安閒地走進房來，便問道：「二哥，琴姐呢？」

「我替你們請過了，她明天一定來，」覺民帶笑地回答。

「怎麼今天不來？」淑華失望地說。

「她今天有點事情，人又不大舒服，橫豎她們學堂後天放假，她明天來也可以住一天。」覺民安靜地解釋道。

「琴姐明天什麼時候來？最好早一點。」淑貞眼巴巴地望着覺民，好像要在覺民底臉上看出琴底面影一般，她焦慮地自語似地說。

「琴姐明天來，我們一定要罰她。這兩天叫我們等得好苦！今天還不來！二哥，是你不好，你把琴姐請不來，我們不依你！」淑華抱怨道。

「這的確要怪二哥，琴姐素來肯聽二哥底話。」淑英抿嘴一笑，插嘴說。

「是呀！如果二哥要她今天來，她今天也會來的。」淑華接口挖苦覺民道，但她馬上又故意做出省悟的神氣更正道：「不對，應當說二哥愛聽琴姐底話。二哥素來就害怕琴姐。」

芸把兩隻流動的眼睛天真地望着覺民底臉，她感到興趣地微笑着，她鼓動般地说：「二表哥，她們既然這樣說，你立刻就去，把琴姐請來給她們看看。是不是你害怕琴姐！」

「奇怪，這又和我有什麼關係？爲什麼要我去請芸表妹，怎麼你也這樣說？」覺民故意做出不瞭解的神氣，驚訝地四顧說。

芸抿嘴一笑，她底圓圓的粉臉上露出一對酒窩，她答道：「她們都這樣說。」

「二哥，你不要裝瘋。各人底事情各人明白。真不害羞！還要賴呢！」淑華把手指在臉頰上劃着羞辱覺民，一面笑着說。

淑英笑了，芸笑了，淑貞也笑了。蕙和覺新底臉上也露出微笑。蕙不久便收斂了笑容短短地嘆一口氣，低聲對旁邊的覺新說道：「我真羨慕你們家裏的姊妹，她們多快樂。」

「羨慕」兩個字把覺新底心隱隱地刺痛了。這像是譏刺的反語。但他知道蕙是真摯地說出來的。連這樣的生活也值得羨慕！單從這一點他也可以猜到這個少女底寂寞的生存裏的悲哀是如何地大了。她簡直是他底影子，也走着 he 走過的路。他知道前面有一個深淵在等候她。但他無法使她停住脚步。其實他這時也不會想到設法使她停住脚步的事。他只有一個思想——他們兩人是同樣的苦命者。或者他還有一個希望——希望一種意外的力量從天外飛來救她。但這希望很快地就飛過去了。剩下來的只有慘苦的命運。淚水突然潤溼了他底眼睛。他底眼光穿過淚水在她底帶着青春的美麗的臉上停留了片刻。他底臉上起了一個痛苦的拘攣，他不覺忘了自己地低聲對她說：「你不要這樣說。我聽了心裏很難過。」

蕙想不到覺新會說出這樣的話。她驚奇地看他一眼。她底心也禁不住怦怦地跳動起來。這過分的關切，這真摯的同情把她底心攪成了軟綿綿的，她沒有一點主意。她先紅了臉，然後紅了眼圈。她低

着頭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兩手只顧揉着一方手帕。

「二姐，你看，大哥不曉得和蕙表姐說些什麼話，一個埋着頭不作聲，一個眼裏盡是淚，」淑華把椅子轉動一下，把頭靠近淑英底臉，忍住笑在淑英底耳邊低聲說。

淑英隨着淑華底眼光看去，她不知道覺新和蕙在講些什麼，然而這情形卻使她感動。她不想笑，而且也不願意淑華說話嘲笑他們。她搖搖頭攔阻淑華道：「讓他們去說罷，不要打岔他們。」

淑華碰了一個釘子，覺得有點掃興，但她再留意地看了覺新一眼，她自己底心也軟了，她便不再提這事情。

覺民站在寫字檯後面和芸講話。芸坐在淑華底斜對面。她一面講話，一面也能看見淑華底動作，這還不會被覺民底身子遮住。芸是一個很聰明的女子，她略爲留心便猜到了淑華底心思。她自然是愛護她底姊姊的。她恐怕淑華真的嚷起來和蕙開玩笑。她趁着覺民一閉口，連忙喚了聲「三表妹。」

「嗯，」淑華應了一聲，她看見芸沒有立即開口，便問道：「芸表姐，什麼事？」

芸找不出話來回答，她遲疑一下忽然瞥見寫字檯上的檀香盒子，便順口說：「檀香點完了，請你再印一盒罷。」

淑華還未答話，淑英便站起來把一隻手搭在淑華底肩頭說：「你讓我來印罷。」



「也好，」淑華說罷便站起讓淑英坐下，她自己站在椅子背後。淑英把檀香盒子移到面前，取上面的一層，剛剛拿起小鏟子，綺霞和翠環兩人便進房來請衆人去喫晚飯。淑英和淑貞自然回各人底房裏去。淑英帶着翠環走了。淑貞戀戀不捨地獨自走回右廂房去。分別的時候她們還和淑華們商量好晚上在什麼地方見面。

這晚上覺民悶在房裏寫文章，預備功課。覺新到桂堂畔淑英底房裏去坐了一點多鐘，和幾個妹妹談了一些過去的事情。後來克明喚他去商量派人下鄉收租的事，他便離開了她們，以後也不會再去。他以爲她們姊妹們談心，沒有他攙在中間，也許更方便一點。

覺新回到自己底房裏，時候還早，電燈光懶洋洋地照着這空闊的屋子。在屋角響着老鼠底吱吱的叫聲。他把皮鞋重重地在地板上踏了兩下，於是一切都落在靜寂裏了。他起初想：海臣大概睡得很熟了罷。他便走進內房裏去。牀上空空的沒有人影。他這才恍然覺醒：記起海臣已經不是這世界上的人，便低聲嘆了一口氣。他呆呆望着空牀，過了半晌又無精打彩地走到外房去。

方桌上放着「五更雞」茶壺煨在那上面，是何嫂給他預備好了的。他走到寫字檯前面，坐在活動椅上，順便拿起桌上的一本新到的小說月報，看了兩頁，還不知道書上有的的是什麼。他實在看不下

去，便放下書，靜靜地在椅子上坐了一會，後來就俯在寫字檯上睡着了。直到何嫂給他送「宵夜」的點心來時，才把他喚醒。他疲倦地說了一句：「你端給二少爺喫罷。」街上的二更鐘聲響了。他聽着這令人驚心的鐘聲，他甚至半癡呆地數着。何嫂把點心端走了，不久又回來，殷勤地給他倒了一杯茶放在他手邊。他看見何嫂，不禁又想起海臣，但當着何嫂底面，他也不會流淚。等何嫂走出了房間，他才取出手帕頻頻揩拭眼睛。後來他覺得枯坐也乏味，便到內房去拿出一付骨牌來，仍坐在寫字檯前面，一個人「過五關」解悶。

他懶洋洋地玩着牌，老是打不通第五關，他愈玩愈是煩躁。後來電燈滅了。他早就聽見電燈廠發出的信號——那悽慘的汽笛。方桌上有着洋燭，好好插在燭臺上，他也不去把洋燭點燃。電燈光一滅，房間並不會落在黑暗裏，月光從窗戶沁進來，桌上地上都映着縷花窗帷底影子，月光甚至假倚在他底身上。他靜靜地在椅子上坐了一會，忽然站起來。他想到花園裏去走走。

覺新走進了花園，他看見月洞門微微掩着，沒有加上門門，他有點奇怪：什麼人這時還到花園去？但他也不深究，便信步往裏面走去。

這晚月色甚好。覺新底心也被這月夜底靜寂牽引去了。他一路上只顧觀看四周景物，不知不覺地走入竹林裏面。他快要走完竹林中的羊腸小徑時，忽然聽見前面溪邊有人在講話。他略略喫驚，但

馬上就明白了。那是蕙和淑英底聲音。不過他還疑惑：她們這夜深還到這裏做什麼呢？他忽然起了一種念頭。他想躲在竹林裏竊聽她們說些什麼話。

「……只怪我一向太軟弱了，到現在也只有聽天由命。不過我怕我活不久。媽總愛說我生成一付薄命相。我想這也有道理，」蕙忍受地淒涼地說。

「我只恨我爲什麼不是一個男子！不然我一定要給你幫忙，」淑英氣惱地說。

蕙嘆了一口氣，又說：「我這一輩子是完結了。不過二表妹，你底事情還可以想法。你和我是不同的。你有幾個哥哥。大表哥、二表哥他們都會幫忙你。大表哥是個好心腸的人……不過近來他也太苦了。我就心他會……」

覺新聽到這裏，心中跳得很厲害。他又是喜悅，又是悲戚，又是感激，一時他反而流下眼淚來。他覺得自己是沒有自持的力量了，便移動兩步，揀了一株較粗的竹竿，就倚在那上面。

蕙底最後一句話還沒有說完，這本是隨口說出來的，她說到「他會」兩個字時，忽然沈吟起來，她一時找不到適當的字句表明她心中所感。這時她聽見竹林中起了響聲，略有驚疑，便側耳傾聽，一面說：「二表妹，你聽，好像有什麼人來了似的。」

淑英也注意地聽了一下。旁邊翠環卻接口說：「不會罷。也許是一匹貓兒。這夜深還有哪個來？」

淑英也不去管這事情，她還記住蕙底話，她同情地說：「蕙表姐，你也太好了。你自己底事情是這樣，你還去耽心別人底事情。」

蕙站在木橋上，她底臉上露出一個苦笑，她仰起頭讓月光撫摩着她底臉頰，她帶了點夢幻地說：「二表妹，我真羨慕你，你有這樣的兩個哥哥。我們底枚弟簡直沒有辦法。家裏頭就像沒有他這個人似的。」她忽然埋下頭看溪水，遲疑一下，又說：「我倒有點想念你們底鳴鳳。看不出她倒做得轟轟烈烈。我連她都趕不上。我有時也真想過還是一死落得乾淨。不過我又有些牽掛。我的確軟弱。我也曉得像我這個人活在世上，也沒有意思……」

這時覺新實在不能忍耐了，他不顧臉上的淚痕踉蹌地走出竹林去。

「大少爺！」翠環第一個看見他，便驚訝地叫了一聲。

蕙和淑英驚喜地招呼了覺新。覺新勉強一笑，溫和地說：「難得你們在這兒賞月，你們來了好久罷。」

「我們來了一陣了。我們想不到你也會來，」淑英陪笑道。她從橋上走下來迎覺新。蕙依舊站在橋上，低下頭默默地望着溪水。

「我也來了一陣了，你們剛才講話我也聽見的，」覺新淒然一笑，低聲說。

「那麼你都聽見了？」淑英着急地問道。薰擡起眼睛，窺察似地看了他一眼，又不好意思地埋下頭去。

「不，我只聽見了一點。我覺得我太對不起你們。」覺新苦痛地說。他向前走了兩步，站在橋頭，關切地望着薰，忽然一笑，但這笑容和泣顏差不多。他溫柔地喚道：「薰表妹。」薰低低答應一聲，擡頭看他一眼，她底眼睛已經被淚水潤溼了。他一手拊着心，半晌說不出一個字。直到薰把眼睛掉開了，他才求恕似地說了一句：「請你原諒我。」

薰嗔怪似地看覺新，這眼光十分溫柔，裏面含着深情，她似乎用眼睛來表達她不能用言語表示的感情，她低聲說：「你爲什麼對我說這種話？你難道不曉得我只有感激你！」她止住話，摸出手帕，在臉上輕輕揩拭一下，身子倚在欄杆上，兩手拿着手帕在玩弄，頭慢慢地埋下去，她繼續說：「我是不要緊的，大表哥，你倒要好好地保重。」

「我？你爲什麼還只顧到我？你看你……」覺新再也說不下去，他完全失了控制自己的力量，他只想哭，但他又不願意讓薰看見他底眼淚，他嘆了一口氣，連忙轉過身子，匆匆走到橋那邊天井裏，在一株桂樹下站住了。

薰默默地望着覺新底背影，她又拿起手帕去揩眼睛。

「二小姐，你過去勸勸。」翠環在淑英底耳邊慫恿道。她們這時還站在溪邊，蕙和覺新底話她們大半都聽見了。淑英漸漸地明白了那情形，她也很感動。她看見覺新在對岸天井裏站定了，便走上橋，到了蕙底身邊，親切地喚了一聲：「蕙表姐。」翠環也跟着走上橋來。

蕙回過頭看淑英，過了片刻忽然悲聲迸出一句：「我們回去罷。」她把淑英底一隻膀子緊緊挽住，身子就佷倚在淑英底身上。

淑英裝做不知道那情形的樣子，她溫和地、鼓舞地說：「現在還早。你看月色這樣美，我們拉着大哥一起到釣臺上面賞月去，好不好？」

「二表妹，我不去了，我心裏難過。」蕙在淑英底耳邊低聲說，那淒涼的聲音響徹了淑英底心。淑英底心事也被牠引了起來。暗雲漸漸地來遮蔽她底眼睛。她怕自己也會支持不住，關切地看了蕙一眼，便說：「也好，那麼我們回去罷。大哥這兩天也很累，他也應該早些睡覺才是。橫豎我們明天還可以再來。」

覺新勉強一笑，答道：「我倒沒有什麼，不過我看蕙表妹精神不大好，倒應該多多休息。究竟夜深了，久在花園裏也不好。」

星期日下午琴果然到高家來了，她和蕙、芸姊妹見了面。在這一羣少女中間有了一個歡樂的聚會。她們談了許多話，還時常笑，連蕙底臉上也不時浮出笑容。

這是一個陰天，又落着小雨。土地是潤溼的。她們不想到花園去，就聚在淑華底房裏閒談，也到淑英和覺新底房間去過。覺新叫何嫂備辦了酒菜，請她們在他底房裏喫晚飯。覺民也來加入的，但他不久就到週報社去了。別的人卻一直談到電燈光熄滅以後才散去。琴被淑英拉到她底房間裏去睡。蕙原也睡在那裏。她們三個人擠在一張牀上。在前個星期中間發生了幾件事情，琴略略知道了一點，這時便向淑英問起。淑英詳細地敘述着。她們都很興奮，愈談愈有精神，差不多談了一個晚上。

第二天她們三個起得較晚一點，還是芸和淑華來把她們喚醒的。這幾個少女商量着怎樣度過這一天底光陰。但是出乎她們底意料之外，下午周家就派人來通知要蕙、芸姊妹晚上回去，說是周大老爺底意思。周氏不肯放蕙和芸走。這兩姊妹也願意在高家多住兩天，不過蕙不敢違抗她底父親底命令。後來還是周氏堅決地留她們多住一天，用決斷的話語把那僕人打發走了。

「大舅底脾氣真古怪，本來說好了，讓蕙表姐多住幾天的，」淑華失望地埋怨道，這時她們姊妹

都在周氏底房裏。

「或者家裏有什麼事情，也說不定。」蕙低着頭解釋地答了一句。

「不見得！還有什麼事情要你去做呢？」淑華不服似地辯駁道。

蕙不再作聲了，淑英和琴兩人嗔怪地瞅了淑華一眼。琴正要說話，卻被周氏開口先說了：

「不要再提這件事情了，你大舅底脾氣從來是這樣的。橫豎蕙姑娘以後還會常常來耍。」

「耍自然還可以來耍，不過以後……」淑華心直口快，不加思索地說了出來，忽然看到琴和淑

英一些人底臉上的表情，自己也覺得話有些礙口，便裝出不在意的神氣把話頭中途止住了。琴接着

用別的話支吾過去。以後也就沒有人再談到關於蕙底親事的話。大家談了一些另外的事情。剛巧這

時收到了覺慧從上海寄來的信，兩個信封裏面裝了重重疊疊的十多張信箋，是寫給覺新、覺民、淑英、

淑華四個人的。給淑英的單獨裝在另外一個信封內。淑英略一翻閱便默默地把牠揣在懷裏。她心裏

的激動，人可以從她底開始發紅的臉上看出來。但衆人並不會注意到這個。她們都留心去傾聽淑華

朗誦那封給覺新們的信函。在那信裏覺慧很興奮地描寫着他底春假中的杭州旅行。西湖底美麗的

風景在粗線條的描繪中浮現出來，在短時間內把衆人底心都吸引去了。那地方她們從小就聽見長

輩們談起過，他們常常把那裏的風物人情形容得過分的美好，因此很容易引起年青人底幻想。這些



少女是以到西湖去爲一生的幸事的，她們自己也明明知道很難有這樣的機會。然而如今居然有一個和她們很親近的人從那夢景似的地方寫信來了！這封信彷彿就把那遼遠的地方拉到了她們底身邊似的。她們都很激動，都很有興致。淑華把信讀完了，大家都覺得信寫得太簡單，她們還想知道許多事情。

「三表哥底信寫得真有趣，」芸笑吟吟地說。

「老三底信總是寫得這樣長，這樣詳細，簡直和說話一樣，」周氏接着批評道。

「大舅母，你看這就是白話信底好處。我們看了信就覺得三表弟站在面前對我們說話一般，」琴看見周氏高興，便順着她底口氣宣傳道。

周氏笑了笑，就說：「琴姑娘，你不要說我。倒是你媽反對人寫白話信，說是俗不可耐。我並不討厭白話信。我看老三底信倒覺得寫得更親切，什麼話都寫得出來，有時叫人想笑，有時又叫人想哭。」

琴微微紅臉不作聲了。淑華卻接着說：「真的，三哥那種神氣活靈活現地，在紙上現出來了。」

「他倒好，這樣青的年紀就到過那許多地方，我一輩子連城門也沒有出過，」周氏帶了點羨慕的神氣說。

「媽怎麼沒有出過城門？媽忘記了，去年大嫂住在城外的時候連我也去過，」淑華笑着分辯道。

周氏忽然收斂了臉上的笑容，把眉頭一皺，悔恨似地說：「不錯，這個我倒忘記了。提起大嫂我倒想起許多事情。老三走，恐怕也和這件事有關。這也難怪他生氣，說要離開家庭。平心而論，我們家裏如果有一個真正明白事理的人，大嫂或者也不會落得那樣的結果。你大哥爲人樣樣都好，就是太軟弱，太愛聽話。我是一個女流，又做不成什麼。」

「事情過了，大姑媽也不必再提了，」蕙心裏很難受，她怕聽這類的話，牠們只會引起她底更多的傷感而且引動別人底愁思，她便鎮壓了她底紛亂的思緒對周氏說。

「話自然是這樣說，不過有時候想起總覺得心裏過不去，鳴鳳底事也是這樣，」周氏含着歉意地說。

「其實這又不是大舅母底錯，大舅母並沒有一點責任，」琴正在和淑英低聲講話，聽見周氏底話覺得不大滿意便故意這樣說。她心裏卻想：當時你如果出來堅持一種主張，事情何至弄到這樣！她又回過頭去繼續和淑英講話，她想起一件事情，她低聲問淑英道：「三表弟給你的信上寫些什麼？」除了淑英外再沒有人聽見她底話。

「我還沒有細看。三哥勸我——早點打定主意——」淑英激動地低聲回答，她只說了半句便轉過話頭接下去：「我們等一會兒一起細看罷。」琴欣慰地伸了手過去把淑英底左手手指頭輕輕

捏了一下。

「我們家裏頭有這麼多讀過書的人，怎麼就會相信那種鬼話！真想不到！」淑華接着琴底那句類似諷刺的話氣憤地說道。

周氏覺得琴和淑華底話都有點刺耳，使她心裏不大舒服。但她沒有話來回答她們。許多懊悔的思想很快地集到她底心頭。她沈吟半晌，幾次要說話，卻又閉了嘴，後來她沮喪似地對那幾個少女說：「你們去耍你們的罷，不要在這兒陪我講那些叫人不快活的事。蕙表姐她們明天就要回去了，你們還不好好地談談心！」

「我們在這兒陪陪大姑媽談談也是好的，」蕙謙遜地說。

「蕙姑娘，你不要和我客氣，今天天氣很好，你們昨天悶了一天，今天正好到花園裏頭各處走走，」周氏着急似地說，又吩咐淑華道：「三女，你快陪你表姐妹們去，你要好好地招待客人。」

淑華在前一天晚上就定下了划船的計劃。這天又是天朗氣清，更增長她底遊興。她在周氏底房裏坐得有點不耐煩了。她巴不得周氏說這種話，她高興地答應一聲就站起來，把她底三個表姊約了出去。淑英還在和琴講話，淑貞挨着琴走。綺霞和翠環也都跟了去。

她們進了花園，看見各處景物經過一夜細雨底洗滌顯得分外明麗，一片草、一片樹葉都現出充

分的生機，一陣溫暖的風掠過她們底臉頰。一隻八哥在枝頭得意地歌唱起來。有一兩處土地上還有一點潤溼，軟軟地黏滯着脚步。杜鵑花落了一地。桃樹、李樹、玉蘭樹上都是綠葉成蔭，看不見一個花朵。

「春天就去得這麼快，」淑英惋惜地自語道。

「牠會再來的，」琴暗示地在淑英身邊說。淑英驚疑地側頭看琴一眼，正遇着琴底鼓舞的眼光，便領悟似地點一點頭。

「春天自然會來，不過明年的春天和今年的不是一樣的了，」蕙聽見琴底話，便也說了一句。

「這有什麼不同？還不是一樣的？」淑華不加思索接口說道。

「不過那時候我恐怕不會來了，」蕙說着，臉上露出淒涼的微笑，顯然她底心裏充滿着無處伸訴的哀怨。

「姐姐，你不要這樣說，明年你一定會來的，」芸友愛地安慰她底姊姊。

「明年春天我們一定更熱鬧，更快活。琴姐也會住到這兒來了。三哥或者會回來。蕙表姐、芸表姐你們也常常來耍。琴姐，就用不着差人去請，那時我們也不喊她做『琴姐』了……」淑華只顧高興地說下去，卻被琴把她底話頭打斷了。琴紅着臉啐了淑華一口，說道：「呸！哪個在和你說笑！你好好地爲什麼要扯到我底身上？看我來撕你底嘴！」

「好，琴姐，我說你不答應，要二哥說你才高興。」淑華撲嗤一笑說道，她即刻把身子閃開，好像真的害怕琴來撕她底嘴似的。

「三表妹，當心點，地上有點滑，」芸忍着笑在旁邊警告道。

「四妹，你去給我打她，喊她以後少胡說些！」琴半笑半惱地推着淑貞底膀子，鼓動地說。

淑貞膽怯地看了看淑華，又看看琴，她遲疑半晌才羞怯怯地說：「琴姐，饒了她這回罷。」

淑華望着琴拍手笑了。衆人也笑起來。琴裝着生氣的樣子扭過頭不理淑華。淑華毫不在乎地去和芸講話。淑貞討好地假着琴，緊緊捏着她底手。

園丁老王拿着掃帚從一匹假山後面轉出來，淑華看見他，便吩咐道：「老王，我們要划船，你去給我們預備好，要兩隻小的。」老王含笑地回答一聲，把掃帚放在假山旁邊，又轉過假山那面去了。

衆人走到湖濱柳樹下，老王和老趙都在那裏，已經預備好船在等候她們。淑華自己要動手划，她和蕙、芸兩姊妹坐在一隻船裏，綺霞伺候她們；琴和淑英、淑貞坐另外的一隻，翠環給她們划船。

船慢慢地動起來。淑華底船走在前面，翠環划的一隻在後緊緊跟着。水靜靜流着，許多粒小珠子在水面流動，陽光射在水上，使那些珠子不時閃光。水裏現出一個蔚藍色的天幕，船像一把剪刀，慢慢地把牠剪破了。四圍是靜寂的。偶爾有小鳥底清脆的叫聲從兩岸飄來。船緩緩地在橋洞下面流過，往

水關那面去了。

淑華划了一陣，額上微微沁出汗珠，臉也略略發紅，但她依舊昂然自得地扳動着槳。

「三表妹，你喫力罷，歇一會兒也好，」芸羨慕地望着淑華說道。

「三小姐，給我來划罷，」綺霞接着說，她把身子微微動一下，準備去和淑華掉換座位。

「不要緊，還是我來划，」淑華連忙說，她捏緊着槳，不放手，好像害怕別人會給她搶去似的。

「三表妹，像這樣划容易不容易？」芸不轉睛地望着淑華底手，殷勤地問道。

「很容易，芸表姐，你來試試看，」淑華含笑地對芸說，做出要讓芸來划的樣子。

「我不會，」芸搖搖頭說，她不大好意思地紅了臉，「還是你划罷。三表妹，我真羨慕你們，你什麼都會。」

芸底帶了渴慕的聲音，使淑華感到得意，但又使她驚訝。她問道：「芸表姐，你說羨慕我們，有什麼值得人羨慕？我就有點討厭我們這個家庭。」

「三表妹，你還可以做你自己高興做的事，」這許久不說話，只是望着水面的蕙插嘴說。

「三姐，當心點，船來了！」淑貞忽然在另一隻船上叫起來。淑華只顧說話，不曾留心船湊去的方向，這時擡頭一看，才發現她底船橫在湖中，快要回頭了，翠環底船從後面直駛過來，她慌忙地扳槳，但

已經來不及了，被後面的船一撞，她底船身動了一下，後來也就穩定了。淑華底身上濺了好幾滴水，她含笑地罵了一句：「翠環，你也不看清楚一點。」於是她放了槳休息，翠環也停了搖槳。兩隻船靠在一起，飄浮在水上。湖心亭靜靜地橫在前面，把牠底龐大的影子嵌印在水底；釣臺和水閣卻已經落在後面了。

「我們索性搖到湖心亭前面去，」淑華提議說，便拿起槳來划，使船向湖心亭流去。後面一隻船也跟着動了。這時水面較寬，翠環底船又走得較速，便追上了淑華底船，淑華雖然用力划，而結果兩隻船還是差不多同時到了橋下。

淑華放下槳喘了幾口氣，用手帕揩拭了額上的汗珠，然後得意似地說：「蕙表姐，你說我可以做自己高興的事情，這也不見得。我想做的事情真多，就沒有幾件能夠辦到的，真氣人。」話雖是如此說，但淑華並沒有生氣，她底臉上還露着笑容。「不過我和別人不同。不管天大的事情我都不放在心頭。我想到什麼就說什麼，說出來就痛快。人家罵我是冒失鬼，我也不管。我不管人家怎麼說，我只管做我自己的。所以我一天有說有笑。二姐說我是樂天派。我看二姐就是個悲觀派。」淑華誇耀似地接連說了許多話。

「這樣就好，」蕙和芸齊聲讚道，蕙卻多說了一句：「只可惜我做不到。」

「你既然覺得好，爲什麼又做不到呢？」淑華不加思索地追問道。

差不多和這同時，淑英從另一隻船上發出一個質問：「三妹，爲什麼又扯到我頭上來？哪個說我是悲觀派？」淑華聽見笑了笑，她正要回答淑英，但蕙在說話了。

「三表妹，你不曉得，我們底處境不同，」蕙絕望地說，「這都是命！」

「我不這樣想！」淑華不信地搖搖頭，她帶了一點矜誇的神氣說，「既然都是命，那我倒樂得隨我底意思去做。做得成做不成橫豎都是命。」她又掉過頭去對淑英說：「二姐，你就不同，你總是愁眉苦臉想這想那的，近來就沒有看見你快活過一個整天。我勸你也沒有用。所以我說你是個悲觀派。」

「三表妹，你真會說話，」琴覺得有趣地笑了。芸也含笑地望着淑華。

「呸，」淑英紅着臉啐了一口，她說：「三妹，你少在蕙表姐、芸表姐面前吹牛。」她這時的心情和先前的略有不同。聽見淑華底話，她想起了她底三哥覺慧底話，她剛才在船上讀了覺慧底來信。

原來翠環划的那隻船從圓拱橋下流過的時候，淑英和琴坐在一隻船裏，琴很關心淑英底事情，她又想起覺慧給淑英的那封信，便低聲問道：「三表弟底信還在你身邊？」

淑英小心地往四周一看，她低聲答道：「我還沒有看清楚，我們現在來看，」便從懷裏摸出了信。



琴把頭假過來，兩人專心地讀着信。淑貞茫然望着她們，不知道她們在看什麼東西。淑華底船卻只顧往前面走了。

琴和淑英讀着覺慧底信，心裏的激動不停地增加。那信激起了她們底渴望。尤其使淑英忍受不住的，是因為許多帶煽動性的鼓舞的話句都是對她而發。覺慧從淑英底信裏知道她現在的處境，他對她表示極大的同情，但他不滿意她那悲觀消極的態度。他舉出幾個例子，說明那些可愛的青年的生命怎樣橫遭摧殘，那些生命本來是年青有爲的，卻爲了一些傳統的觀念而做了不必要的犧牲。他說這是不應該的。每個青年都有生活底權利，都有求自由、求知識、求幸福的權利，沒有人能够把這權利取消。做父母的對於子女底這些權利也應該尊重。阻礙年青生命底發展的行爲，便是罪惡。每個青年對這罪惡都應該加以反抗，更不該自己低下頭去讓這個不可寬恕的罪惡加在自己底身上。他又說父母代替子女決定婚姻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從前爲了這種錯誤的婚姻，不知道有若干年青人失掉了家庭的幸福和事業上的野心。有許多人甚至犧牲了生命。在高家受了害的人也有好幾個，淑英不會沒有看見。但是現在不同了，現在的中國青年漸漸地站立起來，他們也要像歐美的年青人那樣來支配自己底生活，決定自己底婚姻，建立自己底前程了。在外面到處都有這樣的青年。淑英也應該做他們中間的一個。她不應該徒然在絕望的思想中憔悴呻吟地過日子，束手旁觀地讓她底父親最

後把惡運加到她底身上。她必須挺起身子出來爲爭自己底幸福奮鬥。在這一點女人和男子不應該有什麼分別。她向他打聽上海各學校底情形，要他代討幾份章程，他問她是不是有到下面讀書的意思。他說倘使她真有這種意思，那麼她不妨努力進行。他也可以給她幫忙，而且他相信覺民和琴也會給她幫忙的。他在下次的信裏就會把各學校底情形詳細地告訴她，而且還會寄幾份章程來。——信很長，但主要的意思也不過這一些。後面的一段話寫得較隱晦一點，然而琴也能够看出覺慧在鼓動淑英偷偷逃出家裏到下面去。她很高興覺慧對淑英表示了這樣的意思。她完全沒有想到覺慧底提議如果被淑英接收而實行時，她也會遇到種種的麻煩。

信裏的話是那麼驚人，但又是那麼有理。從沒有人對淑英說過這類的話。這些話使淑英明白了她自己所處的地位。牠們響徹了淑英底心。淑英底心跳得很厲害，她底臉也發紅了。她急促地呼吸着，直到把信看完，才寬鬆地噓了一口氣，她珍重地將信藏起，她去看琴，她想知道琴底意見，她自己一時沒有主意。她好像是染了痼疾的病人，病一時好一時壞，最後瀕死的時候，忽然得到轉機。希望來了，眼前有一線光明。她自然要盡力抓住那一線光明，雖然她還不知道那光明是否能够拯救她，或者她是否能够把牠抓住。所以她底心裏起了大的騷動。琴含笑地用鼓舞的眼光回答她底注視，琴讚嘆地說：「到底三表弟比我們強。他說得很對。」

淑英聽見琴底話心裏一震，但面容即刻就開展了。這一次和以前那幾次不同，現在她真正看見了一片燦爛的陽光，常在她底腦裏浮動的暗雲消散得乾乾淨淨。她底心漸漸靜下來，她感到從不會有過的輕鬆。忽然在她底對面響起了淑貞底聲音，淑貞看見她們那樣出神地看信，不知道是誰寫來的信，又不知道信裏說些什麼話，她很着急，想問個明白，但她又不願意打岔她們，所以等到這時才開口殷勤地發問：「是三哥底信嗎？他說些什麼話？」

淑英略啾一驚，過後也就鎮靜了，她淡淡答道：「是三哥寄來的，裏面沒有什麼話，和寫給三姐的差不多。」

淑貞看看琴，琴溫和地看她一眼，也不說什麼，她對淑英底話有點懷疑，但也不再問下去。她低頭思索了一下，但也想不出什麼。她聽見琴和淑英熱心地在談話，她覺得她們底心和她底心隔得遠遠的，她不能夠了解她們，她想說話，又怕插不進去。她偶爾擡起頭來，正看見自己底船向着淑華底那隻船衝過去，便驚恐地叫起來。

船到了橋下，停了一會，她們又繼續往前面划去。淑華不划了，叫綺霞來代替她。翠環也讓給琴來划。划了一會，船駛到湖面較窄的一段，右邊草地上稀疏的柳樹中露出一帶雪白的粉牆，一道月洞

門把衆人底眼光引到裏面去。天井裏的芭蕉，階上朱紅漆的萬字欄杆，和敞亮的房屋都進了她們底眼裏。綺霞忽然停了槳對淑華說：「三小姐，等我上去看看趙大爺那裏有沒有開水。茶壺裏沒有水了，你們想必口渴。」

「也好，那麼我們索性上去走走。」淑華回答道。別人都沒有異議。這裏正是停船的地方。湖邊有一道石階，石板上釘得有鐵環，原是預備來繫小船的。兩隻船都靠了岸，衆人次第走上去，進了月洞門，沿着遊廊走到那間全是玻璃窗門的長方形的房屋。淑華推開了門，衆人都跟着她進去。綺霞和翠環卻拿了茶壺跨過遊廊盡頭一道小門到裏面去了。

房間裏中央擺了一張大理石心的紫檀木圓桌，各處放的大理石靠背的紫檀木方形椅也不少。衆人隨便坐下。淑華卻在屋裏踱來踱去，她昂頭四處觀看，忽然說：「我們今晚上就在這裏喫飯罷。別的地方也厭了。」

「這兒不好，晚上有點叫人害怕，」淑貞把嘴一扁搖搖頭說。

「這兒又沒有鬼，害怕什麼？」淑華嘲笑道。

「我看還是在水閣裏喫方便一點，」淑英說。

「這兒就好在新鮮。你聽後面泉水底聲音多好聽。水閣裏頭我們已經喫過好幾次。今晚上月色

一定很好，這兒背後有山。我們還可以看到上山去看月亮。老趙那兒有火，做菜也沒有什麼不方便，今天說不定五爸他們又在水閣裏打牌的。」淑華任性似地堅持道。

「說來說去，你總有理。好，就依你罷。你一個人去辦好了。」淑英含笑地說。

「我說一個人去辦就一個人去辦，也沒有什麼難。」淑華得意地說。「不過今晚上是給蕙表姐餞行，每個人都應該出點力，二姐，你也不能偷懶的。」

蕙聽了「餞行」兩字，心上微微發痛，她皺皺眉，站了起來，默默地走到一扇玻璃窗前，看望窗外的景物。外面一個小天井裏有着稀落的幾堆山石，天井盡處是一個石壁，人可以從左角的石級攀登上去。石壁上滿生着青苔和野草，從縫隙中沁出泉水，沿着石壁流着，流入腳下一個方形的小蓄水池。池中有小的假山，池畔有石頭的長凳。

她們在這裏休息一會，喝了茶後仍出去划船。晚上就在這地方喫飯。覺新和覺民也加入的，他們也出了錢和力。到了傍晚，大家吵吵鬧鬧地忙着布置飯廳和做菜。但大部分的菜還是何嫂做的。淑英、淑華已經向劍雲請了一個星期的假，劍雲這幾天都不來，她們也不必耽心着英文功課，加以這晚上幾姊妹都在一起，整整齊齊的一桌八個人，因此淑華覺得特別高興。她想：「難得這樣齊全。以後恐怕難有這樣熱鬧的機會了。樂得痛快地耍一夜。」淑英讀了覺慧底來信以後，她彷彿在黑暗中找到一

線光明。她底心不再是徬徨無主的了，近幾個月來時常伴隨着她的那愁顏也不再出現於她底臉上。所以她底臉比較平時也增加了光彩。她這晚上也是有說有笑的。琴自然瞭解淑英底這個改變，她爲這改變高興。覺民也看出淑英底改變來，不過他不知道那原因，但這也給他增添了一點快樂。在這桌上不得不把愁思時時壓抑下的人只有蕙和覺新兩個。蕙似乎是一個待決的死囚，覺新卻像一個判了無期徒刑的老監犯。他對自己底命運是沒有一點疑惑或希望了。但另一個人底結局卻繫住他底心。而且蕙底歸宿如可比之於絞刑架，他便是一個建造這絞刑架的木匠。他剛剛從周家回來。他看見蕙底眼角眉間隱約蘊藏着的哀愁的表情，便想到他在周家所做的那些事：他一面爲蕙底遭遇悲傷，一面又幫忙她底父親把她送到那樣的結局去。他對自己底這種矛盾的行爲感着深切的懊悔。他在衆人笑樂的時候常常偷眼去看蕙。他看見蕙底那種強爲歡笑的姿態便感到負罪般的心情。他有時心上發痛，有時頭腦沈重。他總不能把那陰雲驅散。他底這心情沒有一個人能够瞭解。衆人在桌上笑着，吵着，行各種酒令，輪到他時，他總是因應答遲鈍錯誤而被罰酒。他沒有顧慮地喝着，酒似乎正是他這時需要的東西。酒點燃他心裏的火，火燒散了那些陰雲。他紅着臉拚命叫人斟酒，他覺得頭腦有點糊塗了。綺霞來給他斟了酒。他正要舉杯喝下去，忽然聽見人在說：「大表哥不能够再喫了，」這是蕙底聲音。蕙關懷地望着覺新，水汪汪的眼睛說着許多無聲的話語。覺新慚愧地低下頭。坐在他底身邊

的淑英便把杯子搶了去，對他嬌嗔地說：「不給你喫。」她一面吩咐翠環：「給大少爺絞臉帕來。」

「二妹，你今晚上倒高興，我從沒有看見你這樣高興過！」覺新忽然擡起那張通紅的臉，眼睛圓圓地睜開，望着淑英似醉非醉地正經說道。

「今晚上人這樣齊全，大家有說有笑，我當然高興，」淑英含笑答道。但她又覺得不該用這種空泛的話回答覺新，她想起覺新平日對她的關心，便溫柔地低聲對他說：「你放心，我現在不再像從前那樣了。」

覺新驚喜地側頭看淑英，那臉上沒有一點悲哀和憂愁底痕跡，瓜子臉帶着微微發紅，一張紅紅的小嘴含着笑，略略張開，一股喜悅底光輝陪襯着她底明眸皓齒，顯得十分耀眼奪目。覺新覺得眼前忽然一亮，他不覺開顏笑了，他點了點頭。但過後他又偷偷地看了看蕙。蕙正在回答琴底問話。她底嘴角還掛着笑，但她底眉間仍舊籠罩着憂愁。蕙比淑英大三歲，兩個人底面貌有一些相似處。同樣是瓜子臉，鳳眼柳眉。不過淑英底臉上有一種青春底光彩，而蕙底含愁的面容卻洩露了深閨少女底幽怨。蕙是一個過去時代的少女底完全的典型，她那盈盈欲滴的眼睛表示了深心的哀愁，更易引起像覺新這類的人底同情。他剛才感到的一點喜悅又即刻飛走了。甚至在這歡樂的席上他也彷彿看見一個少女底悲痛的結局。這不是幻象，這會是真的事實，而且很快地便會實現的。他不能忍受這打

擊，他更向淑英哀求道：「二妹，讓我再喫幾杯酒。」他底聲音已經有點模糊不清楚了。

「不，不給你喫！」淑英撒嬌般地說。

「大哥，你不能再喫了，」覺民插嘴道。

「真的，大表哥今晚喫得不少了，不能讓他再喫，」琴也執心地說。

「那麼讓我來敬蕙表妹一杯酒，你們都敬過她的，我還沒有敬過，」覺新說着就站起來，把旁邊琴底酒杯拿在手裏，要向蕙敬酒。

蕙也站起來，她窘得臉通紅，但她並不怨覺新，她勉強一笑說：「不敢當，喫一口就是了。我和她們也只喫一口酒。大表哥，你喫得太多了，我們都不放心。」她輕輕呷了一口酒就放下杯子，坐下去。

「大哥，蕙表姐說過的，只喫一口，多喫了我就不答應，」淑英在旁邊囑咐道。

這一來覺新也不好意思把杯裏的大半杯酒喝光了。他端着酒杯遲疑了片刻，才呷一口酒，忽然說：「蕙表妹，我祝你……」他不知道自己還要說什麼，似乎把許多話都忘記了，便坐下來。他覺得頭很重，臉也在發燒，他想：「我醉了。」

淑華看見覺新底這情形，便笑起來說：「大哥喫醉了。」

「真的，大哥有點喫醉了，」淑英接着說，她又吩咐翠環：「翠環，你給大少爺剝兩個橘子來。」翠



環應了一聲。

「給他倒一杯濃茶也好，」蕙提議道。

「我沒有醉，我沒有醉，你們說話，我都聽見的，」覺新苦笑地分辯道。

「大哥，你看你底臉紅得像關公一樣，你還說沒有醉，」淑華在對面說。

覺新不響了。翠環給他送上橘子來，他埋着頭喫橘子。橘子喫完，何嫂又給他端來濃茶。衆人繼續着說別的話。這時菜已經上齊，每樣菜剩下不多，大家差不多都喫飽了，還再喫一兩碗稀飯。淑華逼着覺民講笑話，琴講故事。衆人附和着。覺民被淑華纏得沒有辦法，便答應下來。他先喝一口稀飯，又咳了兩聲嗽，他忍住笑胡謔了一個卽景的笑話。他正正經經地望着淑華說：「有一家子，有一位小姐，她底樣子就和你相像，也是一個圓圓臉——」

「我不要聽，你在說我，」淑華正在喝稀飯，連忙把嘴裏的吐了出來，她笑着不依道。她走過去要擰覺民底膀子。

「我不是在說你，你聽下去就曉得了，」覺民含笑分辯說。

「我不要聽這個。我要你另外講一個，」淑華堅持說。

「三表妹，你讓他講完再說也不遲，世界上小姐很多又不只你一個，」琴帶笑勸解道。

「琴姐，你不害羞！你幫他欺負我，我不答應你們。你左一個『他』，右一個『他』，他他！你說得好香！」淑華大聲說，一面把手指在臉頰上劃着羞辱琴。

琴紅着臉啞了淑華一口：「呸，你底嘴永遠說不出好話來的，哪個和你一般見識！」她便埋頭去喝稀飯。

「好，我另外講個冒失鬼底笑話罷，」覺民解圍似地應承道。他板起面孔把這笑話講完，說得衆人大笑了。淑華也覺得好笑，她笑了一會，忽然發覺衆人望着她在笑，她有點莫名其妙，後來仔細一想，才知道覺民仍舊在挖苦她，她自己起初還不知道。她又好笑又好氣地纏着覺民要他道歉，後來還是琴答應來說一個故事，淑華才饒過了覺民。

琴講的是一個歐洲的故事，這是從她新近讀過的一本翻譯小說裏來的，她改易了一些情節。這故事敘述一個貧苦的孤女底遭遇，她經過種種艱難而得到美滿的結果。琴講得很好，芸、淑英、淑華、淑貞、連翠環、綺霞們都聽得出神了。蕙一個人有點忍耐不住，她早揩過了臉，這時便站起來。她發覺覺民已經不在這屋裏了，她便也輕輕地走出去。

屋後石壁上塗了一抹月光，天井裏假山靜靜地分立在各處。泉水琤琤地流着，像一個絕望的人底無窮盡的哀訴。漫天的清光撒下來，微涼的風輕輕拂過她底臉頰，她覺得頭腦更清晰一點。她看見

覺新一個人背着手在天井裏踱來踱去，便也走下石階。覺新看見人來，也不注意。她走近他底身邊，輕輕喚了一聲「大表哥」，聲音非常溫柔。覺新聽見薰底聲音，喫驚地站住，惶恐地答應一聲，他漸漸鎮靜下來低聲說：「你怎麼也來了？」

「我明天要走了，」她掙扎半晌才說出這一句話。

「我曉得，」他一面說，一面往池子那邊走去，他起初似乎不大明瞭她底意思。後來他忽然苦痛地說：「你們都走了。」

「大表哥，你爲什麼要喫那麼多的酒？」薰仍舊低聲說，「酒能傷人的。你也應該保重身體……我很耽心你……你不比我，你們男人家不應該這樣糟蹋自己。你底感情也應該有個寄託。」這些話一句一句地沁入覺新底深心。這意外的恩惠把他底寂寞的心全攪亂了。他感激她，但他並沒有快樂。他有的卻只是悲痛。她愈來證明她非常關心他，她如何不自私地顧念到他底幸福，他便愈感到她對於他是十分寶貴，以及他失掉她以後的痛苦。更可悲的是他知道她不久就要落到一個沒有超生希望的苦海裏，而他完全不能給她幫一點忙。她立在他底旁邊似乎完全沒有想到那將臨的惡運，卻殷勤地垂問到他底幸福。他不能夠安心地接受這種大量的行爲，他悲痛不能自己地說：「難道你就該糟蹋自己……你就沒有前程……你想我底心……我怎麼能夠把你忘記……」他支持不住，一手

按着心，在石凳上坐下來。他還要說話，但是心裏難受得很。他鎮靜不住，張開嘴大聲嘔吐起來，他大口地吐着，把先前喫的酒食全吐了。

蕙聽見覺新底話，禁不住心怦怦地跳，她紅着臉，不知道怎樣回答他才好，等到覺新忽然嘔吐時，她便張皇地叫起來。她一面叫道：「翠環、綺霞快來，大老爺吐了！」一面走近覺新身邊輕輕給他搥背。她屋裏的人聽說覺新嘔吐了，全都跑出來看。有的問候，有的給他搥背，有的給他倒茶倒水。覺新吐了一陣，似乎肚裏的飯食也吐盡了，覺得心裏好過一點，嗽了口，又喝了兩三口茶，便告辭回房去。覺新扶着覺新，綺霞在前面打燈籠，何嫂跟在後面，一行四個人走出月洞門去了。

這一來頗使衆人掃興，但淑華和淑貞仍央求琴把那故事講完了。過後她們還登上石壁，走了一轉，就坐船回到外面去。她們又在覺新底房裏坐了一會，後來琴底轎子提上來了，那時覺新已經在帳子裏沈沈睡去。琴便和這幾姊妹一起去見了周氏，又和她們告辭，這幾姊妹送她上了轎，還站在堂屋門前依戀地望着轎子出了中門。

「今天琴姐走，明天蕙表姐，芸表姐又要回去，我們這兒又清靜了，」淑貞惋惜地低聲自語道。

「四妹，你總愛說掃興話，過幾天她們又會來的，」淑華在旁邊搶白道。

蕙從高家回到自己底家裏以後，她把一切的希望都拋棄了。她底心是平靜的。她並不思索任何事情，只是默默地、順從地做着別人要做的事。她不笑，但也不落淚。她整天躲在房裏，拿幾本舊詩詞或舊小說消磨日子。她不到任何地方去，每天除了早晚去給祖母與父母請安，和到廂房去喫午飯、晚飯外，她連房門也不出。喫飯的時候她常常低着頭，連話也害怕和人多說。她喫得很少，而且總是她第一個放碗，早早地回房裏去，別人也不挽留她。在家裏別的人全都忙着，甚至她底妹妹芸也要做一些雜事。只有她一個人是清閒的。人們差不多不來理她，但他們全爲着她底事情忙碌。覺新每天喫過午飯就到這裏來，有時他出去買東西，有時就留在這裏，照料收禮發謝帖以及其他各種事情，總要到喫過晚飯後才回家去。他每天要和她見兩三面。他常常問起她底健康，他總說她底面容近兩天有點憔悴，他要她好好地保重。他底話是簡單的。她底答語也是簡單的。但她也能明瞭那些話裏所含有的深切的關心。只有在那些時候她底心被攪亂了，要過了一兩點鐘她才能够勉強回復她底平靜的心境。因此她不敢和他在一起多談話，但事實上她也很少有這機會。覺新總是被她底父母纏住，好像離開他，他們就不能做一點事情似的。她在房中有時也聽見覺新從廂房裏發出的咳嗽聲，起初一兩次她

還不十分注意，後來她便忍不住要放下書本默想一會，默想底結果是一聲輕微的嘆息，這嘆息便是她對於命運屈服的表示。於是她不再想到自己，她想的常常是關於他的事情。她覺得在這些日子裏除了她底妹妹芸外，只有他一個人是真正關心她的。她和他每次遇見時他底深情的眼光，雖然只是短短的一瞥，她也很能瞭解那深意。她感激他，她關心他。但她卻不能把這感情向他表露。她把牠埋藏在自己底心裏，作爲僅有的一點溫暖與安慰。這溫暖與安慰有時也在她底臉上塗繪了笑容，有時也使她做過很難忘記的好夢。她底面前就橫臥着那可怕的未來的生活，那定命的日子是一天天地逼近，但她從前有的恐怖和焦慮已經漸漸地消失了，她底心裏似乎空無一物。對於她似乎沒有未來，沒有過去。她有時甚至忘了自己。她不時想到而且耽心的倒是覺新底事情。

蕙像一個厭倦了生活的老人一天一天地挨着日子，她又像一個生就的盲人獨自在暗夜裏摸索着行路。她沒有想像，沒有幻夢，沒有希望，沒有憧憬。她對這個世界裏的一切似乎完全不關心。她彷彿是一個已經舉步跨入了另一個世界的人。但是芸和覺新不時把她拉回到這個世界中來。覺新底注視和言語常常深入到她底內心。芸使她知道她還有一個過去，又使她多少依戀着現在。但這個帶給她的卻只有痛苦和悵惘。

吉期底逼近使得全家的人加倍地忙起來。蕙雖然不常出房門，但她也知道覺新爲她底事情整

天不會休息。最近兩天他在早晨十點鐘光景就來了，一直忙到二更時分才回去。她彷彿還聽說他爲了購買送到男家去的全套新木器的事情，遇到一些意外的麻煩，使他焦急得不得了。但他們終於把一切都佈置妥當了。於是到了「過禮」底日期。

這公館前幾天就被粉刷過一次。這時大門口紮了一道大紅硬綵，又換上新的紅紙燈籠。天井裏搭了粉紅天花幔子，大廳上四處懸掛了綠緞紅罩的宮燈，堂屋門上掛了粉紅繡花的八仙彩。堂屋內兩邊壁上掛着朱紅緞子繡花屏。到處都是新的氣象。燒「茶炊」的被僱了來，爐子安置在大廳底一個角上。人又叫來一羣彈洋琴的瞎子，在右廂房窗下的一角放了桌子，坐着彈唱。

從早晨起大家就開始整理嫁妝，預備着裝擡盒。從早晨起就有客人來，不過來的是一些常往來的親戚。琴很早就來了。她這天請了假不到學校去。她兩天前也曾來過一次，那是星期日，所以她有充分的時間和蕙談話。她知道對於蕙底事情她不能夠幫一點忙。她所能給的只是同情和鼓舞；這些實際上於蕙（陷在這樣無助的境地中的蕙）並無好處。然而她又不能做別的事。她覺得這樣做了到底心安一點，所以她依舊說了許多徒然給蕙增添悵惘的話。淑英、淑華跟着周氏來了。周氏還帶了綺霞來，說是留在這裏幫忙幾天。淑英底母親張氏到下午才來，她和兩個弟婦王氏、沈氏同來，道過喜以後她們就留在這裏打牌。

蕙這一天是不出來見客的。琴和淑英姊妹在蕙底母親陳氏底房裏坐了一會，就由芸陪着到蕙底房間去。蕙早已梳洗完畢，正拿了一本書躺在牀上垂淚。她看見她們進來，才勉強坐起露出一個疲倦的微笑招呼了她們。她們看見這情形，說話便很小心，極力避免惹起蕙底不愉快的思想。但蕙平靜似地和她們講了兩三句話以後，忽然露出癡呆的樣子閉了嘴，無緣無故地又淌下幾滴眼淚。

這一天蕙底心境並不是平靜的。那嘈雜的人聲和瞎子底彈唱攪亂了她。她好像是一個被判死刑多年的囚犯在牢裏聽見了修搭絞刑架的聲音，她這時才真正體會到恐怖底滋味。她不能夠再平靜地等候那惡運了。那惡運底黑影從早晨起就籠罩在她底頭上，給她帶來恐怖、痛苦、悲哀和一個深的悵惘。在這之外她還感到處女底羞慚。她被這些壓得不能動彈。她漸漸地失掉了自持的力量。她覺得自己是世間最不幸的人，所以她讓眼淚時時落下來。淑英和芸兩人也陪着蕙落了幾滴眼淚。淑英大半是爲着自己底前途悲傷，她恐怕自己會陷落在同樣的命運裏面。芸卻是爲了同情，爲了友愛而落淚的。她比她們更關心蕙底命運，更愛蕙。她們兩姊妹是在一起長大的。——姊姊底出嫁將留給她以孤寂，何況她底姊夫又是一個人品不好的人。因此芸在悲痛底感情外還有一點憤慨，她不滿意她底伯父胡亂把姊姊嫁出去的舉動，可是她從未想過對這舉動做一件反抗或糾正的事情。琴和淑華並不是不關心蕙底命運，她們也很喜歡蕙，而且對這親事也不贊成。不過淑華生性達觀，琴看事較透



徹，又能自持。所以她們不會淌出一滴淚水。

男家底擡盒上午就到了，一路上吹吹打打地擡進中門，一共有三十架，裝的是鳳冠霞帔，龍鳳喜餅等等，由兩個僕人押送了來。一一擺在天井裏和石階上，擺得滿滿的。大廳上還有周家先預備好的空擡盒。於是周家上下下一齊忙着將擡盒裏的東西全搬下來，又把自己預備的妝奩如金銀首飾、被褥、衣服、錫器、磁器以及小擺設之類放進去，裝滿了四十架擡盒，到了下午讓人吹吹打打地擡起走了。

這一天的主要節目便算完結。剩下的只是應酬賀客和準備佳期中應有的種種事情。留下的客人並不多，但也有男女四桌。

蕙整天躲在房裏，琴和淑英姊妹陪伴着她。綺霞也留在旁邊伺候她們。她們故意找了一些有趣味的話題來談，想給蕙解悶。芸也想留在房裏陪伴她底姊妹，或者多和姊妹在一起談話，然而卻不能夠，她不得不出去跟在伯母和母親後面應酬女客，或者做一些瑣碎事情。到了午飯底時刻，蕙底母親叫人擺了一桌菜在蕙底房裏，就讓琴、淑英、淑華，芸陪着蕙喫飯，除了綺霞外還差女傭楊嫂來伺候開飯。蕙起初不肯喫，後來經了衆人底苦勸，她才勉強動箸喫了半碗飯。到喫晚飯的時候，外面客廳裏有兩桌男客，堂屋和左廂房裏有兩桌女客，但琴和淑英姊妹仍舊留在房裏陪蕙喫飯。這時蕙喫得更少，

她只嚙了幾口。衆人看見這情形也不想喫什麼了。外面的席上十分熱鬧，更顯得屋裏淒涼。連淑華也不常動箸，不常說話了。淑華覺得此刻比中午更寂寞，忽然說道：「如果芸表姐在這兒，那就熱鬧了。」

「我不曉得以後還能夠和二妹一起喫幾回飯，」蕙淡淡地說，她底略帶紅腫的眼睛裏又是淚光瑩然了。

「蕙表姐，你爲什麼說這樣的話？」淑華詫異地說，「你以後不是常常回家的嗎？」

「以後的日子我簡直不敢想。我怕我活不到多久，」蕙冷冷地說，她連忙把頭埋下去。淑華在旁邊低低喚了一聲「蕙表姐」，這聲音無力而淒慘。她突然放下筷子，發出一陣嗆咳，她撫着胸口站起來，走到痰盂前面，彎着腰吐了幾口痰。天色漸漸地成爲陰暗了。

「二表妹，你怎樣了？」琴關切地問，淑華也站起要去給淑華搥背。連蕙也止了悲，叫楊嫂給淑華倒了一杯熱茶。

淑華止了咳嗽，接過茶杯喝了兩口，又嘔了一口氣，才端着杯子走到蕙底面前，同情地央求她道：「蕙表姐，你不要再說那種叫人心痛的話。我有點害怕。」

「我真恨爲什麼女子應該嫁人？世界是那麼大，偏偏就該我們做女子的倒楣。天公太平了！」淑華忍不住憤恨地切齒說。

「這並不是什麼天公平不平。這應當歸咎於我們這個不合理的社會制度。」琴若有所感，忽然做出嚴肅的表情，聲音朗朗地說。「我看這是可以改變的。男女本來是一樣的人。我們應當把希望寄託在將來，所以蕙姐，你也要寬寬心才好，那時你底事情或許還有轉機。」

蕙含着深意地擡頭看了琴一眼，眼光中帶了一點驚疑，過後她放棄似地輕輕嘆一口氣苦笑道：「琴妹這話或許有道理，不過我是沒有希望的了。沈進了苦海的人是難得超生的。橫豎我定了心讓這身子隨波飄浮去。」

這時芸揭了門簾進來。她一身新衣服，下面繫着一條紅裙。她在外面剛喝過兩杯酒，她底濃施脂粉的臉上也添了一層紅暈，兩個酒渦更加分明。她突然走進，似乎給這房間帶來了一線光明，一股熱風。她急急走到蕙底面前，異常親熱地問道：「姐姐，你喫飽了？我早就想偷偷跑進來看你的。」

衆人都已經放下了碗，綺霞正俯着身子在絞臉帕。電燈開始在發亮。蕙感動地對芸微微一笑，含糊地低聲答應一句：「飽了。」

淑華在旁邊爽直地說：「芸表姐，你不要相信她。她哪兒喫飽？她只喫了幾口飯！」

芸驚疑地看蕙，她底頰上的紅暈漸漸淡去，那一對酒渦也漸漸消了，她關心地問：「姐姐，真的？」蕙無可如何地點了點頭，把眼光漸漸往下移，似乎不敢去迎接芸底眼光。

「姐姐，你不該這樣糟蹋你底身子，」芸假着蕙坐下，痛惜地責備道。

蕙努力動動嘴，她想笑，但沒有笑出來，卻無力地嘆了一口氣，頹唐地說：「二妹，你想我怎麼把飯噁得下去我底心……」她噁住了下面的話，把頭埋下去，一隻手隨意地翻弄着衣角。

芸心裏一陣難過，她沈默着不說什麼。淑華看見這情形，倒有點後悔不該冒失地說了那句話，倒反引起她們底哀愁。她害怕這沈默，也厭煩這沈默，她使勸慰似地說：「其實蕙表姐也不必過於悲觀。我想表姐夫不見得就像別人所說的那樣。」

蕙把頭埋得更深，芸不掉動一下臉，好像不會聽見淑華底話似的。淑英嗔怪地瞅了淑華一眼，琴也驚訝地看淑華，她們底眼光彷彿在說：「爲什麼要提到他？」淑華覺得失言，不好意思，便不作聲了。琴看見淑華底受窘的表情，要打破這沈悶的空氣替淑華解圍，便問芸道：「芸妹，外面客人還有多少？席上鬧不鬧？」

「鬆鬆的坐了兩桌，也沒有人喫酒，都很客氣，」芸驚覺似地動一下頭，望着琴答道。她略略皺一下眉頭，又說：「在那兒陪客，真受罪。還不如和你們一起在這兒喫飯好。外客廳裏的男客鬧酒鬧得很厲害。」她說到這裏便站起來自語道：「我該走了，不然媽會喊人來催我去的。」她又依戀地看了看蕙，說一聲：「姐姐，我去了，」便匆匆走出房門。綺霞也跟了她出去。

薰擡起頭如夢如癡地望着芸底背影，不覺祝禱似地自語道：「但願二妹將來不要像我這樣才好。」

淑英聽見這話，心裏一驚，她覺得這話像是對她說的。她底眼前現出一個暗影，她費了一些功夫才把牠驅散了。但她還不能使自已底心境十分平靜，她還要思想將來的一些事情。她愈想愈覺前途困難，希望甚少。她找不到出路，就癡呆似地陷落進了沈思裏面。

這時電燈已經大亮，外面更是燈燭輝煌，人聲嘈雜。衆人默然相對，顯得房裏十分淒涼。一兩層板壁竟然隔出了兩個世界。淑華不能忍耐了，她要找幾句話來打破沈悶的空氣。她隨便談一些閒話，衆人都不帶多大興趣地應答着。琴曾談到將來的希望，但薰似乎就懼怕着將來。後來話題轉入到「過去」。一些愉快的回憶漸漸地改變了這房裏的空氣。淑英和薰底注意都被這話題吸引了去。她們把心事暫時封閉在心底，讓回憶將她們帶到較幸福的環境裏去。

她們談了好一會，大家都感到興趣，外面喧嘩的人聲也不會攪亂她們底注意。這時綺霞忽然忽忽忙忙地走進房來，對淑英說：「二小姐，三太太喊你快去，轎子就提上來了，三太太在等你。」淑英答應一聲連忙站起來。綺霞到牀前把摺好了的裙子打開提着遞給淑英。淑英接過裙子繫上了。她和薰告辭，衆人都站起來送她。琴也說要回去。薰看了看琴，依戀地說：「你也要走？爲什麼一說走兩個都要

走」蕙底話還未說完，芸又慌慌張張地走進來，她並不坐下就催促淑英道：「二表妹，喊你快去。在等你。」淑英匆匆和蕙說了兩句話，又向琴打一個招呼便跟着芸出去了。

外面人聲更嘈雜。似乎許多乘轎子擁擠在天井裏。有人在叫「××太太底轎子提上來。」轎夫在答應，轎子在移動。一乘，兩乘轎子出去了。另外的又擠上去。琴溫和地對蕙一笑，想拿這笑來安慰蕙。琴說：「橫豎明天下午我還要來的。明天上午我有課，而且媽今天又沒有在這兒喫飯，我怕她會就心，我還是早點回去好。她說畢便回頭吩咐綺霞道：「綺霞，你去看張升來了沒有，喊他把轎子提上來。」綺霞答應了一聲「是」，卻仍舊站在旁邊不走，等候蕙底決定。然而蕙不再挽留了，她放棄似地說：「也好，」過後又央求琴道：「你明天要早點來。」綺霞聽見這樣的話也不再問什麼便往外走了。琴走時，淑英已經跟着張氏走了。外客廳裏沒有燈光。大廳上也還清靜。賀客差不多走光了。覺新後來也回家的。只有周氏和淑華（還有綺霞）留在周家睡覺。芸底房間讓了給周氏，她臨時在蕙底房裏安置了牀鋪，她和淑華同睡在那裏，說是「陪伴姐姐。」

第二天衆人從早晨就忙碌着。周氏來給蕙「開臉」，她一面用絲線仔細地絞拔着蕙底臉上和頸上的韃毛，一面絮絮地和蕙講一些到人家去做媳婦的禮節。蕙默默地任周氏給她開了臉，她感到輕微的疼痛，她也感到處女的羞慚。她不說一句話。她橫了心腸閉起眼睛任別人對她做着一切行動。

這一天她底臉上總是帶着愁容。琴和淑英、淑貞在下午來了以後也不會給她帶來快樂。晚上她們幾姊妹在一起喫飯，仍在蕙底房裏。這好像是送別宴，在席上大家都沒有笑容。連樂天派的淑華和相信着「將來」的琴也都落了眼淚。蕙落淚的次數少，但她那憔悴而悽慘的面容使人見了更心酸。

客人去了以後，蕙底房間又落在冷靜裏，淑華和芸被喚到周老太太房裏做事情去了。陳氏便到蕙底房裏，那母親懷着依戀的心情來和她辛辛苦苦養育了二十年的女兒告別。母親說了許多話。女兒垂了頭唯唯地應着。母親底話語是很坦白的，在這房裏又沒有第三個人來聽她們講話。母親諄諄地囑咐女兒到了鄭家以後應該如何地行爲，她又把做媳婦的禮節教給女兒。這一層周氏已經對蕙講過了，和她此刻所講的也差不多。陳氏反覆地講着一些事情，她底聲音漸漸變成了嗚咽。蕙驚訝而悲痛地微微擡起頭看她，蕙底臉上滿是淚痕。陳氏看見這張臉，覺得一陣難受，再也忍耐不住，迸出哭聲訴苦道：「蕙兒，我實在對不起你。我讓你到鄭家去，我怎麼放心得下。都是你爹心腸硬，害了你。這門親事我原是不答應的……」陳氏再也說不下去，就像一個受了委屈的膽怯的孩子似地低聲抽泣起來，一面用手帕頻頻揩拭眼睛。

本來是由母親來勸慰女兒，現在反而由女兒來勸慰母親了。蕙看見母親這一哭，倒反而止了悲，她勉強做出平靜的調子對母親說：「媽，你不要傷心。這都是命。我底命是這樣，怪不得你。我到鄭家去

也可以過日子的……」蕙雖然極力使語調成爲平靜，但聲音裏仍還帶着嘆息。她底眼睛乾了，可是淚珠不住地往心裏淌。

「但願能够這樣就好了……」陳氏也止了淚但仍帶悲聲地說。她們母女默然對坐了一會。陳氏漸漸地恢復了原來的鎮靜的態度，她又說了幾句安慰蕙的話，才沒精打彩地走出房去。

這晚上蕙整夜沒有閉眼。母親底一番話攪亂了她底心。對過去的留戀和對未來的恐懼輪流來折磨她。她想起前前後後的許多事情，愈想愈覺得傷心。她用被頭蒙着嘴低聲哭着，不敢讓睡在她房裏另一張牀上的淑華和芸兩人聽見。她一直哭到天明。

天一亮，這公館裏就響起了人聲。人們漸漸地活動起來。這一天是正日子，他們應該比前一兩天更忙碌。蕙早早地起來，她不說話，不笑，順從地讓人給她化妝，任人擺佈，她完全像一個沒有感覺的木偶。她底父親周伯濤很早就起來了。他從這房間走到那房間，帶着焦急的表情在各處走。僕人們不時來找他，向他報告一些事情，或者向他要這樣那樣的東西。派定押送花轎的僕人中有一個突然生了病，須得臨時找人代替。女眷們又發覺缺少了什麼東西，要和他商量即刻添置。周伯濤不能够從容地應付這些事情，他心裏很煩躁。他看見枚少爺穿着寬大的長袍馬褂，緩慢地走來走去，做不出一點事情，他更加氣惱，便順口罵了一句「不中用的東西！」後來他實在熬不住，便差人去請覺新。僕人還未



動身，覺新就來了。周伯濤看見覺新，心裏非常高興，他馬上迎着覺新，要覺新來調度一切。他們忙了一個上午。大家聚在左廂房裏圍着一張圓桌，匆忙地喫了午飯，不能忍耐地等候新郎來迎親。

琴和淑英先後來了，她們比新郎來得早，她們要陪伴蕙到她上花轎的時候。

下午一點鐘光景，新郎坐着拱杆轎來了，轎夫吆喝地把轎子放下，鄭家僕人遞上了帖子，由周家僕人進去通報，裏面說一聲「請」。新郎垂着雙手拘謹地從中門走進來，由覺新招待他，到了堂屋裏面，向周家祖宗神主行了禮，然後由覺新陪着送了出去。周家底人男男女女都躲在各個房間裏由門縫和窗口偷偷張望新郎。那是一個身材短小的青年，雖然是一樣地兩肩斜掛着花紅，頭戴着插了一對金花的博士帽，但這人容貌顯得有點滑稽可笑。尤其惹人注目的是他那一張特別寬大的四方臉，低低地安放在窄狹的肩上，從後面看去好像他就沒有頸項似的。面目還算端正，然而一嘴的牙齒突出來，嘴唇皮完全包不住。

蕙在母親底房裏低聲哭泣，淑英們在旁邊勸慰她。淑英不去看新郎底相貌。芸和淑華都去偷看了。琴也去看了一眼。那面孔給了琴一個憎厭的感覺，使芸底臉上現出痛苦底表情，叫淑華忍不住怨憤地發出一個低微的聲音。

新郎剛走出中門，就有一些人暗暗地發出不滿的評語。每個人都替蕙叫屈，都爲了蕙底不幸的

命運嘆息。周老太太和她底兩個媳婦（陳氏和徐氏）一個女兒（周氏），其中尤其是蕙底母親，非常失望，覺得心冷了半截，好像落進冰窖裏面似的；她們只得暗暗地責備蕙底父親瞎了眼睛，選了這樣的人做女婿。她們愛憐地看了看那個掩面哀哭的蕙，心裏非常難受。但她們這時已經沒有遲疑底餘裕了。她們應該作打發蕙進花轎的準備了。

覺新送走了新郎以後回來，周伯濤迎着他。他忍住心痛和他底舅父說了幾句話，他看見周伯濤底臉上依舊帶着平靜的笑容，他對這個中年人起了反感。他不能忍耐他底舅父底談話的神氣，便借故離開了周伯濤。他走到堂屋門前，忽然看見枚少爺臉色蒼白地走出來，那病弱的孩子憤憤不平地說道：「大表哥，爹怎麼把姐姐許配給那樣的人？」

「現在已經太晏了，你姐姐真不幸，」覺新慘然答道，他想起蕙以後怎樣和那個人在一起生活的事，心裏就像被幾把刀在慢慢地割，他低低嘆息一聲。

「你聽，姐姐哭得多麼慘！」枚少爺把嘴向他母親底房間那邊一努，恐怖地說。

覺新底臉上起了一個痛苦的拘攣。他還不會說話，另一個聲音在後面響起來代替他回答道：

「女人上花轎時都要這樣哭的！」說這話的人是覺民，他剛才在外面看見了新郎底面貌，他底心裏也充滿着憤懣。他故意說這激厲的話。

「你不懂得，你不懂得！」覺新忽然搖搖頭氣惱地對覺民說。

外面鑼聲、唢吶聲大作，一羣人前呼後擁地把花轎擡進了大門。覺新便皺着眉頭進了堂屋。房裏，堂屋裏的人立刻忙亂起來。蕙被女眷們擁到堂屋裏面，讓她坐在椅子上，周氏們忙着給她戴鳳冠，穿霞帔。她一面啼哭着，一面任人將她擺佈。花轎已經進了中門，在堂屋門前放下了。轎夫們吆喝地把花轎平擡進堂屋來，剩了後半身在外面。現在是新娘上轎的時候了。人們叫了枚少爺來把蕙抱持上轎。蕙啼啼哭哭地掙扎着，不肯上轎，枚少爺又沒有一點氣力，還是覺新來幫忙。又有女眷們來扶持。蕙掙扎了一會，一支珠花從頭上落下，芸在旁邊拾了起來，但沒有法子再給她戴上。蕙底掙扎使得好幾個人淌了眼淚。她底母親看見這情形便上前去含淚地在她底耳邊說了兩三句話，她才貼貼服服地讓他們把她擁進了花轎。

厚的轎簾放下，轎子被擡起來。一羣人又前呼後擁地把花轎擁出去。這時送親的男女客底轎子已經先走，花轎緩慢地出了周家底大門。陪嫁的楊嫂換上新衣坐了小轎跟着花轎到鄭家去了。

衆人癡癡地站在堂屋裏望着花轎出了中門，從那緊緊封閉着的花轎裏還透出來蕙底淒慘的啼哭聲，但牠終於被鑼聲和唢吶聲壓倒，而遠遠地去了。蕙底事情算是告了一個段落。好幾個人寬慰似地嘆了一口氣，像把心上的石頭卸下去了一般。年青一代人底心裏還充滿着同情與憤懣。琴和覺

民開始在談論這事情，他們站在右上房底窗下談話，淑華和芸也加入，淑英只是站在旁邊靜靜聽着。枚少爺也到那裏去聽他們說話，但是他聽不進去。他等一會就要到鄭家去，而且還要留在那裏坐席。那一個陌生的地方，那許多陌生的客人，那些繁重的禮節，他又是以一個特殊的資格去的——想起來也够使他受窘了。雖然決定了覺新和他同去，但是對於他那種種的麻煩不會減輕多少。他耽心着他懼怕着。他很激動，他焦急地挨着時刻。他惶恐不安地走去問覺新什麼時候到鄭家去。

聚在堂屋裏的人漸漸地散去了，覺新獨自走下石階，他底耳邊還響着蕙底哭聲。他瞭解蕙底心情，不但瞭解，而且他充分地同情她。他看見那淒慘的掙扎，就想到一個可愛的生命底被摧殘，他不能記起梅和瑞珏底慘痛的結局，他又想到自己過去所經歷的那些痛苦的歲月。一重一重的黑影全來壓在他底心上。他有些熬不住了。他也想掙扎。但是那張瓜子臉帶着絕望地求助的表情在他底眼前晃來晃去。那面龐是他所熟習的，是他所寶貴的。從那張不大不小的紅唇裏曾經說出那些使他底心因感激而顫動的話；從那含着深情的水汪汪的鳳眼裏他曾經受到那幾瞥關切的注視。這都是他永不能忘記的。在他失去了他所寶貴的一切，只剩下一顆脆弱的心的此刻，那個人便是他底生活裏的一盞明燈，那些話語和注視便是他底唯一的慰藉和報酬。那個人對於他是太可寶貴了。他不能夠失掉她，他更不能夠看着她落在一個悲慘的命運裏面，很快地把那可愛的年青的生命來毀滅。他應該

救她，他應該挽回那一切。他應該用最大的努力掙扎——他這樣興奮地想着。然而枚少爺走過來了。

「大表哥，我們就去嗎？」枚少爺着急地問道。臉上帶着憂鬱和焦慮的表情。

「呵，到哪兒去？」覺新好像從夢中驚醒過來一般，他含糊地說。他驚疑地往四周一看，於是恍然明白：一切都完結了，無可挽回了。現在是太遲了。而且是他自己把她送到那個可怕的地方去了，是他自己幫助人把她推到那個悲慘的命運裏去了的。這回是他用了最後一次的努力毀了他底最後一件寶貴的東西，犧牲了他底最後一個親愛的人。他還有什麼話可說呢？他覺得頭發昏，眼前一黑，身子支持不住，力量鬆弛地倒了下去。

「大表哥！大表哥！」枚少爺驚恐地叫起來。他連忙去攙扶覺新。

「什麼事？什麼事？」覺民和周伯濤同時跑來張皇地問。

覺新睜開眼睛茫然一笑，他勉強站起來說道：「我沒有什麼，我有點累，過一會就好了。」

「大哥，你還是回家去休息休息罷，」覺民提議道。周伯濤又是着急，又是抱歉，他也勸覺新回家去休息。覺新起初還不肯答應，還說要陪枚少爺到鄭家去，後來覺得自己十分困乏，實在支持不住，便也不推辭了。

覺新在家裏休息了一天，自己覺得身體完全復原了。到了蕙回門的日子他又到周家去幫忙。覺民本來勸他在家裏多休養幾天不要出街，更不要出去應酬。但他不肯聽從這種話。他很早就到周家去了，而且極力裝出精神很好的樣子。周伯濤在那裏忙得沒有辦法，做事情找不着頭緒，正在發脾氣罵僕人，看見覺新來，氣也平了，把許多事情都交給覺新去辦，自己抽身溜開了。

覺新勉強支持着辦理那些瑣碎的事情。這一天比過禮底日子更熱鬧。客人不斷地來，大廳上擺滿着轎子。覺新也只得跟着周伯濤去應酬一下。他看見枚少爺穿着長袖寬袍拘束地移動腳步，紅着臉作揖打恭的樣子，心裏也有點難過。洋琴底聲音吵鬧地送入他底耳朵，瞎子唱得更起勁了。

蕙終於回來了。他沒有機會和她見面談話。她被姊妹們和別的女眷包圍着。而他也不得不陪鄭家姑少爺談一些無關痛癢的閒話。後來在行禮的時候，外面吹着噴噴，蕙穿着粉紅緞子繡花的衣裙，頭上戴着珍珠流蘇，由伴娘攙扶出來，和新郎立在一起，先拜了祖宗，又拜周老太太、周伯濤夫婦、徐氏、周氏等等，都是行的大禮。後來到了覺新底輪值，他也只得進堂屋去陪着他們跪拜。他和他們斜對着磕了頭。他每次立起時總禁不住要偷偷地看她一眼。她底臉被那下垂的珠串遮蔽了，使他看不見。

她底表情。只有那張特別寬大的四方臉和一嘴突出的牙齒在他底眼前晃動。只有這短短的幾瞥！她就和他分開了。他依舊置身在吵鬧的賀客中間。他雖然和他們不時談笑，但他底心卻總放在一個人底身上。他多看鄭家姑少爺一眼，他便多替蕙毓心而且不平。他心裏非常不舒服。在這人叢中，他連一個可以瞭解他一點，聽他談一兩句真心話的人也找不到。覺民雖然也到周家來過，但這個年青人行過禮後便借故走了。覺新因此更覺得寂寞。

傍晚在席上客人搯拳喝酒十分起勁，覺新也跟着他們喝酒。他一杯一杯地喝下去，不知道節制。他當時只覺喝得痛快，後來席終客人陸續散去後，他才覺得自己有點支持不住了，便告辭回家。他回到家裏剛走進屋還來不及坐下，就張口大吐起來。他吐了一地，何嫂來服侍他睡下，又把他吐的髒東西也打掃乾淨了。

覺新迷迷沈沈地睡了一晚，第二天就不能起牀。他發燒很厲害。周氏很着急，連忙叫人請了醫生來給他看病。他服了藥，睡了十多天，漸漸地好起來。在他底病中周老太太、周伯濤夫婦都來看過他，他們只以為他是爲了蕙底喜事勞碌過度而得病的，所以對他表示大的歉意，並且不時差人送了一些飲食來。芸也來過。她來時，或者琴來時，都由淑英、淑華、淑貞三姊妹陪着在覺新房裏閒談。芸不知道覺新底心事，她還對覺新談了一些關於蕙底事情。他從芸底口裏才略略知道蕙在鄭家的生活情形。

翁姑嚴峻而刻薄；丈夫脾氣古怪，不知道體貼。有一次蕙因為身體不大舒服，沒有出去陪翁姑喫飯，後來就被婆婆教訓一頓。蕙氣得回房裏哭了半天，她底丈夫不但不勸慰，反而責備她小氣。這是跟着蕙陪嫁過去的楊嫂回來敘說的。芸憤慨地轉述着楊嫂底話，她一面抱怨她底伯父，一面氣得淌眼淚。淑英、淑華也替蕙生氣。但她們都只能用話語洩憤，不能夠做任何實際的事情來滅除蕙底痛苦。覺新躺在牀上，他說話不多，然而他把她們底談話全仔細地聽了進去。他苦痛地思索了許久，他如今才開始疑惑起來：他當時是否就只有那一條路可走。他覺得他過去的行爲是有點錯誤了。他那時本可以採取另一種行動的，即使失敗，也不過促成兩個生命底毀滅。而現在兩個人都愈陷愈深地落在泥沼裏面，在滅亡之前還得忍受種種難堪的折磨。這都是他底錯誤。芸說那些話就像在宣告他底罪名。每一句話都打擊在他底心上，使他底心起了一個震動。彷彿有一個爆裂彈似的東西馬上要在他底胸膛裏爆發。但他極力忍耐住不發出一聲呻吟讓別人聽見。因此他底秘密始終不曾被人知道。

蕙從芸底口裏得到覺新生病的消息。她心裏很着急，但表面上依舊裝出平靜的樣子。她不能夠抽身到高家看覺新，後來卻差了楊嫂來探病。楊嫂還帶來一些蕙送給淑英、淑華、淑貞三姊妹的禮物；另外還有筆墨、信紙、書籤等等，是送給覺新和覺民的。那時覺新已經可以下牀了。他躺在牀前一把藤椅上，把楊嫂叫來，絮絮地向她探問蕙底消息。楊嫂底話匣子一旦打開，便不容易收場。覺新巴不得她



說得十分詳細。楊嫂比芸說得多。她把她底憤慨全吐了出來，她甚至用了一些不客氣的字眼形容蕙底翁姑和丈夫。他聽了那些話當時覺得很痛快，但是愈聽下去，他底心便因憂鬱和絕望而痛楚了。

「這樣古怪的人我一輩子都沒有見過。我們老爺真是瞎了眼睛，會看中這樣的子弟。我們老爺真狠心，硬要把好好一朵鮮花丟進污泥裏頭去。連我也氣不過。不是爲了大小姐，我早回家不做了。哪個高興伺候那種人！」楊嫂站在覺新面前愈說愈氣，後來忍不住切齒說道。

覺新忽然變了臉色，他伸手從桌上把蕙送來的書籤拿在手裏，他一面含糊地回答楊嫂，一面看那書籤。那是蕙親手做的，在白綾底子上畫着一支插在燭臺裏的紅燭，燭臺上已經落了一灘燭油，旁邊題着一句詩：「蠟炬成灰淚始乾。」覺新意外地發見這詩句，心裏跳得很厲害，他偷偷地看了楊嫂一眼，楊嫂底面容並沒有什麼變化。他又埋頭去看手裏的書籤。他若有所悟地唸道：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

他又想起了楊嫂先前說的話：「大小姐聽見大少爺病了，很着急。大小姐說大少爺是爲她底喜事忙出病來的，『故所以』她心裏很不安，她恨不得親自過來看大少爺。怎奈姑少爺脾氣古怪，連大小姐回家他不高興。大小姐又不敢和他爭吵。大少爺，你曉得，大小姐素來脾氣好，遇事總讓人，就將就了他，『故所以』喊我過來給大少爺請安，問問大少爺底病體怎樣。」還有：「大小姐受了氣，也

一聲不響，蓬着屋裏沒有人的時候，她就偷偷哭起來，給我碰見過兩次，我勸她，她就說『我橫豎活不久的，早點把眼淚哭乾了，好早點死。』大少爺，你想我還好說什麼話？」

覺新這時被一種強烈的悔恨底感情壓倒了。他明白他自己又鑄了一個大錯。蕙可以說是被他間接害了的。他已經斷送了幾個人底幸福。這些人都他所認為最親愛的，現在都被驅逐到另一個世界裏去了，而且每一次都是由他來做幫兇。蕙應該是那些人中間的最後的一個了。在這一年來他所受到的種種打擊之上，又加了這最後的沈重的一擊。這好像是對於他底犯罪所施的懲罰。如今一切都陷在無可挽回的境地裏，那嚴峻的法律是不容許悔罪的。他當初誤於苟安的思想，一步走錯，就被逼着步步走錯，等着走到懸崖底邊沿，回頭一看，後路變成了茫茫一片白色。他雖然明白了自己底錯誤，也只得縱身跳進無底的深淵裏去。「作揖哲學」和「無抵抗主義」是不能挽救他的。他知道這是十分確定的了。到此時他縱然把自己所最寶貴的一切拿來犧牲，也不能夠改變那結局。他對自己底命運是無可抱怨的。但是對那個溫淑的少女也得着同樣命運的事他卻感到不平、惋惜與悲痛了。他拿着書籤絕望地長嘆一聲，淚水從眼眶裏迸了出來。

淑英也聽見楊嫂底報告。這使她底心裏也起了一個劇烈的震動。她起初的確感到恐怖，她彷彿看見那樣的命運就立在她底面前等待她。然而後來她下了決心了：她決不走蕙底路。其實她早已有

了這樣的決定。琴便是她底這決定底贊助人。雖然她們還沒有商定詳細明確的計畫。但那唯一的路她是認清楚了。的那條路是覺慧指給她，而且以他自己底經歷作了保證。自然有時候她也不免有一點躊躇。可是看見蕙底遭遇以後她卻不能夠再有疑惑了。她把一切的希望都放在那條的路上。她對自己底前途便不再悲觀。她底痛苦倒是來自對別人的同情。因此她很關心地向楊嫂發出一些問話，也很注意地聽楊嫂底回答。不過她底態度比較穩重，她不大說氣憤的話。淑華卻不然。她動氣地抱怨着周伯濤，她也跟着楊嫂責罵蕙底丈夫。她甚至氣得帶了一點坐立不安的樣子。淑貞坐在淑英底旁邊，她很少開口發言，她畏怯地靜聽着別人談話，她不時擡起頭看別人底臉。

淑英聽見覺新唸詩，又聽見他底長嘆聲，她驚疑地掉頭看他，她看見他拿着書籤在垂淚。她起初覺得奇怪，但後來便有點明白了。這使她底心裏更難過。她沒有話安慰他。她站起來伸了手過去柔聲對他說：「大哥，給我看看，」便把書籤從他底手裏接過來，埋着頭去看那上面一行娟秀的字跡。「給我看，」淑華也走了過來，把頭伸過去看捏在淑英底手裏的書籤，她自語似地說道：「這是什麼意思……我不懂。」覺新和淑英都不回答她。楊嫂沒有明白淑華底意思，卻接着解釋道：「這是大小姐親手做的。她自己做，自己畫。不過姑少爺在家的時候她不敢做這些東西。有一回她在做，給姑少爺看見了，就搶了去，大小姐氣得了不得，說了兩三句話，姑少爺就發起脾氣來，大小姐又不敢和他吵架，只

得低頭垂淚……」

「二妹，你們帶楊嫂出去歇歇罷，喊翠環、綺霞陪她到花園裏去耍一會兒也好。」覺新不能撐支持下去，他臉色慘白，疲倦地對淑英說。淑英知道他底心情，也不問什麼話，便答應一聲，邀約着淑華、淑貞一起帶着楊嫂到外面去了。楊嫂正要跨出門檻，覺新忽然喚住她吩咐道：「楊嫂，你走的時候再到我屋裏來一趟。」

楊嫂不等天黑就回鄭家去了，她臨走時果然到覺新底房裏去。覺新仍舊躺在牀前那把籐椅上，他看見她來，臉上略微現了一點喜色，說了一些普通的應酬話，要她轉達給蕙聽。他最後仔細地叮囑道：「楊嫂，你是個很明白事理的人。你們太太相信你，才叫你過去服侍大小姐。如今大小姐境遇很苦，她有時心裏不快活，你要多多勸她。事情到了這樣，可說木已成舟。姑少爺再不好，大小姐也只得忍耐着好好過活下去。或者過幾個月，處久了，就能相安無事也未可知。大小姐一個人有時候悶得很，或者會想不開，你曉得她底性子，你要好好地開導她才是。」他說了這些話，他自己也知道是勉強說出來的，他自己就憎厭這種見解。他還給了楊嫂一點賞錢。

楊嫂聽了那番囑咐，十分感動，她接過賞錢請了安，道謝地稱讚道：「多謝大少爺。大少爺底心腸真好。想得也很周到。其實不勞大少爺操心。我也勸過大小姐，常常把心放寬一點。我會好好地服侍她。」

的。哎，我們大小姐底命真不好。如果我們底枚少爺換了大少爺，大小姐有你這樣一位哥哥，也不會弄到現在這種地步的。」

楊嫂底話是她底真心底吐露。但覺新聽起來，話裏面似乎就含了刺。楊嫂好像故意說反面的話來挖苦他似的。他想：倘使蕙真有一個像他這樣的哥哥，她底遭遇也不會有什麼改變。他並沒有力量把她從那個脾氣古怪的陌生男子底手掌中救出來。這個思想苦惱着他。他頹喪地倒在籐椅上，癡呆地望着楊嫂不再說一句話。楊嫂看見這情形以爲他有點疲倦，便不再停留，告辭走了。

覺新底病痊愈以後，他有一天到周家去。這是他病後第一次出去拜客。他知道那天蕙要回娘家，他希望在那裏遇見她。他去得較早，那時蕙還不會到。他在周家自然得着親切的歡迎。舅父周伯濤出去了。周太太和他底兩位舅母殷勤地款待他。她們向他問長問短。他也爲了她們在他底病中的關懷和餽贈向她們表示謝忱。

過了一會，蕙底轎子到了。蕙見了衆人，一一行了禮。她坐下後便問起覺新底健康。她說她聽見他「欠安」的消息，早就想去高家探病，可是被家裏一些瑣碎事情羈絆着，不能夠出門，因此沒有去看覺新，還請他原諒她。她不會提及差楊嫂問病和送書籤等物的事。但這倒並非故意不提。

覺新早知道她不能出門底真正原因。他聽到「原諒」兩個字心裏忽然一陣疼痛，他偷偷看她

底臉。面容有點改變了，但臉上並沒有光彩。脂粉雖然掩蓋了憔悴的臉色，然而眼角眉尖的憂愁的表情，額上的細微的皺紋卻顯明地映入他底眼裏。同情與愛憐底感情控制着他。他含了深意地正面看她。他即刻又恢復了鎮靜自己的力量。於是他把他底真心隱藏起來。他勉強做出笑容和她們談了一些應酬話。後來牌桌子擺好了，在左廂房裏面。周老太太主張打「五抽心」。覺新和蕙都不得不參加，另外的兩人自然是陳氏和徐氏。芸和枚少爺便立在旁邊看牌。覺新坐在蕙底上手，洗牌的時候他底指尖在桌面上挨到了她底手，他好像觸電似地心裏猛然抖了一下。她很快地把手一縮。他擡頭偷偷地看她。她仍舊低下頭在洗牌，臉上略有一點紅暈，但隱約帶了悵惘的表情。後來輪着覺新「做夢」了，他便立到蕙底身後看她打牌。他看見蕙時時把牌發錯，有點「心不在焉」的樣子。他也不說出來，卻在旁指點她發牌。她默默地聽從他底吩咐。蕙打完了這一圈，她立起來，應該換覺新上場了。覺新不坐下去卻向那個也立在旁邊看牌的芸說：「芸表妹，你坐下替我打兩牌，我就來。」

「大少爺，你到哪兒去？」周老太太驚訝地擡頭問了一句。

「外婆，我不走哪兒去，我手氣不好，才請芸表妹代我打兩牌。」覺新略有點受窘地回答道。周老太太也不再說什麼，芸便在蕙坐過的凳上坐了下來。覺新立在芸底背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看芸起了牌，他又掉過頭看蕙。蕙一個人靜悄悄的立在廂房門口，似乎在看外面的景物。他也走到門口去。他

走到那裏，蕙也不回頭看他，仍舊靜靜地立着。

「蕙表妹，多謝你送的東西，」覺新低聲在後面說。

「做得不好，哪兒值得道謝，」蕙忽然回過臉來，對他淒涼地微微一笑，低聲回答道。她底頭又掉向外面去。

「蕙表妹，事情已經至此，也無法挽回了，」他苦痛地說。她並不答話。他又說：「你該曉得憂能傷人，多愁苦思都沒有好處。我總望你能够放開心，高興地過日子。我也就沒有別的希望了。你多半不會相信我底話，我知道我對不起你。」

蕙把臉掉向牌桌那面看，她看見沒有人注意他們兩個談話，便溫柔地看了覺新一眼，嘆息似地低低說道：「不要再說這種話了，只要你過活得很好，我或者還有高興的時候。可是你底情形又是那樣……」後面的話卻變成了嘆息底餘音而消散了。

覺新感到一陣驚喜。這真心的表白和深切的關懷是他料想不到的，這一來便把他底內心也攪動了。一個希望鼓舞着他。他覺得兩顆心在苦難中漸漸地接近。他似乎伸手便可抓到那一線光明，那一個美夢。那是他所能希望得到的最後一個了；如果失敗，便會給他帶來永久的黑暗。所以他起初本能地奔赴那光明和美夢。他底帶了病容的臉上也現出喜悅底光輝，他激動地說道：「你竟是這麼關

心……？」

她側過臉投了一瞥深情的眼光來，輕輕答了一句：「此外我還有什麼關心的事情？」她底臉上忽然泛起紅暈，她又把臉掉開了。

她底眼光和話語把他更向着希望拉近了。他感動地擡眼去看她。她穿着大小合身的時新的衣服，瘦削苗條的水蛇腰的身子倦慵似地斜倚在門上，一隻膀子略略靠着門框。她似乎也難抑制感情底波動，她底身子微微地顫動着，把那淡淡的脂粉香和少女特有的氣息一陣一陣地送入他底鼻端。這許多日子來被災禍壓倒了的，他這時忽然瞥見光明與美夢，又受了希望底引誘，他底情感便突然爆發，衝破了籬籬，他約束不住，便拋撇一切的顧忌，放任地要去做一件大膽的舉動。但是後面牌聲大響，芸十分歡喜地喚道：「大表哥，快來！快來！我給你和個『三翻』了！」於是覺新底眼前景象即刻大變，光明隱藏，美夢破滅，剩下來的是空虛，過後又漸漸地出現了悔恨與悲痛。他不得不留下一些話未說，一些事情未做，馬上跑到芸那裏去。衆人在數和在付籌碼。芸誇耀地向他講說她怎樣湊成了這副好牌。但是他哪裏聽得進那些話。連攤在芸底面前的十四張雀牌他也沒有看清楚。他腦裏所想的仍是蕙底事情。然而他底突然發生的激情卻又突然消失了。他茫然立在芸底椅子背後，他感到一陣空虛，一陣悵惘。他又掉頭偷偷去看蕙，她依舊寂寞地倚在門上。他不禁又起了愛憐底感情，他還想過去



和她談幾句話，可是他忽然又覺得膽怯，他正在遲疑間，薰卻慢慢地走過這面來。他這時又後悔自己沒有過去以致失卻了和她單獨談話的機會。他看見她默默地坐下去洗牌，後來又強爲歉笑地應酬衆人，他心裏非常難過，他也無心去看她發牌了。他這時只覺得更加愛惜她，而憎厭自己。

他們打了十圈牌，周伯濤還沒有回家。周老太太說不等候他了，便吩咐開飯。衆人正在喫飯，僕人周貴就進來說：姑少爺差人來接大小姐回去。

「這麼今天就來接原說好讓薰兒在家裏住一天。周貴，你喊那個來接的人回去，要他明天晚上再來接！」周老太太不高興地抱怨道。周貴答應一聲走了出去。薰默默地低下頭，飯碗端在手裏，筷子動得很慢，她那食難下咽的樣子是被覺新偷偷看見了的。覺新也不說什麼，心裏卻充滿了難抑制的悲憤。

等一會周貴又走進來惶恐似地說：「姑少爺說有要緊事情，喊大小姐立刻回去。」他知道這兩句話會使周老太太生氣，他硬着頭皮準備來挨罵。

「糊塗東西！你連道理也不懂！你看大小姐飯都沒有喫完，哪個喊你進來說的！」周老太太把筷子一放，果然板着面孔罵起來。周貴立在門口，接連答應着「是」。他不敢走開，只得筆挺地站着，等候周老太太底吩咐。

「大小小姐是我底孫女，是憑媒嫁過去的，又不是我賣給他鄭家的！周貴，你去把來接的人打發走，說我把大小小姐留下了，明天晚上會差人送大小小姐回去，請姑少爺放心，不要再派人來接了。」周老太太帶怒地繼續吩咐道。

「是」「是」周貴依舊唯唯應着，卻又不即刻走出去。

「我從沒有見過這樣不講道理的人，」周老太太依舊氣憤地自語道。她看見周貴還站在房裏便厲聲責斥道：「周貴，你還站在這兒做什麼？」

周貴喫驚地答應一聲，慌忙地走出去了。

等一會周貴又走進來結結巴巴地報告道：「老太太，鄭家來的人不肯走，說姑少爺吩咐過要大小小姐一定回去。大小小姐不回去，姑少爺要發脾氣的。」

「婆，還是讓我回去罷，」蕙推開椅子站起來，嗚咽地說。

「蕙兒，你不要走！你婆索性留你多住幾天再回去，看你姑少爺敢把你怎樣？」周老太太氣得半晌說不出話來，過後才帶着憤慨地安慰蕙道。蕙一聲不響，卻掩面抽泣起來。

芸連忙走過去，在蕙底耳邊柔聲勸慰道：「姐姐，你不要傷心，有婆給你作主……」

蕙底母親陳氏在旁邊快要淌淚了，她這時便忍住悲痛，溫和地對周老太太說：「媽，還是讓蕙兒

回去罷。她究竟是鄭家底人，凡事少不得要將就她姑少爺一點。我們多留她耍一陣，她回去又會受她姑少爺底氣。」

周老太太顫巍巍地立起來，走到一把沙發前面坐下去，她底臉色也變青了。她聽見陳氏底話，覺得也有道理，但因此更加添了她底憤慨，她氣惱地說：「真是個橫不講理的人！蕙兒在我們家裏嬌養慣了，卻送到那種人家去受罪，我真不甘心！他會發脾氣，難道我不會？周貴，你去給那個人說，我不放大小姐走，姑少爺不答應，喊他親自來接。看他自己來有什麼話說！我要留大小姐多住兩天，哪個敢說個『不』字！」

陳氏和徐氏看見周老太太這樣生氣便不作聲了。蕙忽然奔到周老太太面前，要說什麼話，但口一張開，就忍不住拉了周老太太底膀子低聲哭起來。周老太太也傷感地淌了眼淚接連說：「我苦命的蕙兒。」

周貴起先唯唯地應了兩聲，遲疑地站了片刻，看見這情形，知道周老太太一時沒有另外的話吩咐，他正要走出去，卻被覺新喚住了。覺新到這時才把他底紛亂的思想理出一個頭緒，又鎮壓了他底心裏的痛楚，他走過去低聲囑咐，把蕙勸好拉開，然後勉強做出溫和的聲音對周老太太說：「外婆，我看還是讓蕙表妹回去罷。如今生米已經煮成了熟米飯，除了將就鄭家外也沒有別的法子。我們和

鄭家鬧脾氣。結果還是蕙表妹受氣。人已經嫁過去了，在他底家裏，有什麼苦楚，我們也管不到。爲了蕙表妹日後生活着想，我們還是姑且和鄭家敷衍的好。請外婆不要動氣，不然更苦了蕙表妹。」他居然一口氣說完了這些話，他想不到自己會有這樣大的勇氣。現在連周老太太也說要把蕙留下，倒是他反而主張蕙順從地回到那個她視作苦海的鄭家去。他自己最憎恨那樣的事情，他自己暗暗地把蕙看作他底最後一個親愛的人，可是如今他卻出來幫助那樣的事情實現，把那個人送去受命運底折磨。他自己覺得他底主張是有理由的，目前就只有這樣的一條路，而同時這理由、這路又給他帶來更大的痛苦。他又一次做了自己最不願意做的事情。

「媽，大少爺底話也很有理，你就放蕙兒回去罷。現在也真沒有別的法子。何況以後日子還長。說不定他們小夫妻以後會和好起來的。」陳氏暗暗地揉了揉眼睛，便順着覺新底口氣向周老太太央求道。徐氏也附和地說了兩三句話。

周老太太沈吟半晌，後來才嘆息一聲，放棄似地說：「你們以爲我不懂規矩嗎？也罷，我也不留蕙兒了。」她吩咐僕人道：「周貴，你去喊人把轎子提上來！」

房裏靜無人聲。周老太太板起面孔坐在沙發上。蕙已經停止哭泣，她把身子立正，摸出手帕在揩拭眼淚。周貴像犯人遇赦似地連忙走出去了。又過了片刻周老太太用溫和的眼光憐惜地看蕙，忍不

住悲聲說道：「可憐的蕙兒，叫我怎麼忍心放你回去？我們都在這兒過得好好的，卻喊你孤零零一個人去受罪。這就是生女兒的結果，好不叫人灰心。蕙兒，你處處要小心，自己要曉得保養身體，我們如今管顧不到你了。」芸忍耐不住在旁邊哭了。徐氏看見這情形連忙過去囑咐芸道：「芸兒，你哭什麼？不過這一點小事情，你不要惹你婆傷心。」陳氏聽見芸底哭聲不覺也落下幾滴眼淚。

蕙本已止了淚，這時聽見周老太太底一番話，觸動了前情，覺得一陣心酸，又將眼淚淌了出來。她滿臉淚痕地望着周老太太說：「婆，你不要耽心，我在那邊處處小心，也不會受罪的。我以後會常常回來看你同媽……」她想做出一個笑容，可是不但沒有成功，反而連下面的話也被悲痛阻塞在咽喉裏面。她掙扎了一會猝然說出一句：「我去穿裙子去，」便忽忽轉身走了。

蕙再進這廂房裏來時，轎子已經放在天井裏等候她。她向周老太太們請了安，又向覺新拜了拜。覺新一面作揖答禮，一面依戀地邀請道：「蕙表妹，你哪一天到我們家裏來耍？二妹、三妹她們都很想念你。」

蕙苦澀地一笑，過後又蹙眉地說：「我也很想念她們。可是今天的情形你是看見的。什麼事我都不能作主。大表哥，你回去替我問她們好，還有琴妹……」她不再說下去，便轉身向芸和枚少爺拜過了，走出房間上轎去。

轎子走出了中門，周貴去把中門關上。天井裏只有靜寂；衆人底心裏只有空虛。他們回到房裏以後，周老太太一個人儘管嘮嘮叨叨地抱怨蕙底父親，別人都不敢答話。覺新坐了一會實在忍受不住，便告辭走了。

覺新坐在轎內，思緒起伏得厲害，他愈想愈覺得人生無味，但又想不到一條出路。他回到家裏，下了轎，進了拐門，走過覺民房間底窗下，正遇見淑英、淑華姊妹拿着書從房裏出來，他知道她們讀完英文課了。淑英先喚了一聲「大哥」。

「二妹，三妹，蕙表姐給你們問好，」覺新忍住悲痛地說。

「你看見蕙表姐了她怎樣還好罷？」淑英驚喜地問道。

「她哪兒會好？不要提了，」覺新憤慨地答道。

「你說給我們聽，她究竟怎樣？」淑英、淑華兩人纏着覺新不肯放，要他把蕙底情形詳細地告訴她們。

「好，我說，我說。你們不要性急，到我房裏去說，」覺新後來只得這樣應允了。

「說什麼？大哥有什麼好聽的新聞？」覺民底聲音突然響起來。他和劍雲正從房裏走出，聽見覺新底話便順口問道。

「大哥今天看見了蕙表姐，」淑華高興地對覺民說。

「我們也去聽罷，」覺民側頭對劍雲說。劍雲也點頭說好。

衆人進了覺新底房間坐下以後，何嫂端出了茶。覺新喝着茶，一面把這天在周家看見的情形詳細地敘述出來。他愈往後說，愈動了感情，眼裏包着一腔淚水，使眼光漸成模糊，他也不去揩拭。

劍雲默默地坐在角落裏，他不時偷偷去看淑英，淑英在凝神深思，她底表情慢慢地變化着，恐怖和焦慮底表情又在她底臉上出現。她微微咬着嘴唇，卻不說一句話。

「世界上會有這種事情！真氣人！蕙表姐也太懦弱，怕他做什麼？」淑華惱怒地說。

「世界上這種事情多得很，不過你沒有看見罷了，」覺民故意嘲笑地說。

「我說以後就索性把蕙表姐留下，再不讓她到鄭家去，等他來接十次百次，都給他一個不理，看他有什麼法子！蕙表姐究竟是周家底人！」淑華昂着頭起勁地說。她氣憤地望着覺新，好像她在和他爭辯一般。

覺新苦澀地責備淑華道：「你真在說小孩子話。蕙表姐如今是鄭家底人了。」

「鄭家底人說得容易！蕙表姐明明在周家養大的，」淑華還是不服，她固執地爭辯道。

「你說這種話又有什麼用？人已經嫁過去了，你將來就會明白的。你不要說大話，難保你就不會

嫁一個像表姐夫那樣的姑少爺。」覺新看見淑華說話不顧事實，他有點討厭，便故意用這種話來激惱她。他自己並不擁護現在的婚姻制度，（因為他自己受過害了，）他說上面的話正表示對那制度的反抗，他希望把自己底憤怒傳染給別的人，激起別的人來說一些他頗想說而又不敢說的攻擊那制度的話語。

「大哥，」淑英忽然失聲喚道，她帶着責備的眼光望着覺新不讓他說下去，她卻苦痛地低聲說：「你也說這種話？」

「我才不怕別人兇，我也可以兇。我也是一個人，決不給別人欺負！」淑華氣得紅臉大聲分辯道。「說得好！」覺民在旁邊稱讚道。

覺新聽見淑英底話，他立刻想起了這個少女底處境的確一個像蕙有的那樣的命運在前面等候她，現在的蕙便是她將來的影子。那命運底威脅是很大的。但是她和蕙不同，她還努力在作那絕望的掙扎，她底手邊的英文課本便是她不甘滅亡的證據。然而結果她能够逃避掉滅亡嗎？他不敢多想。在看見蕙墮入深淵以後他沒有勇氣來看淑英底那樣的結局了。那結局並不遠，而且也許又輪着他來把淑英送到那裏去。不過淑英還在設法逃避。他想她應該逃避。但是她多半會失敗的。

「大哥，我給你說幾句正經話，蕙表姐夫底事情固然已經無法挽回了。但是二妹底事情我們還可



以挽救。三爸近來的脾氣你也見到了，他不會顧惜二妹的。二妹是個有志氣的女子，你應該給她幫點忙，我們都應該給她幫忙。」覺民忽然做出莊重的面容，用沈重的聲音說。

我們應該給她幫忙——覺新接着想下去。覺民底話來得正湊巧。好像一個外來的力量把覺新底紛亂的思緒一下子就理清了。他覺得幾對眼睛急切地望着他，等候他底回答。尤其是覺民底逼似的眼光使他底思想無處躲閃，而淑英底求助似的眼晴水汪汪地引起了他底憐惜。雖然他始終覺得自己並沒有一點力量，但他也下了一個決心：他不要讓淑英做第二個蕙。於是他用穩重的語調答道：「只要二妹打定主意，我總之盡力幫忙就是了，事情以後可以慢慢商量，不過你們說話做事都要謹慎一點。」

在這些日子裏，覺民算是最幸福的，覺新和淑英們底苦惱他分擔去的並不多。琴和利羣週報社底事情更牽繫住他底心。他從琴那裏得到的是溫柔、安慰與鼓舞。利羣週報社底事情進行得很順利。週報按期出版，銷數也逐期增加，他每星期二下午照例去參加編輯會議，翻閱一些稿件，有時也帶去自己底文章。琴有時出席，有時不能到，便請他做代表。他辦事很負責，因為他看見別的同伴都抱着自己犧牲的精神來做這公共的事情。社裏的基金漸漸充裕了，只要稿件多，他們便可以將週報底篇幅增加半張，新社員時有加入，表示同情的信函差不多每天都有，還有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也寫了傾慕的信來。這一切在年青人底熱情上點燃了火。每個青年都沈溺在樂觀的幻夢裏。他們常常聚在一起，多少帶一點誇張地談到未來的勝利。那些直率的心裏充滿了快樂。這快樂又給他們增添了一些憧憬。恰恰在這時候，方繼舜從外縣一個朋友那裏得到一本描寫未來社會的小說極樂地，和一本叫做一夕談的小冊。他當着至寶地把牠們借給別的朋友讀過了。極樂地中關於理想世界的美麗的描寫和一夕談中關於社會變革的反覆的解說給了這羣年青人一個很深的印象。同時覺慧又從上海寄來一些同樣性質的書報如實社自由錄、進化雜誌、自由雜誌、真理叢刊、少年、伏虎集、夜未央等。

等，都是在書店裏買不到的。在這些刊物和小冊底封面上常常印着「天下第一樂事無過於雪夜閉門讀禁書」一類的警句。的確這些熱情的青年是閉了門用顫動的心來誦讀牠們的。他們聚精會神一字一字地讀着，他們底靈魂也被那些帶煽動性的文句吸引去了。對於他們再沒有一種理論是這麼明顯、這麼合理、這麼雄辯。在極樂地和一夕談留下的印象上又加蓋了這無數的烙印。這些年青的心很快地就完全被征服了。他們不再有一點疑惑。他們相信着將來的正義，而且預備着爲這正義犧牲。夜未央更給他們打開了一個新的眼界，在這劇本裏活動的是另一個國度的青年，年紀和他們底差不多，但已經抱了自己犧牲的決心去參加爲人民求自由謀幸福的鬪爭。那些年青人底思想和行爲卻是那麼忠誠、那麼慷慨、那麼英勇！這便是他們底夢景中的英雄，他們應該模倣的榜樣。

他們一天一天地研究這種理論，誦讀這種書報，他們聚在社裏閒談的時候也常常發表各人底意見來加以討論。不久他們就不能以「閉門讀禁書」的事情爲滿足了。週報社底工作他們也嫌太遲緩。他們需要更嚴肅的活動來散發他們底熱情，需要更明顯的事實來證實他們底理想。他們自己是缺乏經驗的。他們便寫信給上海、北京兩處的社會主義和安那其主義的團體。在這省底某個商埠裏也有一個安那其主義的祕密團體，就是出版一夕談的適社。方繼舜輾轉地打聽到了適社底通信處，他們也給適社寫了信去。回信很快地來了。信封上蓋着美以美教會底圖章，把收件人寫作黃存仁。

教士裏面除了實社總書記署名的信函外還附得有一本叫做適社的旨趣和組織大綱的小冊。那意見和組織正是他們朝夕夢想的。讀了這小冊以後他們再也不能安靜地等待下去了。他們也要組織一個這樣的祕密團體，而且渴望做一點祕密工作。方繼舜是他們中間最熱心的一個，他被推舉來起草宣言。這自然不是什麼困難的事，他有適社小冊和雜誌上刊載的宣言做藍本。宣言寫成，他們便約定在黃存仁底家裏開會商議團體成立的事情。

覺民一天喫過晚飯，打算到琴底家去。他走到大廳上，看門老頭子徐炳正從外面走進二門來。徐炳看見他，便報告道：「二少爺，外面有一個姓張的學生找你。他不肯進來，在大門口等着，要你就去。」

「好，」覺民答應一聲，他想大概是張惠如來找他到週報社去。他到了外面才看見張惠如底兄弟張還如穿着高師學生底制服，手裏捏了一把洋傘，低着頭在大門口石板地上踱來踱去。他跨過門檻喚了一聲「還如！」

張還如驚喜地擡起頭來，簡短地說：「覺民，我們到存仁家裏開會去。」聲音不高，說話底神氣也很嚴肅。

「繼舜他們都在嗎？」覺民知道是爲了什麼事情開會，但他還順口問道。

「在的，」張還如點頭說，臉上仍帶着嚴肅的表情。

覺民心裏也很激動，他不再問什麼，便和張還如一起走了。

黃存仁住在一條僻靜的街道上。那房屋是覺民十分熟習的。他去年還在那裏住過一些時候。但這次到黃存仁底家去，他卻懷着非常緊張的心情，好像在那裏有什麼驚人的重大事情在等候他。他從沒有參加過秘密會議。他看過幾部描寫俄國虛無黨人底活動的小說，如飛將軍、曇花夢之類，就儘量地煊染了秘密會議底恐怖而神祕的雰圍氣。這在他底腦裏留下一個頗深的印象。因此這時他不禁想起了那幾部小說裏作者所用力描繪的一些激動人的場面。張還如又不肯走直路，故意東彎西拐，使他聽了不少單調的狗叫聲，最後才到了黃存仁底家。

這是一個小小的院子，門牆上的油漆開始脫落了，一株枇杷樹露到矮的垣牆外來。他們不用看門人去通報，便昂然進去。黃存仁底書房在客廳旁邊。他們進了那書房，屋子裏已經有了四個人，方繼舜、張惠如、陳遲都來了。覺民看見那些親切而帶緊張的面孔，不覺感動地一笑。

開會的時候，黃存仁把房門關閉着，他站在門後，一面聽別人談話，一面注意着外面的響動。第一個發言的是方繼舜，他用低沈的聲音說明了這次會議底意義，然後爲他所起草的宣言底內容解釋，這宣言，黃存仁諸人已經讀過了，只有張還如和覺民兩個不曾見到，覺民便從方繼舜底手裏接過來，仔細地看了一遍，就交給張還如。這宣言比適社底小冊簡短許多，但裏面仍有不少帶煽動性的話語。

和對現社會制度的猛烈的攻擊，而且關於組織底分部和工作等項也很詳細。方繼舜謙遜地說，他一個人底思想也許欠週密，希望別人把這宣言加以修改。覺民只覺得這宣言「寫得好」，他卻不曾注意到牠寫得很誇張。不過他疑惑自己擔任不了那些艱巨的工作，他又疑惑他自己還缺乏做一個那樣的祕密社員所需要的能力和決心。覺民便表示了一點自己底意見，他以為工作範圍太大，如設立印刷所等等目前都辦不到；部也分得太多，如婦女部、學生部、工人部、農人部、實行部等等大都等於虛設，社員只有這幾個，各部底負責人也難分派；宣言措辭過於激烈，一旦發表，恐怕會失掉許多溫和分子底同情。方繼舜沈毅地把這些質疑一一加以解答了，他仍然堅持着原來的主張。覺民對這解答並不滿意，不過他應該讓張惠如、黃存仁他們發表意見。他們底意見有一部分和覺民底相同，但也贊成方繼舜底一部分的主張。

「我們目前固然人數少。然而以後會漸漸多起來的。那時候我們底工作範圍就要擴大了。我們底組織大綱到那時也適用。組織大綱本來應該有長久性的。我們組織這個團體不是爲了做點大工作還爲什麼？原本因爲覺得單做利羣週報社底事情有點單調，不能滿足我們底要求，才另外組織這個團體……」方繼舜很有把握地用堅決的口吻說。他以後還說了一些話。他吐字很清楚，差不多沒有一點餘音。他沈着臉，態度很認真。

黃存仁、和張還如也說了幾句，陳遲發了一番議論。覺民又說了幾句。後來那宣言終於被通過了，只在分部一項上有一點小的修改，暫時把幾部合併成一個宣傳部，實行部取消。

團體底名稱也議定了，是「均社」二字，方繼舜提出的。他們決定在下星期二開成立會。他們談完均社底事又談了一些翻印小冊子、印發傳單、排演夜未央劇本的計劃。後來方繼舜先走了。到這時候大家底心情才開始寬鬆。覺民和別的人還在黃存仁家隨便笑談了一會。他們又談起上演夜未央的事情，衆人都很興奮。當時便把脚色分配下來：張惠如擔任葛勒高，黃存仁擔任昂東，陳遲擔任安娥，張還如擔任蘇斐亞。覺民對這事情也很熱心，但他卻不肯加入做演員。他們派定他做樺西里，他笑着推辭了，不過他們一定不肯把他放過。他後來也不再堅持。他們又派定方繼舜做黨大樂，利羣週報社底一個年青社員汪雍做馬霞。其他的脚色都請週報社社員擔任。這樣決定了以後大家都很高興，臨走時每個人臉上都帶着滿意的笑容。來時那種緊張、嚴肅的表情再也看不見了。

覺民一個人十分激動地走回家裏。他底臉上固然也現過滿意的笑容，但他走到他住的那條冷靜的街道時，那笑容便被一陣溫和的風吹散了。其實這不是風底關係，這由於他底心裏又起了疑惑。的確他底心裏還有不少的疑惑。他並不是一個想到就做的冒失的人。他比較覺慧要穩重許多。他做的一件事情除非是逼不得已，總要想前顧後地思索一番才肯動手。他不肯徒然去冒險，作不必要的犧

牲。他也不願參加他自己並不完全贊成的工作。他有顧慮，他也看重環境。當時在那種使人興奮的環境中，他底熱情佔了上風，他說話和決定事情都不會事先加以考慮。如今他冷靜地一想，就覺得加入均社和演劇的事對於他都不適宜。加入秘密團體，就應該服從嚴厲的紀律，撇棄家庭，甚至完全拋棄個人底幸福。他自己並不預備做到這樣。而且做一個秘密結社底社員，要是發生問題，便會累及家庭，他也不能安心。至於登臺演劇，這一定會引起家族底責難，何況演的又是宣傳革命的劇本。從前他和覺慧兩人擔任了預備在學校裏演的英文劇寶島中的演員，劇本雖然沒有演出，可是他已經聽到四輩不會不知道，更不會不加以非笑和責難的。固然他自己說他並不懼怕他底長輩，但是他也不願因一件小事情就給自己招來麻煩。他愈往下想，愈覺得自己底舉動應該謹慎，他不能夠隨便地答應做任何事情。二更底鑼聲在他底前面響起來，他走到十字路口，更夫一手提燈籠，一手提着鑼，走過他底身邊。鑼聲沈重而莊嚴，好像在警告他一般。他憬然覺醒過來。他下了一個決心。他底決定便是——他第二天去對他們說明：他暫時不加入均社，也不擔任演員，他只能夠做一個同情者，在旁邊給他們幫忙。他這樣決定以後，心裏倒很安靜了。他走進高公館底大門，他覺得自己底決定是很聰明的，他倒爲這個決定感到了欣慰。



大廳上那盞五十支燭光的電燈泡這晚似乎顯得特別陰暗。幾乘轎子驕傲地坐在木架上，黑黝黝地像幾匹巨獸。覺民剛跨進二門走下天井便聽見一個少女底聲音叫道：「五少爺，六少爺，你們再鬧，我去告四老爺去！」

覺民聽得出這是綺霞底聲音。他覺得奇怪，連忙走上石階留神一看，原來覺羣、覺世兩人把綺霞攔在轎子後面一個角落裏，覺羣嬉皮笑臉地拉扯綺霞底衣服，覺世吓吓地把口水吐到她底身上去。綺霞一面避讓，一面嚷，她正窘得沒有辦法，這時看見覺民便像遇到救星一般地驚叫道：「二少爺，你看五少爺、六少爺纏住我胡鬧請你把他們喊住一下。」

覺民把眉頭一皺，嫌厭地看了覺羣、覺世兩眼，不大高興地問道：「你們攔住綺霞做什麼？」

「哪個喊她走路不當心碰到我？她不給我陪禮還要吵。我今天非打她不可！」覺羣得意地露齒說道，兩顆門牙脫落了，那缺口十分光滑。

「哪個扯謊，報應就在眼前！五少爺是你故意來碰我的！我哪兒還敢碰你！我看見你們躲都躲不贏！」綺霞氣惱地分辯道。

「好，你咒我！我不打死你算不得人！六弟，快來幫我打！我們打够了，等媽回來再去告媽！」覺羣咬牙切齒地撲過去抓住綺霞底衣襟就打。覺世也擁上去幫忙。綺霞一面掙扎，一面警告地叫着：「五少

爺，六少爺！

覺民實在看不過，他底怒氣直往上沖，他一把抓住覺羣底膀子，把這十歲的小孩拖開，一面勸阻道：「五弟，放綺霞走罷。」

「我不放！哪個敢放她走！」覺羣固執地嚷道。覺世看見覺羣被覺民拉開了，有點懼怕，便住了手，站在一旁聽候覺羣底吩咐。

覺民看見綺霞還站在角落裏不動，只是茫然望着他，便正色說道：「綺霞，你還不快走！」綺霞經覺民提醒，連忙跑進拐門到裏面去了。覺民怕覺羣會追上去，便捏住覺羣底膀子不放，過了半晌才把手鬆開。

「二哥，你把綺霞放走了！你去把她給我找來！」覺羣等覺民底手一鬆，便轉過身子扭住覺民不肯放，潑賴地不依道：「你給我放走的，我要你賠人！」

「五弟，放我走，我有事情，」覺民捺住怒氣勉強做出溫和的聲音說。

「好，你維護綺霞，欺負我！你還想走綺霞不來，我就不放你走，看你又怎樣！你好不要臉，給丫頭幫忙，」覺羣一面罵着，一面把臉在覺民底身上擦來擦去，把鼻涕和口水都擦在覺民底衣服上了。他還喚覺世道：「六弟，快來給我幫忙！」覺世果然跑了過來。

覺民實在不能忍耐了，他氣憤地把身子一動，想抽出身來，一面動氣地命令道：「你放我走！」就把覺羣底兩隻手向下一擡。覺羣究竟力氣不大，不得不往後退兩步，幾乎跌了一個筋斗。覺民正要往裏面走時，卻被覺羣趕上抓住了。覺羣帶着哭聲說：「好，你打我，我去告大媽去！」但覺羣並不照自己所說到裏面去，卻依舊纏住覺民不放他走。

覺民氣得沒有辦法，他不再去想前顧後地思索了。他大聲教訓道：「說打你就打你，看你以後還怕不怕！」他抓住覺羣，真的伸出手去在覺羣底屁股上打了兩下。他打得並不重，覺羣卻忽然哇哇地大哭起來，一面嚷道：「二哥打我！」一面去咬覺民底手。覺民底手被咬了一口，他覺得一下痛，使用力把覺羣一推，覺羣退開了，就靠着一乘轎子傷心地哭罵着。覺民把自己底衣服整理一下，看了看手上的傷痕，氣略平了一點。他還來不及走進拐門裏面，就看見一乘轎子在大廳上放下了。這是克安底轎子，從裏面走出來的是王氏。

覺羣看見自己底母親回來，知道有了護身符，可以不懼怕覺民了，便故意哭得更加響亮。王氏一下轎，覺世就去報告：「媽，二哥打五哥，把五哥打哭了。」

覺民聽見覺世底話，恐怕會引起王氏底誤會，便走過去對王氏說了幾句辯解的話，把這事情底原委大略地敘述一番。王氏不回答覺民底話。她把眉毛一橫，眼睛一瞪，走到覺羣底面前，一手牽着覺

羣，另一隻手就在覺羣底頰上打下去。她用勁地打着，打得覺羣像殺豬一般地哭喊。覺民在旁邊看見這情形不禁現出一點窘態。他也覺得王氏打得太重了。但他又不便勸阻她。他正在思索有什麼解圍的方法，王氏忽然咬牙切齒地罵覺羣道：「你好好地不在裏面耍，哪個喊你去碰人家？人家丫頭也很高貴。你惹得起嗎？你該挨打！你該挨打！你挨了打悄悄地滾回去就是了。還在大廳上哭什麼？你真是一個不長進的東西。我要把你打死！我生了你，我自己來打死也值得。」王氏又舉起手打覺羣底臉。覺世看見母親生氣，哥哥挨打，覺得事情不妙便偷偷溜走了。覺民聽見王氏底話中有刺，心裏很不高興，但又不便發作，只得把怒氣按捺住，裝做不懂的樣子走進裏面去了。

覺民進了自己底房間，剛剛坐下，就聽見王氏牽了抽泣着的覺羣嘴裏囁哩咕嚕地走過他底窗下。他本想靜下心預備第二天的功課。然而一陣煩躁的感覺把他底心全攪亂了。王氏底白中透黃的瘦面孔在他底眼前一晃一晃地擺動，那兩隻金魚眼含了惡意地瞪着他。她底那幾句話又在他底耳邊擦來擦去。他忍不住自語道：「管她的，我做什麼害怕她！」他把心一橫，埋下頭去看書。可是他底思想依然停滯在那些事情上面。他讀完了一頁書，卻不知道那一頁說些什麼，他讀到下句，就忘了上句。他想：「我是很能够管制自己的。怎麼就爲一件小事情這樣氣惱？我不應該和她一般見識。」他勉強一笑，覺得自己方才有點愚蠢。他以爲自己不會再去想那件事情了，便安心去讀書。他專心地讀了一

頁，可是結果他仍舊不明白那一百底意義，就和不會讀過一樣。他生氣了，便闔了書站起來。王氏底話語馬上又來到他底心頭。他憎厭地把頭一搖。但是方才大廳上的情景又在他底眼前出現了。他煩躁地在房裏走來走去。他底思想也愈走愈遠，許多不愉快的事情都來和他糾纏，他彷彿走入了一個迷宮，不知道什麼地方有出路。

「二哥，二哥！」淑華底聲音突然在房門口響了。淑華張皇地走進來，兩眼驚急地望着他，說了一句：「媽喊你去！一半响接不下去。」

「什麼事情？你這樣着急？」覺民也略略喫驚，但他還能鎮靜下來，哂笑般地问道。

「四嬸牽了五弟來找媽，說你把五弟打傷了，要媽來作主。媽和大哥給五弟擦了藥，賠了不是，她還不肯干休。現在她還在媽屋裏，媽要你就去。」淑華喘着氣斷續地說。

「我打傷五弟？我不過打了他兩下，哪兒會打傷他？」覺民驚疑地說，他還不大相信淑華底話。

「五弟臉都打腫了，你底手也太重一點，又惹出這種是非來。」淑華抱怨道，她覺得事情有點嚴重了，她替覺民擔心，她不知道這事情會弄到什麼樣的結局。

「五弟臉腫了我根本就沒有打他底臉。我們快去看，就會明白的。」覺民有點明瞭了。他想這一定是王氏做好的圈套，便極力壓抑住那漸漸上昇的憤慨，急急走出房去。

覺民進了周氏底房間。他看見周氏坐在書桌前一個凳子上。覺新站在周氏旁邊，背靠了書桌站着。王氏坐在連二櫃前茶几旁邊一把椅子上，覺羣就站在她面前，垂着頭，身子緊緊靠着王氏底膝頭，綺霞畏怯地立在屋角。

「二弟，你看你把五弟打得這樣！你這樣大了，一天還惹事生非！」覺新看見覺民進來便板起面孔責備道。

覺民還來不及回答，王氏便接着對周氏訴苦道：「大嫂，我底兒子裏面只有五兒最聰明，現在被二姪打得成這樣子，萬一有什麼好歹，將來喊我靠哪個？」

「有什麼好歹？挨兩下打，也打不死的，」覺民冷笑道。

「我在和你媽說話，哪個喊你來插嘴！」王氏忽然把金魚眼大大地一睜，厲聲罵道。「你打了人，還有理？」

「我根本就沒有打五弟底臉，是你自己打的！」覺民理直氣壯地頂撞道，他抄着手站在門口。

「老二，你不要說話，」周氏攔阻覺民說；過後又敷衍王氏道：「四弟妹，你不要生氣，有話慢慢商量，說清楚了，喊老二給你賠禮就是了。」她沒有確定的主張，她不便責備覺民，又不好得罪王氏。這事情底是非曲直，她弄不清楚，而且她也無法弄清楚。她看見王氏和覺民各執一詞，不能斷定誰是誰非。

她只希望能够把王氏勸得氣平，又能够叫覺民向王氏賠禮。給王氏一個面子，讓王氏和平地回房去，使這事情早些了結。

「我自己打的你胡說！我怎麼忍心打我自己底兒子？你看，你把五兒打成了這樣子，你還要賴！」  
王氏把手在茶几上一拍，氣沖沖地說道。

「我親眼看見四嬸打的我，我只打五弟兩下屁股，他底臉我挨都沒有挨到，」覺民也生氣地分辯道，他仍舊抄起手，驕傲地昂着頭，沒有一點畏怯的樣子。

「我打的哪個狗打的！」王氏看見覺民態度強硬，而且一口咬定覺羣底臉是她打腫的，周氏和覺新在旁邊觀望着，他們不能够干涉覺民，她覺得事情並不如她所想像的那樣順利了，她着急起來，急不擇言地說。

「好，哪個狗打的，四嬸去問狗好了。我還要回屋去讀書，」覺民冷笑一聲，說了這兩句話，他打算回房去。

「二弟，你不要就走，」覺新連忙阻止道，他底臉色很難看，眼睛裏包了一腔淚水。祈求的眼光從淚花中透出來，他好像要對覺民說：「二弟，你就讓步，給四嬸賠個禮罷。」

覺民轉過身把覺新底眼睛看了一會。他知道那眼光裏包含的意義，他有點憐憫覺新，他常常準

備着對這大哥作一兩次小小的讓步。但是覺新底要求激怒了他，這觸犯了他底正義感，事實究竟是事實。他底手並沒有挨過覺羣底臉頰。覺羣底臉明明是王氏自己打腫的，她卻把責任加到他底身上。他本來願意在家裏過些安靜日子，但是別人卻故意來和他爲難。現在還要他來讓步屈服，承認自己沒有做過的事。這太不公道了。這是他底年青的心所不能夠承認的。憤怒攪動着他底心。失望打擊了他底頭腦。他不能夠再顧及這家庭底和平與幸福了。他如今沒有什麼顧慮，倒覺得自己愈加強健。他橫着心腸，不去理覺新，索性靜靜地在書桌左端的椅子上坐下來，等着王氏說話。

「大嫂，你說怎麼辦？難道五兒就讓你們老二白打了不成？」王氏看見覺民大模大樣地坐上來，心裏更不快活，便不客氣地催問周氏道。

周氏沒有辦法，便回頭對覺民說：「老二，你就向四嬸賠個禮罷，橫豎不過這一點小事情。」

「賠禮？媽倒說得容易。我又沒有做錯事，我做什麼要向人賠禮？」覺民冷笑道。

周氏碰了這個釘子，立刻臉上泛起紅色，她知道覺民不是用話語可以說服的，便低下頭去思索應付王氏的方法。

「好，老二，你這麼大模大樣的，我曉得你現在全不把長輩放在眼睛裏頭。大嫂，你教的好兒子！」王氏板着面孔，半氣憤半挖苦地說。



「不管怎樣，我總沒有誣賴人，」覺民故意冷冷地自語道。

「好，你敢罵我誣賴？」王氏猛然把手在茶几上一拍，站起來，掙紅着臉氣勢汹汹地罵道。

覺民一聲不響地掉頭往四處看，好像沒有聽見王氏底話一般。覺新急得在旁邊咬嘴唇說不出一句話來。

「老二，你少說一句話，好不好？」周氏沈下臉對覺民說，她顯然在敷衍王氏。

「二弟，你和四孀講話，也應該有點禮貌，」覺新順着周氏底口氣也說了責備覺民的話。

王氏聽見周氏和覺新底話，覺得有了一點面子，便大模大樣地坐下去，然後追逼着周氏，要周氏責罰覺民。她說：「大嫂，難道這件事情就這樣了結嗎？你不管教老二，讓我來管教！」

周氏正沒有辦法解圍，巴不得王氏說這句話，她馬上爽快地欠身答道：「好，四弟妹，就請你來管教老二，聽憑你來處置。」

王氏想不到周氏會這樣回答，她沒有提防着，即刻回答不出來。她沈吟半晌，才虛張聲勢地說了一句：「我說應該打一頓。」

「好，就請你打。我做後母的平時不便管教，四弟妹，你來代我管教老二，那是再好沒有的了，」周氏這些時候向王氏說了許多好話，賠了許多不是，心裏慚得不得了。正苦沒有機會發洩，這時看見有

機可乘，便故意說這種話來窘王氏。

王氏是一個老臉皮，她不露一點羞愧的樣子，她也不回答周氏，卻把話題支開，另外警告地對周氏說：「大嫂，五兒現在擦了藥，如果明天還不好，你得請醫生來看。」

「那自然，四弟妹，你還是回去休息罷，老五也應該睡覺了。」周氏看見王氏沒法回答把話題支開，覺得一陣痛快，過後便順着王氏底口氣勸慰道。

「你們什麼事情吵得這樣厲害？」矮小的沈氏忽然揭了門簾進來，她手裏抱着一隻水煙袋，一進屋便問道，其實她已經曉得這事情底原委了。

「五弟妹，你來得正好，你來評個理。」王氏知道在這裏鬧下去不會有什麼結果，覺得沒有趣味，正預備假息旗鼓地回去，現在看見沈氏進來，好像得了一個有力的幫手，便起勁地說。

周氏招呼沈氏坐下。沈氏笑容滿面地對王氏說：「四嫂，什麼事情？我倒要聽你說說。」王氏便把這事情底經過加以煊染，有聲有色地敘述一遍。最後她說：「五弟妹，你說說看，哪個有理。我該不該請大嫂責罰二姪？」

沈氏沈吟半晌，吸了幾口水煙，才幸災樂禍地挑撥道：「四嫂，自然是你有理，不過我看這事情還得讓三哥來處置。最好到三哥那裏去說。本來嘛，大嫂是後娘，不使多管教二少爺。」

「好，二弟，你就跟四嬸一起到三爸那兒去，」覺新看不慣沈氏底那種皮笑肉不笑的神氣，他氣憤地即刻響應道。事實上他也認爲到克明那裏去是解決這事情的最好的方法。

「五弟妹，你這意思不錯，我們就到三哥那兒去，」王氏知道到了克明那裏，她不會喫虧，使得得意地說。但是站在她底膝前的覺羣卻已經睜不開眼睛在那裏偷偷地打盹了。他忽然驚醒似地掉頭對王氏說：「媽，我要回去睡覺了。」這好像在王氏底頭上澆一瓢冷水，王氏生氣地把覺羣一推，大聲罵道：「你這笨豬！人家打了你，你氣還沒有出，就要去睡覺！好好地站起來，跟我到三爸那兒去。」

「我不去，這和三爸沒有一點關係，我做什麼要找三爸？」覺民底這話是回答覺新的。他想起淑英挨罵的事情，對克明非常不高興。而且自從喜兒被克定公然收房作小老婆以後，克明在這公館裏的威望已經減去不少。覺民從前多少還有過一點對克明的尊敬，如今也讓他消滅了。他不相信克明能夠給他公道。而且他已經明白在這個家庭裏就沒有一個人能夠給他公道的。他對這個舊家庭的僅有的一點尊敬，這時也完全消失了。他想不到他底長輩會用這種手段對付他；他更想不到他底大哥在受過多次損害以後仍舊會這麼溫順地敷衍別人，這麼懦弱地服從別人。在一小時以前他還決定暫時不做引起家族底非笑和責難的事。他還有一些顧慮。現在他對這家庭的最後一點留戀也被這笨拙的圈套破壞了。他不再有任何顧慮。他甚至驕傲地想：連祖父底命令我也違抗過，何況你們？

「大少爺，老二不去那不成！他有本事打人，爲什麼現在又不敢去？」王氏聽見覺民說不去，以爲他不敢見克明，便更加得意地爲難覺新道。

「二弟，你就去一趟。哪個有理哪個沒理，三爸會斷個公道的。」覺新又急又氣地對覺民說。

「我說不去就不去！」覺民突然撂下臉來粗聲答道。

「老二不去，大少爺去也是好的。」沈氏眨着她底一對小眼睛，倒笑不笑地提議道。

「好，我跟你四姨去！」覺新碰了覺民底一個大釘子，心裏很難過，這時聽見沈氏底話也不去管她有沒有什麼鬼鬼祟祟的陰謀，便氣惱地自告奮勇道。

王氏站起來，也不向周氏告辭，就牽着覺羣底手和沈氏一道走出去了。覺新默默地跟在後面。

「明明是誣賴二哥的，這種不要臉的事情虧她做得出來，」淑華這許久不曾吐一個字，現在聽見王氏、沈氏底腳步聲去遠了，再也忍耐不住，便低聲說道。

「三女，你小心點。看又闖禍！」周氏喫驚地警告道。

「她們到三爸那兒去，不曉得有什麼結果？」淑華停頓一下，又好奇地說。

「不會有結果的，至多不過大哥挨幾句罵罷了，」覺民冷冷地答道。

「三爸會差人來喊你去的，你怎樣辦？」淑華耽心地說。

「你以為我會像大哥那樣地聽話嗎？我說不去就不去！」覺民甚至傲慢地答道。

「老二，你近來也太倔強了，你變得簡直和老三差不多！」周氏嘆一口氣，溫和地抱怨道。

「媽總怪二哥，其實像四嬸、五嬸那樣的人，正應照二哥底法子對付才好。」淑華替覺民解說道。忽然脚步響了，翠環匆匆忙忙地從外面進來，說：「三老爺請二少爺去說話。」

淑華驚惶地看覺民一眼。覺民絲毫不動聲色，安靜地答道：「翠環，你回去說我現在要預備功課，沒有空。三老爺有什麼話，請他告訴大少爺好了。」

翠環聽見這話覺得有點奇怪，但也不說什麼，便匆匆地出去了。

「你不去，三爸會生氣的。」淑華看見翠環走了，依舊不放心地對覺民說。

「他生氣和我有什麼關係？」覺民冷淡地答道，他懶洋洋地站起來。

周氏看見翠環才想起綺霞，她裝滿一肚皮的煩惱，悶得沒有辦法，便指着那個在屋角站了許久，膽怯地旁觀着這滑稽劇的綺霞，威嚇道：「都是綺霞不好。這件事是她一個人引起來的。等我哪天來打她一頓。」

覺民看見綺霞埋着頭不敢響的樣子，覺得不忍，便代她開脫道：「這也難怪綺霞媽，你沒有看見五弟先前那樣子，綺霞好好地並沒有惹他們，他們把她窘得真可憐。」

「好，總是你有理，」周氏又好氣又好笑地說。說畢她忽然苦澀地一笑。她看見綺霞還癡癡地立在那裏便責備道：「綺霞，你不去倒幾杯茶來，呆呆地站着做什麼？今天算你底運氣好，有三少爺給你講情。我也不追究了。」她等綺霞走開了，又回頭對覺民嘆息道：「今天的事情我也曉得是四嬸故意和我爲難。我也明白你受了冤屈。可是我又有什麼辦法？只怪你父親死得太早，你大哥又太軟弱，我一個女流又能夠怎樣？橫豎該我們這一房的人喫虧就是了。」

「不過總是像這樣地受人欺負也不成！」淑華憤憤不平地說。

「我不會受什麼氣，我不怕他們！」覺民用堅定的聲音說了上面的話，便大步走出房去。在這時候他沒有一點疑惑。他底心上雖然還堆積着憤怒，但他底眼前卻只橫着一條直路，他不再有徬徨、猶豫、苦悶了。

覺民回到屋裏，並不看書，仍舊踱來踱去。過了片刻，覺新悄然走進房來。他在方桌旁邊一把椅子上坐下，喚了一聲：「二弟，」眼淚像噴泉似地湧了出來。

「大哥，什麼事情？」覺民驚訝地問道，他在方桌底另一面坐下。

「二弟，你以後要發狠讀書，做點大事情出來，給我們爭一口氣，」覺新嗚咽地說着，他底眼淚和鼻涕一齊流下。

覺民看見這情形知道覺新在克明那裏受了氣，他底心裏也有些難過。同情和怨憤相繼來襲擊他底心。他溫和地望着覺新，低聲問道：「三爸抱怨你嗎？」

覺新默默地點頭，一面用手帕揩拭眼淚。

「這事情怎樣解決？」覺民看見覺新底悲痛的样子，不覺黯然，他繼續問道。

「還不是以不了了之！」三爸喊你去，你不去，三爸很生氣，他當着我，又罵你一頓。又把我罵幾句。四嬸、五嬸在三爸面前你一句我一句一唱一和地說了我們許多閒話，連媽也被派了一個不是。三爸還說可惜爹死早了，你和三弟都沒有好好地管教，所以弄得目無尊長、專門搗亂。他們又提到你去年逃婚的事。三爸說，你連爺爺也不放在眼睛裏，更不用說別的人了。不過我看他們對你是沒有辦法的。他們至多也不過多給我一點氣受。到頭來把我氣死也就完了。」覺新極力壓抑住悲憤一五一十地敘說道。

「真正豈有此理！這事情和你又有什麼關係？我得罪他們，他們對付我好了。」覺民氣惱地說。

「他們看見我好欺負，所以專門對付我。就是沒有你這回事情，他們也會找事情來鬧的。我這一輩子是完結了。我曉得我不會活到多久。二弟，望你努力讀書，好給我們這一房，給死了的爹媽爭一口氣！三弟在上海，近來思想愈變愈激烈。我原先就擔心他會加入革命黨，現在他果然和一般社會主義

安那其主義的朋友混在一起。我勸他不要做社會活動，好好地讀書，他也不肯聽。最近他還到杭州去參加那種團體的會議。這個消息我倒沒有敢讓家裏人知道。他們只曉得他春假到西湖去旅行，三弟不回來，革家庭底命就算好的了。要望他回來與家立業，恐怕是不可能的。我們這一房就只靠你一個人！二弟，你不要辜負我們底期望才好。」覺新說下去，他底氣憤逐漸消失了，絕望的思想慢慢地來抓住他底心，把他底心拖到悲哀底泥沼裏去。他愈過愈變得傷感了。好容易才忍耐住的眼淚又爆發似地從眼腔裏流出來。他忽然把嘴一扁，孩子似地嗚嗚地哭了。

覺新底哭聲把這房間底空氣也攪拌成陰鬱悲哀的了。覺民被這空氣包圍着，他底心裏煩躁不堪。這哭聲慢慢地爬進他底心，在他底心裏攪着，攪着，攪得他也想哭了。但是他並沒有哭。他底憎恨是大於悲哀的。他底長輩底不義的行爲給他的刺激太大了。因爲這行爲是加到他底身上的，他便把牠看得更加嚴重。他不能夠忘記牠，也不能寬恕牠。在這行爲發生以前他還想到對家庭作一些小的讓步。可是王氏底圈套卻像一枚爆裂彈似地把他從迷夢中驚醒了。他才知道在這兩代人中間妥協簡直是不可能的。輕微的讓步只能引起更多的糾紛；而接連的重大讓步，更會促成自己底滅亡。覺新走的便是後一條路。那結果是顯而易見的。他和三弟覺慧都會警告過覺新，卻沒有一點效果。覺慧底性子躁急，早早離開家庭走了。他也知道覺慧是不會回來的。現在覺新把與家立業的責任加到他底身



上，他能够接收麼？「不能！不能！」一個聲音在他底心裏說。這是他自己底聲音。他已經下了決心了。他昂然擡頭往四處看，他看見覺新還在傷心地哭泣，便親切地勸道：「大哥，你不要傷心了，你也太軟弱一點，你總讓人家欺負你。如果你平日硬一點，事情也不會弄到這樣。」覺民要說勸慰的話，結果說出的話裏卻含有責備的意思。他可憐覺新，愛覺新，但同時又有點氣惱覺新。覺新到這時還希望覺民去走覺新指出的路，那真是在做夢了。

淑英一個人走進來。覺民看見淑英，有點詫異，便問道：「二妹，你這時候還出來？」

「我來看你們。我聽說四嬸和你們吵架，吵到爹那兒去，你們一定受了氣。」淑英親熱地說。她看見覺新淚痕滿臉，低着頭，不時發出抽噎聲，便同情地喚了一聲「大哥。」

覺新默默地點點頭。覺民便說：「他剛才在三爸那兒碰了釘子，受了不少的氣，三爸還罵我目無尊長，專門搗亂。」

淑英底臉色馬上一變。眼睛裏的光芒立刻收斂了。她皺着眉頭沈吟半晌，忽然畏怯地低聲說道：「我曉得你們會恨我。」

「我們會恨你？哪個說的你難道不曉得我們平時都願意和你好？」覺民怕淑英誤會了他底意思，便着急地說。

「我也知道，」淑英不大好意思地低頭說。她後來欲語又止地過了片刻又說了半句：「可是我父親……」她在覺民對面一把椅子上坐下。兩眼水汪汪的望着覺民，那裏面射出懇求的眼光，似乎要求他底寬恕。

「你父親底思想行爲和你又有什麼關係？」覺民感動地分辯道。

「你要曉得，我也討厭四嬸、五嬸，我也不贊成爹，我是同情你們的，」淑英紅着臉囁嚅地說。後來她又爆發似地說了一句：「我實在不願意在這家庭裏住下去了。」

「我曉得，」覺民感動地答道。他看淑英底激動的臉，那上面隱約地現出了渴望幫助的表情；他立刻想起另一件事，他覺得這回答是不够的，他想她從這裏所希望得到的也許不是這樣的言語。於是嚴厲的父親，軟弱的母親，陳克家一家人底故事以及許多薄命女子有的那悲慘的命運次第浮上了他底心頭。他底思想跳得很快：憐憫、同情、憤怒……；以至於報復。淑英底事情原是時常縈繞着他底心靈的。他這時有了一個最後的決定了。他便莊重地對淑英說：「我一定不讓你做你父親底犧牲品。我會幫忙你到三哥那兒去！」他更切齒地說：「我要讓他們看看，到底該哪個勝利！」

這樣說了，覺民感到一陣痛快。他覺得自己不是對一個人，是對一個制度復仇了。他又驕傲地想：「我要去加入均社，我要去演夜未央，我要做一切他們不願意我做的事，看他們敢把我怎樣！」

第  
二  
部

一

覺民寫信給住在上海的覺慧說：

「均社已經正式成立。關於均社的詳細情形你從存仁、惠如他們底信裏可以知道。你也許想不到我會熱心加入的。但是我現在和從前不同了。我從前對舊的制度、舊的人多少還抱着一點希望，還有着一點留戀。如今我才明白那是大錯特錯。我如果還不把這錯誤改正，那麼我自己除了跟着這個家庭滅亡以外，再沒有別的路可走了。你記住：你底二哥的確和從前不同了……」

「一塊鐵石可以磨成針。一個人底性情也可以鍛鍊成鋼鐵。呵，我這個比喻不對了。我底意思是：忍耐也有限度，像我這一個穩健溫和的人也會變成勇往直前的激烈份子。（你不要笑我，家裏的人從三叔起差不多都把我看做『過激派』，自從四嬸和我鬧過以後，他們就給我取了這個綽號。）」

「不錯，我現在是『過激派』了。在我們家裏你是第一個『過激派』，我便是第二個。我要做許多使他們討厭的事情，我要製造第三個『過激派』……」

「二妹是有希望的。她又有志氣。我不能夠讓她白白地去做一個不必要的犧牲。我和琴都要

幫助她。我們還要逼着大哥也幫助她。她願意照你提出的那個計劃做。做得到做不到，目前還難說。不過我們是抱定決心了。我們不會使你失望的。

「我們底新的工作就要開始了。我以後會告訴你許多新奇的經驗。我們要散發五一節傳單，我們要排演夜未央，我們要翻印小冊子，我們要開演講會，還有許多事情……你可以把這些消息告訴你們那裏的朋友……」

### 五一節的晚上覺民又寫信給覺慧：

「今天我們在街上散發過紀念勞動節的傳單了。我從來不會有過這樣的經驗。但是我做得很好，我們都做得很好。傳單底稿子是繼舜起草的。我和惠如管印刷事情。昨天晚上我和惠如從印刷局把五千份傳單拿到週報社裏。我們幾個人商定了散發傳單的辦法。我們把參加的人分成幾隊。約定散發完畢以後到社中集合，各人報告散發傳單的經過。我們恐怕在路上發生事情，所以加派了幾個空手的人在各段巡邏。倘使某一段有什麼變故，巡邏的人連忙把消息通知另一段的負責人，再設法通知各隊以及社中的留守人，商業場後門口也有我們底朋友在擔任守望的工作。要是社中發生變故，那朋友會告訴我們。這樣決定了以後我們大家都很興奮。我和惠如負責在北門

一帶散發傳單。今天早晨我還在學校裏上了兩堂課。我和惠如一起出來到週報社去。我把上課用的書放在社裏，我今天特地借了大哥底皮包來，就把傳單放在皮包裏面。另外拿了一束在手裏。我和惠如從社中出發，到了北門的地帶，便分成兩路。我擔任的地帶離我們底公館並不遠。我一手挾着一個皮包，一手捏着一束傳單，在那十幾條街巷裏走來走去，見着一個彷彿認得字的人便把傳單遞一張過去。有的驚疑地看我一眼便伸手接過去埋頭唸着。有的卻搖搖頭，大模大樣地走過去。也有幾個人愛問一句：『這是啥子？』●我便含笑對他說：『你看看，很有益處的。』他或者以為這是什麼救急良方罷。有一回我正在街上走着，我剛剛散過大批的傳單，皮包裏還剩了一點。我忽然發覺一個兵在後面追來。我有點着急。不過我又不便逃走，我只得裝出安閒的樣子繼續走着。那個兵趕上來了。他還很年青。他很客氣地對我說：『給我一張。』我給了他。他高興地拿起走了。我想不到他倒高興看這種東西。又有一回我碰見三叔底轎夫老周。他看見我走來走去，不知道我在做什麼事情。幸好他不識字，所以他也無法看見傳單。否則他回到家裏一說出去，給我們幾位長輩聽見了。又會給大哥們添麻煩。不過我並不害怕，任是三叔、四叔、五叔或四嬸、五嬸對我這個人人都無法

可想。他們連自己底事情都管不了，還要來管我。五叔公然把喜兒收來做姨太太；近來又有人說四叔和楊奶媽有什麼關係，所以楊奶媽恃寵而驕，非常氣派。他們專幹丟臉的事。三叔表面上十分嚴峻，那一派道學氣叫人看了又好氣又好笑，也有點值得人佩服。可是一樁事情發生，他沒有辦法解決，便只得裝聾做啞。我做的全是正當的事情，他偏偏想干涉我，看見我不怕他，他就向大哥發脾氣。這也只有大哥受得。

「話又扯遠了。我應該敘述散傳單的事情。我和惠如約定，把傳單散完就在我們公館門前太平缸旁邊見面。我到那裏不久他也來了。他兩手空空的。他說他散得十分順利。我們兩個一起走到商業場後門口。京士站在那裏，帶笑地對我們點頭。我們知道沒有發生什麼事情，便放心走到樓上社裏去。存仁他們都在那裏，只有陳遲和汪雍還沒有到，但不久他們和京士一起進來了。我們一共十五個人，擠在社裏面。茶和點心都預備好了。大家高高興興地喫着。每個人愉快地敘述各自的經驗。我們又唱起歌來：

『美哉自由，世界明星！

拚吾熱血，爲牠犧牲。

要把不平等制度推翻盡，

「記取五月一日之良晨……」

今天我們好像就在過節。我覺得非常快活。琴後來也來了，不過她來得太晚，我們快要把點心喫完了。我和她一起從社裏出來，我送她回家。一路上我把今天的經驗全告訴她，她也非常高興。她又鼓勵我一番。我回到家裏人還很興奮。這自然只是一個開始。我希望以後還有許多更使人興奮的事情……」

在三個星期後的一封信裏覺民又告訴覺慧道：

「我們底事情進行得很順利。我們翻印的第一本書極樂地就要出版了。我們已經接到了漢口、廣州、安慶、南京、北京等處朋友底來信，而且寫了詳細的回信去了。最近又認識一個新從法國來的朋友，他底名字叫何若君，身材高大，年紀剛到三十歲。他懂得世界語。我們都想向他學習。

「演戲的事情現在也很有辦法。款子已經籌到一點，以後還打算募捐。我們就要開始排戲，由存仁擔任導演。他們本來派定我擔任樺西里一角。但是我從來沒有上過舞臺。上次在學校演寶島又未成爲事實。我怕我自己演不好主角，所以後來就和惠如對調，讓他來演那個英雄樺西里，我演那個年青的工人葛勒高。不過我還怕我裝不出工人底樣子。我想再換一次。還是擇那些不大重要



的腳色如銀行家、醫生、大學生之類來演更好些。陳遲擔任安娥，汪雍擔任馬霞，還如擔任蘇斐亞，是決定的了。汪雍常常扮女角，還如以前也演過一兩次，自然不成問題。陳遲以前總是演男主角。這次他演安娥，倒應該多費力練習；不過他說他很喜歡安娥這個人，所以他願意來扮演她。他甚至說他要扮出一個活安娥給我們看。我們都不相信。但是我們希望他能够演得好。因為這次演戲和我們底運動很有關係。我們下星期就要開始排戲了……」

又過了一個星期，覺民底信裏說：

「極樂地已經出版了。我們大家都很高興。我今天給你寄上兩包。你如需要，以後還可以多寄。今天我們一共寄出一百多本，北京、南京、廣州、漢口、安慶、各處通信的朋友那裏都寄得有去。這是我們自己包封，自己帶到郵政局寄發的。我們又在報紙上登出了廣告。我們想一千本書很快地就可以半賣半送地散完的。這是均社出版物底第一種，以後我們還預備翻印少年等書。望你在上海多蒐集點這類書報寄來。你在那裏蒐集一定很方便。便是一本破舊的小冊，我們也當着寶貝似的。前天我從學校回家無意間在舊書攤上買到一本小書，叫做俄羅斯大風潮，是民國以前的出版物，用文言翻譯的，譯者署名「獨立之個人」裏面敘述的全是俄國革命黨人底故事，讀了真使人熱

血沸騰。我把書拿給存仁他們看。他們都不忍釋手，說是要抄錄一份。這本書不知道你見過沒有？要看我可以寄給你。

「夜未央決定在暑假中演出。離現在至多也不過兩個月。所以我們應該趕快排演，前天已經開始背臺詞了。以後規定每天晚上練習一次，在存仁或惠如底家裏。我現在改演銀行家，這個腳色不大重要，倒容易演。這兩天在社裏常常聽見各種古怪的話聲。大家都在背詞。京士扮警長，他時時做出摸鬍鬚的樣子，躊躇滿志地說：『不要忙，不要忙，……慢慢來，』或者發怒地罵道：『這個畜牲豈有此理！』扮革命黨人樺西里的惠如沈着臉苦惱地說：『那許多人他們底血是一滴一滴的零碎流。』最有趣的是扮看門人桑永的叔叔和扮女僕馬霞的汪雍時常調笑，叔叔帶着傻氣地問道：『如果沒有亞歷山大第一，那第二第三兩位又從何而來？』汪雍尖聲笑道：『你這話很不錯。』他後來又撒嬌地說：『如果我不放你去呢？』惹得我們大家都笑了。今晚上在存仁家裏排演第一幕我預備去看……」

過了幾天，覺民又給覺慧寫信：

「你問琴爲什麼最近不給你寫信。她近來實在太忙，她底學校裏這星期舉行畢業考試，她考

完了一定有信給你。你問起她畢業以後的計劃。她現在還沒有什麼確定的計劃。外專不開放女禁，她也就沒有別的學校可讀。她未始不想到下面去讀書，不過目前還有一些困難，我們底意思是等我畢業以後，我們兩個一路到上海或北京去。我們在這裏也還可以做一點事情，所以我們都不急於想走。等一年也不要緊。琴畢業後很有閒暇。她答應以後常到我們家去幫助二妹學習各科知識。這對於二妹很有益處。我們決定要等二妹底事情辦妥了，才離開這裏。不然，我們一走，二妹底事情就不會再有什麼辦法。我說過我決不能夠讓二妹去做一個不必要的犧牲品。我近來把舊的新青年、新潮等等雜誌都給她看，要把反抗的思想慢慢地貫輸一點進她底頭腦裏。

「今天晚上我們在惠如家裏排演夜未央第二幕。我扮銀行家，臺詞並不多，很容易記。我覺得我演得還不差。當我嘆息地說：『這倒楣的錢累着人』時，我的確很激動，好像我自己真是一個銀行家，眼睜睜望着別人去就義，自己卻只能夠做點小事情。我和葛勒高把計劃談定以後，便匆匆退了場。再沒有我底戲了。我卻留在那裏看他們排演。後來該阿姨媽出場了，阿姨媽也是京士扮的。你一定還記得他，他有三十六七歲，年紀比我們都大，做事情興致還不淺，他對這次演劇十分熱心，一個人擔任兩個腳色。他裝扮那個打掃房間的老太婆，彎着腰走路，裝得很像。最後是樺西里和安娥兩個人底戲。惠如和陳遲仔細地演着。惠如很沈着，而且暗含着滿腹的熱情的，確表演得像一個英

雄。陳運經過了一番勤苦的練習，他底成績也很好。他做得很細膩，當他柔情地撫着惠如底頭親密地喚着『我心愛的狂兒』時，這應該是很滑稽的景象，因為他仍舊穿着學生服。但是我們都忍住了笑，我們底注意被動人的劇情和真實的表演吸引了。我們有了這樣兩個主角，我相信我們底戲一定可以成功。後天排第三幕。第三幕內容有些改動，我們找不到那許多女角，所以把劇本刪改了一點。據我看來這種刪改對於原劇並沒有損害。」

後來覺民又寫信給覺慧報告演劇底事：

「昨天是星期日，我們在惠如家裏舉行服裝排演。我們大家整整忙了一天，總算把三幕劇排完了。大家覺得相當滿意。惠如底姊姊也很高興，時常叫女傭拿水拿紙煙來，又給我們預備了不少的點心。惠如們新搬了家，是他們底一家親戚底房子，有一間寬大的客廳，還有幾間小屋，對於我們非常方便。我們都化了裝。男角穿的洋服是大家向各處奔走借來的，但也做了兩三套材料不好的洋裝。女角穿的全是中裝，一部分是按照演員底身材定做的，一部分卻是舊有的衣服，從前演戲時用過的，汪雍和惠如都有一兩件。我出場的時候很少，看戲的時候倒多，還做一點打雜的事情。琴也來過，她只看見第二幕便走了。（寫到這裏我倒想起了。她考完後曾經給你寫過一封信，裏面還說

到她畢業後我們熱鬧地聚了幾天，算是慶祝她畢業。她底信裏描寫得很詳盡，我便不另寫了。這封信你現在接到沒有？琴很讚美陳遲底化裝和表演。他很能表現女性底溫柔，又能表現安娥底含蓄的熱情。當第二幕裏他和扮樺西里的惠如表演愛情與義務衝突的悲劇時，和第三幕裏他揩拭着眼淚高呼『向前進！向前進！』時，我們都屏息着呼吸地靜靜注視着。我們忘記了是在演劇。我們彷彿也在參加那爭自由的鬪爭。陳遲和惠如的確演得好，連我們也被感動了。我相信這戲一定會成功。陳遲會有這樣的成績，（他演得比誰都好！）這倒是我們大家想不到的。排演完了，我們大家都恭維他，稱他做『活安娥』。他很得意。不過我總覺得男人扮女角是不合理的。愛羅先珂在晨報附刊上發表的意見很對。我相信倘使琴來演安娥，那一定比陳遲好得多。但在目前這種環境裏男女合演是不可能的，而且縱使可能，琴也不便登臺。從這點看來我覺得我們這個社會進步得太慢了。

這個劇本演出來，一定可以感動不少的人。我要設法把二妹也請去看戲，還要請大哥去看。大哥並不贊成我演戲，不過他看了也不會說什麼話，更不會告訴三叔們，因為這樣做也不過給他自己添麻煩……」

覺民還向覺慧敘述關於覺新的事：

「大哥近來總是愁眉不展，長吁短嘆的。最近又好像要得神經病了。四嬸底把戲耍過以後不多久，有一天晚上已經打過三更，電燈也熄了，他一個人忽然跑到大廳上他底轎子裏面坐起來，一聲不響的坐了許久，用一根棍子把轎簾上的玻璃都打碎了。媽叫我去勸他。他卻只對我搖搖頭說：『二弟，我不想活了。我要死。我死了大家都會高興的。』後來我費了許多唇舌，才把他說動了，他慢慢地走下轎來，垂頭喪氣地回到房裏去。我又勸了他一陣，他才肯安靜地睡覺。以後他就沒有再做這樣的事情。不過我時時耽心他會去做的。」

「昨天晚上打過三更了，我正預備睡覺，大哥忽然到我底房裏來。我看見他愁容滿面，問他有什麼事情。他說他爲田地底事情着急得很。他告訴我，今年從四月以來下雨很多，外州縣有些地方便發生了水災。新繁、彭縣、新都、郫縣、溫江等處都有被水沖沒田地、房產、人口之說，而以新繁等縣爲最利害。聽說被災田地有一兩萬畝，人口有一千多家。前些日子已經派劉升到溫江去查看我們底田產有無被淹的事情，到現在還沒有回來。郫縣的佃客昨天來報告，『蒸嘗帳』上的田被淹沒了。所以他很焦慮。我們這一房底田地大都在溫江、新繁一帶，要是有一半被水淹沒，那就糟了。我勸他不要爲這種事情焦急，且等劉升回來再說。其實焦急一陣也沒有用處。橫豎家裏的產業不算十分少，即使大半田地淹沒，我們也不會破產。他後來也覺得我底話有點道理，便不再像先前那樣悲觀。」

了，他答應早點去睡覺。但是我半夜醒來還聽見他輕聲咳嗽。今天我問他，才知道他昨晚到三點鐘才睡熟。這樣的事情本是值不得大哥操心的。他什麼事都愛管。『蒸嘗帳』是各房共有的，而且又只用在祭祀上面。至於各房底產業除了田地外，還有省城裏的房產和股票等等。我們這一家人又不是專門靠田產活命，何苦這樣焦急。可見有錢人真是沒有辦法，連大哥也是這樣。他這樣下去，我很爲他底身體耽心。……其實我倒想要是我們這一大家人真的有機會破產，我們也許過活得更快樂一點，不會像現在這樣互相傾軋、陷害、爭鬪的。老實說這種家庭的生活我過得厭煩了……」

一天早晨，覺新接到他底三弟覺慧從上海寄來的信，他正在房裏讀着，袁成進來報告：「周外老太太打發人來請太太和大少爺過去耍，說是蕙小姐和姑少爺今天要回去。」

「太太曉得了嗎？」覺新隨便問了一句。

「剛才喊綺霞去稟過了。太太說喫過飯就去，」袁成恭敬地答道。

「好，你去對來人說，我給外老太太請安，我下午到公司去過就來，」覺新掉頭吩咐道。

袁成答應一聲，走出去了。覺新把信箋摺好放回在信封裏。他想到信中的一些話，心裏很覺不安，愈想愈不好過。他便提起筆給覺慧寫回信。但他只寫了半張信箋，綺霞就來喚他去喫午飯了。

覺新喫過午飯，又和周氏、淑華們談了一陣閒話，才回到自己底房裏。他走進過道，看見克明從裏面出來，跟班老吳捧了一個包袱跟在後面。他站住招呼了一聲。克明忽然問道：「劉升還沒有回來？」

覺新恭敬地應了一個「是」字。

克明把眉頭皺了一下說：「算起日子來，他應當回來了。如果他再過兩三天不回來，可以再派個人下鄉去打聽一下。」



「是，」覺新應道，「劉升到現在還不回來，多半是鄉下情形不好，他沒有把事情辦妥。」

「看這情形，我們今年不免要受點損失，」克明略略焦慮地說。

「是的，只望這次水災不像外面傳說的那樣厲害就好了，」覺新也就心地附和道。

克明不再說什麼，便走出過道往外面去了。「依呀」的鞋底聲響了一回，又消失在靜寂裏。

覺新在房裏閒坐了片刻，喝了一杯濃茶，正要提筆把給覺慧的信寫下去，忽然聽見後面起了一片喧鬧。他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便慌忙走到後面去。他走到淑華底窗下，才知道鬧聲是從桂堂那邊發出來的。他聽見有人在叫：「五少爺，使不得！使不得！」他連忙跑去跨進了角門。

桂堂左邊的房間是覺羣、覺世兩人底睡房，就在這房間底窗下聚着幾個女傭、倩兒和翠環站得遠遠地嚷着。覺羣手裏拿了一把明晃晃的菜刀，在階上跳來跳去，一面×媽×娘地罵着。他底兄弟覺世躲在房裏×媽×娘地回罵他。

「五少爺，使不得！把刀給我。你要刀，看割到手，等一會兒太太曉得，你要挨打的，」李嫂說着便走過去，想從覺羣底手裏把刀接過來。

「李嫂，哪個喊你來管閒事？你配來管我？你是不是想挨刀？」覺羣掙紅臉厲聲罵道。他便把手裏的刀向李嫂砍去。但他並不是認真要砍她，所以她很容易地躲開了。李嫂把舌頭一伸，咕嚕幾句，悄悄

地溜走了。

「狗×的！你有本事敢出來！」覺羣暴躁地罵道。

「你龜兒子，你有本事，你敢進來！」覺世在房裏大聲回罵着。

「你不出來，我×你媽！」

「我媽還睡在牀上沒有起來。你有本事你儘管來×！」

「我×你先人，我×你祖宗！」覺羣揮舞着菜刀咒罵道。

「五弟！」覺新不能忍耐，氣惱地喚了一聲。覺羣並不理睬他。

「我媽就是你的媽，我祖先就是你的祖先。你敢當着媽罵！我去告媽！」覺世挑戰地嚷道。

覺羣看見自己沒有得到勝利，更加氣憤起來，便不顧一切舉起菜刀往房裏擲進去。

「五弟，你當心，不要闖禍！」覺新驚恐地警告道。

「五少爺，使不得！他是你的親兄弟！」好幾個女傭齊聲驚叫道。

但是這些話語已經失掉效用了。那把菜刀打破了玻璃窗飛進房間裏去，還打碎了一件東西，然後才落在地上。覺世嚇得「哇」的一聲在房裏大聲哭起來。

「李嫂，倩兒，快去告訴你們太太，不得了！」覺新驚惶地嚷道，他一面過去拉覺羣。覺羣看見闖了

禍，才知道這情形對於自己有點不利，便在人叢中找個空隙往外面一跑，溜走了。

覺新也就讓覺羣溜走，不去捕捉。他看見幾個女傭喚開了房門，擁進裏面去看覺世受傷沒有。他心裏非常不好過。他嘆了一口氣，低聲自語道：「真是現世報！」他聽見有人在喚他「大哥」。這是淑英底聲音。淑英站在她底房門口等候他去。

「大哥，我怕得很，這些我看得太够了，」淑英看見覺新走到她底身邊，她一把抓住他底手腕，帶着憂慮、煩厭、痛苦底感情說。

「我看這只是開始，以後這類事情一定多得很，」覺新恐懼地悄然答道。

「那麼我怎樣辦呢？」淑英苦痛地問道。

「我也不曉得應當怎樣辦？」覺新束手無策似地答道。他彷彿聽見一個聲音在他底心裏說：我又怎樣辦呢？這是他自己底聲音。他底心居然反抗地說話了。

「怎樣辦？」三弟底路並不是難走的。「覺民在覺新底後面插嘴道。覺新和淑英並不曾注意到覺民走近，他突然說話，使他們兩人喫了一驚。覺民底堅定的聲音在淑英底心上反覆地響着。淑英瞭解那句話底意義。在覺民底旁邊出現了淑華，淑華是和覺民同來的。淑華沒有聽清楚覺民底話。她也沒有注意到淑英和覺新在談什麼。她走近他們身邊義憤填膺地說：「這太不成話了。四孀也不出來喊

住，差一點鬧出人命來。五弟不曉得逃到哪兒去了。應當抓住他好好地打一頓！」

「你怎麼不把五弟抓住？」覺民冷冷地問道，「你碰見他跑出去的。」

淑華語塞地停了片刻，然後坦白地說：「四嬸底事情還是少管的好。我如果碰了五弟一下，等一會兒她又有新花樣出來了。橫豎五弟底菜刀殺不到我頭上來，讓他鬧去罷。」

「話雖然這樣說，不過究竟是高家底人，鬧出笑話來，大家都沒有面子。應當早點想法才行。」覺新不以爲然，憂慮地接口說道。

「你到現在還要面子，你這個人真是沒有辦法。你難道還要去和四嬸講道理嗎？」覺民聽不慣這樣的話，煩厭地抱怨道。

覺新答不出話來，他心裏很難過。他想：他們現在都不了解我了，我一個人是孤獨的，我底苦衷永遠不會有人知道。他和他底弟妹們站得這麼近，他們底心卻離得很遠。淑華還在旁邊說：「這就是四爸、四嬸底家教。四嬸平日那樣『慣使』五弟，你想她肯打五弟嗎……」

圍聚在桂堂左側石階上的女傭們已經散去了。覺世還在房裏哭。過後房裏又響起了王氏底尖聲的責罵。但她罵了兩三句又停止了。從角門外面跳進一個人影，接着又跳進一個。

「五弟又來了，」淑華驚訝地說。前一個人是覺英，後一個是覺羣。覺羣好像沒有做過什麼錯事。

似的，他笑容滿臉地跳下天井，他跟着覺英走到金魚缸旁邊，他們兩人把蓋在缸上的鐵絲網揭起來，俯下頭去看金魚。

「四弟！你不去讀書，」淑英看不過叱責道。覺英擡頭看了淑英一眼，喚一聲「二姐。」他仍舊埋下頭去，把手伸進缸裏撥弄水草。

「二姐，我們進去。你管他做什麼？你犯不上和他生氣，」淑華看見覺英不聽淑英底話，怕她會生氣，便勸慰道。

沒有人注意到覺新底面部表情。他癡癡地立在那裏，好像在做夢，現在被淑華底聲音驚醒了。他覺得自己再沒有力量在這裏站下去，一個人悄然往外面走了。淑英看見覺新走了，也便不挽留他，只邀覺民、淑華兩人到她底房裏去。

覺新回到房裏，心裏愁悶不堪，他左思右想，總覺萬事不能如意。他不想即刻到公司去。他又叫何嫂倒了一杯濃茶。他攤開信箋，繼續給覺慧寫信。他把剛才發生的事情詳細地寫出來，他還提起喜兒底事和別的一些他看不順眼的事情。最後他憤慨地寫着：

「家中現在比 祖父在日不同了。一切一切兄甚不以爲然。三弟，你不要疑心我太守舊，太頑固了。我說是如果要改當然要改好，不要改壞。他們是舊的中好的不要；新的不論好歹也不要。卻是

弄些怪的來，使你看了心中悲傷。所謂『嘆典型之云亡，悲新知之不至』二者兼之……」

覺新寫到這裏覺得意思未盡，待要仔細思索，思潮又忽然停滯起來，他想不到適當的句子。他正在苦思間，袁成揭了門簾進來，報告道：

「大少爺，劉大爺回來了，現在在門房裏頭等着見大少爺。」

覺新聽說劉升回來了。一陣驚喜把他從糾纏不清的苦思中救了出來，他連忙放下筆回頭吩咐道：

「你喊他立刻到我屋裏來。」

過了幾分鐘一個高大的影子進了覺新底房間，一個山東口音說道：「大少爺，劉升來了。」

「劉升，你路上辛苦了，」覺新把椅子轉動，對着劉升溫和地說。

「給大少爺、三老爺辦事，哪兒說得上辛苦，」劉升垂着手陪笑道。

「鄉下的情形怎樣？佃客們都見過了罷？」覺新問道。

「回大少爺，劉升這趟下鄉，事情並沒有辨好，」劉升帶了一點惶恐的樣子說，「這趟下鄉繞了許多路，才到溫江縣城。城外頭很不清靜，到處都是『棒客』。●劉升不敢出城，就住在城裏頭，一面想方設計託人帶口信給各處佃客，要他們到城裏頭來，等了好幾天連一個佃客的影子都沒有見到。後

來才曉得他們因為害怕『捧客』都躲起來了，不曉得躲在哪兒去了。劉升實在找不到。在城裏頭住了十天，不但沒有看見一個佃客，連田也沒有看見，不曉得田有沒有淹掉。劉升怕三老爺、大老爺着急，就趕回來了。劉升做事實在糊塗……」

又是一個不愉快的消息！覺新心裏很煩，不過他仍舊做出平和的樣子說：「這不怪你。路上不清靜，也沒有法子。過幾天再去也好。我看你也很辛苦了。你回去歇一會兒。等三老爺回來再打發人來喊你。」

劉升感謝地答應一聲，便走出去。他剛剛伸手去推門簾，又被覺新喚住。覺新溫和地吩咐道：「你出去喊我底『大班』，把轎子預備好，我要到公司去。」

覺新看見劉升底影子在門簾外面消失了，忽然想起面前那封未完的信，他便把椅子轉過去，提起筆俯下頭急急在未寫滿的信箋上繼續寫道：

「我現在要到公司去了。今天外婆請媽和我去喫飯，蕙表姊要回娘家。我恐怕要晚間才得回

● 卽土匪。

● 卽驕夫。

來，我怕你望信，所以就將寫好的這一點與你寄來。

請了敬祝

健康

覺新 | ×月×號即×月×日午二時半 |

他放下筆匆忙地將寫就的幾張信箋摺好裝進信封裏，又把信封口封好，然後站起來到內屋去換衣服。



覺新從公司到周家時，正是下午四點鐘光景。蕙和她底丈夫早到了這裏。他們在左廂房裏打牌。他們打「五抽心」，輪着周氏「做夢」。其餘的人是周老太太、鄭家姑少爺、蕙和蕙底孀娘徐氏。蕙底母親陳氏在旁邊看牌。枚少爺也在這裏陪客。只有芸因為按照規矩躲避姊夫，一個人關在房裏不能出來見客。覺新向衆人一一行了禮。徐氏要讓覺新坐下打牌，覺新不肯，正在推辭間，蕙忽然離開桌子，懇求似地對覺新說：「大表哥，我讓你打，我要去看看二妹。我今天精神不大好，坐久了頭有點暈。」

覺新關心地看蕙一眼：蕙底臉上帶了一種疲倦的神氣，兩隻眼睛也不像從前那樣地有光彩；她多動一下，額上的皺紋便顯露出來。他還聽見她底一聲乾咳。他底心忽然跳得厲害了。他想說幾句話，但看見她底丈夫默默地坐在旁邊，沒有一點關心底表示，連看也不看她一眼，他便把話語嚥在肚裏。他想世界上居然有這樣的丈夫！他替蕙不平，他甚至想伸出手在那張方臉上打幾下。但是他沒有伸手底勇氣。他很有禮貌地順從了蕙底意思，在蕙坐過的凳子上坐下來。他一面抓牌，一面暗暗地傾聽蕙底腳步聲。

覺新雖然在打牌，他心裏卻想着別的事情。他時常把牌發錯，使得在旁邊看牌的周氏惋惜地說：

「你怎樣打這張？你該打那一張。我看你今天的打法有點不對。」覺新也不作聲，依舊「心不在焉」地打下去。他底牌風本來不好，這樣一來變得更壞了。加以坐在下手的鄭國光（蕙底丈夫）因為喫不到覺新底牌。不時噤哩咕嚕地抱怨着。覺新更覺得沒有興味，勉強打完這五圈。他一算不過輸了八元幾角，他站起來想不打了。但是蕙還沒有回來，衆人又不肯讓他休息。逼着他坐下再打。

覺新打了兩牌，蕙來了。她立在覺新身邊，看他發牌。覺新知道蕙在旁邊發牌，便稍微仔細一點。這回覺新在莊，國光坐在對面。他做好了「三翻」等着「西風」來和牌，覺新卻扣了一張「西風」不打出去。後來周氏和了。覺新把牌倒下來，國光看見那一張孤零零的「西風」，非常不高興，鼻子裏出氣哼了一聲，惱怒地自語道：「真正豈有此理。一張孤零零的『西風』做什麼不打？我就沒有看見這種瞎打法！」周老太太驚愕地瞪了國光一眼。覺新把眉頭微微一皺，臉色開始發紅了，但他仍舊裝出不曾聽見的樣子。一面洗牌，一面和周老太太講話。

蕙聽見她底丈夫底話，她馬上變了臉色。眼淚也奪眶而出。她低下頭過了片刻。她再把頭舉起時，臉上卻帶着一個微笑。這是勉強做出來的笑容。她帶笑對覺新說：「大表哥，我給你打兩牌。」

覺新聽見蕙底聲音。他想不到她會說這樣的話。但他即刻明白了她底意思。他連忙站起來，讓蕙道：「好，我『手氣』不好，就請你給我打罷。」

蕙坐下，覺新站在她底旁邊。她發牌時常常掉頭徵求覺新底意見。覺新總是點頭說「好」，偶爾也表示不同的意見。他們這樣打了三牌，國光底抱怨聲響的次數更多了。覺新時常覺得國光底眼光就在他和蕙底臉上盤旋。有一次他擡頭去看國光，卻和那個人底眼光碰到了。他覺得一股妬嫉之火在他底臉上燃燒。他不能忍受，便憎厭地看了國光一眼，借故離開了蕙，走出左廂房。

房裏有點悶熱，外面的空氣卻很清爽。天井中間橫着一條寬的石板路，兩旁的土地上長着兩株梧桐樹，給兩邊廂房多少遮了一點陽光。蟬聲從樹上傳下來，那個小生物斷續地叫着。覺新站在階上覺得心裏很空虛。房裏的牌聲和樹上的蟬聲聒噪地送進他底耳裏，更增加了他底煩悶。他立了片刻。國光忽然在房裏發出一聲怪叫，好像是誰和了大牌了。接着是蕙底一聲低微的咳嗽。覺新底臉上起了一陣拘攣。他不能够再聽那些聲音。他便往上房走去，他想找一個人談幾句話。他想起芸，他要去看她。

楊嫂站在上房門口。她正要出來，看見覺新，便招呼一聲「大少爺。」

「二小姐在裏頭嗎？」覺新順口問道。

「在裏頭。我去給大少爺報信，」楊嫂討好地說。

「好，難爲你，」覺新感謝道。

楊嫂走了兩步又站住了，她想起一件事情便走回去對覺新低聲報告道：「大少爺，我給你說，小姐有『恭喜』了。」

這是一個好消息。然而說話和聽話的人臉上都沒有喜色。覺新彷彿聽見什麼不入耳的話，他皺起眉頭沈下臉悄然問道：

「那麼姑少爺待大小姐該好一點罷？」

「好一點？他們那種刻薄人家哪兒還有厚道的事情！」楊嫂把嘴一扁，輕蔑地罵道。「他們只要少折磨大小姐就好了。偏偏是那兩個老東西花樣多，今天一種規矩，明天一種規矩。姑少爺就只曉得耍脾氣、擺架子。昨天家裏有客，大小姐人不大舒服，沒有下廚房做菜。後來親家老太爺說了閒話，姑少爺晚上還發過一頓脾氣，打爛了一個茶碗，叫大小姐哭了一場。」

「你對老太太她們說過沒有？你最好不要告訴她們，免得她們心裏難過，」覺新不加深思，便就心地問道。

「我已經對太太說過了，」楊嫂憤慨地說。「我也曉得太太她們沒有法子。不過如果把這些事情瞞住太太她們，將來萬一大小姐有什麼長短，我怎麼對得起太太她們？」楊嫂說到後面，她底眼圈也紅了，便不等覺新開口，逕自往芸底房間走去。

「有什麼長短。」這句話像一柄鐵錘在覺新底腦門上打擊了一下。覺新癡呆地站在房中，過了半晌，才辯駁似地說道：「不會的。至少將來小少爺生出來，大小姐就可以過得快樂了。」他說完聽不見應聲，覺得房裏很空闊。他驚覺似地四下一看，才知道他正對着這個空屋子講話，楊嫂已經不在這裏了。

芸聽說覺新來看她，她十分高興，不等覺新進去，便走出來迎接。覺新跟着芸進了她底房間。芸讓他坐下，遞了一把團扇給他，一面問道：「大表哥你不是在打牌嗎？輸了嗎？贏了？」

「輸了八塊多錢。現在蕙表妹在替我打，」覺新拿着團扇客氣地答道。

「可惜我不能夠出去，不然我替你打，一定會贏錢的。那天不是贏過一回？」芸微笑地說，兩隻眼睛天真地望着覺新，粉臉上顯明地現出一對酒渦。

「芸表妹，你一個人關在房裏真乏味。如果你姐夫不來就好了，」覺新無意地說。

「真討厭。從前還好。現在姐姐來一趟他總跟一趟。來了又不肯走。要是留姐姐多住一天，他很快就打發人來接。大表哥，你看這種人還有什麼法子可想？」芸收斂了笑容，撇起嘴，氣憤地說。

覺新想了一想，然後說：「最好把蕙表妹請到我們家裏頭去耍。你也去；我們不請表姐夫，看他怎麼來？」

芸即刻開顏答道：「這個法子很好。」但過後她又皺起眉頭掃興地說：「他會不讓姐姐去的。」

「那麼也就沒有別的法子了，」覺新失望地說。

「其實姐姐也太懦弱，又不是賣給他家的。看親戚，『走人戶』<sup>①</sup>也是常事。這也要聽他底話！」芸忿懣不平地說。

「芸表妹，你留心過沒有？你姐姐近來很憔悴，常常乾咳，好像有病似的，」覺新忽然帶着嚴肅的表情低聲問道。

「大表哥，你是不是說姐姐有肺病？」芸驚恐地失聲問道。

「也許還不至於。不過她平日應當高興一點才行，心境是很重要的，」覺新耐心地答道。

「姐姐在他們家裏哪兒還會高興？只要不被他們一家人氣死就算天保佑了。姐姐底心境我是曉得的。」

「然而我們總要想個法子才好。現在沒有肺病，將來也難保不會有。她應當好生『將息』<sup>②</sup>芸

① 即「出門作客」之意。

② 即「保養」之意。

表妹，你多勸勸她也是好的。」

「唉，單是空口勸人，有什麼好處？如果我處在她那樣的境地，我也很難強爲歡笑的。何況姐姐又是生就多愁善感的性質。」

蕙底聲音突然在房門口響起來。她走進來問道：「你們在說我做什麼？」

「我們並沒有說到你。」覺新窘困地抵賴道。他又問：「蕙表妹，你沒有打牌了？」

「我聽不慣他那種囉哩咕嚕，我交給媽去打了。」蕙埋下頭遲疑半晌才低聲答道。

「姐姐，我看你也有點累了。多歇一會兒也好。」芸知道蕙心裏煩惱，便親切地寬慰道。「我和大表哥正談到你。大表哥喊我勸你好生『將息』……」

蕙苦澀地一笑，含着深情地看了覺新一眼，感謝地說：「多謝大表哥關心。」過後她又埋下頭說：「剛才他那種話請大表哥不要介意。他本來是那種人，大表哥自然不會和他一般見識。」

覺新微微一笑，但這笑容掩蓋不了他底痛苦的表情。他說：「蕙表妹，你怎麼和我客氣起來了？你想我難道會爲那種小事情生氣？」

「我也曉得的，不過那種話連我聽見也厭煩。」蕙忽然嗚咽地說。

「姐姐，你不要這樣。你現在就這樣愛傷心，以後怎麼過日子？」芸愛憐地勸慰道，她站起來走到

蕙底身邊，摸出手帕給蕙揩眼淚。

「二妹，我哪兒還敢想到以後的事？我有許多話不敢在婆婆和媽面前說，怕她們聽見了徒然惹起她們傷心。」蕙忍住淚悲聲說。「我這兩三次回來在她們面前總勉強做出高興的神氣。可是他偏偏要說那種話，做出那種討人嫌的樣子，叫人忍受不住。他剛才得罪了大表哥，幸虧大表哥不計較。要是換了像他那樣的人，就會生氣了。」

「蕙表妹，這種事情還提牠做什麼？」覺新勉強做出平和的聲音打岔道。「我倒有一件正經事和你說。二妹、三妹還有琴妹妹，她們要我做代表，請你哪天到我們家裏去耍。你自從出閣以後，只到我們家裏去過一次，還是同你姑少爺一起去的。她們沒有機會和你多談話，很想念你。」

蕙底眼睛忽然亮了一下，她柔聲問道：「二表妹她們怎樣了？多謝她們還記得起我。她們都好罷。想起她們，我就好像在做夢。我一定會去的，不過……」她皺起眉頭停了一下才接下去說：「不過要看他什麼時候高興肯讓我去。不然他發起脾氣來我真害怕。」

「二妹、琴妹妹她們都好，」覺新只說了這一句話，芸已經開口了。

「人家請的是你，又不是請姐夫，做什麼要等他高興？」芸氣惱地插嘴道，她早在蕙底身邊一個春凳上坐了下來。



「唉，二妹，你不曉得他是那種世間少有的古怪人！」蕙嘆了一口氣，淚水盈腔地訴苦道。「我那公婆底脾氣和他底差不多，可是花樣就多了。東一種規矩，西一種規矩，好像遍地都是刀山，叫我寸步難行。他們家裏不請個好廚子，有客來總要我去做菜。從前是婆婆做，她說接了媳婦應當媳婦來做，如今該當她享福了……」她搖搖頭哽咽地說：「我說過不要說，現在又說了這些話橫豎說不完。你們就忘了我這個苦命人罷。我實在……」

這時楊嫂突然走進房來，她沒有聽清楚蕙底話，也不會注意到蕙底臉上的表情，她揭起門簾便慌忙地大聲說：「大小姐，姑少爺喊你立刻就去。」

蕙聽見這話便在中途住了嘴。她並不站起來，卻默默地用手帕揩眼淚。

「楊嫂，什麼事情？」芸擡起頭悄然問道。

「什麼事？他輸了錢，心裏不高興，故意折磨人。如果大小姐不去，他說不定會當着許多人面前發脾氣的。大小姐不曉得是哪一輩子的冤孽，才碰到這種怪物！」楊嫂咬牙切齒地咒罵道。她忽然注意到蕙在揩眼淚，連忙走到蕙底身邊，喫驚地問道：「大小姐，你什麼事情傷心？」

「我沒有傷心，」蕙取開手帕，搖搖頭說。

楊嫂不相信，驚疑地望着蕙。芸卻在旁邊說：「楊嫂，你好好地陪大小姐去罷。」她一面向楊嫂努

嘴示意，一面俯着身子在蕙底耳旁說：「姐姐，你去了再來，我們在這兒等你。」

蕙長嘆一聲，站起來默默地跟着楊嫂走了。

芸和覺新悲痛地望着蕙底背影消失在門檻外面。房裏只剩了他們兩人，都不發出一點聲音。他們癡癡地望着門簾。過了好一會功夫，芸忽然悔恨地說：

「只恨我不是一個男子！」

芸只說了這一句簡單的話，但覺新已經可以明瞭她底意思了。不過他想得更多。他以為芸一面在諷刺他，他想：我不是一個男子嗎？我除了束手看着她受罪外還能夠做什麼事情呢？他開始憎厭自己，為自己感到羞慚了。他再不敢正眼看芸，害怕會遇到責備的眼光。其實芸絲毫沒有責備他，諷刺他的心思。

過了一會覺新卸責似地搭訕問道：「蕙表妹底事情大舅曉得嗎？」

「都曉得，」芸點頭答道。「說起來真氣人，大媽爲了姐姐底事情和大伯伯吵過兩次架。大伯伯總袒護姐夫，說姐姐嫁給鄭家做媳婦，當然要依鄭家底規矩。做媳婦自然要聽從翁姑底話，聽從姑爺底話。受點委屈，才是正理。大媽抱怨大伯伯沒有一點父女的情分。這倒是真的。姐姐回來幾次都沒有看見大伯伯。倒是姐夫來見過他幾次。大伯伯還出了題目要姐夫作文。姐夫把作文送來，大伯伯看

了非常得意，讚不絕口，說姐夫是『奇才』。大伯伯和太親翁非常要好，近來都在辦什麼孔教會底事情……」

「做父親的原來都是一樣，」覺新忍耐不住怨憤地說，他並不想說這句話，卻無意地說了牠出來，原來他還想起淑英底事情。在對待女兒這一點上那兩個父親就像是一個模子裏鑄出來的。覺新說了這話，忽然想到芸也許不會明白他底意思，便加了一句：「我想大舅總有一天會明白過來的。」

「可是太晏了，」芸帶了一點恐怖地說。

這一天周伯濤居然趕回家來喫晚飯。蕙親密地招呼她底父親，他對她卻頗冷淡。他倒和國光談了不少的話。國光恭恭敬敬地點着他那大而方的頭顱，應答着。國光總是順着伯濤底口氣說話，開口一個「爹」，閉口一聲「爹」，而且「是」字更不絕於口，把伯濤聽得十分滿意。他在席上有兩次一面誇獎他底女婿，一面瞪着他底木鷄似的呆坐着的兒子，他威嚴地對枚少爺說：「你聽見沒有？你能學到你姐夫一半就好了。」枚少爺駭得只顧低頭答是。

蕙坐在周老太太底旁邊，楊嫂在後面給她們揮扇。另一邊坐的是國光。一個新買來的婢女翠鳳立在他和伯濤兩人後面打扇。蕙埋下頭遲緩地動着筷子。她不去挾菜，總是周老太太、陳氏她們挾了

菜送到她底面前。她勉強喫了半碗飯便放下碗。周老太太們關切地勸她多喫。伯濤卻彷彿沒有看見。蕙似的，只顧和國光說話。他底談鋒甚健，散席後他還把國光和覺新邀到對面他底書房裏去。他對着覺新不斷地稱讚國光底文才。他從寫字檯底抽屜裏取出國光底用小紅格子紙謄正的文章，遞給覺新看。覺新接過文章，看題目是「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論」，不覺皺起眉頭來。國光在這題目下面，洋洋灑灑地寫了三四千字。覺新「心不在焉」地看下去，看完了，連忙讚幾聲好。其實那文章裏面說些什麼他都不知道。

國光喫過晚飯後只打算稍坐片時就回家去，後來聽見別人稱讚他底文章，他非常高興，便多坐了一會，才告辭出來。他走出書房時，還央求伯濤給他出了一個新的作文題目。

覺新比較國光夫婦後走。他看見他們上了轎子，他還站在大廳上，他覺得是在夢裏。一切都是空虛。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伯濤今天對蕙一共說了五句話。這個數目不會錯，他仔細地觀察了的。他慘然笑了一笑。他又從夢中跌回到現實裏面來了。

夜未央底演出延期兩次，後來終於在萬春茶園裏連演了三天，那已經是陽曆八月下旬的事了。覺新被覺民邀去看了夜未央。這個戲使他十分感動。當每一次閉幕的時候，他也跟着別人熱烈地拍掌。可是他回到家裏他底心又漸漸冷下去了。好像一池死水被人投擲了一塊石子進去，於是水花四濺，動盪了一陣，後來波紋逐漸消散，依舊剩下一池死水。

覺新看完夜戲，回到家裏去見周氏，周氏便告訴他：這天傍晚周老太太打發人來請他，說是蕙生病，要他去商量請醫生的事。這消息像一個霹靂把夜未央在覺新底腦裏留下的影響完全震散了。他覺得心裏非常空虛。這時已經打過二更，他不便到周家去。他不知道蕙底病究竟是輕是重，有無危險。然而從要他去商量請醫生一事看來，他又可以斷定蕙底病勢不輕，所以伯濤不能夠作主。這樣一想，他越發不能使自己底心安靜了。但在周氏底面前他又不願洩露自己底隱祕的感情，不得不做出鎮靜的樣子。

覺新一夜不曾閉眼，他躺在牀上輾轉反側，思潮起落個不停。他想起了許多被忘卻的舊事，他又想到那幾個死去的人。他愈想愈覺得不安。後來天開始發亮了，他才感到一點疲倦，迷迷糊糊地睡去。

他睡到早晨十點鐘，起牀後匆匆洗過臉，又見過周氏，便坐轎子到周家去。

周老太太看見覺新，便露出喜色地說：「大少爺，我曉得你今早晨會來的。昨天不湊巧，你不在家。我又怕周貴沒有說清楚。」

覺新向衆人行過禮後，坐下來便問起蕙底病狀。

「不曉得是怎樣起病的。到昨天姑少爺才打發人來請我去。蕙兒真可憐，人瘦得多了。她頭痛、發燒、氣喘、咳嗽、腰腹疼痛，這許多病她那樣的身子怎麼能夠受得了？她病了三四天我們才曉得。姑少爺每天請了羅敬亭來看，喫了好幾付藥，都不見效。後來又請王雲伯，他底藥也不中用。我看這樣下去是不行的。所以回來同媽商量。蕙兒底父親也沒有主意，媽說還是請大少爺來問問看，看大少爺有什麼主意。」陳氏焦慮地敘述道，她帶着求助的眼光望着覺新，急切地等候他底回答。

覺新皺起眉頭沈吟半晌，便毅然答道：「我看還是請西醫好。蕙表妹又有『喜』，比不得尋常人，大意不得。」

周伯濤忽然在旁邊插嘴說：「恐怕鄭家不肯。」其實不僅是鄭家不肯，他自己便是一個反對西醫的人。

「把西醫請去看看也不要緊，」覺新堅持道，「如果伯雄不贊成，至多不喫西醫底藥就是了。」

西醫看病素來很仔細。多一個人仔細看過也可以放心一點。」

「大少爺底話很有道理，那麼我們就打發人去請西醫。」周老太太素來相信覺新，這時便贊成他底主張。陳氏自然也無異議。

「我看請西醫不大妥當，西醫治內病是不行的。」伯濤始終不贊成請西醫，不過他看見覺新再三提議，又聽見他底母親說了那兩句話，他不便明白反對，便懷疑地說。

「那麼你想個更好的辦法出來，我也不管了。這回事情全是你弄糟的。蕙兒底命就會斷送在你底手裏！」周老太太聽見伯濤底話，只覺得氣往上沖，還有那積壓在她底心上的多日的氣憤激厲着她，她再也忍耐不住，便沈下臉厲聲責斥道。

伯濤從沒有看見周老太太這樣發過脾氣，以前總是她遇事將就他。蕙底命運似乎就捏在他一個人底手裏。是他一個人堅持着把蕙送到鄭家去的。沒有人預備違拗他底意志，所以他能够堅持到底。但是現在他底母親發出反抗的呼聲了。她這樣一表示，倒使伯濤軟化了。他碰了一個釘子，居然一聲不響地站起來，悄然走出房去。

「他走了也好。橫豎他管不好的。」周老太太賭氣地說。

「是，」覺新恭敬地應道。陳氏和徐氏畏怯地望着周老太太不敢作聲。婢女翠鳳垂着手站在周老太太底椅子背後。芸和枚少爺悄然坐在一個角裏。芸始終不說話，不過她聽見周老太太責備伯濤，卻暗暗地高興，彷彿替蕙出了一口氣。

「大少爺，請一趟西醫，脈禮要多少？」周老太太看見伯濤默默地走開，也就漸漸消了怒氣，她溫和地問道。

「出診一趟是六塊錢，」覺新答道，他看見周老太太請西醫的意志很堅決，便又自告奮勇地說：「外婆要請，我去請就是了。我認得祝醫官，我去請方便一點。」

「那不敢當，」周老太太謙虛地推辭道，但她馬上又改正地說：「大少爺，你去一趟也好。就請你陪醫生到你蕙表妹那兒去。脈禮你帶去罷。鄭家不會出這筆錢的。」她不讓覺新說話，又吩咐陳氏道：「少奶奶，你去拿六塊錢給大少爺，難爲他費心去一趟。」

「外婆不必客氣，辦這點小事情是應該的。錢我可以先墊出來，」覺新欠身答道。但陳氏已經走出了房間。他只得等她回來從她手裏接過錢才匆匆告辭出去。

伯濤在廂房裏聽見腳步聲和說話聲，知道覺新要走了，便出來送他。陳氏、徐氏們陪覺新走到左



廂房窗下，看見伯濤出來，便站住讓伯濤把覺新送出去。枚少爺畏怯地跟在後面。他們走到大廳上，覺新快要上轎了，伯濤忽然囁囁地對他說：

「明軒今天又要累你跑一趟，真是抱歉之至。不過醫生請去，如果鄭家不願意，你最好就早點打發他走，免得鄭家不高興。伯雄父子對於舊學造詣很深。他們不喜歡西醫也是理所當然。」明軒是覺新底號，伯濤平時喜歡跟着周太太叫覺新做「大少爺」，稱「明軒」的時候不多。這一番話似乎是他想了許久才說出來的。他底臉上還帶着嚴肅的表情。

覺新聽見這些不入耳的話，他不覺皺了皺眉頭，敷衍地說了兩聲「是」。他無意地擡眼看了看枚少爺，那個年青人俯下頭用手掩着嘴低聲咳嗽。他苦痛地想道：「居然有這樣的父親！」便逃避似地跨進轎子走了。

覺新到了法國醫院，才知道祝醫官被一個姓張的師長，請到簡陽看病去了。另一個任醫官在那裏，這個瘦長的法國人覺新以前也見過。他便把任醫官請了去。

伯濤已經派周貴到鄭家去通知過了。因此覺新陪了任醫官同去時並不使鄭家底人驚訝。國光讓他們在客廳裏坐了片刻，等裏面預備好了然後請他們進蕙底房間去。

蕙躺在牀上，身上蓋了一牀薄被，臉上未施脂粉，更顯得十分黃瘦。覺新走到牀前，親切地喚了一

聲「蕙表妹。」蕙不轉眼地望着他，微微一笑，低聲說道：「大表哥，你好。」淚水立刻從眼眶迸了出來。她連忙把臉掉向裏面去，不給他看見。覺新覺得一陣心酸，他極力忍住，裝出笑容和任醫官、國光兩人講話。

任醫官便開始做檢查底工作，他把蕙底心、肺、肝、胃各部都檢查過了。他驚奇地搖搖頭說中國話道：「沒有病，完全沒有病。」後來他又檢查腹部，忽然點頭說：「我知道了。」於是他把各種用具收起，放進皮包裏面，和藹地對覺新、國光兩人說：「這是膀胱炎，完全不要緊。不過要施點小手術。」

「施手術？」國光驚愕地問道。

「很簡單的，不要怕，沒有一點危險，」任醫官含笑地安慰道。

任醫官說中國話比祝醫官說得好，他還和覺新談起蕙底病原。他說，這是孕婦常有的一種病，因為初次受胎，胎兒懷得低一點，孕婦底尿管便受到胎兒頭部底壓迫。孕婦雖然時時小便，總是出來的少，而貯在尿胞裏的較多。這樣愈積愈多，尿胞裏就裝滿了尿，因此尿內的尿酸便往上沖，以致孕婦發生頭痛等等現狀。他又保證地說，現在只要略施手術用導尿管放在尿道裏把尿胞裏積存的尿一次排洩出來，病就好了。再服一點清毒劑，那更無問題。最後他又警告地說：如果不照這樣辦，日子久了尿毒侵入血液或神經，那麼孕婦便會小產或發生尿毒症。

覺新、國光兩人送了任醫官上轎，便轉身往裏面走去。他們剛走了兩步，國光忽然問道：「大表哥，你相信這種話嗎？」

「我想也有點道理，」覺新坦白地答道，他知道蕙底病勢不重，便不像先前那樣地焦急了。

「據我看，他底話簡直靠不住。頭痛怎麼能和尿有關係？我想還是中醫底陰陽五行之說有理，」國光理直氣壯似地說。

覺新含糊地答應一聲。他心裏很不舒服，但又不好發作出來。他只得忍耐着，默默地走進裏面去，他進了房間，看見國光底母親在那裏和蕙講話，他向鄭太太行了禮，說了兩句話。他忽然聽見蕙用手帕掩着嘴咳嗽，又想起任醫官底話便走到牀前，等蕙止了咳，然後關切地問道：「蕙表妹，醫生底話，你也聽見了的。你底意思怎樣？你說了我好去對外婆、大舅母她們說。」

蕙把頭一動，感激地一笑，她費力地說：（但聲音並不高）「既然是媽和婆婆她們請來看的，又勞大表哥親自走一趟，那麼以後就請他醫罷。」

「這不大好，我看西醫不可靠，」國光在旁邊反對道。

「少奶奶，你怎麼好答應外國人給你醫病？外國人花樣多得很，會想出希奇古怪的法子來欺人。並且一個陌生的男人怎麼好在你那種地方動手？不要羞死人嗎？倘使一個不小心把胎兒弄傷，那更

不得了！」鄭太太歇斯特里地尖聲嚷道。她底臉色不大好看，這表示着她心裏不高興。

「太親母，不過話也不能這樣說，西醫也有西醫底道理……」覺新極力壓制了他底憤懣，裝出和平的態度辯護道。但他剛說了一句話就被蕙阻止了。蕙在牀上喚了一聲「大表哥。」他更走近一步去聽她說話。

蕙疲倦地笑了一笑，臉上露了一個苦痛的拘攣。她喘息地說：「多謝你今天走一趟，剛才婆底話也很有理。我不要請西醫看了。請你轉告婆婆、媽她們。我喫中醫底藥，也會慢慢好起來的。請她們不要着急。」她底略略失了神的兩眼還不轉睛地望着他，兩顆大的眼淚嵌在兩隻眼角。她對着覺新微微搖頭，又用更低的聲音說：「我昨晚上夢見梅表姐，大概是媽昨天告訴我錢大姑媽從嘉定寫信來的緣故。」

覺新癡呆地立在牀前，好像受到意外的打擊似的。他望着蕙說不出一句話來。

「少奶奶這才懂得道理！」鄭太太得意地稱讚道。這才把覺新喚醒了。

「大表哥，令表妹倒很有見地。請你回去把這情形轉達岳父、岳母，請他們不要耽心。像令表妹這樣的病不宜請西醫看。我們每天請羅敬亭、王雲伯來看，今天又加請了張樸臣，他們三人輪流看脈，共同主方，不會有錯的。請岳父、岳母放心。」國光客氣地對覺新說，他不停地搖擺着他那寬大的方頭。他

用這幾句話便把覺新關在門外了。

覺新望着國光，聽這個人一句一句地說下去。他底眼前還現着那個憔悴的臉龐和那一對含淚的眼睛。這景象刺着他底心。他覺得心裏很亂，又覺得自己底臉上起了一陣拘攣。他又感到鼻子一酸。他知道自己快要淌淚了，便努力克制悲痛底感情。然而國光底話語還故意來刺激他，把氣憤帶來添加在他底悲痛上面。他極力掙扎着，但他明白他快要失敗了。他勉強支持着聽完國光底話，含糊地答應一聲，也不和國光辯駁，卻到牀前向蕙囑咐了幾句話，要她安心靜養，然後告辭走了。

覺新看見轎子出了鄭家底大門，他在轎裏起了一種逃出魔窟似的感覺。但一想到留在他後面的蕙底命運，他又讓悲憤把他底胸膛裝滿了。

淑英也有機會去看夜未央。她去得比覺新遲一天，是被琴約去的。琴和覺民定了計，當着淑英底母親張氏底面，請淑英在那一天到琴底家裏去玩。張氏自然沒有異議。淑英果然一個人到了琴底家。琴再偷偷地陪淑英到戲園去。琴對她底母親也只說陪淑英出去買東西。她們看完戲回到琴底家來時，連琴底母親也不知道她們到過戲園。淑英底母親還以為淑英整天就在張家。

淑英進戲園，這還是第一次。裏面的一切對於她都是很新奇的。女賓底座位在樓上，她們坐的是右邊的一個包廂。樓上觀客不多，全是白衣青裙的女學生。樓下是男賓座，年青的學生佔了一大半，上座有八九成的光景。有人在嗑瓜子、喫花生，大聲談話、說笑。許多人仰起頭，許多陌生的、或者還帶了點輕佻的眼光齊往樓上射來。那些臉上的異樣的表情使得淑英畏怯地紅了臉。樓下起了一陣喧嘩。淑英低頭專心讀那本小冊說明書，卻又讀不進去。她開始憎厭這個環境了。但是哨子一響，簾幕突然拉開，全個戲院立刻變成靜悄悄的。衆人底眼光集中在舞臺上面。那裏是一間簡陋的屋子，桌上有一盞半明半暗的煤油燈。兩個女人坐在桌子旁邊忙着摺報。左側有一扇小門，從那裏面發出來低微的印刷機底響聲。

「那個扮蘇斐亞的是張還如，你在公園裏頭碰見過的，」琴指着臺上那個年紀較大的婦人對淑英說。她又指了年青的女僕說道：「這是馬霞。」

「嗯，」淑英應了一聲，她已經記不起張還如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了。但她仍還注意地望着蘇斐亞和馬霞。這時從小門裏面出來一個中年人，手裏拿着一束報紙。

「這就是黃存仁，你一定記得他，二表哥去年在他底家裏住過一陣，」琴指着昂東親切地在淑英底耳邊說。

「嗯，我記得，」淑英微微點頭答道。她還記得那個人，琴那天在公園裏指給她看過的。她常常聽見覺民和琴談起他，她也知道他幫助覺民逃婚的事。她並不認識他，但她對他已經起了一點崇敬的感情。她這時不覺多看幾眼，聽他在戲臺上抱怨政府底專制和伸訴他對於祕密生活的煩厭。

於是一個年青人帶着一包鉛字從外面進來。琴告訴淑英這是張惠如扮演的主角樺西里。他就是扮蘇斐亞的張還如底哥哥。淑英含糊地應着，頭也不掉地望着舞臺。這時看門人領了警察進房來查房間，說是這裏有一個新來寄宿的客人沒有護照。昂東把樺西里帶來的假護照給警察看了，又花了一點錢才把警察打發走了，蘇斐亞便進內室去扶了一個工人服裝的黨大樂出來。

「這是方繼舜，他寫過文章大罵馮樂山，」琴指着那個老人說。淑英不大注意地點一下頭，她並

不知道方繼舜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方繼舜常常用筆名在黎明週報上發表文章。她讀過那些文章，卻不知道牠們是方繼舜底作品。

這個老革命黨人一面咳嗽一面說了許多激烈的話。門鈴忽然響了。不久一個身材苗條面貌清秀的年青女子走進屋來。

「這簡直不像男人扮的！你看他走路，說話底樣子明明是個女人，」琴感到興趣地低聲對淑英說。

「他叫什麼名字？」淑英好奇地望着那個年青女子，（他們叫「她」做安娥）順口問了這一句。

「他叫陳遲。他平日做事情總要比別人慢，大家都說他底名字取得很對。聽二表哥說他還是頭一次演女角，」琴興致很好地答道。

臺上大樂談了一陣話，似乎很疲倦，又走進內室裏去了。其餘的人煩躁地談了許多關於革命運動底前途的話，大半都是帶煽動性的。樺西里甚至忿忿地高聲說：「所以這個『血鐘』應當響起來，越響越高，不到全勝的時候不止！」

樓下立刻起了一陣拍掌聲。淑英突然一驚，心跳得很厲害，她連忙掉頭看琴，琴正興奮地看舞臺



上的表演。

安娥激動地接着說：「目前這種困苦實在難堪，必須要那『血鐘』一齊響起來，響個不了，叫各處都能够聽見……後來的人一定會享到和平安樂……」

「你們聽見麼？你們聽見麼？」那『血鐘』的聲音，蘇斐亞突然帶着嚴肅的表情問道。全個劇場馬上變得非常肅靜了。衆人都在傾聽，要聽出那『血鐘』底聲音。

「明天！」安娥忽然在臺上狂喊起來，使得臺下的觀衆驚了一跳。

「明天奴隸制度就要完結了！」馬霞仰起頭夢幻地說。

有幾個人在樓下拍起掌來。

樺西里和安娥先後走了。蘇斐亞們留在房裏繼續摺報。門鈴忽然大響起來，昂東驚恐地立起，嘶聲叫道：「那兒……門外頭……我們底事情壞了！」

「哎喲！」蘇斐亞和馬霞齊聲呻吟道。黨大樂從內室裏奔出來，拿出一支手鎗說：「警察麼？我自己留一顆子彈，其餘五顆留給你們用。」他仍然走入內室去了。房門外響着一片打門聲，馬霞早去鎖了門。蘇斐亞和昂東忙着焚燒通信地址和文件。內室裏發出一聲槍響，一定是黨大樂放的槍。接着一個警長帶着五個警察破門進來。

「完了，」淑英驚惶地低聲自語道。這時樓下的觀衆中也起了一個小的騷動。琴也很激動，但她看見淑英底着急的樣子，不覺開顏一笑，愛憐地安慰淑英道：「三表妹，你不要看得太認真了。這是演戲。」淑英感動地看了琴一眼，放心似地噓了一口氣。

警察一進屋來便開箱倒篋，四處搜索，一面兇惡地捉住房裏的三個人。警長傲慢地指揮一切，後來無意間發見了那道小門，便進去，只聽見印刷機器底響聲，不久警長拿了一張報紙出來，對着燈光讀道：「光明」驚愕地說：「原來你們就是辦光明的人！」警長又說了一些嘲笑侮辱的話，昂東忍不住掙脫了手向警長撲過去，但又被警察推倒了，兩個警察扭住他毆打。蘇斐亞和馬霞着急地哭喊起來。她們也被警察們緊緊縛住。警長站在馬霞面前輕佻地問道：「你這小東西，還不會哭完嗎？」馬霞悲憤地說：「難道我們連哭底權利都沒有了？」警長哈哈地笑道：「你這小東西，像你們這般東西還不是叫你們怎樣就該怎樣！」

在這個紛擾中簾幕跟着警長底笑聲，馬霞們底悲泣聲驟然拉攏了。起初是一陣沈悶的寧靜。於是無數的手掌瘋狂似地拍動起來。

「琴姐，你覺得怎樣？」淑英回過頭嗚咽似地低聲問道，她含着一眼腔的淚珠。

「真是好戲！」琴興奮地答道。

「琴姐，真有這樣的事情嗎？」淑英囁嚅地問道。「這太可怕了，我好像聽見大哥說過，三哥在上海也會做革命黨，是不是和昂東他們一樣？」

「二表妹，你不要擔心，」琴壓抑住心裏的波濤，柔聲安慰淑英道。「那種事情的確是有過的，現在也許還常常有。不過三表弟還不會像這樣。你不用替他害怕，你不記得安娥剛才說過的話：『個人的痛苦和全體的痛苦比較起來算得什麼？』這句話很有意思。」

淑英不即刻答話，她在思索。她兩次欲語又止，顯然地有幾種互相衝突的思想在她底頭腦裏激鬪。琴知道這個，想改變她底注意，便說：「第二幕就要開演了，你留心看二表哥演戲。」

淑英還來不及答話，第二幕果然就開演了。她便注意地去看舞臺，那裏是一間客廳，樺西里在和他底幾個朋友談話。

「你看，坐在樺西里旁邊的那個人便是二表哥！你認得不認得？」琴得意地指着那個穿着整齊的洋服談吐文雅的青年說，她底臉上帶着微笑。

「對的，我現在認得了。」淑英含笑答道。「二哥這樣打扮倒比平日好看些。」

戲臺上幾個人煩躁地談着種種不好的消息：蘇斐亞在監牢裏自殺未成，馬霞受侮辱。他們又談到城裏罷工底事情，最後又商量行刺總督的計劃，大家都願意去做那件事。覺民扮的銀行家卻沒有

這機會，他垂頭喪氣地訴苦道：「我拿出幾個臭錢算得什麼！安安穩穩地看着旁人準備了性命一條一條地送去。唉……」

「二哥不是這樣的人，」淑英不相信地低聲說。

「你說什麼？」琴問道。

淑英猛省似地看看琴，恍然失笑了。她偏袒地對琴說：「二哥做得很好。我不覺得在看戲。」琴聽了自然十分高興。

但銀行家在臺上苦惱地踱了幾步便不得不退場了。淑英忽然側頭問道：「二哥還會出場嗎？」  
「他不再出場了，」琴惋惜地答道。

「可惜只有這一點兒，」淑英失望地說，她很希望民能够在臺上多站一些時候，多說幾句話，但是她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了。她便帶點疑惑地問琴道：「二哥爲什麼不演樺西里？」

「他們本來派他演樺西里，他還是第一次上臺，恐怕演不好，反而誤了事情，所以讓給張惠如去演了，自己來演一個配角，」琴知道淑英底心理，便安慰地解釋道。

淑英也不再問話了，她仍舊注意地望着戲臺。

房裏只剩了樺西里一個人，那個打掃房屋的老媽子阿姨媽拿着掃帚進房來。她向樺西里訴了

一陣苦，說到她從前的一個小主人因參加革命運動被捕受絞刑時，眼裏掉下淚，聲音也變成嗚咽了。這時門鈴響了，阿姨彎着腰蹣跚地走去開門。接着一個穿學生裝的少年走進來，這少年交了一本小書給樺西里，十分感動地說：「我看過兩遍了。我恨不得就吞了牠下去……樺西里，請問你，你遇見什麼樣的人才能把他看做同志……像我這樣的人也能算數嗎？」

淑英不覺側頭看了琴一眼，琴將手伸過去捏住淑英底左手。

那個少年和樺西里談了幾句話，終於忍不住悲憤地說道：「我們底教習今天還告訴我們說革命黨是壞人，是社會上的毒害。我聽見了這話一聲也不敢響。我去了，我去讀那些瘟書，好養活我底母親……」

淑英底心怦怦地跳動，她底手也有點顫抖。那個少年底悲哀似乎傳染給她了。有一個聲音同樣地在她底心裏說：「太久了，我實在忍耐不下去。」舞臺上的那些人，那些話語給了她一個刺激，一個希望，漸漸把她底心吸引了去。她也像那個少年一樣，想離開自己生活於其中的陰鬱的環境了，她也想問道：「像我這樣的人也能算數嗎？」

琴無意間瞥了淑英一下，她看見淑英底帶着渴望的眼光，略略猜到淑英底心理，她知道這個戲已經在淑英底心上產生了影響，她自然滿意。但她也不說什麼，只是鼓舞地微微一笑，低聲喚道：「二

妹。」

淑英掉過臉來看琴，但這時安娥出場了，琴便指着臺上對淑英說：「你看，安娥又出來了。」

樺西里正倒在沙發上睡着，安娥推了門進來，在桌上輕輕敲了幾下，把樺西里驚醒了。樺西里連忙站起和安娥握手，兩人談了一些別後的話，又談到印刷所被封，蘇斐亞等被捕的事。安娥自從那回事情發生以後，便搬了家，躲到一個住在園街的姑母底家裏。她姑母底丈夫是財政廳官吏，對革命運動異常仇視。所以她住在那裏十分安全。……他們兩人談到後來，樺西里忽然拿起安娥底手吻着手背，發出那愛情底自白。安娥終於不能堅持了，她張開兩臂，柔情地喚道：「樺西里，來！」樺西里急急走到她身邊，慢慢跪倒在地上，安娥撫着樺西里底頭髮，憐愛地低聲喚着：「我心愛的狂兒。」

淑英底心跳得更厲害，臉微微地發紅了。她想：真有这样的事？這不再是她常常讀到的西洋小說裏的描寫，而是擺在她底眼前的真實的景象了。她覺得樺西里和安娥是一對有血有肉的男女，並不是張惠如和陳遲所扮演的兩個腳色。那兩人所表示的熱情震撼了她底心，給她打開了一個新的眼界。她有點懼怕，但又有一點希望。她注意地看着在舞臺上展開的悲劇。

窗外起了罷工工人底歌聲和遊行的腳步聲。安娥和樺西里走到窗前去。安娥非常高興地說：「……好看得很！這許多工人很整齊的，慢慢向前走去。我看他們都懷着一片誠心……」但樺西里

忽然急迫地說：「你不聽見那邊的馬蹄聲？」安娥心平氣和地張望着，忽然驚恐地大聲叫道：「馬兵裝上子彈了！」後來又說：「我們底人不住地前進……他們只管唱！他們唱着向前進！不怕馬兵底槍！他們不住地向前進！」

這時窗外廣場上腳步聲愈走愈近。這是許多人底腳步聲，但很整齊，裏面還夾雜着一片沈鬱的歌聲。阿娥媽躬着腰走進房間，走到窗前，她和着窗外歌聲唱起來，安娥、樺西里也跟着唱下去。三個人唱得正起勁，忽然外面起了一排槍響，於是歌聲停止了，而奔跑哭喊的聲音響成了一片。廣場上人聲十分嘈雜，還有人在狂叫「救命」，接着又是一排槍響。人聲、馬蹄聲雜亂地撲進房來。

樓下男賓座裏起了一陣騷動，有些人惡聲罵起來。

「琴姐，怎樣了？」淑英畏怯地靠着琴底肩膀，抓着琴底一隻手，顫抖地低聲問道，她底臉上現着驚恐的表情。

「不要怕，這是演戲，」琴極力鎮壓住自己底激動親切地安慰淑英道。

「安娥……安娥，」樺西里苦痛地狂喊道，在這喊聲底中間還接連響了幾排槍聲。安娥悲憤地叫道：「我們太遲緩了。應當加倍努力！」

樓下的觀眾忽然瘋狂地拍起掌來。

樺西里拉着安娥底手，苦惱地說：「我不願意失掉你……」忽然阿姨媽哭着跑進房來說：「天呀……蘇沙被刺刀刺傷了！」蘇沙便是先前那少年底小名。樺西里急得滿屋跑，口裏喚着「蘇沙。」阿姨媽又走了出去。安娥煩惱地說了一句：「無處不是苦惱！」於是樺西里發狂地說：「安娥，我們去罷，我們逃去罷。快快……」但是門鈴響了。樺西里去開門領了先前來過的那個工人服裝的葛勒高進來。葛勒高就在門邊說：「時候已到了，輪着我們了。必須要……現在滿街是血。死了多少人，還不曉得……一定，後天。」樺西里應道：「一定後天。」葛勒高又說：「園街同宮街兩條路。」樺西里爽快地答道：「我到園街。」葛勒高說：「好，東西全齊備了。」他和樺西里握了手便悄然走了出去。樺西里一個人在門前站立了許久，動也不動一下。安娥走過去問道：「什麼事？」樺西里回答說是一件不要緊的事情。安娥把他半拉半扶地送到睡椅前面，兩人併肩坐下。安娥忽然驚問道：「樺西里！你爲什麼打戰？」樺西里靠在安娥底身上，疲倦地說：「讓我底頭枕着你……」安娥說：「我搖着你睡罷。」樺西里昏迷似地說：「只要一刻功夫就好。」安娥柔聲阻止道：「不要響，閉嘴。」

全個戲園的觀衆都注意地望着舞臺，癡呆地凝視、傾聽那兩個人底一舉一動、一言一語，他們想知道一個究竟，然而簾幕不快不慢地合攏了，牠掩蓋了一切。於是爆竹似的掌聲響遍了全個戲院。許多年青人把手掌都拍紅了還不肯停止。



「琴姐，我要哭出來了，」淑英含着眼淚對琴微笑道。

「我也是的，這個戲太動人，」琴一面摸出手帕揩拭眼睛，「叫人看了就覺得是眞事情一樣。」  
「這種事情我以前簡直沒有夢想過，」淑英激動地說。「我現在才曉得世界上還有這種事情，還有這種人。」

「你以前整天關在家裏，自然不曉得外面的事情。你以後多出來看看，走走，你底世界就會漸漸大起來的，」琴高興地解釋道。

「我真不懂：同是一樣的人，爲什麼外國女子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做出那些事情，而中國女子卻被人當作禮物或者雀鳥一類的東西……送出去……關起來？我們連自己底事情也不能作一點主，只有眼睜睜地看着別人把我們送進火坑裏面去……」淑英苦惱地說，不過她仍還將她底怨憤極力壓下，使她底聲音成爲平穩。

琴聽見淑英說出這種話，覺得更可證實淑英近來漸漸地在改變：她竟然從她底狹的囚籠裏伸出頭來探望外面的世界了；淑英底想飛出囚籠的心願也是一天一天地熾熱起來。這正是琴所希望的。這好像一棵花樹底生長，從發芽到枝子長成，現在生出花蕾，那個澆水培養的園丁看見這情形自然充滿了喜悅底感情。琴也許不會擔任園丁底工作，但她卻在那根上澆過一點水，而且她也愛那棵

花樹，她更盼望看見美麗的花朵。所以淑英底話使她滿意，使她感到一陣痛快，而且把那戲劇所留給她的陰鬱沈重的感覺和悲憤暫時驅走了。她便趁着這時機向淑英宣傳與激厲地說：「這就是爲什麼二表哥他們要攻擊舊禮教了。他們底國文教員把舊禮教稱作喫人的禮教的，確不錯。這禮教不曉得喫了多少女子。梅姐、大表嫂、鳴鳳，都是我們親眼看見的。還有蕙姐，她走的又是這條路……不過現在也有不少的中國女子起來反抗命運，反抗舊禮教了。她們至少也要做到外國女子那樣。許倩如最近從廣東來信說：『那邊剪掉頭髮的女學生漸漸多起來。』我還有一個同學——」琴說到這裏，忽然注意到舞臺上簾幕已經拉開，便住了嘴，留心去看夜未央第三幕底開展了。

淑英心裏很激動。琴底話自然給她一個刺激，一個鼓舞。她同意琴底意見，她也希望聽到琴底結論。但是安娥底命運太牽繫着她底心了。她不肯放過那個女子底一言一動；她要看到安娥底結局。

舞臺上現出一個富家的客廳，是在安娥底姑母白爾波底家裏。這是一個和平安靜的地方。那裏坐了三個面貌溫淑的女人，還有一個衆人熟習的安娥。但是就在這裏一個驚天動地的事變快要發生了。劇場的觀衆好像在看一匹雪下的火山。在溫和的春風底吹拂下雪慢慢地融化着。衆人在等候那可怖的爆發。爆發底兆候漸漸出現了。溫淑的女性讀着罷工工人底宣言。連和藹的中年婦人白爾波也唸出「時乎時乎，至矣不再！自古廓清人道之障礙，皆從微火初燃，俄頃即成燎原，而後得自由世

界之光明」一類句子；又還接收黨人寄存的書報。而糊塗的官僚白爾波底丈夫卻出來表現他們那種人底愚昧與荒淫。等到客廳裏只剩下安娥和白爾波兩人時，樺西里突然來了。他抱定決心要去敲那「血鐘」，現在來要求他所愛的人給他發信號。於是悲痛的訣別……愛情與義務底激鬪……這兩個年青人底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絞着觀衆底心。樺西里悲壯地說：「我想着死字，沒有一點害怕。我底手萬無一失。我希望你的，只要你在旁邊，我好像聽你底號令……你放一個亮到窗口，這是一個暗號，一個號令，也就是訣別……自由終得同明天的太陽一同昇起，恨我就不能親見……」他決然走了。安娥底悲聲呼喚也不能把他留住。那悲痛的聲音響徹了每個觀衆底心，樓座的觀衆跟着那個剛毅的女子淌淚，淑英頻頻揩拭淚眼，琴也是淚水盈腔了。

於是到了最後的高潮。安娥點燃蠟燭，把燭臺放到窗口，她躊躇幾次，終於以一個超人的意志給她所愛而又愛她的人發出犧牲底信號，讓他和總督同歸於盡，在巨聲爆發玻璃窗震碎知道使命完成以後又傷心着、哀泣着，最後她忘了自己，在一陣激動出神之際又像一個戰士那樣反覆地狂叫着：「向前進！向前進！」

簾幕在「向前進」底呼聲中急急合起來。樓上樓下無數著魔發狂一般的觀衆這時才知道全劇完結了。拍掌聲暴雨似地響着。衆人感動地、留戀地不住鼓掌。樓下的學生們先是坐着拍，後來站起

來拍，他們把手掌都拍紅了，還不肯散去。

「這才是一個勇敢的女子！」淑英十分激動、顫抖地說了這一句。

「我們走罷，」琴忽忽地說。

「不等二哥？」淑英留戀地問題。

「他會在下面等我們，給我們招呼轎子。他等一會兒還到我家裏來，」琴興奮地答道。她被感動的程度也不下於淑英。她底腦裏充滿着安娥、樺西里一些人底影子。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的話？我說：倘使有一天你需要人幫忙，有一個人願意爲你底緣故犧牲一切的……」

淑英看見他底眼裏的淚水，又聽見這樣的話語，這都是她所料不到的，她禁不住打岔地低聲喚道：「陳先生……」她十分感動，她想說話來表明她底感激。但是劍雲不讓她說下去。

「我底生存是渺小的生存。我是值不得人憐惜的。我倘使能夠給你幫一點忙，使你少受一點苦，那麼我就是死，也是值得，我自己也甘心情願。我活在世上，沒有一點意思，就像覺慧常說的『浪費生命。』我簡直可以說是具活屍。你們對我好，我也曉得感激，尤其是二小姐，你看得起我，把我當作先生看待。我也應該找個機會來報答，」劍雲說下去，愈覺得話語在心頭像泉水一般湧上來。他一邊說，一邊流淚，淚水流到他底嘴邊，流進了他底時開時闔的嘴裏，他只顧說話，就索性把淚水也嚥下去了。眼淚流得太多，他又不肯去揩拭，便使他底眼睛模糊起來，他底眼光仍還穿過淚花定在淑英底臉上。後來他似乎看見她底眼角也嵌着淚珠，他激動得太厲害，他不能夠再說下去了。他想放聲痛哭一場，但他極力忍住。他不敢再看她，便把頭微微俯下，胸膛靠住桌子，用一隻手遮住眼睛。眼淚即刻把這隻手弄溼了。

「陳先生，你不要這樣說，」淑英感激地垂淚道。劍雲底話把一個不幸的人底內心剖開給她看了。自然他底深心處隱藏的一個秘密她還不會瞭解。但是她第一次比較清楚地看見了這個憂鬱的

年青人底真面目。琴和覺民平日提起劍雲，總要露一點憐憫底感情，連覺新有時也是如此。他們都把劍雲看作一個多愁善感的書生，現在她才知道他竟是如此地大量。但是對這大量的行爲她能夠交出什麼樣的報答呢？她所能表示的只有一點感激。她固然感激他底好意。然而她卻想不到她會從他那裏得到她所真正需要的幫助。她想到的是：這個有着善良心腸的年青人也和她一樣地需要別人底幫忙。她不能夠做這類的事情。不過她願意送給他一點同情和安慰。兩顆在苦難中的心逐漸互相挨近。這中間雖然仍還有不很近的距離，卻也不能阻止淑英對劍雲發生更大的好感。她關心地對劍雲說：「陳先生，我底事情也不必要你幫忙了。不過你這番好意我死也不會忘記的。其實你這樣熱心教我讀英文，也就是給我幫忙。我難道還不知足……」

淑英停了一下她覺得自己要哭出來了。她不願意這時候在劍雲底眼前哭，便摸出手帕把積在眼腔裏的淚珠揩去。這情形很使劍雲感動，他第一次看見一個人懷了好意地對他落淚，而這個人又是他底天空中的明星。他暗暗地禱祝那愉快的笑容早一刻回復到她底臉上，但同時他又不能不失望地想：她還是不相信我！不過他毫不因此怨她，他卻只懊悔自己從前不去尋求這樣的機會。

「陳先生，我年紀青，也許不懂事，不會說話，」淑英勉強露出了一個微笑，她稍微安靜地說下去，「不過我總不明白你心裏有什麼憂愁。我們很少看見你開顏大笑過。大哥說你一個人沒有負擔，倒

很自由自在，他反而羨慕你。他們又說你是傷心人，別有懷抱。我不曉得，不應該問你。不過你做什麼總說「渺小的生存值不得人憐惜」一類的話？有什麼傷心的事情？陳先生，你看連我這樣的人也還癡愚地夢想遠走高飛（這四個字是她遲疑了一下才低聲說出來的）你怎麼能看輕自己？你們男人家比我們更能够做事情。你不見得比別人差。做什麼要糟蹋自己？——她說話時帶了一點憐惜的調子，就像姊姊在責備兄弟。同時她底眼光溫柔地撫着他底臉。

「二小姐，你還不曉得，」劍雲苦痛地接口說，眼淚沿着他底臉頰流下來，「不是我故意看輕我自己。命運太折磨人了。我就像一個失足跌進了泥坑裏頭的人，我拚命想往上面爬，然而總爬不起來，好像有什麼東西絆住我底腳一般。我每次努力底結果總是一場空，還有人笑我不安分。現在我連動也不敢動了。你不曉得我底身世，我父母死得很早，留下財產不多，伯父把我養大成，到中學畢業，就讓我自立。伯父對我從來就很冷淡，我從小就沒有嘗過溫暖底滋味。我住在他家裏，他家裏也沒有什麼人，我一個堂哥在外州縣做事。伯母患着癱病，整天不起牀。從小時候起我底心裏就裝滿了寂寞、陰暗、寒冷。你們不會曉得那寂寞的日子多麼難過。沒有一個人關心我，也沒有一個我關心的人。我連我父母底面貌也記不起來。二小姐，你想我怎麼能够打起精神做事？我又爲哪個人發奮努力？其實我從前也有過一些計畫，然而一到預備實行就大碰釘子。現在又太晏了。我恐怕我已經得了不治的肺病，

我可以說是一個廢物。我活下去還有——」

外面忽然起了兩三聲咳嗽，一個熟習的腳步聲在窗下走過，鞋底依呀地響着。劍雲驚覺地閉了嘴。淑英也擡起頭去看窗戶。但是聲音漸漸地去遠了，淑英低聲自語道：「爹回來了，」她便把面前攤開的書本闔上。劍雲畏怯地把未完的話語嚥住了。淑英看見他不再說話，便苦澀地一笑，柔聲說：「陳先生，我想不到你受過那麼多的苦。我以為我自己就已經是很不幸的了。不過過去的事情還提牠做什麼？你底身體的確不大好，你應當好好保養。以後你說不定會遇到好的機會。我會去對大哥、二哥他們說，要他們給你幫忙。你寬寬心罷。你看，現在連我也不像從前那樣了。」她底眼光憐惜地望着他，好像在說：你就聽從我底話罷。

劍雲十分激動。這眼光和這些話語把他底心完全征服了。他感動地甚至帶了崇敬底感情低低喚了一聲「二小姐，」過後哽咽地說：「你底話我永遠不會忘記。從沒有人對我說過這樣的話，從沒有人——」

劍雲還沒有說完話，卻看見翠環慌慌張張地跑進來，他便住了口。翠環小心地低聲催促淑英道：「二小姐，老爺回來了，你快去。」淑英連忙站起來。

劍雲也不顧臉上的淚痕，驚惶地問翠環道：「有什麼事情？你這樣着急！」

「沒有什麼事情。我怕老爺回來看不見二小姐，會發脾氣。老爺今天打牌輸了錢，人好像不大高興，」翠環略帶了一點焦慮地答道。

「好，我們走罷，」淑英無精打彩地說。她又對劍雲說：「陳先生，你再坐一會兒罷。」

「是的，我在這兒等覺民回來，」劍雲欠身答道。

「陳先生，你還這樣客氣，」淑英微微一笑說。她便跟着翠環走出去了。

淑英進了克明底房間。克明正翹起二郎腿坐在沙發上。一手捧着水烟袋，另一隻手拿着紙捻子，在嘴邊吹。淑英走到克明面前溫和地說：「爹，你回來了。」克明點了點頭，他吹燃紙捻子抽了一袋煙，把煙灰吹去了，然後責備似地說了一句：「我回來這一陣，你才來看我。」

「我在讀書，不曉得爹回來了，」淑英低下頭分辯道。

「真的，二女近來很用功，晚上還在讀英文，」張氏解圍似地插嘴說。

「哦，」克明吐出這個聲音，他又抽了一袋煙，便皺着眉頭正色說道：「二女一個女子讀英文有什麼用？她只要把字練好一點就不錯了。我看她以後儘可不必跟着劍雲讀英文，二女年紀也不小了。劍雲也很年青。他們兩個常常在一起也不像話。今天四弟還向我提起過。那回二女她們去公園也有劍雲在裏頭。這種事情如果傳到陳家去，他們還會笑我沒有家教。」

「這倒不至於。劍雲是我們家裏的親戚，他這個人又是很懂規矩，很知禮節的。二女我也相信得過。年青人高興用功，倒是很難得的事情。四弟怎麼會有這種古怪想頭？」張氏看見淑英垂着頭，兩眼含淚欲滴的樣子，心裏不忍，便替淑英解釋道：

「你總是這樣『慣使』她！」克明瞪了張氏一眼，便板着面孔抱怨道：「將來出了什麼事情，你能够負責嗎？我可沒有臉去和陳家交涉。」

「三老爺，你這個人怎麼這樣不近情理！」張氏氣惱地搶白道：「這種話虧你當着女兒面前說得出口。我負得起責任。二女出了什麼事情，你問我好了。」

「你負得起責任？我知道你巴不得我把陳家底親事退掉，你好好把二女嫁給劍雲。」

「你真是發瘋了！」張氏氣得站起來指着克明說。淑英忽然「哇」的一聲哭着跑出院去。張氏看見淑英走開了，也不再和克明爭辯，便氣憤地說：「我不再和你說，讓你一個人去發脾氣。」她氣沖沖地走出了房門。

淑英回到自己底房裏，翠環正站在書桌前爲她印一盒檀香。翠環聽見淑英底腳步聲，便驚喜地喚了一聲：「二小姐。」淑英也不答應，一直走到牀前，倒下去低聲哭起來。

「二小姐，什麼事情？你好好地怎麼又哭了？」翠環連忙跑到牀前問道。



「爹不要我讀英文，還說那些無聊的話，」淑英抽泣地答道。

「老爺也太沒有道理！對女兒總是這樣狠，還虧他是個讀書明理的人，」翠環氣憤不平地說。

「他哪兒懂得我底心理？他哪兒會顧到我底幸福？」淑英苦痛地說。這時她底母親張氏走進房裏來了。

「二女，你不要傷心，你爹過一會兒就會平氣的，」張氏坐在一把椅子上和藹地勸慰道。

淑英並不答話，卻只顧低聲哭泣。

「二女，我看你就依你爹底話罷，你讀好英文也沒有多大的用場。你將來到陳家去做媳婦不會用到的。我仔細一想你爹底話也有點道理。你與其讀英文，還不如學做幾樣菜，將來容易討你公婆，你姑少爺歡喜，」張氏溫和地說教似地繼續說。

「我偏不依爹底話！我偏要讀英文！我是不會討人歡喜的，」淑英再也不能忍耐了，她把身子一扭，爆發似地頂撞道。

張氏意外地碰了一個釘子，她也不生氣。她驚疑地望着淑英，半晌說不出話來。她覺得淑英漸漸地改變了。

的確淑英漸漸地改變了。她這一次並不會聽從她底父親底話。她依舊跟着劍雲讀英文，依舊跟着琴和覺民學習各科知識。克明自從那晚上發過脾氣以後，也就不再和淑英談起讀書底事。他並不關心淑英底生活。他只要看見淑英早晚來定省，他從外面回家時她來問安，飯桌上她又沒有缺席，他便滿意了。張氏本無確定的主張。她看見克明不說話，便也不干涉淑英。她讓這個小女照自己底意思做去，她有時還在克明底面前替淑英略微掩飾。

淑英此後居然過了一些安靜的日子。她底生活是有規律的，而且是平和的。並沒有人來故意攪擾她。這好像一泓秋水，有時被曉風一吹，水面浮起一串漣漪，動盪了一會仍舊恢復平靜的狀態。她自然有過小的煩憂，也有過小的歡樂。然而凌駕這一切的卻是一個大的希望。這是覺慧、琴、覺民、劍雲幾個人安放在他前面的。她以那希望為目標，她向着牠一步一步地走去。她並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達到那個希望。然而她相信那幾個人，她知道他們不會拿海市蜃樓來哄騙她。所以她也能够暫時放心過日子。在這種平靜的生活裏她開始覺得時光過得很快了。

時光不停地向前流去。天氣漸漸涼爽起來。吵人的蟬聲被秋風吹散了。代替牠的是晚間階下石

板縫裏蟋蟀底悲鳴。秋天的日子是最好過的。高家底人每天總有半數閒着無事，而且客人來往也比較前些時候多。白天大家聚在一起打牌，有時一桌，有時兩桌，王氏和沈氏一定在場，周氏和張氏也常常參加。克明卻不常加入，他在外面應酬很忙。有時在家，他便坐在房裏翻閱古書。克安、克定兩弟兄喜歡在外面遊玩。克定有他底小公館。他輪流在兩處住宿，也常常把克安請到小公館去喝酒、打牌、抽雅片煙。但是他們兩個如果在家裏，他們便早早地發起打牌。上一輩的人忙着在牌桌上混日子。子姪輩的人便有了更多的自由。除了小孩打架外這家庭裏別的糾紛卻漸漸地減少了。

覺新照例每天到公司辦事。他有暇常常到各家親戚處走走。他在家裏，要是牌桌上缺人，他就被拉去充數。他幾次聲明戒賭，然而他底孀娘差人來請他時，他又毫不遲疑地答應了。晚上除了打牌外，他們還有一種娛樂，便是聽瞎子唱書。這也是由王氏、沈氏們發起的，但覺新對這事卻也很感到興趣。晚上或者有月亮或者星光滿天，堂屋兩邊的階上和天井裏聚滿了人，大半個公館裏的上上下下的人都來欣賞這民間的音樂。只有在這種時候公館裏才顯得十分熱鬧。連白天裏總看不見的陳姨太也現身了。她近幾月來每天都到她底母親那裏去，晚上便回來參加這種普遍的娛樂。

覺民討厭這兩種娛樂，但他也知道牠們維繫着這個家庭底和平，而且牠們給淑英帶來一些清閒的日子。他還能夠利用這樣的機會在外面做一些事情。他計算着日子，他考慮將來。淑英爲祖父戴

一年的孝，過了九個月，就已算滿孝。陳家很有理由來催促早日下定的，而且說不定明年就會來接人。淑英底定命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地逼近了。他時常爲這個耽心。他看見淑英每天愉快地學習各種功課，似乎忘記了這件事情，他使不忍向她提起牠，使她白白憂慮。因此他只是暗暗地和琴、或者和別的朋友商量一些應有的準備和進行的步驟。

琴依舊常到高家來，她來得更勤了，差不多隔一天來一次。不過通常總是天一黑她便回家；倘使張太太也來高家打牌，她就可以等到二更時分和她底母親一起回去。琴和淑英在一處的時候較多。但她們也有時間和淑華、淑貞們一塊兒遊玩。有時這幾姊妹還商量好把芸接了來在花園裏划船、聚餐。芸一來，便在這羣少女中間增添了更多的歡笑。芸底臉頰上兩個酒渦總是顯露出來的時候多。她跟着淑華學習划船，她又向淑英借閱翻譯小說。她常常天真地笑着，這笑容甚至引起了淑貞底嘴邊的微笑。琴像一個長姊那樣暗暗地指導着她們，愛護着她們。琴極力維持着她們中間的和平、歡樂的空氣。但是當她們談起蕙底事情時，連琴也會鬱悶地沈吟起來。在這種時候芸便收藏了笑渦，緊皺起眉頭，生氣地撇着嘴。在這種時候淑英底清澄的眼睛又會爲陰雲所掩蔽。她們對於蕙底命運只能表示一點同情和悲憤，卻不能將蕙底痛苦減輕絲毫。一談起蕙，琴和淑英姊妹便渴望看見她，尤其是在知道她近來新病初愈的時候，她們盼望她能够像從前那樣地和她們在一起談笑遊玩。她們要把

蕙請到高家來。但這並不是容易的事，蕙親自對覺新說過她自己是不能作主的。然而年青人底心常常不懼怕困難。她們想盡方法，又請周氏和覺新幫忙，終於把蕙請到了。當前一天覺新把這個好消息向她們預先報告的時候，這幾個少女是多麼興奮，多麼歡喜。

淑英那天很早起牀。她在後房裏梳洗完畢，走回前房，翠環已經用窗棍子把縷花格子窗撐起了。房裏很明亮。前一夜落了小雨，早晨的空氣特別清爽。一股甜香撲到她底鼻端，慢慢地沁入她底內部。

「二小姐，你聞，桂花香。一晚上功夫就開得這樣好。真是在歡迎蕙小姐了，」翠環高興地說。

「今天我們就在花園裏頭賞桂花，蕙表姐一定喜歡的。翠環，你記住，回頭折幾枝桂花給蕙小姐帶回去。」淑英帶喜色地吩咐道。但過後她又耽心起來，她底喜色褪去了，她自語似地說：「他們說蕙表姐瘦了，我好久沒有看見她，她又生過一回病。不曉得她底身體究竟怎樣？」

一隻喜鵲在屋簷上得意地叫着。翠環湊趣地說：「二小姐，你聽，喜鵲也在叫，今天一定有喜事。你還耽心做什麼？」

淑英忍不住撲嗤一笑，說道：「翠環，你今天怎麼專說這種話？難道發瘋了？」

「今天桂花開，蕙小姐又來，又是三小姐過生，難道二小姐還不准我說幾句高興話？」翠環帶笑分辯道。過後她又問：「二小姐，你今天還用功嗎？」

淑英搖搖頭笑答道：「我今天不看書了。三小姐過生一定起得很早，等我給老爺太太請過安就出去看她。」

淑英去見父母問早安。張氏在房裏梳頭。克明在書房裏和覺新談話。她向克明請了安，溫和地說一句「爹起來了」，便站在旁邊。克明對她點點頭，也不問一句話，仍舊去對覺新講話。她聽見克明疑慮地說：「劉升這回下鄉去催佃客結賬，不曉得結果怎樣？劉升接了婦人，膽子小得多了。前回喊他下鄉去看看田地，他連田也沒有看就跑了回來。真有點荒唐！」

淑英知道他們在談論田地上的事情，這種話她聽不下去，她勉強聽完一段話，便走開了。她回到自己房裏，翠環在整理她底書桌，用一張抹布揩拭桌面。她便囑咐道：「翠環，今天上午三小姐請我喫麵。我不回來了。你等一會兒把事情做完，就出來找我。我不在三小姐屋裏，就在大少爺、二少爺屋裏。」她說罷，便匆匆走出門去。

淑英站在石階上，一股濃郁的香氣直往她底臉撲過來。她不禁擡頭一看。眼前那株金桂開花了，滿樹都是紅黃色的小花，點綴在深綠色的樹葉叢中。她得意地想：「蕙表姐喜歡桂花，今天她一定高興的。」她沿着桂堂往角門走去。她剛走過桂堂，便聽見淑華在後面喚她。她連忙掉轉身子。淑華正從王氏底房裏出來，穿着滿身新衣服，笑容滿面地望着淑英。淑英含笑說道：「三妹，拜生，拜生。」便擺手

拜起來。

「不敢當，不敢當，」淑華笑着推辭道。她看見淑英動手拜了，也還了一個禮，一面問道：「二姐，你到哪兒去？」

「我到你那兒去。你答應過請我喫麵的，」淑英答道。

「那自然。你禮都送了，哪兒還有不請你喫麵的道理？我現在去給三爸、三嬸磕頭。你陪我去。等一會兒我們一起出去。這兒桂花真香。花園裏頭的想必也大開了。蕙表姐、芸表姐今天來，我們很熱鬧，」淑華興高彩烈地說，她拉着淑英一起去見克明，淑英也就陪她去了。

克明還在書房裏和覺新談話。淑華看見克明，喚聲「三爸」，便俯下去叩了一個頭，起來又請一個安。克明不等淑英解釋便知道這天是淑華底生日，他連忙欠身作揖還禮，還說了兩句慶祝的話。他看見淑華知道禮節，心裏也頗高興。覺新看見克明面帶喜色，臉上也浮出笑容。淑英又陪淑華去給張氏行禮，淑華在那裏談了幾句話便告辭出來，到淑英底房裏去。翠環跟在後面。淑華剛剛坐下，翠環忽然站在淑華面前笑着說：「三小姐，給你道喜，」就磕下頭去，淑華連忙阻止已經來不及了，只得攏起手拜了拜。

「你看翠環近來也很講禮節了，」淑英在旁邊笑道。

「三小姐，我給你拜過生了。今天要請我喫壽麵呵，」翠環笑嬉嬉地說。

「這自然。我今天已經吩咐過多預備點麵，等一會兒你到外面去，同綺霞、倩兒她們一起喫，」淑華得意地答道。

「三小姐真大方，」翠環笑謔地稱讚道。這時她聽見隔壁房裏喚「翠環」的聲音，便匆匆走出去。

淑華和淑英談了兩句話，翠環拿着一個紅紙包走進來，她把紙包遞給淑華，帶笑說：「三小姐，這是我們老爺太太給你的。」

淑華接過紙包，並不拆開看，便把牠揣在懷裏，一面謙虛地對翠環說：「你過去說我給你們老爺太太道謝。」

「是，我就去說，」翠環應道。但她還站在淑華底面前，解釋地說：「這裏頭是四塊錢。我看見太太封的。」

「你這樣說是不是要三小姐晚上也請你喫飯？」淑英問道。



「不曉得三小姐肯不肯？」翠環望着淑華帶笑說道。

「好，今天下午就算我請客。我自己拿出錢來。」淑華爽快地答道。「橫豎這頓早麵不是我出錢的，好容易今天把蕙表姐請來了，芸表姐、琴姐她們都來要。喊我請客，我也情願……」

淑貞忽然揭了門簾進來。她臉上濃施脂粉，也穿着一身新衣服。她看見淑華坐在房裏，便驚喜地說：「三姐，你到媽房裏去的時候，我剛剛起來在梳頭。後來我到處找你，都找不到。我看見堂屋裏頭蠟燭還在燃。我想你多半敬過神到二姐屋裏去了。你果然在這兒給我拜生。」她說完便對着淑華拜了拜，又摸出一個紅紙包遞給淑華，一面還說：「這兒兩塊錢，媽給你的。」

淑華還了禮接過紙包，感謝地說：「你回去替我向五嬸道謝。」過後又邀請道：「今天請你到我們屋裏喫早麵。」

「那麼今天下午我們打夥請你，好不好？」淑貞說。

「不，我已經說定了。今天下午算是我真正請客。等一會兒喫麵，不是喫我的，我又不出錢。」淑華喜氣洋洋地說。

這天又是淑英、淑華們底祖母底生忌，依高家底規矩要擺早供，所以琴和她底母親上午便來了。她們來時，淑英們還在後面房裏閒談，等綺霞去報了信，這三姊妹才一起出去迎接她們底琴表姊。

這時離「擺供」●底時間很近，堂屋裏每把椅子都鋪上了椅帔，供桌上也換了新的桌帷。兩把椅子已經安設，杯筷也已擺好。一些人聚集在堂屋裏。男和女分立在左右兩邊。琴和張太太就立在右面一堆人中。淑英三姊妹進了堂屋，過去給她們行了禮。張太太繼續和克明、覺新兩人講話，淑英姊妹便圍着琴親熱地問長問短。人繼續地來，後來連克安和克定也出現了。蘇福、袁成兩個僕人端進菜碗，克明、克安兩人接過放到供桌上。四碗菜，兩碗麵，這是高家底老規矩。菜放好，再燃燭焚香，然後由克明執壺把那兩個小酒杯斟滿。於是由周氏開始，衆人依着長幼的次序輪流到拜墊前面去磕頭。禮畢燒了黃表，衆人便散開了。

左上房底飯廳裏坐位已經安設了。琴和張太太被淑華邀去喫麵，加上淑英三姊妹和周氏、覺新、覺民一共是八個人，恰恰坐滿一桌。近幾月來這間屋子裏很少有過這樣的熱鬧。覺新看見大家有說有笑，他也頗爲高興。他們喫完，淑華又打發綺霞去招呼了翠環、倩兒來，沈氏新買的小丫頭春蘭也被喚來了，再加上這一房底女傭黃媽、何嫂、張嫂、黃嫂，一共七個人熱熱鬧鬧地喫着。淑華帶了興味地在旁邊看，她還時常含笑地勸她們多喫，等到她們喫飽了給她道謝時，她卻有點不好意思地逃開了。

下午三點鐘光景，周太太、陳氏、徐氏帶着蕙、芸姊妹來了。周氏底房裏又現出熱鬧的景象，大家忙亂地行過禮後才客氣地坐下來。

琴和淑英三姊妹帶着極大的熱誠歡迎蕙。她們把蕙、芸兩人邀到覺新底房裏去。她們圍住蕙絮絮地問了許多話。蕙底答語都是很簡短的。這已經不是從前的蕙了。她時時露出疲乏的神氣。她多說兩句話就要喘氣；多走兩步路也要喘息。臉上沒有一點血色，兩頰較前消瘦，雖然擦了脂粉，也掩蓋不住病容。眼睛顯得很大，但眼神卻不好。琴和淑英姊妹每天盼望着蕙來。然而蕙站在她們底眼前，卻又給她們帶來悲痛的感覺。看見她們親愛的人在幾個月的功夫就被折磨成這種可憐的樣子，這些少女再不能鼓起勇氣說一句笑諷的話了。倒是蕙常常做出笑容向她們問起種種的事情。當蕙聽見說淑英用功地研習各科知識的時候，她底瘦臉上也浮出欣慰的微笑。她誇獎淑英道：「二表妹，你真有這樣的志氣！你比我好。你不會落進我這個坑裏的。」

蕙又把 she 帶來的禮物交給淑華，是一件衣料，顏色很鮮豔。淑華滿意地向她道謝，她便帶着淒涼的微笑說：「這是春天底顏色，你們才配穿牠。不曉得怎樣我近來很喜歡春天，我一天盼望春天到來。可是我怕……」她突然噙住了以後的話。她仍還努力在自己底臉上點綴些微的喜色，但這努力並沒有成功。而且連她噙住的話語底意義也被衆人猜到了。

「蕙姐，你剛生過病，不應當有這種思想。」琴感動地勸慰道。「你看，你到這兒來，我們心裏都高興。我們都捨不得你，我們都關心你。你做什麼還要看輕你自己？」

「姐姐，你聽琴姐底話說得多麼有理，你縱不爲你自己着想，你也當爲我們着想，我們離不開你的。」芸含着眼淚，偎着蕙，順着琴底口氣勸道。

「我也捨不得你們。不過你們不曉得我過的是什麼樣的日子。我也算忍耐够了。現在就要傷心地哭一場，我也沒有精神。真是眼淚枯了，哭不出來。我怕我底身子就會這樣一天天病弱下去。」蕙淒涼地說。她底眼睛開始潤溼了。

覺新知道這天蕙要來，便早早從公司回家了。他走到自己底房門口，聽見有人在裏面說話，又是蕙底聲音。他便靜靜地站在門簾外面竊聽，聽到最後一句，他再也不能忍耐了，就揭起門簾進去。

覺新底出現立刻把剛才的話題打斷了。衆人底眼光都集中在他底臉上。他裝起笑容招呼了蕙和芸，而且故意對蕙說：「蕙表妹，你今天氣色好多了，我想不到你好得這樣快。」但是他底一對眼睛卻愛憐橫溢地望着蕙底憔悴的面容，好像在望一朵殘花，唯恐一轉眼就會把她失去。

衆人驚訝地看覺新，覺得他底話不對。但琴和淑英馬上就明白他底用意了。她們在旁邊附和着，而且故意找一些愉快的話來說。芸也知道她們底用意，便帶笑地和衆人應答着。起初只有淑華一個

人是真心在說笑。後來大家都忘了憂鬱，吵鬧鬧地在房裏玩了一個多鐘頭。蕙也開顏笑了好幾次。淑華看見天氣很好，覺得大家久坐在房裏實在可惜，她又想起她和淑英商量好的在花園裏賞桂花的計劃，便提議到花園裏去。蕙也說想去，別的人自然也很贊成。這時覺民也回來了。他們動身的時候，覺新就心蕙走動不便，還吩咐綺霞攙扶着她。

衆人進了園門，一路上有說有笑，十分熱鬧。每到一處他們總要停留一下，讓蕙休息一會。蕙還是出嫁以前到這裏來過的。幾個月分別使她對園裏一草一木都起了深的懷念，她依戀不捨地望着一切的景物，她帶着那樣的眼光，好像她是在和這一切訣別。園裏的一切都充滿着生機。空氣也很清潔，而略帶芳香。微風像慈母底手在人底臉頰上頻頻輕撫。在木橋下緩緩地流着清瑩的溪水，那水聲彷彿是小兒女底愉快的私語。這些都牽繫着她底心。但是她卻深切地感到牠們和她中間有着一個不小的距離。她好像不再是這個世界裏面的人了。

蕙由綺霞攙扶着過了橋，走入天井。一陣馥郁的甜香往她底臉上撲來。她本能地呼吸了一口氣。她聽見淑華說了一聲「好香！」她擡頭一看，茅草亭前幾株桂花全開放了。她忽然微微一笑，便隨着衆人在亭內坐下。

「翠環，你去喊老王來折桂花，等一會給蕙小姐、芸小姐帶回去，」淑英記起一件事情便向翠環

吩咐道。翠環答應一聲，走開了。她還帶了茶壺去泡開水。

「給我帶回去？」蕙略微驚喜地問道。

「不錯，我還記得蕙表妹是喜歡桂花的，」覺新滿意地插嘴道。

蕙做了一個苦笑說：「虧你們還記得，」過後她又淒涼地接下去：「我不要了，讓二妹帶點回去也好。我今年一點興致也沒有。好花帶到我那兒去，不過一兩天就會枯萎的，還不如讓牠留在樹上。」

「你不折花也要謝的。橫豎明年又會一樣地開放。你何必這樣愛惜牠，」淑華不以為然，辯道。

「蕙表姐，你不必客氣，你帶點回去罷。樹上枝子又多，我們也看不盡。我們以後會常常給你送花來。你要是愁悶的時候，看看花，也還可以解悶，」淑英親切地對蕙說。

「蕙姐，二表妹底話也很對，」琴也附和道，她愛憐地望着蕙，一面按捺住突然發生的悲痛底感情。「我們天天記念你，好容易你今天到這兒來了。我們大家常常在一起耍，大家熱熱鬧鬧的。你一個人在那邊有時候也會想到我們罷，我們沒有法子去看你，折點花枝送給你，你看見花就好比看見我們。這也可以安慰你。你看好不好？」

「蕙表姐，你看琴姐真會說話。我們想得到的說不出來，她一下子就說出來了。她又教二姐讀書。她是我們幾姊妹底好姐姐。我們真離不開她。我從前常常耽心她會飛到別家去，現在我曉得有二哥

在這兒，我很可以放心了。」淑華看見蕙底眼睛裏漸漸浮出淚水，便故意打趣琴道：

「呸，我在說正經話，要你來岔嘴！我又不是鳥兒，怎麼會飛來飛去？」琴微微紅了臉，帶笑啐道，惹得衆人都笑了。

笑聲剛歇，衆人便看見園丁老王拿了一把斧子，跟着翠環走過來。

蕙嘆了一口氣，帶着喘息地悲聲說道：「你們底好意我是不能忘記的。不過我現在很怕看見花謝，我總記得葬花詩裏面那兩句：『明媚鮮妍能幾時，一朝漂泊難尋覓。』花固然如是。其實人又何嘗不是這樣？我平日在家——」她說到這裏，忽然咳起嗽來，她俯下頭，用手帕掩住嘴，一隻手還壓在石桌子上面。她這次比較咳得厲害，臉都掙紅了。綺霞站在旁邊給她搥背。衆人關心地望着她。連老王也站在天井裏帶了驚奇的眼光看裏面。

不久蕙止了咳，把翠環遞給她的茶杯接過來，喝了幾口茶。她還喘了一陣氣，過後疲倦地擡起眼睛看看衆人，有氣無力地說了一句：「讓我出去歇一會兒。」

「姐姐，我陪你出去，」芸含淚地說。

「我們都出去罷，」淑英接口說。

大家都贊成淑英底話。她們臨走時，淑華還吩咐老王把桂花砍下後送到她底房裏去。

蕙在淑華底房裏休息一會，精神也漸漸恢復了。她們讓她躺在淑華底牀上，她們都留在屋裏陪伴她，琴還坐在牀沿上。她們隨便談些閒話，後來琴和淑英姊妹出去「擺供」，留下芸和翠環、綺霞在房裏伴蕙。擺完供不久，便到了喫晚飯的時候。

晚飯在覺新底房裏喫，覺新、覺民兩人也來參加，仍是淑華請客，不過她和淑英商定的在花園裏賞桂花的計劃卻無法實現了。

蕙不常動箸，她只喫了小半碗飯。不過她看見淑華們有說有笑地鬧着喝酒，她底臉上也常常浮出笑容，這使衆人更加寬心。這一頓飯喫了兩個鐘頭，她底座位比較舒適，她覺得自己可以支持下去，極力不使自己露出一點疲倦的樣子。她想：這也許是她和他們最後一次的熱鬧的聚會了。所以她也希望早早散去，而且也不願意以她底哀愁來敗壞他們底興致。這心情卻是他們所不會知道的。後來她剛剛離開桌子，張嫂便啣了陳氏底命令來催促她和芸準備回家。陳氏耽心着蕙底身體，所以要她早早回家休息。這一夜她留住在周家，這是周老太太和鄭國光說好了的。

蕙走的時候淑華堅持着要綺霞把幾枝桂花放在蕙底轎子後面放東西的地方。蕙終於把桂花帶走了。她底一乘轎子應該是特別地重，因為她帶走的不僅是幾枝桂花，還有那幾個少女底愛和同情，而且她還帶走了覺新底一顆心。



蕙回去以後就如石沈大海，沒有一點音信傳到高家來。覺新底夢魂始終縈繞着那個病弱的少女。他一用思想，第一便會想起她；他一閉眼睛，面前便現出她底影子。在夢中他常常看見她，有時她和梅還變做了一個人。他聽見人談起她，他總是懷着激動的心在旁邊默默地傾聽。他一個人閒坐在房裏的時候，他常常絕望地暗暗祈禱着她早日恢復康健。他這樣地關心着一個人，他不敢把他底感情向任何人洩露。有時候他不能夠靜靜地癡等着她底音信了，便借故到周家去，在那裏他會知道一點她底消息，但永遠只有那一點，她底身體還是那樣弱，不見好，也不變得更壞；她依舊時常喘氣。中秋節後一個多星期，某一天他在周家聽說她又在喫藥了，是羅敬亭開的方子。他回到自己家裏十分着急。他不知道她底真實的病狀如何，他爲她底安全耽心。但他又不能夠做一點事情來減少自己底憂慮。現在他連「請西醫」的話也不敢向周老太太們提起了。他所能做的只是祈禱着那更壞的消息不要來。

然而更壞的消息來了。某一個下午覺新到周家去，他看見周老太太、陳氏諸人底臉上都帶着愁容。他關心地向她們詢問，他們便告訴他：蕙又得病，發燒厲害，而且嘔吐不止。陳氏要到鄭家去看蕙，便

邀覺新同去。覺新正惦記着蕙，他巴不得有這個邀請，便立刻答應了。

他們到了鄭家，由國光和鄭太太接待着，陪着他們進了蕙底房間，王雲伯正俯在書桌上開方子。這個醫生認識覺新，和覺新打了一個招呼交談了幾句話，並且說這是感冒，並不要緊。覺新聽了這番話，略微放心，然而他還不敢十分相信王雲伯底診斷。他心裏還藏着一些疑惑。

國光送王雲伯出去了。鄭太太和陳氏留在房裏。覺新到牀前去看蕙。蕙精神委頓地躺在牀上。她底臉色焦黃，兩頰深陷進去。兩隻眼睛顯得大而可怕。她看見覺新，頭微微一動，想做一個笑容，然而她剛剛動嘴，忽然忍耐不住，連忙撐起身子，對着牀前的痰盂大聲嘔吐起來。陳氏便站到牀邊伸手給她捶背。覺新憐憫地望着蕙底狼狽的樣子，聽見她底極力掙扎的嘔吐聲，他覺得自己心裏亂得了不得，他也想嘔吐。鄭太太還絮絮地尖聲在旁邊講話。他更覺支持不住，但他仍舊勉強站了一會。後來他看見自己留在這裏也不能做什麼事情，他說話更沒有人聽從，他便找個託詞，早早走開了。

覺新從鄭家又到公司去。他在事務所裏忙了兩點多鐘才回家。他到了家，剛下轎，袁成便來報告：「大少爺，劉大爺回來了。他來見大少爺，等了好久，大少爺沒有回來，三老爺也不在家。他剛回去了。」

「你去喊他來，說我回來了。」覺新連忙吩咐道，便拔步往拐門走去。他一路上就想着蕙底事情。他底思想仍在重重的壓迫下絕望地苦鬪着，還想找到一條活路。然而這努力是徒然的。他去見周氏，

把蕙底病狀告訴她。他們焦慮地商量了一會，也沒有談出什麼結果。後來何嫂來報告劉升在他底房裏等候他，他便攔下這個問題忽忽回到自己底房間去。

這次劉升帶來的卻是好消息：田地都沒有被水淹沒。劉升到城外去看過了。他看見了田地，也看見了佃戶。他和佃戶底談判已有結果。租米賣出，款子陸續兌來。不過現在米價不高，每石只售十元零三四角。

「怎麼這樣少。我們定來喫的米每石也要十四塊半錢！」覺新驚詫地問道。

「大少爺，那是從去年就定了的，今年鄉下『棒客』太兇，簡直沒有人敢買。這個價錢還算是頂高的了，」劉升帶笑解釋道。

「我們今年喫虧不小，」覺新惋惜地說，後來他又自慰道：「還算好，只要田沒有給水淹掉，就是運氣了。」他還向劉升問了一些鄉間的情形，過後便吩咐劉升到門房內管帳人那裏去領一筆賞錢，回家休息。劉升正在請安謝賞的時候，袁成忽然揭起門簾進來說：

「大少爺，外老太太打發周二爺來請你就去，說蕙小姐病得很兇。」

「我先前才去過，怎麼又來請？」覺新驚疑地自語道。過後他便毅然吩咐袁成說：「你出去喊大班提轎子，我立刻就去。」

覺新又去見周氏，周氏聽見蕙病重的消息也很着急，她也要到周家去。綺霞出去叫人預備了轎子，周氏在堂屋門口上轎；覺新底轎子卻放在大廳上。兩乘轎子把他們送到了周家。

周家的人全集在堂屋裏迎接周氏和覺新。陳氏也從鄭家回來了。她看見覺新，不說客套話，劈頭便說：「大少爺，請你想個主意。這樣下去是不行的。」

「大舅母，蕙表妹怎樣了？後來又有什麼現象？」覺新着急地問道，他底心跳得很厲害。

「蕙兒連一點東西都不能够喫，剛喫下藥，就吐光了。你走過後她神色都變了，只說心裏難過。後來張樸臣來了。他說他也沒有把握。他勸我們請西醫來看。可是鄭家那個老怪物還是不答應。姑少爺也總說西醫不懂得什麼陰陽五行，不可靠。大少爺，你看怎樣辦才好。我一點主意也沒有了。」陳氏張皇失措地說，她底眼淚不斷地流下來，滿臉都是淚痕，她自己也不覺得。

「張樸臣既然主張請西醫，那麼就請西醫罷。」覺新答道，他微微埋下頭不敢看陳氏底臉。

「可是親家太太明明不答應。」陳氏揉着眼睛帶哭地說。

「我看姐姐底病要緊，不管太親母答應不答應，我們把西醫請去再說。」芸悲憤地提議道。

「這不好，蕙兒究竟是鄭家底人，應該由鄭家作主，我們不使多管。」伯濤在旁邊沈吟地說。

「呸！虧得你說這種話！」陳氏聽見她底丈夫還在一邊冷言冷語，她又氣又急，也不顧旁邊有客

人便啐了一口，接着帶哭地罵起來：「蕙兒是我生的，我養大的，難道我管不得？我就該眼睜睜看着她死？我曉得你底脾氣，你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害怕麻煩。我不會來找你的。我就沒有見過像你這樣不近人情的父親。」

「嫁出去的女兒就像潑出去的水。你連這種淺顯的道理也不懂！我不能讓你去鬧笑話，叫人家說我們周家不懂規矩！」伯濤理直氣壯地厲聲指摘道。

周老太太已經板起面孔聽得不耐煩了。她因為蕙底事情早就不滿意伯濤，這時聽見他還執迷不悟地爲鄭家辯護，她氣青了臉，忍不住結結巴巴地責斥伯濤道：「規矩！你到現在還講規矩！人都要給你害死了！」她說完就賭氣地走進房裏去。芸連忙跟着她進去了。

周氏看見伯濤夫婦爭吵起來，連忙從中調解。徐氏也幫忙着勸慰陳氏。覺新卻默默地旁觀着。他看見他們只顧爭吵，倒把蕙底事情暫時放在一邊，他更覺心裏難受。他差不多要哭出來了。但他始終不說一句話。周氏勸解了一陣，後來把陳氏說得氣平了。她們兩人便也到周老太太底房裏去。伯濤看見陳氏一走，覺得沒有趣味，也就賭氣般地走了。剩下覺新、枚少爺和徐氏三個人在堂屋裏。

「大少爺，今天真對不起你。特地打發人把你請來，又商量不出一點事情，」徐氏搭訕地說。

「二舅母還和我說客氣話？一天橫豎沒有什麼正經事情。不過蕙表妹底病倒是很要緊的，」

覺新苦笑地答道。

徐氏把眉毛一皺，臉上現出愁容，她沈吟半晌，便說：「我看到蕙姑娘底病凶多吉少。照鄭家那樣辦法一定醫不好的。也不怪嫂嫂要生氣。大哥總是一味袒護姑少爺，講面子，好像把自己底女兒看得不值一文錢似的。蕙姑娘也真可憐。」

徐氏底聲音挾着苦惱進了覺新底耳朵。在他底剛才的氣憤之上又添加了悲哀。他絕望地想到蕙底命運和她這些時候所過的寂寞、苦痛的日子，比他自己被痛苦熬煎還要難受。他覺得胸口發痛。他忍耐不住，不肯留在這裏喫晚飯，匆匆告辭走了。

這一次的商議並沒有一點結果。覺新在轎裏仔細想起前前後後許多事情，他氣憤不堪。回到家裏他不等喫飯便到淑英底房裏去。琴也在那裏和淑英姊妹談話。她們看見覺新便驚喜地向他探聽蕙底消息。覺新正懷着一肚皮的悶氣無處發洩，便一一向她們吐露了。她們也很氣憤。

「大舅太糊塗！這種人簡直不配做父親！」淑華十分氣惱地罵道。「可惜我不是蕙表姐，不然我一定做點事情出來給他看！」

「倘使你是蕙表姐，你又能够做什麼事情？」琴故意望着淑華激厲地說。

「那麼我就跑到別地方去。我不管三七二十一跑出去再說！」淑華不加思索毅然答道。

「說得容易，你有這種膽量？」琴又嘲笑般地說。

「琴姐，你不要看輕我。到了那種時候我怕我不敢！我什麼都不怕的，橫豎人家說我是一個冒失鬼！」淑華掙紅了臉氣憤地說。

淑英聽見淑華底話，她略微喫驚。這幾句話好像是故意說給她聽的。她剛才心上還充滿着暗雲，蕙底遭遇像一個黑影壓住她，而且像一聲警鐘提醒着她。她覺得自己是逐漸逼近那個和蕙有的同樣的惡運了。她應該決定一個步驟，採取一個方法；或是順從地趨向滅亡，或是掙扎地尋求解放。她在思索這事情。她被許多思緒糾纏着。她慢慢地理順牠們。忽然淑華底話像一聲炮響把暗雲給她驅散，把思緒給她切斷了。她覺得心上一亮，似乎一切的疑問都得到解答了。她忍不住微微一笑。

「好，畢竟是三表妹勇敢！」琴誇獎道。她一面掉眼去看淑英，她看見淑英底笑容，好像猜到了淑英底心理，便會意對淑英點頭一笑。

覺新知道克明這一天沒有出門，他喫過晚飯去見克明。克明正在書房裏翻看黃曆，看見覺新進來，便帶笑地對他說：「明軒，你來得正好，我們來定個日子。二女底親事，陳克家來催早日下定。我看早點辦了也好。不過最近沒有頂好的日子。日期太近了，我又怕忙不過來。」

覺新聽見這話不覺一怔，即刻回答不出來，過了半晌才勉強陪笑道：「那麼明年春天下定也好。時間從容一點，我們預備起來也更過到。橫豎二妹還年青，」他說了這句話，馬上覺得克明多半聽着不順耳，便迎合克明底虛榮心說：「我們高家嫁女比不得尋常人家，辦得不週到，面子上不好看。最好時間從容一點。」

克明認真地想了一下才點頭說道：「你這意思也不錯。我託人去商量改在明春下定好了。」

覺新從克明底房間裏出來，感到一陣痛快，他得意地想：我今天把二妹救了。他知道淑英這時在覺民底房裏讀英文，他便打算到覺民底房間去看她，把這消息告訴她。他走出過道，又走了幾步，正要踏上覺民底門前的石級，忽然一陣風把淑英讀英文的聲音吹入他底耳朵。他立刻想起了幾個月前覺民對他說過的話。他痛苦地想：現在離明年春天也只有幾個月。這短短的幾個月是很容易過去的。從下定到「出閣」這中間也許還有幾個月底距離。但這短短的幾個月也是很容易過去的。到了那決定的時候他還不是束手無策讓她到陳家去？那麼他怎麼能夠說他把她救了？幾個月的拖延並不能夠減輕她底痛苦。她仍舊不得不被逼着去走蕪底路。想到蕪他彷彿就看見那個焦黃的瘦臉和那種狼狽地嘔吐着的樣子。於是連些微的愉快和安慰也馬上飛走了。他感到疲倦，便掉轉身子垂頭喪氣地走回自己底房裏去。



## 九

周家以後也就沒有再打發人來請覺新去商量蕙底事情。覺新倒不時差人去周家打聽蕙底消息，有時候他自己也去。完全出乎他底意料之外，蕙底病漸漸好起來了。張樸臣底藥有了效力。周伯濤因此常常滿意地在人前誇耀他自己底遠見。

蕙底病好得很慢，但人人都看得出病象漸漸地減輕。她後來每天可以起牀坐兩三個鐘頭了。周老太太們爲這事情慶幸着。覺新也有點高興。他甚至寬慰地想：那個時常威脅着蕙的危機也許可以從此解除了。

但是這個念頭終於成了夢想。在舊曆九月中旬的一個早晨周老太太忽然差了周貴來請覺新過去，說是有緊急的事情要和他商量。覺新以爲一定是蕙底病又轉劇了，心裏非常焦急。他立刻坐了轎子到周家去。

覺新到了周家，看見國光也在那裏。他和衆人招呼後，坐下來。國光便告訴他，蕙底病又翻了。蕙從前天下午起開始發燒，腹瀉不止。一天要瀉二三十次。雖然還是請張樸臣、羅敬亭諸人來看，但是藥一喫進去立刻就吐出來。別的飲食也喫不進。人瘦得只剩一層皮。四肢發冷，時時出虛汗。中醫已經

束手無策了。看這情形，現在除了勉強請西醫來看外，再也沒有別法可想……這次萬想不到她底病翻得這樣快……」

國光驚惶地說着。陳氏埋着頭在旁邊揩拭眼淚。伯濤沈着臉不發表意見。覺新還不會答話，周老太太又用顫抖的聲音說了幾句。她懇求覺新陪國光去請祝醫官。覺新毫不遲疑地答應了。他和國光即刻坐了轎子趕到法國醫院去。周老太太、陳氏兩人便去鄭家看蕙。

覺新和國光到了醫院，才聽說祝醫官又被人請到外縣去了。他們等了一會見着任醫官，知道祝醫官明天可以回來。但是任醫官後天要休假出省去。他說今天十分忙碌，不能夠出診。後來覺新焦急地再三懇求，他只得答應設法抽出一點功夫下午到鄭家去一趟。

覺新跟着國光到了鄭家。周老太太和陳氏都在那裏。伯濤也來過，他剛剛走了。蕙在牀上時時發出低微的呻吟。她無力地喘息着。臉色十分難看。臉上沒有一點肉，連骨頭也看得清楚。一對眼睛顯得比平時大，牠們失神地動着。這就是覺新朝夕所想念的蕙。

覺新站在牀前極力忍住眼淚，鎮住悲痛，他溫和地低聲喚道：「蕙表妹。」他底眼光柔情地愛撫着她底臉。

蕙把頭微微點了一下，她底眼睛即刻被淚水充滿了。她求助似地望着覺新，無力地喚了一聲

「大表哥。」她想做一個笑容，然而嘴剛一動，她底臉頰的肉卻痛苦地拘攣起來，她發出一聲微弱的呻吟。過後她掙扎出一句話來：「你好罷。」

覺新埋下頭不敢看蕙底臉，不敢讓蕙看見他底眼淚。他底心上起了一陣痛楚，好像許多根針刺着牠。但他還勉強做出柔聲安慰她說：「我倒好，多謝你掛念。你底病是不要緊的，你要好好地保養。」

蕙點了一下頭。但她又皺起眉煩躁地說：「我心裏難過得很，心裏發燒。」

覺新擡起頭看了看蕙，他知道自己底眼淚沿着臉頰落下來了，連忙埋下頭勸慰道：「蕙表妹，你忍耐一下，任醫官不久會來的。」

蕙正在呻吟，聽見覺新底話，便閉了嘴。她擡起眼睛望着覺新，還想說什麼話。但國光卻在旁邊開口了：「大表哥，請過來坐坐。」覺新只得離開牀前。他和國光談了幾句話，便告辭走了。

下午三點半鐘覺新從公司到鄭家去。任醫官還沒有來。衆人焦急地等候着。國光差僕人到醫院去催促，據說任醫官在下午兩點鐘光景就出去了，他究竟什麼時候來這裏，沒有人能够知道。

蕙不時發出痛苦的呻吟。羅敬亭、王雲伯、張樸臣先後來過。他底底藥仍然不能減輕她底痛楚。她剛把那苦汁喝下去，又不得不把牠吐出來。她也盼望着任醫官早一刻到來，能使她靜靜地安睡片刻。掛鐘敲着五下，增加了蕙底煩躁和衆人底恐怖。但是任醫官忽然救主似的降臨了。覺新、國光兩

人謙遜地把他接進房裏。他仔細地將病人診察一番，給病人注射了那種醫治痢病的特效藥「伊必格丁」。過後他嚴肅地告訴覺新和國光：「這個病有點危險，因為病人身體弱，血虛，體溫下降，恐怕支持不住，有虛脫之虞。他囑咐他們第二天早晨將病人底大便送到醫院去檢查。」

覺新將任醫官送走後，便告辭回家去了。周太太和陳氏也回到她們底家去。

覺新回到家裏和周氏談了一會。淑華在旁邊聽見他們底談話。她便立刻去告訴了琴和淑英。琴和淑英又來找覺新問了許多話。

覺新喫過晚飯回到房裏，覺得一個人冷清清的非常不舒服。他想起蕙底病，更是焦急不堪。他忽然走到書櫥前面，把余雲岫著的傳染病取出來，翻開「赤痢篇」反覆看了兩遍。他看見書中所說和任醫官底話一樣，才知道蕙底病勢的確沈重。這一來他更不放心了。他又害怕國光不相信西醫，或者照料病人不週到，便差人把傳染病給國光送去作參考。他一個人在房裏左思右想，坐立不安。後來到鄭家去送書的僕人回來說，蕙小姐下痢次數減少，嘔吐也稍微停止，他才略微放心。這晚上他做了許多奇怪的夢，在這些夢中總有蕙底影子。

第二天早晨覺新正要差人到鄭家去問病，周伯濤陪着鄭國光來了。從他們底談話中他才知道國光已經將蕙底大便送到醫院檢查；據任醫官說，大便裏面赤痢菌很多，加以病人身體虛弱，恐怕不

易醫治，不如把病人送進醫院，在院裏醫生可以隨時檢查，隨時注射，也許能够免除危險。覺新自然極力勸國光即刻將蕙送進醫院。但國光和伯濤都不大願意。國光還表示鄭太太不會贊成這種辦法。覺新知道他們雖說來和他商量事情，其實他們還是固執己見，不肯聽從他底勸告。他也就不說什麼了。他把他們送出後，心裏非常生氣。他賭氣地對周氏她們說他以後不再管這件事情。

覺新心驚肉跳地過了一天焦慮的日子。但是第二天早晨九點鐘鄭國光一個人來了。他對覺新表示目前除了將蕙送進醫院外再沒有別的辦法，中醫已經不肯開方了。他還說：「家母方面經我懇求後也說，姑且將死馬當做活馬醫，送到醫院去試試看。」覺新聽見這話，露出一個苦笑，也不說什麼。後來國光說起任醫官已經離開省城，祝醫官昨天回來，醫院診務現在由祝醫官主持，覺新認識祝醫官，所以請覺新同去醫院。覺新一口答應下來，也不耽擱便陪着國光走了。

覺新到了鄭家，看見蕙更加瘦弱，她望着他說不出一句話只顧淌淚，他覺得好像有許多把刀割着他底心。但他不敢在人面前把他底感情表露出來。他只說了幾句安慰的話。他恨不得早一刻把蕙送進醫院才好，他到鄭家時以為鄭太太已經準備好，讓蕙即刻到醫院去。然而他現在聽鄭太太底口氣，才知道鄭太太要下午兩三點鐘出門。他很氣惱，卻又不敢和鄭太太或國光爭吵。他不能在這裏坐幾個鐘頭，便快快地走了。他和國光約好在醫院見面的時間。

覺新從鄭家又到周家去。他把這半天裏的經過向周老太太們敘說了。周老太太們十分着急。芸竟然掉下眼淚。但周伯濤對蕙底病情似乎漠不關心，他聽見陳氏抱怨鄭太太，還替鄭太太辯護，說鄭太太處置得法。

覺新被留在周家喫了午飯。下午兩點鐘他到醫院去，天落着細雨，國光們還沒有到。他等了好一會才看見鄭太太、國光、蕙、楊嫂四乘轎子冒雨來了。他陪着他們去見祝醫官。

祝醫官先給蕙注射了一針「伊必格丁」，然後檢查她底身體、病狀。他底診斷和任醫官底差不多，不過他更惋惜地說病人送來太遲，現在要挽救更是十分困難。病人底身體太虛弱，治愈底希望是很微小的，然而他要極力設法在最短期內使細菌滅亡。或者可以保全蕙底生命。他又說胎兒還好，這倒好的現象。他當時便簽了字要蕙留住醫院。

覺新在病房裏看見一切都預備好了，他摸出表來看，已是四點多鐘。他記起周老太太們在家裏等着他去報告消息，他恐怕她們着急，便告辭走了。臨行時他還勉強裝出笑容，叮囑蕙好好地調養，不使她知道自己底病勢危險。蕙疲倦地點着頭。兩眼依戀不捨地望着他。兩顆大的淚珠垂在眼角，覺新已經轉過了身子，她忽然苦痛地喚一聲「大表哥」。他連忙回過頭，便站在牀前，俯下臉去，柔聲問她有什麼事情。

「媽她們今天來嗎？」蕙掙扎地說了這一句。

「今天多半不來，太晏了。」覺新溫和地答道。他看見蕙底臉上現出失望的表情，便改口安慰地說：「你不要着急。我現在就到你們府上去。我就請她們來看你。」

「不，你不要去請。明天來也是一樣的。」蕙帶着哭聲說，她說完話又開始喘息起來。

覺新不敢再停留了，只得忍住悲痛向國光與鄭太太告別，坐着轎子出了醫院。

覺新又到周家，周氏已經到那裏了。衆人焦急地等着他來報告蕙底消息。他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全說了出來。他也把蕙渴望着和母親們見面的事情說了。他底敘述使得衆人都淌了眼淚。只有周伯濤一個人皺着眉頭沒有一點悲痛的表情。

「我現在就去看她，我死也要和她守在一起！」陳氏歇斯特里般地迸出哭聲說。

「今天太晏了，不好去。明早晨去是一樣的。橫豎有楊嫂陪她。」伯濤在旁邊阻止道。

「我不去看她，我今晚上放心不下。我親生的女兒交給別人去管，我真不放心！想起來真是值得！」陳氏怨憤地哭道。

「我看蕙兒底病就是氣出來的。要是她不嫁到鄭家去，也不會有這種結果。」周老太太憤憤地說。

「其實親家太太待蕙兒也很好，伯熊還是當代奇才。只怪蕙兒自己福薄，伯濤不大高興地分辯道。

「我不要聽你這種話，虧得你也讀過書做過官，一點人情也不懂。」周老太太生氣地罵道，她便站起來一個人顛巍巍地走開了。

蕙進了醫院的第二天上午，覺新和周氏記掛着蕙底病，便差袁成到醫院去探問。袁成回來報告：蕙小姐現在稍微好了一點，早晨七點鐘以後就沒有瀉吐了，不過時常嚷着「肚痛」，據醫生說，這倒是好的現象。他們也就略微放了心。

覺新喫過午飯先到公司去。他打算在三點鐘以前趕到醫院。兩點鐘光景，他正坐在寫字檯前面撥算盤，忽然看見周貴揭了門簾進來，垂頭喪氣地說：「老太太喊我來請大少爺。大小姐生了半截就不動了。」

「有這種事情？我立刻就去！」覺新驚惶地說，他馬上把帳簿收起，走到商場後門口，坐上自己底轎子，吩咐轎夫擡起飛跑。

覺新到了醫院，看見周老太太、陳氏、徐氏、周氏、鄭太太聚在另一個房間裏面談話。他向她們詢問，



周老太太愁容滿面地對他說：「蕙兒小產了，是祝醫官接出來的。祝醫官說很危險，因為蕙兒體氣太虛，收束不住，才有小產底事。他打了一針，說是過了今天再說。」

「我去問問祝醫官，看蕙表妹底病狀究竟會不會有變化，」覺新慌忙地說，他也不再問什麼，便出去找祝醫官。

祝醫官回到寓所裏去了，要四點鐘才到醫院來。覺新不能等待，立刻坐轎子到祝醫官底寓所去。祝醫官客氣地接待着覺新，他用不純熟的中國話告訴覺新：這種事情他也萬料不到；胎兒忽然墜落，不要說蕙底身體不好還在病中，便是沒有生病的人像蕙這樣地生產，恐怕也難保全生命；因為心臟衰弱達到極點，心機停止，胎兒才會自行墜落。他又說：「我今天還來看她五六次：四點鐘、八點鐘、十點鐘、十二點鐘。明天上午三點鐘、六點鐘。現在沒有危險，我已經打了一針救命針。請你回去注意她底脈搏和呼吸數。我四點鐘再來。」

覺新回到醫院把祝醫官底話對周老太太們說了。這時蕙底病勢沒有什麼變化。她迷迷糊糊地睡着。衆人關心地在旁邊守着，每一點鐘要她喫一次藥。

到了四點鐘祝醫官果然來了。他看過病人，他底臉上並沒有不愉快的顏色。他對覺新、國光兩人說：這時病勢很平穩，不過體溫下降。現在可以用熱水袋包圍着病人來保護體溫。他還要到別處去看

病，八點鐘才可以再來。

祝醫官去了以後，蕙底病勢還是十分平穩。衆人漸漸放了心。過了五點鐘，覺新正預備回家，蕙忽然醒過來了。她底臉色變得非常難看，呼吸很急促；神志昏迷，四肢冰冷。衆人急得不得了，望着蕙不知道應該怎樣辦。祝醫官不在醫院，這裏又沒有別的醫生。鄭國光便主張臨時請中醫來看。

張樸臣被請來了。他看了脈也說病勢很危險，隨便開了一個方子，囑咐和西藥參雜着喫。但是蕙服了這付藥，病勢絲毫不減。覺新看見這情形，知道事情不妙，覺得單留楊嫂一人陪伴蕙過夜不大妥當，便和周太太們商量。陳氏決定留在醫院裏，周氏也願意留着陪陳氏，她要徐氏陪周老太太先回去。覺新也預備在醫院裏過夜。

這樣決定了以後，覺新便先回家去取東西。他帶了一點錢物重到醫院時，看見蕙平穩地沈睡着，才知道祝醫官已經來過，給蕙打了三針救命針，所以她現在還能够熟睡。覺新底心裏稍微安靜一點。過了半點鐘，光景忽然醒了，於是開始喘氣，先前的種種病象完全發了出來。衆人驚惶失措，商量許久，便要覺新去請祝醫官。覺新也不推辭，匆忙地去了，等一會他陪了祝醫官進病房來。

祝醫官把病人略微看一下，便搖搖頭說：藥量已經多得不能再多，也只有片刻的效力，可見藥已經無能爲力了。國光央求他再打一針。他聳聳兩肩，攤開手，搖頭說：「沒有法子。現在不能夠再打針。再

打，立刻就死。」

國光絕望地懇求祝醫官設法，覺新也請求他另外用別的藥救治，祝醫官沒有辦法，只得把各種強心劑與奮劑底用法和效力告訴他們，並且坦白地說：「現在實在沒有法子，你們一定要我打針，就是要病人早點死。」

祝醫官出去的時候，覺新把他送到門外。他看見旁邊沒有別人便低聲對覺新說：「她活不到一兩點鐘。如果不願意死在醫院，最好立刻送她回家去。」

這兩句話像一個晴天的響雷打在覺新底頭上。他茫然點着頭，眼淚抑制不住地淌了出來。他回到房裏便和陳氏、周氏、國光商量。

「我看萬不能搬動。如果路上震動使她氣脫，那麼怎樣辦？」周氏第一個表示意見道。衆人都贊成這個見解。他們只得袖手等着死神底降臨。這時是十點半鐘，醫院已經關了大門。屋子裏除了蕙底微弱的呼吸外，再沒有別的聲音。周氏和覺新兩人時時在調藥。陳氏、國光、楊嫂三人靜靜地坐在病榻旁邊守護病人，不肯把眼睛離開蕙底瘦得見骨頭的臉龐。

正是十一點鐘，蕙剛剛服過藥睡了。她沒有什麼可怕的病象。似乎仍舊靜靜地睡着。衆人稍微放了一點心，以為可以平安地度過這一夜了。國光坐在椅子上打盹。周氏有事情到外面去了。楊嫂輕輕

地在屋角翻尋箱子裏的東西。陳氏和覺新兩人默默地對望着。窗外一陣風吹過，把沙土捲起飛舞，使屋裏的人略喫一驚。國光睜開眼睛一看，看見牀上沒有變動，便又疲倦地垂下眼皮。覺新擡起頭去看，蕙閉着眼睛平穩地睡在那裏。臉色比紙還要白，嘴唇也枯萎了。兩頰底陷入使顴骨顯得很高。他注意看着這張臉，眼睛裏不覺浮出了淚水。他疑惑這是在做夢，他不能相信這張臉就是蕙底美麗的面龐，他不能相信眼前的一切都是真實。他底淚眼模糊了。他彷彿看見那張臉從枕上擡起來，眼睛微微睜開，求助地向他凝視。他伸手揉了揉眼睛，再定眼去看。那張臉仍舊放在枕上，並不會移動一下。他又注意地看他。他忽然覺得蕙沒有聲息，他很奇怪，過後驚恐地低聲對陳氏說：「大舅母，怎麼蕙表妹睡得連一點聲氣也沒有？」

陳氏連忙站到牀前伸手去摸蕙底臉頰和手，完全冷了！她便驚惶地喚道：「大少爺，你快來，快來。」

「什麼事？什麼事？」國光從夢中驚醒低聲驚呼道，他也到牀前去。周氏剛走進來，便跟着衆人圍到牀前。蕙底呼吸已經停止。她靜靜地死了。陳氏第一個放聲哭起來。

衆人圍着屍首哭了一陣。覺新站在旁邊，眼淚只管流着，卻哭不出聲，他心上痛得厲害。他躲在屋角掙扎了一會。後來他覺得能够自持了，便止了淚走到牀前對陳氏、周氏說：「大舅母，媽，不要傷心了。」

給蕙表妹辦理後事要緊。你們快點照料着楊嫂給蕙表妹淨身，我出去打發人到鄭府和大舅那裏報信。」

國光看見新要出去，便一把將他底膀子抓住，張皇失措地含淚說道：「大表哥，你不要走。請你看在蕙底面上幫點忙罷。我簡直不曉得應該怎樣辦了。」

覺新略帶憎厭地看了國光一眼。那個寬大的方臉無力地擺動着。他鄙夷地想：「這就是所謂奇才！」他又怒恨地想：「要不是爲了你底緣故她怎麼會有這樣的結局？你現在也來哭她了！」但是他即刻又把這一切的感情埋藏在深心裏，他爽快地答道：「你不要着急。我盡力幫忙就是了。我並不走，我現在出去打發人到你府上報信去。」他說罷生氣似地摔脫了國光底手大步走出病房去了。

晚上八點鐘光景，覺新一個人在房裏枯坐無聊，便焚了一盒檀香，檢出一束信箋，想把他底滿腹的悲憤寄託在紙上。他一面寫一面流淚。這時覺民同着琴、芸、淑英、淑華姊妹來看他。（芸是這天下午來的，周氏怕芸一個人悶在家裏哀痛成病，便把她請到高家來和表妹們一起遊玩散心。）他們看見這情形，很覺詫異。他們也猜到他在給覺慧寫信。淑華忍不住便向他討來看。覺新並不拒絕，就把寫好的信箋全遞給淑華，淑華看後又遞給淑英，淑英遞給芸，芸給琴，琴再給覺民，這樣地輪流傳觀着。

覺民讀着覺新底信，他彷彿看見一個年青的生命漸漸地在紙上枯萎。覺新底溫和的哀傷的調子刺着他底心，激起他底更大的悲憤。他不能忍耐地想起來：一件一件的事情，一個一個的生命，這悲劇要到什麼時候才完結呢？那個摧殘青春、摧殘愛的舊勢力要到什麼時候才消滅呢？這麼一個可愛的犧牲品！那美麗的面龐前一兩個月還在這房間裏吐出絕望婉轉的呻吟。如今一具薄木就把一切希望都掩埋了。他們不能援救她，讓她被人逼着一步一步地走向深淵，現在卻要在她底靈前哀弔了。他不能忍耐這沈悶的空氣，他不能忍耐他們底溫和的話語。他使用悲憤的調子把這信大聲讀出來，他要宣洩胸中的鬱悶，他要激起別人底憤怒。他讀着：

「……時已十時半，醫院已閉門。母與兄不時爲蕙表姊調藥。正十一時，服藥甫畢，聲息即無，虛脫而死。嗚呼痛哉！當卽命人至鄭府及外祖母家報信，料理衣物；又命楊嫂等爲蕙表姊淨身移正。諸事略備，痛哭不已。此夜大家守至天明，淚眼相對，回視蕙表姊，瘦不羸把，傷心慘目，未有如今夜之甚者。兄當時神經受刺激過甚，頭痛欲裂。天明時卽出院。兄返家時家人尙酣睡未醒。兄服藥卽眠，八時後至醫院，則不過淚眼相對而已。外祖母、大舅父及親友均至。二時入棺，二時半大殮，三時出院，三時半擡至東門外普慈寺暫寄。鄭府事事推諉，對蕙表姊後事極其冷淡。大舅父軟弱無能而剛愎自用。兄當時氣極矣，傷心極矣，故送至中途卽自行返家。不意普慈寺又有軍隊駐紮。兄與外祖母、舅母、母親恐其騷擾，力主遷移，乃看定蓮花菴，大約三數日後方能遷移也。現定二十三日在浙江會館成服。三叔代兄擬輓聯一付，現抄錄如下：

歸妹會幾時、舅姑稱順、戚鄰欽賢、豈期草萎宜男、僅聞片語遺留、遽舍仙郎生淨土……」

覺新底信寫到這裏爲止。衆人等着讀下面的文句，但他卻放下筆不再續寫了。芸一邊讀一邊流淚，讀到後來她悲痛到了極點，不能忍耐，把信箋遞給琴後，一個人走到方桌旁邊坐下，把頭俯在桌上傷心地哭起來。

淑華打算去勸慰芸，然而覺新卻在旁邊阻攔道：「三妹，你就讓芸表姐哭一會兒。她要哭一會兒。」

心才會暢快的。」他說着不覺得自己也是淚水盈腔了。

「大哥，你不能够送這樣的對子！這明明是假話！」覺民不滿地說。

「假話，我自己也曉得，」覺新苦痛地答道。「所以我寫到這裏再也沒有勇氣寫下去。在我們這種環境裏遇着什麼事情都只能够說假話。」

「哼，『舅姑稱順，』『戚鄰欽賢。』」只要少折磨蕙表姐一點就好了，」覺民氣憤地說。

「你沒有看見大舅送的那付對子，那才氣死人大舅還好意思說什麼『羣誇夫婿多才，應無遺恨留天壤！』恐怕也只有他一個人誇獎伯熊是奇才，」覺新說着，也有點生氣。

「我倒有一付對子可以送去，八個字：『臨死無言，在生可想。』大哥，你看怎樣？」覺民正色說道。「這倒痛快！」淑華拍手稱快道。

「二弟，你快不要這樣做。你又會給我招惹麻煩的，」覺新着急起來，連忙揮手說。

「你怕什麼？我不過說說罷了。我不會送去的。我又不是傻子，不會幹對牛彈琴的事情，」覺民冷笑道。

「不要再談這件事情了，你們看，芸妹多麼傷心，你們還不好好地勸勸她，」琴看見芸俯在桌上嚶嚶啜泣，很是可憐，她覺得不忍，便插嘴道。她自己底心也爲懷念、悲憤、悔恨所苦惱着。她不能不思念



蕙；她不能不爲蕙底慘苦的命運感到不平。蕙底這樣的結局是她預料到的，蕙底死訊並不使她驚奇，但是唯其她早就料到蕙遲早會落進這個深淵，她現在倒因爲自己不能在事前將蕙救拔出來而感到悔恨了。她也不願意他們在她底面前多提蕙底事情，她覺得這好像是在宣布她底罪狀。

「我沒有傷心，我沒有傷心，」芸擡起頭，淚痕滿面地分辯道。

「你還說沒有傷心，你看你底眼睛都哭腫了，」琴愛憐地說。她看見綺霞在旁邊便吩咐道：「綺霞，你去給芸小姐打盆洗臉水來。」綺霞答應一聲即刻走出去了。

芸聽見琴底親切溫柔的聲音，不覺又想起蕙，她傷心地帶哭聲說：「我不相信姐姐就會死，這好像在做夢。好像她昨天還同我在一起似的。」

「我也覺得沒有多久以前蕙表姐就在這間屋裏，我們大家有說有笑，就像是昨天的事情。想不到她會死得這樣快，」淑華惋惜地說，但是這惋惜馬上就被怨憤驅散了。她想到蕙底病原，她想到蕙在鄭家所過的那些日子，她不能不感到極大的憤怒。

「我也記得有一次在晚上我同她一起到大哥底屋來，大哥還說：『我們三個人落在同樣的命運裏了……』現在想不到她一個人倒離開了我們。唉……」淑英感動地說，她想支持住不落淚，但是說到後來她終於發出了帶哭的呻吟。

「蕙表姐是被人害死的。應當有人出來給她報仇。」淑華氣惱不堪地嚷道。

「三妹，輕聲點。你少亂說些。你說哪個人來報仇？又向哪個報仇？」覺新心裏彷彿被烈火熬煎一般地難過，他一面揩拭眼淚，煩躁地警告淑華道。綺霞捧了臉盆進來放在方桌上。她絞了臉帕遞給芸。芸揩了臉仍舊坐在那裏聽他們講話。

「三妹底話也很有道理。我們應當給蕙表姐報仇。不是向人報仇，是向制度報仇。」覺民忽然帶着嚴肅的表情說道。

覺新驚恐地看覺民；淑英驚愕地看覺民。琴在旁邊暗暗點頭。淑華不大瞭解覺民底話，她還憤憤不平地質問道：

「報仇恐怕也是空話！我總看見好人吃虧，壞人得志。二姐底親事還不是一樣？你又有什麼辦法？陳家不見得比鄭家好。」

「你以爲二姐也會得到那樣的結果嗎？」覺民追逼似地反問道。

「二表哥！」琴在旁邊提醒覺民道。覺民省悟地看了琴一眼，也就閉了嘴。

「我沒有這樣說。我只說看你沒有法子幫忙二姐。」淑華也追逼似地對覺民說。

「到那時候再說罷，現在還早咧！」覺民逃避似地答道。其實他已經有了成竹在胸，而且連實行

地步驟也多少確定了。不過他不願意在淑華們底面前洩露出來。

「你說還早，我看不會早了。陳家已經來催過下定，」覺新心裏很苦悶，他聽見覺民底話不加以意，就順口把他想隱瞞的消息透露了出來。過後他察覺也來不及把話收回了。

覺新底話使得衆人都喫了一驚。這消息他們還不曾聽人說過。覺民雖然時常耽心到這一層，但他還不知道陳家已經來催過了。覺新底話給他一個確實的證據：戰鬥就要開始了。他必須準備去應戰。這一次他不能失敗，因此他不能失去時機。他用了含有深意的眼光去看琴，琴會意地對他點頭。

淑英聽見覺新底話，在旁失聲吐出一個「呵」字，便坐下埋頭不響了。還是覺民鎮靜地問道：

「你什麼時候曉得的？爲什麼不告訴我們？三爸究竟答應沒有？」

覺新看見不能再隱瞞了，便據實地說：「我有天到三爸屋裏去，三爸正在看黃曆。他要擇個吉日給二妹下定。後來我東說西說勸他把下定日期改在明年春天——」

「那麼究竟改沒有改？」覺民急急地插嘴問道。

「你聽我說，不要打岔我，」覺新也着急地說，「三爸倒答應了。他託媒人和陳家交涉。今天下午我從醫院回來碰見三爸，他告訴我：陳家還是希望早點下定，早點接人。三爸也打算早點辦了這件事。」

「那麼日期不會久的，」琴焦急地說。

「不過我很奇怪，你爲什麼早不告訴我這個消息？你記不得你從前答應過我底話？你說你要盡力給二妹幫忙，現在你預備怎樣辦？」覺民生氣地抱怨覺新道。

「我嗎？我想我有什麼辦法呢？我是心有餘而力不足，」覺新垂頭喪氣地答道。

「你不管也好，省得給你招惹是非，」覺民板起面孔冷笑道。過後他賭氣地說：「我不見得就想不到辦法。」

這時覺英忽然揭起門簾進來，頑皮地大聲嚷道：「二姐，三姐，劍雲來了，他喊你們去讀書。不要逃學啦！」

「我就來，」淑英懶洋洋地說，她並不站起來。

琴看見淑英底神情，知道覺新底話在淑英底心上產生了不好的影響，她要掃除牠。她便親切地安慰淑英道：「二表妹，你還是去讀英文罷。你底事情我們會給你設法的。」她帶了鼓舞的眼光去看淑英。

「琴姐，」淑英親熱地喚了一聲，她也回看琴一眼，琴底眼光給了她一個憑證，她略微安心了。她接下去說：「好，三妹，我們就去。」她又吩咐綺霞到後面去找翠環，把她底英文課本送來。

覺英看見他一進來衆人都閉了嘴不大說話，他只聽見琴對淑英說「你底事情」便好奇地問道：「琴姐，你說的什麼事情？」

淑英正要推開門簾出去，聽見覺英底話，頭也不掉地代琴答道：「四弟，你少管閒事！」

覺英並不理睬淑英，卻纏着琴問道：「琴姐，究竟什麼事情……是不是爹不准二姐讀英文？」

「四表弟，真的沒有這樣的事，你聽見哪個說的？」琴壓抑住憎厭底感情敷衍地答道。

「我聽見爸罵過二姐，說不准她讀英文；不過爹後來又忘記了。爹底脾氣，我慢慢摸得準了。爹也說過不准我餵鴿子。我卻儘管餵我的，只要不給他看見，他就不再提了。」覺英得意地說。

「你真聰明，」覺民挖苦道。

「不是我誇口，小聰明我倒是有的，」覺英以爲覺民在誇獎他，便更加得意起來，他笑嘻嘻地對覺民說，「不說別的，現在連四爸也有點害怕我。」他說着把右手底一根大拇指翹起來。

「你『沖壳子』」●「我不相信，」覺民哂笑道。

「你不相信？我給你說，」覺英正正經經地說道。「有天我找五弟去耍，跑到四嬸屋裏去。四嬸不

在家。我看見四爸——」他忽然閉了嘴掉頭四顧，過後連忙接下去：「抱着楊奶媽模奶奶，楊奶媽胸口敞開的……」

「四弟，你當着表姐面前說這種話！我看你真該挨打了！」覺新聽着不順耳，便厭惡地喝道。

「他們做得我就說不得，」覺英理直氣壯地答道，他只顧興高采烈地說下去：「六妹在牀上睡着了。屋裏沒有別人。我故意站住不走，四爸給了我兩塊錢，喊我不要告訴人，我才走了。以後他常常給我點心喫。」他說到這裏忽然發覺別人都板起面孔不理他，便收起他底話匣子，自得其樂地跑出去了。

「真正是個 traitor！」覺民望着覺英底背影厭惡地罵道，「說不定他有天會到四嬸面前翻是非的。」

「那麼四爸、四嬸又會大鬧一場，」覺新歛心地說。

「也好，橫豎不干我們底事，」覺民毫不關心地說。他又加一句：「也許又會請三爸來斷公道。」

「你不曉得，四嬸不像五嬸那樣好對付。事情也許會鬧大的。我只歛心爺爺底名聲，我們高家底名聲，」覺新焦慮地說。

「看不出大哥倒記得『揚名聲、顯父母！』惜乎高家子孫太不給你爭氣了。你數出來高家究竟

有幾個像樣的人！覺民從容自若地嘲諷道，彷彿他自己並不是高家底子弟一般。

「二表哥！」琴阻攔地喚了一聲。她覺得他底話有點過火，恐怕會刺傷覺新底心，便瞪了他一眼，要他不再往下說。「你總說這種叫人不高興的話。芸妹在這兒你也不睬她，她究竟是客人，我們不該這樣冷落她。」

「琴姐，你怎麼說這種話？二表哥他們哪兒冷落過我？」芸連忙謙遜地分辯道。

「是我不好，我只顧自己說話就忘記別人了。芸表妹不會在意的。」覺民道歉似地說。這一來就把話題完全變換了。

淑英和淑華在覺民底房裏讀英文。劍雲已經把這天的功課講解完畢，在旁邊聽着她們自己誦讀，隨時糾正她們底錯誤的拼音。淑英在誦讀的時候忽然聽見她底父親底鞋底聲。克明從這窗下走過往外面去了。她心裏陡然一驚。她略略停了一下，過後又繼續讀下去。但是克明底脚步声又漸漸逼近了。顯然他走到中途又轉身回來。她一面讀書一面聽那鞋底聲。那聲音愈過愈近。克明底脚似乎踏上了石階。她喫驚地擡頭看門外。她只看見那藍布門簾。

然而克明揭起門簾進來了。淑英馬上站起來。淑華和劍雲也站起招呼他。

克明似理非理地動一下頭。他就站在門邊，板起臉向淑英吩咐道：「二女，你跟我去，我有話說。」淑英畏怯地答應了一聲，她立刻拿起書跟着克明走出房去。

「什麼事情？」劍雲悄然問道。他等克明底鞋底聲聽不見了才敢開口說話。

「多半不是好事情，又該二姐倒楣！我去告訴大哥他們。」淑華激動地答道，她也匆匆將書收起，同着劍雲往覺新底房裏去了。

淑英懷着恐懼的心跟在克明底後面。她知道她底父親不是爲了尋常的事情來找尋她的，她從



他底帶怒的面容上也可以猜到他要對她說的話。她底父親一定會給她一個打擊，這打擊一定會傷害她。她懼怕這個打擊，但是她準備來防衛自己。

克明引着淑英往桂堂旁邊他底書房走去。一路上他不說一句話。這沈悶的等待使淑英心裏非常難過，但是她卻沒有勇氣來打破沈默。她低着頭在陰暗的燈光下慢慢地移動脚步，她心裏盤算應對的話語。

克明跨進了自己底房門，便往書房走去。淑英在後面跟着。她在飯廳裏遇見翠環，翠環親熱地喚了一聲：「二小姐。」淑英連忙給翠環示意，叫她不要說話。翠環忽然注意到克明臉上神色不對，又看見淑英垂頭喪氣的樣子，知道克明又在爲難淑英了。她替淑英捏了一把汗。她等克明底影子閃進書房裏面便慌忙去給張氏報信。

克明在寫字檯前面那一把有椅墊的藤椅上坐下，淑英就站在寫字檯旁邊。克明忽然正言厲色地責斥淑英道：「我說過不准你讀英文，你居然不聽我底話。你年紀也不小了，還不學點規矩！現在雖說不比從前，然而男女究竟有別。你『老公』又是當代宏儒，萬流景仰。他平日就稱羨我們高家底家風。如果他知道你天天跟着年青男子讀什麼英文，他就會看輕我，說我沒有家教，說你失了大家閨範。我萬不能丟這個臉聽見沒有從明天起如果我再看見你跟劍雲在一起，我就不承認你做我底女

兒！

「陳先生教我讀書，這也是尋常的事情，還有三妹在一起……」淑英氣得眼淚都流出來了，但她還忍耐住，仍舊埋下頭低聲分辯道。

克明不等淑英說完話忽然把手在桌上一拍，惱怒地喝道：「我問你究竟聽不聽我底話？」他接着又喚道：「翠環，翠環！」

「什麼事？三老爺，你這樣生氣，」張氏慌忙從門外跑進來，柔聲勸道。

「什麼事？你問你底好女兒，」克明賭氣地說。

「原來那件小事情，也值不得這樣生氣。三老爺，你看二女也很可憐，讓她去罷，」張氏在門外早已聽見克明罵淑英的話，知道是什麼一回事，這時便陪笑地勸解道。

「你不要多嘴！你女人家懂得什麼？」克明憎厭地責備張氏說。他看見翠環走進房來便高聲吩咐道：「翠環，你去把大少爺立刻請來。」翠環巴不得克明這樣命令，她便趁着這機會去向覺新們求幫助。

覺新正在房裏和淑華們談論淑英底事，忽然看見翠環氣咻咻地跑進來，驚惶地說：「大少爺，我們老爺請你去！」

「翠環，什麼事？」翠環心地問道。

「不得了，老爺又在跟二小姐生氣，」翠環結結巴巴地答道，過後她又央求覺新：「大少爺，你快去勸解一下。」

覺新匆匆跟着翠環走了。淑華嘆息地自語道：「二姐近來運氣真不好，偏偏常遇到這種事情。」劍雲驚恐地掉頭來看淑華。覺民咬了咬嘴唇皮，忽然投了一瞥含有深意的眼光在琴底臉上。琴也以同樣的表情對他回看。覺民慢慢地把頭掉開，他堅定地安慰淑華道：「這是不要緊的，你放心。」

覺新走進克明底書房，看見克明板起臉坐在藤椅上，淑英垂着頭靠了寫字檯站着。張氏碰了一個釘子氣青着臉坐在沙發上賭氣般地不作聲。覺新勉強做出一個笑容，喚了一聲「三爸」，他想打破這房裏的沈悶空氣。

克明微微點一下頭，他並不笑，卻正言厲色地說：「明軒，我囑咐你，我不准二女再跟劍雲讀英文，你去對劍雲說一聲，請他以後不要理二女，他底束修我每月照樣送給他。」

覺新恭敬地應了一聲是。

「大哥，你不要去對陳先生說，人家也要面子，」淑英忽然擡起頭嗚咽地央求道。

「你還要袒護他！你連我也反對起來了！」克明氣得臉色大變喘吁吁地指着淑英罵道。過後他

又瞅着張氏責備道：「三太太，你教的好女兒！現在越弄越不成體統了。我看還是早點把她送到陳家去，省得將來鬧出什麼事情。」

「三老爺，你這個人近來究竟怎樣了？對自己底女兒會說這種話！虧你說得出口！二女好好地又不曾做錯什麼事，你何苦這樣使她難堪！」張氏非常氣惱，她不肯在覺新底面前丟臉，同時又有點憐憫淑英，便鼓起勇氣替淑英辯護幾句。

「你不要管，」克明輕蔑地揮手說道。「我教管她，是要她學好。二女年紀青不懂事，需要人好好管教才行，你不會管教，我才來管的。」他又嚴厲地吩咐道：「好，我把二女就交給你。以後我再要看見她跟劍雲在一起，我就問你！」

「大哥，」淑英忽然哭着喚道，她也不說什麼便掉轉身子急急地走出房去了。

「問我？我哪兒還配管教人？我女人家不懂得事情，」張氏撇起嘴賭氣地說。

「明軒，劍雲還沒有走罷？你就去對他說清楚，」克明並不理睬張氏，他底怒氣還沒有消除，他還不放心地對覺新再吩咐一次。

覺新恭敬地站在克明底面前，他聽見了克明和張氏說的話，不曾遺漏一個字。淑英底短短的哀求也進了他底心裏。這個少女底受着委屈的可憐的姿態獲得他底同情，而且觸動了他底哀愁。他站

在那裏不大說話，可是他底思想卻在許多痛心的往事上面跑。他看見一個力量把淑英拖着一步一  
步地逼近了深淵。他知道那同樣的悲劇就要開幕重演。他不能夠再安靜地做一個觀客了。醫院裏的  
景象，薰彌留時的情形，到現在還在他底腦筋裏磨擦。他底心上剛剛刻劃了一道新的傷痕，他再不能  
忍受任何的打擊了。他底傷口在發痛，克明底話刺激着牠。他想：又是一個周伯濤，又是一個蕙。這樣的  
悲劇似乎就沒有終結的時候。但是他覺得這應該終結了。他不能夠再參雜在中間做一個幫兇。他雖  
然在克明底面前不敢做出什麼舉動，他雖然表面上恭敬地聽他講話，但是他底心反抗起來了。殺人  
不見血的方法甚至會激起最溫良、最懦弱的心底反感。他先前不久還想到維護高家底名聲，現在不  
僅對舊禮教起了憎恨，他對克明也起了厭惡之心。他不能夠再忍耐地靜聽克明底重複的話語，和陳  
腐的議論，他也受不了克明底那種傲慢的態度。他終於帶着不滿意的口氣說：「我去對劍雲說就是  
了。不過送束修一層倒可不必。他雖然家境不寬裕，不過要他白白拿錢他也不肯的。他也不在乎這一  
點錢。」

「好，就由你去辦，」克明不知道覺新底話裏有刺，倒爽快地吩咐道。過後他看見覺新轉身走了，  
便又喚住覺新說道：「呵，我忘記對你說，二女下定的日期我已經看定了，冬月初十，是個好日子。陳家  
要明年春天接人，我也答應了。你看好不好？」

覺新勉強做出笑容說了兩句敷衍的話。他嘴裏說「好」，心裏卻詛咒着這個決定。他害怕克明再挽留他，因此他把話說完便逃避似地慌忙走了。在路上他彷彿聽見淑英底悽慘的哭聲。其實淑英底聲音並不能夠達到他底耳邊。這是他底幻覺。他底良心在折磨他。

回到自己底房間，覺新發見衆人還在那裏等候他。他們懇切地問起淑英底消息，覺新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完全告訴了他們。他不先發表自己底意見，卻等着衆人說話，他知道他們會有種種的議論發表。

「想不到三爸還會討厭我。我自然只有聽從三爸底話，我不來也可以，不過二小姐這樣下去是不行的，」劍雲絕望地低聲呻吟道。

「陳先生，你不要不來，我還要讀英文，我是不怕的！」淑華賭氣地大聲對劍雲說。

「三爸並沒有說討厭你，」覺新看見劍雲底苦痛的表情，覺得不忍，就這樣辯明道。

「這也是一樣的。總之二小姐要被送進火坑去了。我從前總以為事情還有轉機。現在才曉得是一場空，」劍雲垂頭喪氣地說，過後他忽然擡起頭把眼光定在覺民和覺新底臉上，帶了一點希望地問道：「難道你們真的就想不到一個法子？」

覺民和覺新都不說話。覺民臉色陰沈，好像在和人生氣，覺新無力地搖着頭，唉聲嘆氣。淑華受不

住這種沈默，她又想起淑英。她看見芸在這屋裏沒有事情，便拉着芸底膀子說：「芸表姐，我們到後面看二姐去。她不曉得哭得怎樣了？」芸聽說是去看淑英，她也願意，便立刻答應了。淑華還要拉琴同去。琴卻推口說有事情，要等一會才去。淑華只得和芸一起推開門簾走了。

「大表哥，你看這件事情還有挽回底餘地沒有？」琴等淑華們走遠了，忽然正色地問覺新道。

「沒有了，」覺新苦惱地搖頭答道。「這回事情弄得很糟。四爸又在旁邊說過話。而且下定期已經擇定了，又說明年春天要接人。縱使三爸回心轉意允許二妹讀書，也只有幾個月，有什麼用處？我也想不到別的辦法。」覺新伸起手去搔他底頭髮，些微的頭屑從他底頭上落下來。他正因為想不出拯救淑英的方法苦惱着。

「那麼我們應該動手了，」覺民果斷地插嘴道。

「是的，再不能遲疑了，」琴會意地點頭答道。

「你們在說什麼？」覺新驚問道。劍雲也不明白那兩句話底意義。

「你不記得三弟底辦法？」覺民提醒覺新道。

「呵，」覺新猛省地吐出了一個字。他後來又沈吟地說：「這個辦法恐怕行不通。女人底情形比男人底困難得多。」

「不管困難不困難，我們已經預備好了，」覺民驕傲地說。

「真的？」劍雲忽然驚喜地問道。

「我想我們不會失敗的，」琴鎮靜地微笑道。

「而且今天知道了蕙表姐底結局以後，即使會失敗，我們也要試一試。總之我們並不是任人宰割的豬羊，」覺民激動地說，一個殘酷的微笑在他底嘴邊露了一下，馬上就消滅了。

「輕聲點，會給人聽見的，我們到裏面屋裏去說罷，」覺新耽心地說。衆人果然依他底話轉入內房去。他等大家坐定後便低聲問覺民道：「真的到三弟哪兒去？」

覺民點點頭低聲答道：「我已經和三弟商量好了。這裏一動身就打電報給他。」

「還是坐船？一個人怎麼走？」覺新不放心地追問道。

「船隨時都可以包到的。我們本來預備讓她明年春天漲水時候走，但是現在來不及了。我們臨時會找人送她到重慶，」覺民很有把握地說。

「我看同路的人是有問題的。萬一事情辦不好，那倒把二妹害了。總之先要有個可靠的人，才能夠實行你們底辦法，」覺新不放心地說。

「大表哥底話也有點道理，我們應該找一個很可靠的人把她送到上海，等三表弟來接她。這個



人現在還沒有找到。可惜我一時又走不了；不然我和她一起走倒很好。」琴點頭說。但她也想不出一個適當的人來。

「你萬不能陪二妹走。這樣姑媽以後就會過不到清靜的日子。」覺新慌忙地提醒琴道。

「可以送到上海去的人倒是不容易找的，好些朋友都有事情，一時抽不出身子。」覺民思忖地自語道。

「那麼我送二小姐去好不好？我在省裏橫豎沒有什麼事情。」劍雲忽然紅着臉自告奮勇地說。他畏縮地望着覺民，心裏十分激動，他害怕覺民會把這個他認爲是絕大的幸福，這個他盼望了許久的機會給他拿走。

「陳先生，你真的願意？」琴不等覺民說話便驚喜地問道。

「琴小姐，只是不曉得你們肯不肯相信我？不曉得我配不配？」劍雲畏怯地說。他害怕一下子他就會落進黑暗的深淵裏去。

「陳先生，你做什麼這樣客氣？你肯去，那是再好沒有的了。我曉得你會把二表妹當作自己底妹妹看待的。」琴感動地說，她感到大的欣慰。

「好，這件事情就拜託劍雲罷。我是相信得過你的。」覺民懇切地說。

「我不曉得應該怎樣感謝你們才好，」劍雲感激得差不多要掉下淚來，他聲音顫抖地說。「那麼讓我賭個咒。」

「陳先生，快不要這樣，我們信得過你的，」琴連忙阻止道。

「劍雲送二妹去也好。不然是二妹走了，三爸一定會找劍雲麻煩的，」覺新插嘴說。

「覺民，你們底辦法固然好，但是二小姐不比覺慧，萬一她一走，三爸追問起來，又怎樣辦？他報告到官廳去，他會打發人四處找尋我們，說不定會在半路上把我們找到的。那豈不是更糟嗎？」劍雲聽見覺新底話，忽然收斂了喜色，就心地說。他底決心有點動搖了。

「你放心，三爸和四爸他們不同，他不會這樣做。他平素最愛面子，而且常常自命爲衛道之士，如果遇到這種事情，他絕不會聲張出去。你想要是外面的人都曉得高家二小姐逃走了，三爸以後哪兒還有臉面見人？即使把人找了回來，陳家也不會要這樣的媳婦了。那豈不是更丟臉的事？我可以斷定三爸不會做這種傻事情，」覺民很有把握地說。這個問題已經被他反覆地思索過了。

「那麼三爸又怎樣辦呢？他不會白白地讓二小姐走掉就算了，」劍雲疑惑地問道。

「不會哼！」覺民忽然捏緊拳頭站起來，他底臉上又一次露出了殘酷的微笑，他嘲諷地說，「我看他至多不過大發幾頓脾氣，同三嬸吵幾次架，對外面說死了一個女兒就完了。難道他還有別的辦

法？」

「你這個想法真不錯。我萬料不到你一個人悄悄地想得這樣週到，看得這樣清楚。三爸底脾氣的確如此。劍雲也用不着懷疑了。」覺新欽佩地稱讚覺民道，他底憔悴的愁顏忽然開展地笑了，他感到一陣復了仇似的痛快。

「這一年來我天天在想，我天天在看，那許多許多的事情也够把人教訓得聰明了。到了現在我可以把他們都看得很清楚。我受的那些氣，你受的那些氣，都不是徒然的。」覺民用低沈的聲音回答覺新道。他舉起那捏緊的拳頭在空中猛然劈下來，好像在打擊什麼東西一般。

芸在高家住了兩天。芸回去後的次日，琴便邀了淑英到她底家裏去玩。淑英這天剛喫過午飯就去張家，一直到晚間十點鐘光景才回來。在張家她坐在琴底房間裏和琴談了許多話。琴把那個計劃詳細地對她說了。琴底話並不帶一點誇張，卻很雄辯。琴把潛伏在淑英底心裏的陰雲完全驅散了，卻給她種植了一個堅強的信念，使她懷着快樂的心情回到自己底家，去見那個古板而寡情的父親。

淑英笑吟吟地走進克明底書房，給克明請了一個安，溫和地說：「爹，我回來了。」

克明埋着頭在讀春秋左傳，看見淑英進來給他請安，他擡起臉瞪了她一眼，冷冷地說道：「你到現在才回來。」

這一股冷風把淑英底臉上的笑容吹走了。淑英勉強低聲解釋道：「姑媽留我——」

克明不容她說完，便板起面孔責斥道：「你去看看現在幾點鐘了？你記不記得你將來要做陳家的媳婦。陳家是最講究規矩的，你應當留心。下次你出門去再這樣晏回來，我就吩咐你媽，不給你進屋。聽見沒有？」

淑英並不分辯，她靜靜地聽着，她等克明說完了，才勉強答應一句，低着頭出了克明底書房。她走

出房門擡起頭來，淚水充滿了她底兩眼，她再也抑制不住，就讓淚珠一顆接連着一顆地流下她底臉頰。她並沒有悲哀。她有的只是氣憤。她不往自己底房裏去，卻走到桂堂，向角門那面走了。

覺民在房裏和劍雲、覺新兩人談話，忽然看見淑英帶着滿臉淚水氣憤地走進來，他們不知道爲了什麼事情，正要開口詢問。

「二哥，我再住不下去了。我一天也住不下去了，」淑英走進覺民底房裏煩厭地說道。她底兩隻水汪汪的眼睛懇切地望着他，好像在哀求：你救救我罷。

「今天又發生了什麼事情？二妹，你坐下來對我說個明白，」覺民激動地問道，他立起來把他底座位讓了給淑英。

淑英坐下，興奮地把方才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對衆人敘述了。

「二小姐底意思不錯。我看如果日子久了，三爸萬一起疑心，恐怕走都走不動，」劍雲帶着嚴肅的表情沈吟地說。

「你預備好了沒有？」覺民忽然沒頭沒腦地問劍雲道。

「我？」劍雲驚訝地說。他停了一下才接下去：「我是無所謂預備的。我隨時都可以走。而且我還可以對伯父說，我找到一個事情，要住在別人家裏頭，他也不會起疑心的。」

「那麼我們決定大後天走！」覺民莊嚴地說，好像一個法官在宣判一般。

「大後天？」淑英驚喜地問道，她有點不相信自己底耳朵。劍雲和覺新聽見這句意外的話，也驚疑地望着覺民，還有點疑心覺民在和他們開玩笑。

「大後天，」覺民點頭答道。他沈靜地、果斷地低聲說下去，不現一點慌張的神氣：「大後天是蕙表姐底成服的日子。二妹，你可以正大光明地對三嬸說到浙江會館去一趟，你就在早晨十點鐘左右去。劍雲在那兒等你。你從會館出來，便坐上劍雲給你預備好的轎子。你們兩乘轎子一直擡到黃存仁家裏。琴姐在那兒等你。她幫忙你換上女學生裝束。衣服由琴姐給你預備。存仁、劍雲兩人陪着你另外僱轎子到城外船碼頭去。我在船上等你們。你需要的衣服鋪蓋等等東西，我們都會給你預備好。你自己不必從家裏帶什麼東西走。你光身出來，一個包袱也不帶，家裏的人不會起疑心的。萬一你有什麼東西要帶走，可以先交給我。只要船一開，就不要緊了。三爸不會把你追回來的。我各處都有通過信的好朋友，我寫了些介紹信給劍雲帶去，他們會盡力幫忙的。沿途有劍雲照料。在路上你們就假裝做兩兄妹，別人也不會起疑心。到了上海，三哥會到碼頭上接你們……」

「怎麼你想得這樣週到？我不是在做夢罷，居然會有這一天！」淑英兩眼亮晶晶地望着覺民，好像在望一個美麗的夢景，她忍不住笑吟吟地讚嘆道。

「還有，我還沒有說完咧，」覺民繼續說道，「款子由大哥籌。大哥已經答應過了。萬一大哥籌的不够，我底幾個朋友還可以籌一點。我給你們留一半在身邊，兌一半到重慶去。這些事情都歸劍雲管，用不着你操心。以後我們按時給你兌款子來。你寫信給我們可寄到黃存仁家裏。這回的準備，黃存仁他們也幫了不少的忙。不然我一個人也沒有辦法。」

「款子是沒有問題的，二妹，你們在路上儘管放心地用，」覺新親密地看了淑英一眼，慷慨地接下去說。

「覺民，我真正佩服你。我想不到你真有辦法。而且辦得這樣週到！」劍雲十分感動，不覺崇拜似地稱讚覺民道。

「現在不是說這種話的時候。劍雲，只要你好好地把二妹送到上海，我們都感激你，」覺民聽見劍雲稱讚他，也頗為得意，但他極力收斂起得意的笑容，謙遜地對劍雲說。

「這是我應當做的事。我想我總能够不負你們底重託，而且這是我最高興做的事情，」劍雲感激涕零地說。他恨不得把心剖出來給衆人看。

淑英底臉上剛才還帶着滿意的笑容，這時忽然現出了苦痛的表情，聲音顫動地說：「我不曉得應當怎樣感謝你們。你們對我這樣好……這樣好……」她底兩隻眼睛裏開始浮起淚水，她抽泣起

來，斷續地說下去：「我捨不得你們……我捨不得琴姐、三妹、四妹……我捨不得芸表姐，我捨不得翠環……她們都還陷在苦海裏頭……」她底咽喉好像被什麼東西堵塞住了，她不能够再吐出一句話。她埋下頭，一面從懷裏摸出一方手帕慢慢地揩拭眼睛。

「到現在也顧不得這許多了。你自己底前程要緊！」覺民教訓似地說。

「二小姐，覺民底話很對。你也用不着難過了。等你一個人先逃出去再說，」劍雲溫和地勸慰道。

「我曉得，」淑英取開手帕點頭說。

「那麼你記住大後天早晨，」覺民懇切地叮囑道。

淑英沈吟一下，過後毅然答道：

「大後天早晨，我記得！」

她擡起頭勇敢地望着覺民，微微一笑。她底眼睛裏還有淚水在發亮。



## 尾聲

第二年底春天終於來了。大地跟着春風漸漸變了顏色。春天帶來的是生命；是歡樂；是花香；是鳥鳴；是溫暖；是新綠，以及別的許多許多東西。

一天午後琴在家裏接到淑英從上海寄來的信：

「……………」

春天又來了。我還記得蕙表姊底話。我和蕙表姊一樣，也是喜歡春天的。可是只有在這一個春天我才真正覺得快樂。我現在是自由了。連眼前的景物也變了一種樣子。我想起從前的一切彷彿在做夢一般。琴表姊，我至今還想念你們。我永遠不能夠忘記你們，我更不能忘記你們這次的幫助。如果沒有你們，我不會逃出家底的。爹說過春天裏要把我送到陳家去。如果沒有你們幫助，那麼我現在過的什麼日子，真不堪設想了。親愛的姊姊，（容許我叫你做姊姊，）你不知道你底表妹是何等的感激你呵。我在這裏時常得到三哥底指教。他很喜歡我，他說要幫助我成爲一個有用的人。姊姊，想來你也會替我歡喜的。

呵，親愛的姊姊，請你原諒我，我要告訴你一件不幸的事：陳先生前天因肺病死於紅十字醫院。他終於因了肺病死去了！他臨死時似乎沒有苦痛。他也沒有遺言。臉上彷彿還帶着笑容。他是平靜的死去的。不過前幾天他住在醫院裏，我去看他，他向我說了許多話，他說這次他能够把我平安的送到上海，他能够爲我的事情盡一點力，他很高興。他又說這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他以為你或許會因此看得起他。姊姊，我看他對你懷着深的好感呢！姊姊，你或許會爲他傷心罷，爲他灑幾滴眼淚罷。他想不到自己會死得這樣快，我們也想不到，可是他連這個春天也不會過完，便寂寞的死去了。我記得他從前對我說過他願意爲我犧牲，我還以為是一句戲言。現在卻真的應驗了。他這次送我出川，一路上的焦慮和辛苦對他那樣的身體很不相宜。他到了上海，人已經困頓不堪。這至少是使他早死的一個原因。我昨天跟着三哥到他底墳上去過。我想起他生前對我的種種好處，又想到他爲我犧牲的事情，我不禁在墳地上哭了一場。後來還是三哥把我勸好的。三哥對我真好。他很高興。我這兩天不斷的安慰我。他要我忘記劍雲底事情。他怕我傷心，還說要帶我去杭州旅行。姊姊，親愛的姊姊，如果沒有三哥，我這幾天還不知道怎樣度過呢！姊姊，你可以放心了。我現在有這樣的哥哥指導我、愛護我，你也該替我歡喜罷。姊姊，我真高興，我想告訴你：春天是我們的……」

琴讀完信，擡起頭來，兩手托着腮癡癡地望着窗外。窗外一片陽光，一羣蜜蜂在盛開的桃花周圍

飛舞。一陣風輕輕掠過，幾片花瓣隨着風飄落下來。一隻小鳥從樹枝上飛走了。鳥在飛，花在飛，蜜蜂在飛。琴底思想也跟着飛起來。這思想飛得遠遠的，飛到了上海，飛到了淑英底身邊。

「春天是我們的，」琴親切地低聲唸着，她忽然微微地笑了。

窗外起了一陣皮鞋聲。這熟習的聲音把琴底思想從上海喚了回來。琴連忙縮回手站起身子。她知道是覺民來約她到黃存仁底家裏去參加均社底會議。